

地 理 叢 書

史 地 關 係 新 論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71388

地 理 叢 書

史 地 關 係 新 論

非 滕 劉  
耳 虎 如  
格 柱 如  
林 柱 如  
著 譯 校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訂正敘言

本書的訂正版，又發行了。著者請趁此機會向大家對於這本小書說的一切讚語，表示感謝。爲尊重幾條著者也認爲確當的批評起見，訂正版中，便加了一處重要的修正：即第十七章的末幾頁已增加了材料擴爲第十八章了。

一九一九，十月，著者。



## 初版敍言

### 『全世界一舞臺也』

於這本書裏，著者打算要述說一隻有條理的故事，以表明發生於地球上的事件，看去雖似乎是雜亂無序的，骨子裏卻實在是有某種的秩序存在。在這麼一本小書裏，要談講世界史和地理，顯然非有若干的省略不可。關於何項節目，應當省略的意見，人各不同；某些事項之於別人，不見得像於著者，有同樣的顯示，這也不能避免。然而這篇論文的主要旨，由全體着眼，他的當否，卻不在乎這個或那個陳述點與觀察點的正確與否。尤當鄭重聲明一下的，本書談的雖是世界史，卻只談到世界史的一方面。它特殊的職務，其實倒只可以說是談述這舞臺上的背景，而並非是談講劇中的情節。它的目的，乃是要指明在世界歷史，各不同的時代中，這舞臺上的背景是個什麼樣子，尤其要指明今日正在開演的這齣戲，它的背景是怎樣。

那末，忽略的看一過，這書似乎也太唯物了。但本書的唯物，只不過是因爲依其本性，他是講的物質東西。地理狀況，影響劇中人的方式，是述說的，可是關於本劇的精神方面，與地理的駕馭無關的，自然便提不到。這固不是說沒有精神方面的存在啊。

# 史地關係新論

## 目錄

第一章	引言	一
第二章	沙漠 歷史的開端 埃及	一五
第三章	沼地與草原 巴比倫尼亞與亞述	二七
第四章	道 巴力斯坦與腓尼基	三五
第五章	海 (I) 希臘	四二
	(II) 迦太基	五六
第六章	海陸之對立 高地與低地 羅馬	六二
第七章	平原 侵略民族	八〇
第八章	沙漠田 回教	九六
第九章	洋 發見 意卑里亞	一〇八
第十章	洋 洋上霸國 荷蘭及法蘭西	一二二

第十一章	洋 洋上帝國 不列顛	一三五
第十二章	森林 (I) 俄羅斯	一六二
	(II) 德意志	一六八
第十三章	河地 中國	一八九
第十四章	暖地 印度	二〇七
第十五章	非洲的草地 勢力範圍	二二四
第十六章	新世界 哥倫布前的歷史 西班牙屬的美洲	二三五
第十七章	煤 美國	二五三
第十八章	更大的陸地分配 世界觀	二七一
第十九章	將來的可能	二八六

# 史地關係新論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節 本書的目的

本書的目的，是要講明世界的歷史，是怎樣爲屬於地理這門中的各種狀況和現象所駕馭，並且對於駕馭歷史最有效力的各項，加以注意，從而指出實在是重要的地理事實來。上面這句話裏，有三個詞兒的意義，必須明白了解的，便是「歷史」「駕馭」「地理。」

(一) 歷史 我們這樣的談到歷史，意思中當然是指地球上人類的歷史而言。但即如此，歷史的意義，仍可以有許多種哩。

(a) 他可以解做僅是一種依年代的先後，記述各種史實，而絲毫不加批評的實錄。然在研究歷史的時候，史實的知識，固然萬不可缺，但只求知史實，必然乾燥乏味，且即使所有的史實，均已搜羅無餘，也不見得有人能够統統明了他們。這其間對於重大事件的選擇，就不可缺少了。



(b) 於是我們對於歷史，就獲得另一觀念，便是：歷史是最重大的事件依着時期前後的記述。可是要選擇最重大的事件，須將各種史實，加以比較，加以判斷。要做這步工作，自然又須想到他們所以重大的理由，並所謂重大是什麼意思。須知一件事所以重大，是因為他對於人類的幸福，有重大的影響；倘若對於人類影響不多，那就比較的不重大了。

(c) 於是我們差不多立即得着歷史的第三種觀念，便是：歷史是紀載自古以來所發生的大事，內中並須加述其所以發生的原由，和其在人類身上所生的影響。在估計事件的重大與否時，我們必須記得：有些事件，對於人類，一時影響雖大，然到後來，卻是無足輕重，又有些事件，當初的影響雖微，卻能繼續在長期間發生效果呢。

如果用這種眼光去看歷史，便可以看見其中的事件，有些在表面上似乎沒甚關係，其實卻是真正重大的事情。而另有一些，表面雖似十分重大，實際卻須排在次等的位置。又可以看出歷史的事件，是互為因果，纏在一團，至使歷史成功一個有機的整個。某些特種的事件，自然而然的，引出其他的事件。一人一族或一國所做的事，會在別人或別國的行為上，發生影響。歷史的研究，所以興味無窮，正只因爲他是論人類，論到人類相互間的關係，以及論到一人或一羣，對於其餘各人或各羣，所發生的影響的一種研究呵。從歷史的研究，又可以看出時代地域相隔極遠的人，常有十分相似的性情；而只因他們的性情十分相似，便會使十分相似的事件，發生在世界上相隔甚遠的部分，甚至於歷史上相去甚久的時代。所以

歷史，可以說是有一種重演的趨勢的。

但歷史並非全是重演的，而且是有進步的。如果只回想到一年或二年，我們是看不出有什麼進步。但如回想到幾世紀前，並放開眼光，徧觀全世界，我們就能够覺得有些進步的事情是已經成就了。如果我們觀察世界的全史，那末進步的情形，就極明瞭。我們對於進步的意義，要加以說明也許非常狐疑，但終究覺得進步是有的。譬如論到人類是非的觀念，我們就覺得，自有史以來，他曾經過一種變遷，而這種變遷，在大體上說總是趨於較好的。是非觀念的進步，不過是一方面而已。還有其他顯而易見的各情形，也曾經過趨於較好的變遷呢。我們不但在道德上，在智識上已經比前進步，即使在物質上，也是如此。我們的衣服，比前更美；食品比前更精，生活比前更便，爲自己私用的時間，比幾世紀以前的人更多。在千百種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出：生於紀元後二十世紀平均總是比較生於五千年前好的多。

那末，自來所遇見的是什麼？除去宗教問題不講，歷史的意義，究竟是什麼？歷史的內容，難道我們就不能用簡短的話語，將他道出麼？這問題固可以有各種答案，此處所給的答案，固也可以有反對，固也必然有限制，但終可以這樣來說：歷史在他物質方面的最廣意義，乃是講人類駕馭能力有加無已的本領。能力這名詞，我們解釋做能够工作的力量，能够發生——而非約束——運動的力量，能够使物件運動，或者使其停止的力量，這所謂物件，不論是火車，是錶，是工廠，是人，均可。無論要做什麼事，都得有能力纔行。人類的生活，只是被消耗於獲取與利用最多量的能力，和消費最少量的能力，這一種努力上面罷了。

無論是什麼方法，只要是能够藉以獲得更多的能力，或消費更少的能力，便是一個進步的標識，而且對於世界的歷史，也是很重要的。所有關於怎樣去做事的發見，便是我們所謂發明，會將進化的各階段標識出來，這種事並不只是饒有生趣，而與世界歷史，不生關係。他們實是件件都與歷史有關的。象形文字，通俗書法，數字，印刷術，指南針，劊子，輪子，針，汽機，鈔票等發明品，在世界歷史的演進上，會有極重大的影響。而其所以重要，便只因爲他們能够使人利用能力，或節省能力。

如此說來，能力對於那可以叫做社會史（Social History）的，是非常重要的，不言可知。然他對於國憲和軍旅的歷史，——即是關於法律和戰爭，國王和共和的歷史，——也是同樣的重要，或是必須講述一番纔行。我們爲求比較容易明瞭起見，不妨加以譬喻。由燒煤或由瀑布所獲得的能力，不單是必須用來使機器進行不息，還須消費在別種方法裏。他之所以要耗費，顯而易見的是讓我們能够利用比前更多的能力。這所由耗費的方法，就正和我們在社會史和政治史裏所見的，於更大的規模裏作用的方法，性質極其相仿。

（1）能力可以消費於一機器的舊部分的更換，或更適宜於做工的添置。這新的部分，製造，裝置和調節，都要用去能力的，故在表面上看來，不免是一種耗費。至於政治，我們採用新政，也不過是在政治的機器上，加以改善。政法的漸漸改變，可以代表添置或一部分機件的更換。一種政治組織起來，代替了其他一種，便是所謂革命，就彷彿是用了新機器，來換了舊機器。但是以我們所知代

替，大概是罕見的，通常總有極大部分的舊機器，留與新的合作，便在最激烈的革命裏，也只如此。

(2) 能力可以消費於機器上的加油。所有用於油的製造精鍊和使用的能力，表面上都似耗費掉的。但油的使用，可使機器的工做，比不加油時更來的多。同此，政府這機器，要用多數的人當油，以求滑進無阻，而到結局能力的用掉，對於有關的各人，還是有利。銀行咧，匯兌咧，商報咧，都是油商界的事務，間接即是社會和政治的事務，須藉着他們，纔能滑行無阻。

(3) 機器的能力，如通常是以熱的狀態供給的，則有時這種熱力，會由機器逃散，不作有用的工作。這時候，工程師便要在熱力逃散的部分，加以包紮。再呢，為防止生鏽，和外界風力的侵害，機器的保護，也不可缺少。在兩種情形中，用於包紮和保護的能力，都似乎是耗費掉的，但到結局，節省的能力，總比費掉的能力為多。一切的建築物，用以保護機器的也好，用以保護人的也好，都是為這同一的目的起造的。警察咧，陸軍咧，海軍咧，以及一切組織，統統是些包紮料和保護品。藉着他們，一方面可以防止機器的能力，使不消散於無用，使不弄出實際的損害；另一方面，又可以阻止外來的能力，使不致干涉到機器常度的進行。

此外還有一個工程的原理，運用於歷史上，有極大的效驗，便是那『最大勝外力 maximum load』原理。依這原理，把許多的機器，聚合起來，一同驅策，比把他們分開，各歸各的驅策，能力要費的少些。何以故，因為各機器，決不會在同時，都以極度的壓力進行的。舉例，在電車的管理上，從一個中央電站，放出電

來，駕馭衆車，是比衆車各自備電開駛，節省能力的多；因為除去可以設備較少的機器之外，還有一個大的節省，即衆車決不會在同一時間，統統以滿度的速率開駛。這原理，和別條一樣，應用起來，也是更廣的，即是因為他，所以發生了今日的各大市鎮。而大商店，大生意，和各種職工的結合，所以成爲重要，也是因這同一原理。甚至於國家和帝國的存在，一部分也是因此而來哩。

(d) 我們於是就有了歷史的第四種觀念了。我們最廣義的談及世界史時，便以爲歷史之爲物，於敘述各項事件的起因與結果之外，還須敘出各項事件的次序的關係，以求示明人類利用能力的本領，漸漸增加的歷程。

和『最大勝外力』這觀念聯屬的，還有一個工程的觀念，即動量的觀念。動量乃是一經開始運動之後，能够前進的量。東西越大，動量也越大。至這所謂東西，或是火車，或是商務，或是市鎮，或是蘭加設爾 (Lancashire) 的棉花工業，或是不列顛帝國 (British Empire) 均無不可。總而言之，任是什麼東西，讓他繼續進行，總較易使他停止爲易。因為要停止一件東西，必須費去能力，且如突然使停，還會發生禍害出來。使東西繼續進行的能力，一旦截去的時候，運動的停止，決不會立即成功，正如加上能力時，不會立見最大的效驗一般。一架引擎，決不於汽力關去之後，立即完全停止，更不能於汽力加上之後，立即發見極度的速率的。其結局，如果能力不足以維持其進行，機器便弛緩下來，以漸而止，卻不立即休止。所以那羅馬帝國 (Roman Empire) 在他的能力切實的減少之後，還繼續維持了三百年呢。

(二) 駕馭 我們必須知道什麼是「駕馭」的意義。但如我們講出什麼不是「駕馭」的意義，並舉些例子來講，或者是明瞭他的一助。駕馭的意義，不是「造出」或「致使」這些是比較更高一層。如果我們有匹馬，我們只駕馭牠，決定牠的行止，並決定牠行向何方，止於何處，但我們決非造出這馬，或這馬藉以奉命而行的能力來。再舉一例，人能駕馭一條山邊下瀉的溪流，然所達的限度，只不過爲他掘條河槽，或結兩條石岸，使水不致溢出槽外。人們固也可以用水管取去溪水的一部或全部，以供需用，但決不能在使水存在這意義裏，造出溪流。人能够駕駛對於煤的用途，可以決定他的煤，是要用來發生能力，以助體溫的，或要用來鼓動火車頭去拉他的，或要用來驅策一架汽機以製衣服的，但決不能够造煤。所以在我們說「歷史是爲地理所駕馭」時，並不是說人是爲地理所強迫，去利用更多更多的能力，卻是說人類漸能使用更多能力的歷程，大部分是受了地理的駕馭的。

(三) 地理 我們又必須知道「地理」是什麼意義。於此我們切不可爲地理的智識，只不過是知道一些地名，或知道地方的落場，與關於各地一些有興味的東西爲已足。這固然是地理中一極重要的部分，——和歷史中求知史實的那部分符合。但只是一部分吧了。地理的智識，更不可以當做是地球面上一切事物的智識。地球面上的一切事物，對於地理，固必都有一些關係，但其自身，不必一定即是地理。從地理的研究，我們所要知道的，是事物的所在，這所謂事物，不單只是市鎮與山河，還有人民和種種的狀況，也包含在內的。我們所學習的是：物件是怎樣分佈在地球表面上的，那裏是陸，那裏是水，那裏

的雨量，那裏一點兒雨都沒有，那裏的溫度高，那裏的溫度低，那裏是所有植物都能生長的地方，那裏是風波不息，那裏是風靜波平的地方，那裏住了有人，那裏住的是那種人。

再者有極多地理的狀況，因為其他地理狀況的起因。因此，我們的研究裏，又必常常包括起因與結果在內，使我們知道研究中的大多數事物，為什麼只出見在他們所出見的地方，而且他們之存在與否，對於人的生活，發生什麼影響。在考察到什麼是歷史時，我們已經斷說事件的發生，是由於前此人們的所作。這裏我們又斷說事件的所以這樣那樣的發生，是由於別種的駕馭力，有所作用於其間。

若把以上所求得的「歷史」「駕馭」「地理」三者的意義，記住，就能看出本書的目的，是要示明人類漸能利用更多能力的歷程，是怎樣為地球表面上各種的分配，所決定的。這樣，我們纔能夠對於今日人類參與活動的世界舞臺，得到若干種觀念。

## 第二節 偉大的簡單的無遠弗屆的駕馭力

在沒有出發去追尋地理的駕馭，在歷史的演進上，在指導某種一定的事件與狀況，必須依時間的次第，相繼而起上，所生的效力如何，以前，我們必須先來考慮幾種極大的駕馭力，他們是如此的着手根本，如此的親密熟習，至於使人對於他們之如何極端重要，有易於忘記的大危險。他們總是在那裏的，人人都是與之熟習的，所以很易為人所忘。但正因為他們是靜默而無間的作用在一切人的身上，和一切文化

的階段裏，故而他們的效力，是何等無上的偉大，便難以想像了。

(一) 地方 每一事件的發生，必有他的地方，這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地方這觀念，也是在地理學中最簡單的觀念，已和在歷史中最簡單的觀念，互相親密的結合了。更進一層，出現於特定地方，或某一區域的種種事件中間，常有一定的關係存在。他們大家，常是在某種方面裏，互相聯屬着，而對於他處地方，卻沒有如此親切的關係。於是將這一系列一系列的事實取了來，編成某地方或某區域的歷史，而所謂英國史，法國史，希臘史，倫敦史的，便如此形成了。這是歷史會受地理影響的一種十分重要——也許是十分明顯——的情形，他的重要，談到後來，更可以清楚了。

但我們須知道這些地方史或區域史，是不能够各自完全獨立的。我們如果不知道些英國史，便不能够十分的明瞭倫敦史。而且英國人會和法國人接觸的如此之久，所以在某種的限度裏，英史也不能不受到法國歷史的影響，受到法國歷史的駕馭。這同樣的說法，可以應用於一切歷史而無誤。每一歷史，都不被駕馭於這種事實：即這歷史所述及的區域，因為這個或那個原因，會有某種程度的統一性而已；並須被駕馭於另一事實：即其中之人民，須受其他區域的况狀的影響。而這所謂其他區域，或較遠，或較近，都各自有其統一性的。到近世，這種互相影響的情形，固是逐日增大了，然在遠古的歷史裏，也未嘗不是如此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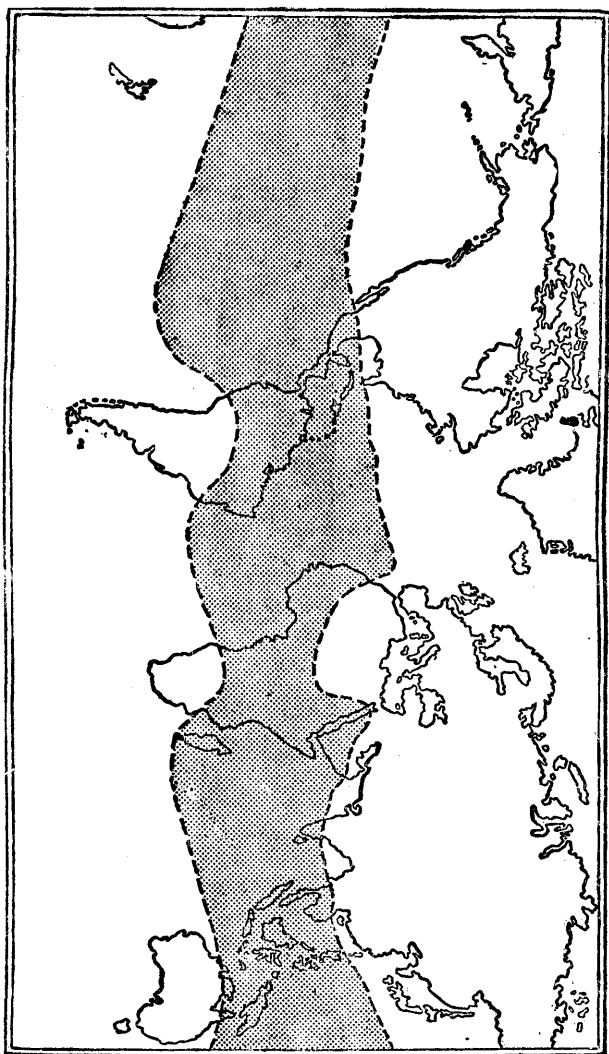
(二) 能力 再者我們如果考慮到，歷史之爲物，是講述關於能力之利用和節省，能力之逐漸進



步的智識的，那就可以看出，歷史必然受駕馭於能力的分配，能力的各種形態的分配，和能够阻止，與能够引導人類去利用能力的種種東西的分配了。

地球表面上所有的能力，幾乎全是由太陽以熱的形態，光的形態，和其他種種放射的形態之所供給的。因為有這種能力，人們纔能够去做東西，去搬運東西。推而論之，人將這種能力，化爲己有，化成自身的一部分，是因爲人們所吃的麵包，是用太陽的光和熱所栽培的麥子，或他種穀類做成的。麥子磨成麵粉，須用煤力，煤是壓緊了的植物所化，而植物是太陽的熱力所成。磨粉又可以用水力，水力由山間流下的積雨而得，而雨最初也是由太陽從海中蒸起，復由爲太陽所運動的風力，將他轉移到陸地上來的。人們一部分的能力，或可以由吃獸肉獲得，然獸仍是吃食太陽所養育的植物以生。人或以暫時禁絕食品，而以火取暖，但生火的材料，或是煤，或是油，或是木柴，又都是些由太陽得了潛伏能力的東西。人或可以多穿衣服，以節省能力，但衣服亦是直接簡接由太陽的能力造成的。在上述種種極重要的情形裏，並在差不多是同等重要的許多他項情形裏，都容易看出，人類所駕馭的能力，全是直接由太陽而來。只要些微一返想，還可以見得，日常生活中無量數的細事，所需要的能力，他的極廣大的部份，原本都是從太陽得來的哩。

由此說來，地面上能力的分配，極大部分，只是太陽的能力的分配吧了。被太陽當頂照着的地方，所受的能力比較太陽斜照的地方爲多。那就是說，附近赤道各處，總要比附近兩極各處好的多的。這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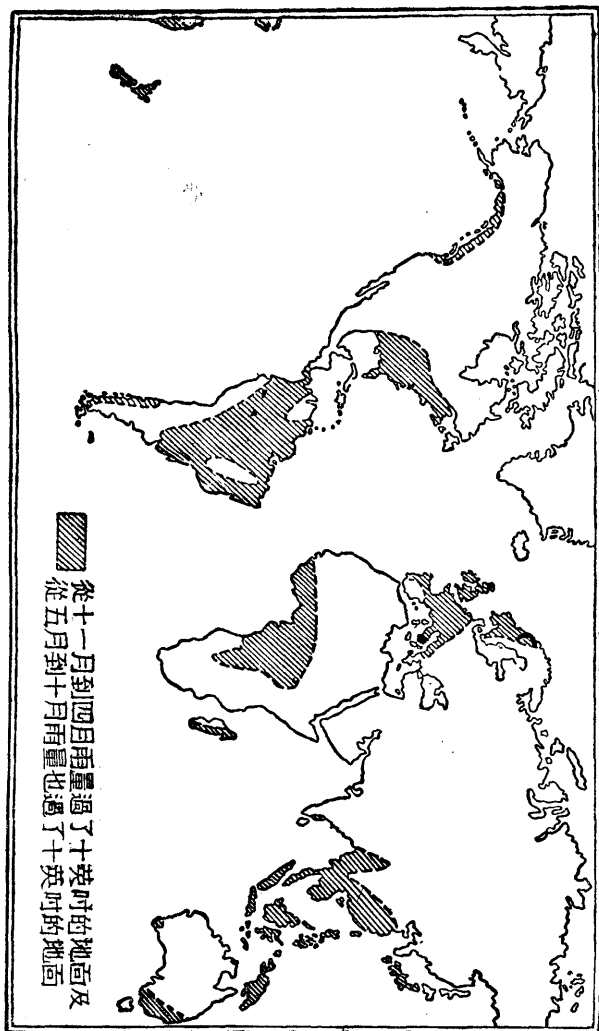


第一圖 熱帶圖。着丁巴的這一帶地方，在普通的年歲，溫度從不降到法氏表五十度下。

是世界歷史裏一件最重大最不變的事實吧。此種能力之能够供人利用的程度，各時都受到許多他項分配的影響，所不同者，多寡而已，但是以全史着眼，他終是一個根本上的事實。

這種分配，對於世界歷史的影響，或者可以更明瞭，如果我們幻想這地球，水陸的分配，雖仍如舊，在

繞日的轉動裏，卻是只有一面永遠朝着太陽，那末這種分配對於世界歷史的影響，或者可以更加明瞭。在那種情形之下光與熱，必將集中在地球的半面，並且大部分的集中在這半球的中心點。至於其他半球，則將一點兒陽光都沒有。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今日能够生活的地方，或者不能生活，而今日實際不能



第二圖 一年四季雨水豐足的地面圖

生活的地方，卻又有可以生活之可能了。我們又可以幻想地球的運行如舊，而自轉的軸，另換一條，和今日的地軸不同。我們只要稍加考慮，便可以想出那時的狀況將怎樣的和現實的，大相徑庭。這些固然都是過度的例子，但是他們對於能力之分配，在目下這種狀態之下，必是已怎樣的駕駛了歷史，卻鄭重的示明了。

前此已經說過，地面上能力分配的大概計畫，他的效果，是要為人格和所謂人種的程式所修正的。但能力的分配，還多少要被他的分配修正哩。附近赤道各處，總而言之，固比附近兩極各處，獲得能力為多。然而所受能力的減少，並不是有規則的；有些區域，受得的能力，實際還比更近乎赤道的地方多些。這差不多全是因為空氣的分配，和氣流或風的分配，作用其間的緣故罷。

(a) 實際上空氣的分配，是極端的重要的。大家都知道越上的高，便越覺得冷，換言之，越高，在可資利用的形態裏的能力，比較越少。這是關係於越高則空氣越稀這事實的。所以在地面上橫量時，可以不必注意的距離，若是施於豎量，關係就重大的很，正是因為缺少這種能力的原故。例如那大宗出產的食品，小麥，在不列顛可以生於印味涅斯 (Inverness) 那麼遠的北方，在英格蘭，則雖一千英尺高的地方，也都不能生長，因為那裏沒有充足的熱量，使小麥成熟呢。平均來說，溫度每降低華氏表一度，在地面上，人須向兩極行走五十或六十英里。但這同量的降低，人向上走時，每隔二百或三百英尺便見了。

(b) 至於氣流的分配，他的重要，同上一段，或竟比上面的更重要些。即是因爲風的作用，能使洋中的水，漂向一定的方向，所以英國纔比臘布刺多 (Labrador) 暖和。大規模的人類生活，所以能够成立在英國這方面，是因爲有自西南方漂來的溫流，使溫度高於普通在五十到六十緯度所當有的平均溫度。至於臘布刺多，生活幾不可能，則無非因爲有冰流從那冰凍的北方漂來的緣故。試把顯示風系的地圖，和顯示洋流的地圖比較一下，立刻可以看出後者多部是因爲有前者。如將二圖和顯示溫度的地圖，加一比較，又可以明瞭北冰圈之南二十度一帶地方，所以有可住與不可住之別，亦是因爲風系的結果。

風系在歷史上所施的駕馭，還有一極端重要的方面哩。人類對於食物的倚賴，以前已經講過的。無論是住在那裏，都得求食。可食的東西，除了植物食料，便是動物食品。動物既最後仍是要從植物，獲取食品的，顯而易見，惟有植物食品，纔是一等重要的。只有極少的幾個社會，以魚類爲養生品，然魚所恃以爲生的，轉過來仍是水中生長的低形植物，和至終須以此種低形植物爲食的他種生物。而極大多數的人類，卻是都靠雨水培養的植物爲食品的。這樣說來，可見能力——熱力——的存在，單獨還是不足。雨的存在，能使植物生長，亦是必需的。換言之，不單須有能力，並須那能力是可以用得到的；他必須存在於能够爲人使用的形態裏。雨呢，是從海洋中帶到陸上來的水分。將他帶來的唯一搬運者，即是風。如果風是由海向陸吹的，那末，陸地有了能力，差不多必然可以住得。若是由陸向海吹的，那末，所由吹出的陸地，

就必乾燥荒蕪，不適於人類的的生活。

由此看來，可見地理的狀況，對於歷史的駕馭，在極普通又極實在的意義裏，是有的地方，比較的更適宜於人類來居住。但歷史之被駕馭於地理，尙有其更爲特別的意義在。蓋歷史上現實的過程，也曾受到各種地理狀況的駕馭呢。要知這些狀況的作用如何，且看下章分敘：

## 第二章 沙漠 歷史的開端 埃及

因爲熱與濕的分配，地面上，有些部分，較他部更適宜於人類生活。在這種意義裏，歷史之被駕馭於地理，我們已經看到過了。現在所要考究的，乃是別種地理狀況，在駕馭人類前進的行程上，所發生的影響。

(一) 我們必須注意到地理狀況，不但是供給了刺戟，使人類的進步，由此開始，而且使他繼續增高。

赤道區域裏，熱濕均多，生活易於維持，固是無疑的事，但在事實上，人類駕馭能力的本領，最進步的地方，不是赤道區域，而是溫帶地方。所以有名稱其實的，歷史的，不是赤道的非洲 (Equatorial Africa) 只是溫和的歐洲 (Temperate Europe)。這是因有兩種地理狀況使然。兩種之所以重要，是因爲對於人的身心雙方，都有影響。

(二) 第一，正因爲赤道地方，動物的生存容易，便沒了誘因，使人於採而食之以果我腹的動作

之外，再有更大的作爲。在溫帶，離赤道愈遠，生活愈難，但正因此，人們如果要繼續生活，更大的活動，就不可少。住在赤道非洲裏的蠻人，是無需乎穿衣服的。然在北歐，便是蠻人，也須穿點東西，聊以蔽體；或者只用一張獸皮，倒說不定。食料在歐洲也不是那樣容易求得的。欲求食料，必勞而後可。所以人心的活動，因太陽能力的十分缺少，必須加甚，那末，卽在世界上的人種，全都未脫野蠻的時候，歐洲的野蠻人，程度也必更高尙於非洲的野蠻人了。

(2) 第二，在赤道區域裏，今日的光景，每和他日甚爲相似，至在北部，則天天景物，每不相同。溫帶裏，季候的變遷，循環往復，有冬日與夏日的不同。其所以不同之故，或因能力——熱力——的分量，有所改變，或因潮濕的分量，有所變遷。不論所爲的是那一種，其影響使可食之物，一時缺乏，一時較多，總是必然的結果。因此，在赤道的非洲，以一日爲一循環，其趨勢使那裏的種族與個人，不去思深慮遠，只圖目前的生活，不爲將來費籌謀。而在溫和的歐洲，以一年爲一循環，趨勢便使居民知道籌謀於未雨。

以上兩種情形，雖非大多數地理狀況的範疇，也是許多地理狀況的範疇。他們是澈底的明顯，——如此的明顯，至於極易爲人所漠視，以爲對於世界的歷史，沒甚關係。但正因他們的作用，——雖非拘泥的，——卻是無間的，有效的，加於兩種區域裏的男婦老幼身上，故要解釋兩地歷史的所以不同，歐洲何以便進步，非洲何以便黑暗，他們乃是極有力的，卻又並非唯一的助手。

這兩種狀況之所以重要，在乎能與人心以刺戟，使在溫帶裏住的人，知道如不欲繼續生存則已，如欲繼續生存，則非從事於節省能力不行。藉穿衣服的方法，人身熱力的放射，即被阻止，如此節省的能力，即可用以作事。處於有季候變更的地方，耕耘收穫，開花結果，都有一定的時候，於是食物能力，又必須在豐足的時期，貯藏起來，以備缺乏時的使用。在溫帶地方，和赤道裏一樣，阻力最小的途程，本都是隨以進行的。然在其一，刺戟幾和所謂發明之母的需要同大，在其二，則沒有這種刺戟，存在人間。使人設法去節省能力的刺戟，赤道區域，既不存在，我們就當希望在那裏，尋見一種文化較低於任何地方的人種，一直到別處的人種，超出動物生活的地平線已久之後，還存在着；所以我們並不希望在這裏，見有什麼進步，發見什麼歷史了。至於溫帶區域，因為有繼續存在的刺戟，我們就希望於中，尋見不斷的進步，越來越強的人種。以上所述，就供給我們以理由，使能夠解釋為什麼，世界史大部只是約在緯度三十至六十度中的，溫帶區域的歷史。

(二) 我們又須知道某些地方，因為比較別處，有更合適的地理狀況，這種刺戟，更能呈顯十分的效力。人到已將能力化為己有，能夠駕馭能力了，不管是在原始以吃東西為唯一方法的時期也好，或是在二十世紀，又能買得煤來，使生能力的時期也好，消費能力的方式，總有兩類。他可以用種種方法，使一部份的能力，雖暫時的消費掉，其結果卻能夠駕馭更多量的能力。他又可以消耗其能力於無用，甚或毀壞了善於利用能力的工具。在一定的限度裏，兩類的方法也可以並行。他又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去掠



奪別人的能力。然掠奪行爲，在個人方面，雖也可說是一種駕馭更多能力的方法，但由全體說來，卻不能說人能駕馭的能力更多了起來。

顯而易見的，能力的節省，在和平無事的社會裏，最易見效。他們的長治久安，這是因爲他們聯合起來，足以使節省效能的力量，一致增大呢。然這種社會，我們卻不希望他會首先發見於赤道區域。這不但是因爲赤道裏，沒有使人思深慮遠的刺戟，並又因爲既沒刺戟，自然的結果，便是低級的文化，個人或種族因而不像會相處於和平中。那些部落固可以於地理的駕馭之外，因有他種駕馭而存在，但部落能够發展而成更複雜的組織，必在他處而不在赤道地方。

雖然，即使有了刺戟，若沒相當的保障，發展也是無望的。保障有種種的形式，人可以用自身的力量去保護自己，國家也可以用自身的力量，防禦敵人。但是如能够不用費掉自己的能力，而得到保障，即如果有地理狀況，可以恃爲保障，則其利益，彰彰甚明。於此我們可以想像到：凡被地理狀況保障得最週密的社會，部落或種族脫離野蠻之域，必最早。

時代不同與環境不同的國家，爲之保障的地理狀況，也每不同，這一時代的所謂保障，到另一時代，可以無用，但在一定的時代，他是總可以阻止外來部落或種族的侵犯的。特別的保障，是使人難越的地勢。愈是難越，或人們要越過此處，所費的能當更多時，則其爲屏障，功效愈大。

有保障作用的地勢，有許多種。河道咧，湖泊咧，高山咧，峻嶺咧，沼地咧，對於小社會的保障，都會有過

影響。但大的地勢，他的保障力，會使世界歷史，受其影響的，乃是成脈的高原，高至冷的不能生長植物，成片的沙漠，乾的也不能使植物生長，一望無際的大海，使人不能於中輕易覓得駐足處。三者之中，每一種，都是須費掉能力，纔能跨越，且不能維持人類生活。如欲奏效的跨越任何一種，總得等到文化達到相當的進步纔行，所以在古時，他們所供給的保障，是十分完備的。古人對於這三者不能明瞭，於是視之爲可怖的東西。而在三者中，最不明瞭，因而最可怖的，要算是海。

(三) 這幾種地理狀況的駕馭作用，必須簡單的道及，並加以講解。全部的歷史——初民的歷史，也包括在內，——都會受影響於個人和人種所具特有的性質。這些特性，有幾項，可以尋出他們的淵源，是由於地理的駕馭力而來的，更有幾項是不能如此的追尋，必須姑且承認是如此的。在一方面，歷史上的事件，和一切隨以發生的結果，所以出見於當時，或所以竟能出現，是因爲當時的人，有願行事的能。如果人類沒有願做事的能力，歷史上的事件，決不會發生的。但在另一方面，人的行動，被拘束於他們的環境，就和被拘束於自身的形狀，不相上下。歷史上較大的趨勢，從來都不是在任何大的限度裏，受了個人特性的影響而然的。其結局，畢竟是地理的狀況，比較個人的天才，甚至人種的特性，都有力的。至若這類人種的特性，是由於地理的駕馭而成，其影響之大，自然又不足怪。由此說來，歷史所以發源於發源之處，總得說是地理狀況的結果。

至於最初形態的文化呢，顯然的，我們所知道的，若不說是絕無，也得說是極少。初民是極無知識的，

人類還沒有超出野蠻時期前之極長時期中，所生極緩的進步，就沒記錄可考。我們能追究的最高限度，只是從事於古物的搜求。但求得的古物，能够一直留到現在，當初必很結實。這又可見古物，所能啓示我們的，已是頗進步的文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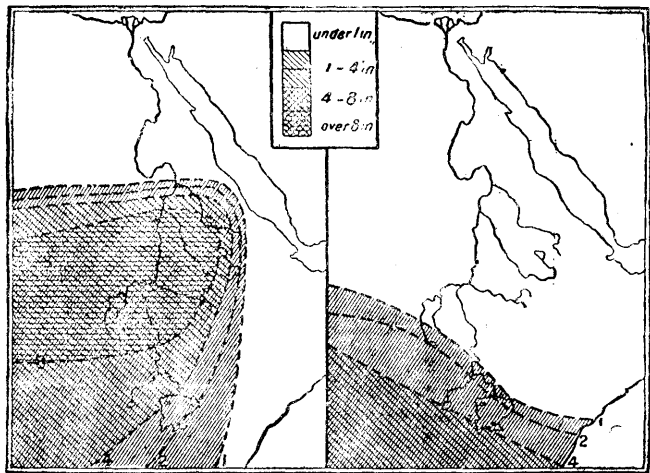
至於我們所知道的最古的文化，其先自然已有了數萬年的經過，方能到得這一步。文化的發揚，自然和樹木的生長一般，初期必是很慢，後來澎湃力能够從許多點上分頭出發了，進步方始快起來。我們必須記着：在初期的歷史所代表的時間以前，一種原始形態而規模狹小的歷史，已進行極久，比較其餘的歷史全部，還久的多。但又必須記得：這種原始史，既是小規模的，在世界史的觀點上，便比較的不重要。緩慢的滋長，乃是地理的駕馭的自然結果。只因地理狀況，是駕馭而不是直接的力量，所以他的影響，比起力量之所爲，須在較爲長久的時間後，方能覺得。然到結局，這種駕馭的效果畢竟是很明顯，是最有功效的。因爲某項情形存在，而某項情形不存在，結局人就尋出最好是採用某種特別的方法，有所作爲。一人或一民族，自己要尋出這種最好的方法，固然比由人告訴他，費時較久。但因曾經努力追求的結果，他的智識的水平線，必然已經達到能够好好的利用這發見的程度了，因之這種族的文化，便不是僞作的，不是臨時抱佛脚，以致壞處比好處更多的。這又是一種利益。

總結以上所說，我們第一步就希望最初的文化，須發見於這種地方：其地生活的維持，較爲容易，卻又不以一日爲一循環，換言之，即是無論爲現在和將來都是必需加以工作的地方。第二步我們又必希望最

古的文化，須發生於某處，其中所含的社會，是大至超乎一家族或一部落的範圍，而仍是小至可以形成並自覺是個整個，四週復有天然的保障，使那些破壞力大於建設力的敵人，不能來侵。再則當這些人種起始被我們所知曉時，他們超出了野蠻時代，必已很久很久了。

現在請論埃及。埃及是一塊氣候溫和的地方。雖是終年無雨，其結果，使左右概為沙漠所屏蔽，而水的來路，仍是常有。水的供給，雖是季候性質，而究竟是終年不絕。這幾句話，似乎是矛盾的，但是一懂得埃及的地理，便知其不然了。原來尼羅(Nile)河，有兩個水源。一源落在終年有雨的赤道裏，所供給的水量，因受調節於許多湖泊和沼地，其穩定的程度，使一年到頭的水流，不生些微的漲落。另一源呢，落在阿比西尼亞(Abyssinia)高地裏，其間的雨水，隨季候而不同，至於春夏之交，洪水就由高地間，奔流到平原，由平原又

第三圖 尼羅河的地雨量圖



七月 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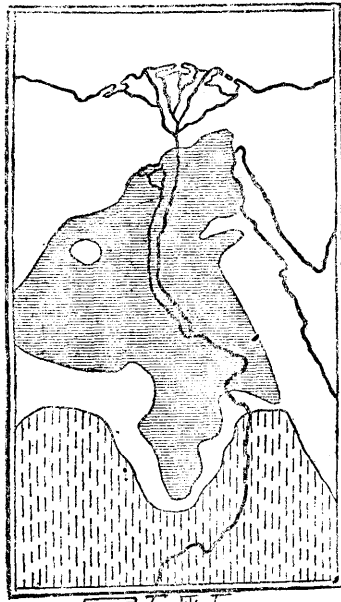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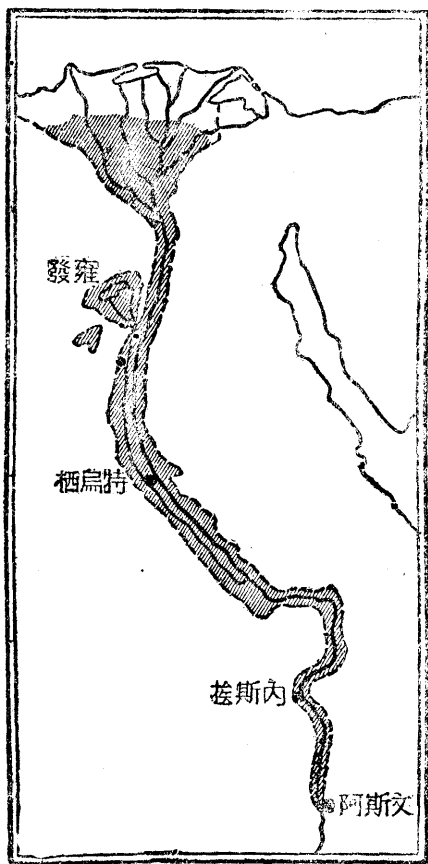
這圖表明尼羅河的南支冬季兩季都接受雨水，其得東支只在夏天接受多量的雨水。

埃及乃是尼羅

河口的三角洲，及離河口約七百英哩的那段尼羅流域的下游合成的。其形如帶，多半部份，只有十英里寬，沿着大河流域而及於海。牠是爲河所灌溉，爲斷難跨越的沙漠所保障的。而且保障還不只此呢。尼羅河到了下游，流過一段石灰石的地方。石灰石是軟質的，河便於此造成一條

圖四第 埃及及

圖五第 埃及及地質圖



石灰石  
沙石

尼羅河的下游流域起首於石灰岩起首的所在。

河谷，再用自阿比西尼亞來的洪水，所挾來的黏土，把他填滿起來。至於在今日阿斯文（Aswan）之南，流過的卻是砂石，石下存有許多的堅岩。因此，這河於這一帶，很長的距離裏，便沒有造成河谷，只是由瀑布將牠們彼此分開。造成一些河峽罷了。離河邊一二碼之遠，便是不毛的沙漠，什麼也不生長了；因為沒有使人們居留於此的誘因，所以埃及南面的屏障差不多東面西面的屏障一樣的完全。

北面有海，在海還不會為人知道的時候，其為保障，和沙漠同。若在別處再也尋不出有這樣全備的保障，能這樣的適宜於古代文化的發育的了。以上是說埃及的地理，下面再談牠的歷史。

對於埃及的遠古歷史，我們所能查得的最古的鱗爪，已經指示我們，那時佔有埃及的人種，無論如何，已不是最低級的野蠻人了。然他們似乎僅僅是讓位於另一種文化定然更高的人種，這種人的其他情形，我們一點也不知道。所知道的，只是這種人平平安安的住在尼羅流域裏，約莫過了二千年，纔見那稱為古埃及的人，出現於這地方。

古埃及人呢，也照前者一樣，當西歷紀元前四千五百年左右，他們開始主宰此地時，把前此佔有此地者的文化吸收過來，比較更快的，使他發達到一更高的地步。所以到紀元前三千七百年，第四朝埃及國王，成爲從第一瀑布，直到海邊的唯一主宰者時，一種極大的進步，已經成就。當日的人民，已達到一種很高的組織，那無上巨大的金字塔即於此時建造成功。

和一切國家的歷史一致，這極盛的時候以後，便是一個表面上衰退的時期。治理的機能，似乎已成不

合用的舊物。在許多朝代裏，中央政府的威權，旁落無能。而依這長而窄的尼羅流域，自然而然的分成了幾個小邦，其中的附庸諸侯，卻一點一點的，把國王的權柄奪過來。無政府的趨勢，更繼續加盛，因而就阻礙了一般進步的急速進行。然而所可靠的，進步雖是遲緩，卻是很穩定的繼續前行，特別是在埃及特有的文化的形態裏，即在灌溉方面的改良這件事上，是如此的。在遠古時候，中央政府，總是設在三角洲的附近。當一小邦，擴張其威勢於隣邦之上，而使自身漸成強大時，自然而然，這新的霸權，就要建設在離中央政府很遠的地方啦。

因此，約於紀元前二千五百年，在第十二朝國王治下，國運中興時，埃及生活的焦點，乃是底比斯 (Thebes)，而非赫刺克利奧波里斯 (Heraclaeopolis) 或孟斐斯 (Memphis)。在這朝代中，國勢的興隆，日進無已，與灌溉有關聯的大工程，造成了不少，國富驟增，在幾種方面裏，此時都可以說是已經達到最高點。

自此以後，王權再見衰弱，外來的喜克索 (Hyksos) 種族，並沒實行正式的侵犯，竟自獲得了埃及的政權。喜克索人，來到三角洲中寄住，也不知是被吸引於洲中生活的舒服，還是因為有強隣壓境，被迫來此。然後來他們總是採取了本地的文化，而同化於本土的居民的。後來底比斯城，一部份又因離開三角洲——即喜克索人的勢力範圍——很遠的原故，城中的王子，卒能再奪喜克索君王的權位，放逐了他們一部份的人民，而復稱霸於國中。

這是第一次，在埃及的歷史裏，內侵者——雖是和和平而來的——被逐離本土。約在紀元前一千六百年時，埃及又第一次開始其耀武時代於十八朝君王托司米茲 (Thotmes) 和阿門希忒普 (Amenheps) 之手。開邊不已，到後來直使埃及的國權，向北伸展到亞美尼亞 (Armenia) 的高山邊。埃及的歷史裏，會有三個時期，稱爲黃金時代 (Golden Age)。不單是因為在這幾個時期中，文化的逐漸進步，較爲明顯，且因爲此外又有集權的政府，能够把能力節省下來，——這種節省的方法，每是他種更急激的進步之一部份的原因。在物質的富強上講，這第三次的黃金時代，乃是埃及文化所達到的最高點。自此以後，雖然還有拉美斯 (Rameses) 諸王可稱，而埃及的權威甚至於牠的文化，已踏上了衰退之路。他種情形——有的也不屬於地理——都起來干涉到前此效力最大的幾種地理的駕馭。別種地理狀況，也起而發揮他們的駕馭功能。馴至後來，埃及君王被敗於西拏基立 (Sennacherib) 時，只是使埃及屈服於許多不同的民族底下的，許多次內侵的破題兒第一遭吧了。牠此後依次屈伏於亞述人 (Assyrians)，巴比倫人 (Babylonians)，波斯人 (Persians)，希臘人 (Greeks)，羅馬人 (Romans)，阿拉伯人 (Arabs)，土耳其人 (Turkeys)，英國人。自紀元前三三〇年以後，埃及就沒獨立過。

埃及國所以進步，決不是因爲國中的人民，得有遺傳上的優點。何以故這地方四週的保障，固然極佳，然在歷史所知的時代裏，接踵而來的人種，若不說是有三，也得說是有兩。而每一人種，我們都看見是佔有當時很高的文化，又能逐漸發達到更高的形態，比較同時住在其他區域裏的人民，高尚的多。



她所以能够進步，乃是因爲有已經述及的地理狀況，把她保護的完完整整使然。這國土，固曾受過侵犯的，但時期的長和侵犯次數的少，必須注意。確實可靠的，約有四千餘年，埃及人沒見過所謂外患。除了幾百年的短時期而外，國中的君王，永是本國人做的。只在紀元前二五〇〇年後，本國的君權，纔似見衰滅，暫時讓位於外來的統治者——喜克索人。然自外來者被上埃及（Upper Egypt）的本土君王，驅逐出國之後，本國君王，也只自認是一個名義上的全國統治人，纔沒被廢掉。於是就遺留了一個千年的埃及帝國，直到讓位於他種文化時，方纔滅亡。對於這新興的文化呢，她所供獻的，是使她自己能够存在的固有刺戟，這種供獻，亦不在小。

想想世界各國的歷史，沒有一國，能够經過一半這樣多的時間，不受敵人的侵犯的。埃及國所以能够存在的如此之久，便是因爲少有敵人來相侵犯，並少有被人侵犯的可能。而其所以能够如此的原故，轉過來又是因爲有沙漠在兩旁保護着她。這一種的保障，會於長期間，容許埃及國緩緩的，自在在的，經過形態不同的文化而向前進展，並於文化交替時，防止外來的影響，橫加干涉於其間。

便到埃及國滅亡之後，地理的狀況，在她的歷史上的影響，仍是繼續着有效的。就中那同一的沙漠之爲保障，影響仍不稍減。在埃及閉關孤立的四千年間，國中的人民，全恃沙漠以爲保障，倚賴性成，對於外侮之來，便永遠不能抵抗。等到他種地理的狀況，產生了更進步的文化時，埃及便真個應了那見高識遠的希伯來（Hebrew）預言家所說，成了『殘敗的蘆葦 broken reed』了。

地理駕馭的影響，由埃及特有的幾種特殊文化，也能把他明明白白的指出。住在尼羅河流域的人，學得怎樣去用灌溉的方法，以節省能力，這是當然的事。但曾受本河的影響的，還不只是在物質方面，尚有心理方面可言。因有季候的差異，「為將來作預備」這新的觀念，便漸漸的深入人心，遂使他們遭到今日的主要紀念物，只是一些寺院與陵墓，——寺院是世人能知何時乾，何時澇，何時下種，何時收穫的緊要工具，陵墓則是他們易壞的軀壳，得以萬代保存的地方。所以在他們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就是所謂『死者的書』*The Book of the Dead*』中，便可以看出，埃及是個最肯顧慮到將來生活的國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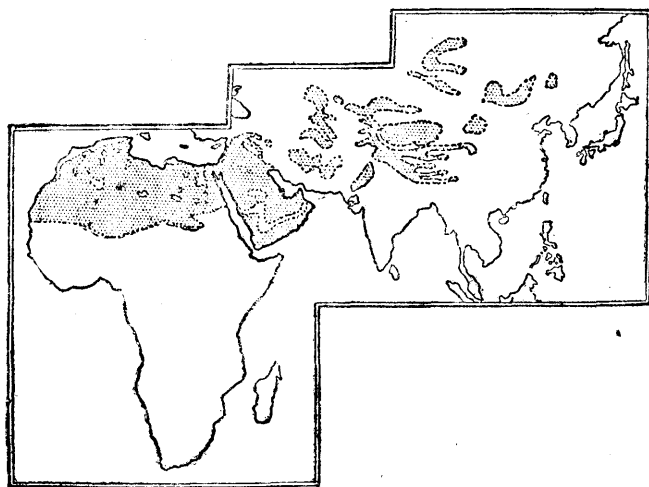
## 第二章 沼地與草原 巴比倫尼亞與亞述

我們已經看見文化所以最先發生於埃及，是因為埃及是塊有保障的地方，水量和熱量，又都充足。埃及最早的歷史，究竟是發生於什麼時代，固難斷言，但到紀元前五千年左右，住在這裏的人，已早脫離了原始的生活，而進化到雖尚不能用石造屋，已經能夠用石築墓，這麼高的程度了。

現在我們要查查地圖，看能不能在世界上再尋出一處，因為狀況和埃及相仿，也有古代的歷史的地方。赤道附近，和兩極附近，可以不去理會，因為已經知道這種地方，不是能力的存在過少，便是沒有刺戟，使人想到去利用能力的沙漠呢，我們既已知道是一種大的保障，自然就還要在沙漠中，去搜尋搜尋，看還有沒有他處地方，也有水的供給，把沙地化成沃土。尼羅河以南，撒哈拉 (Sohara) 沙漠全部，沒有一處，可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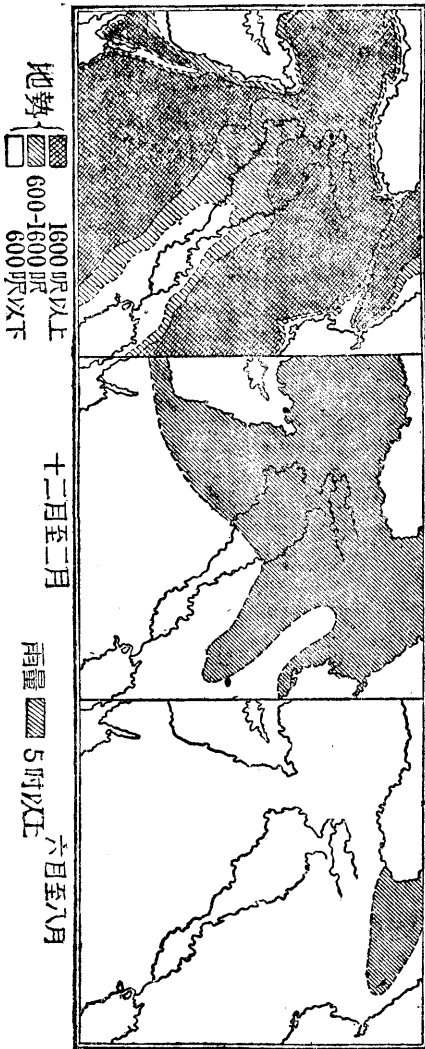
埃及相比。在東方，沙漠蜿蜒如帶，北走而入亞洲的中部。亞洲的中部，是乾旱的，因為風自吹過了境上的高山，所含的濕份，已經完全失去。但這裏沙漠的保障，究不及在埃及的那樣週全，即是氣候，也沒那樣適宜。埃及所得的地利與天時，是世間無匹的。他處固也可以尋見：或有地勢的保障，或有季候的變遷，或有充足的水和熱，但決再尋不出一處地方，能將上述種種狀況，於中聯合起來，利益之大，足與埃及比肩的。埃及是獨成一格的了。

但是別處地方，雖然決沒河流，像尼羅河似的，有兩個水源，一在常年雨水境內，一在季候雨水境裏。在冬天略有小雨的那一帶地方，我們卻尋得兩條河道，一條叫做底格里斯 (Tigris)，一條叫做幼發拉底 (Euphrates)，牠們的源頭，都落在很高的地方，至於前冬的雪，留到次夏纔溶，因而供給夏季以充足的水量。這裏一年四季，時時都不缺水，而季候的變易，仍然存在。這樣說來，此間的狀況是和埃及的差不多了。但這其間，仍有相異之處，使歷史實實在在的受着影響。尼羅河之在埃及，流過的是



圖六 第 舊世界的中沙漠帶圖

一條窄狹的流域，他很斜的，陷於沙漠平面之下，有幾百呎深；不毛之地，肥沃之區，彼此相離，只以碼計；附近河道的土地，產生植物，別處呢，雨既不落，便是完全的沙漠了。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二河，就沒有深在四週地面之下的流域。牠們的下游，從略在今日巴格達城 (Bagdad) 所在的緯度之北起，實在乃是一塊闊寬的低原，其中實有由兩河挾流而來的黏土。低原全部，也不是毫沒雨水。由此看來，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並沒流經沙漠呀。然在低原以外，沙漠究竟是有的，其西南，是那巨大的敘利亞 (Syria) 沙漠，和納發德 (Nefud) 沙漠。但牠們只是或此或彼，間或的來到河道的近旁，隔於河道與沙漠的中間的，大抵總還有一



第七圖 巴比倫尼亞和亞述

帶草地。其東北，在伊蘭高原 (Iranian plateau) 的中部，也有沙漠，但甚至於還沒到高山邊上，就已有了一片草原，雖然未嘗不可以居人，但是除了幾塊合宜的地點之外，實都未曾種植呢。而山間所有的山谷，若算在一起，且可以維持很可觀的人口。其西北，也是草原，地在兩河中間，但是極其乾燥，至於可稱為沙漠，然在高山脚下和沿流域一帶，濕份則很是充足的。

於是我們看見這裏的情形，只是埃及狀況的變態了。但這裏另有一種狀況，在埃及雖也存在，卻被沙漠的無上重要所掩了。原來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二河，流近海邊，經行於那塊平坦的土原上時，鋪張開來，造成一些沼地。泥濘卑濕，在三方面，都顯出是個極大的保障。因為廣闊的沼地，對於小社會的保護，是極有效力的。陸地可以步行而過，水道可以乘舟而行，但是卑濕的沼地，卻極難越過。因此，在那沼地的圈兒裏，便有發生古代文化的可能。而在河道的自身，與其許多交叉的支流，能夠供給相當保障時，及河道與沼地之外，又只有一帶居民很少的土地，還部份的沒入於沙漠中時，這種文化的發生，尤其可期。沼地的東南，乃是海。海和在埃及一般，也是阻止外敵的妙物。在當日，海的範圍，較今為大，至於二河入海，各佔一口，那時候，牠的保障力，自然極偉。

這塊地方，便是巴比倫尼亞 (Babylonia) 和在埃及一樣，我們也看見在牠歷史中，佔了重大的位置的，乃是這片地方，及其地理上的狀況。何以呢？若說是人種，則此地紀元前七〇〇年以後，四千年間的歷史，雖是模糊不清，但我們總知道：一共有兩個種族，繼踵而起，把巴比倫尼亞的文化，提高到我們所知的形

態。而那較早的一種族，在沒和後來者接觸之前，也已學得許多生活上的技藝了。

在原始時期，這種地利，於抵禦外侮，和發揚文化上，是足有效用的。而牠又有一種趨勢，將巴比倫尼亞分爲許多的小部落。所以在時代上，巴比倫尼亞的文化，雖能和埃及的同階段的文化同時，或者更早也說不定，而在埃及已經統於一尊後一千餘年，纔見巴比倫尼亞帝國於阿卡德的薩爾恭（Sargon of Accad）手裏興起，（約是紀元前三八〇〇年。）在此時之前，巴比倫人只是分居於許多各自爲政的小邦裏，度其平安恬靜的務農生活。躲在地理的障蔽之後，惡敵難侵，他們固已在數千年中，極其遲緩的，發展了些更高的生活方法：知道怎樣製磚，建築了房屋和市鎮，並造了運河，遠在埃及人之前，然統於一尊，總沒做到的。薩爾恭固將他統一了。然薩爾恭過去以後，一千年中，那政體仍只算得是一種很鬆散的，只因其同利害的關係而相合的，聯邦制度，更說不上是個統於一個共同政府的國家。

然生活的方法，漸漸進步之後，自然而然，巴比倫人就會和他四隣の種族，發生起關係來。那原有的基於農業的文化呢，也至終須讓位於以商業爲主體的另一種。這種情形的關係是很重要的。巴比倫人安居於保障之內，所作所爲，只限制於自己的小範圍內時，其趨勢自然是不受外界的干涉，只顧自由的進展。但一朝澎漲出於保障之外，他的弱點，便立即呈顯，而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兩河低原的歷史，自紀元前二五〇〇年以後，便只成功了四圍種族，要求佔領這肥沃腹地的歷史啦。在原始時期，差不多任何保障都已足用的時候，沼地固是足夠抵擋外面時期的蠻族，但是畢竟不是絕對超越不過的。在巴比倫人設法將沼地

的面積，大大的縮小了之後，尤其如此。沼地之外呢，都是些可以居住的地方。住在那裏的種族，因受了這較高的生活理想的陶冶，也半開化起來，遂知懷着妒忌的眼光，虎視着在他們掌握之中的這片沃野。因此，各種民族，是相繼而起的，佔領了巴比倫尼亞，臣服了巴比倫尼亞人，至於本土人所建的朝代，則很少而且不足輕重了。牠東方，隣接於伊蘭高原的高山上，住的是伊蘭人（Elamites），依這同一高地，繼續北走，是卡賽人（Kassites）。這兩族，在巴比倫尼亞的土地各都或久或暫的，佔據了些時候。那從山上移住於低原中的部份，則採取了本地的文化，與他們山中的親族隔離，漸漸的同化於平原上的其他民族而不見。

後來又從西北方的草原裏，起來了一個新勢力，便是亞述國（Assur or Assyria）。這亞述的疆土，起初是位於底格里斯河中部，大概是巴比倫尼亞在勢力膨漲的時期，自己建設的。很久很久，他只是巴比倫尼亞的附庸國，但因兩下裏是被一帶很闊的半草原，半沙漠的地方分隔，其趨勢就使亞述獨立起來，把高山脚下那片沃土，也收為己有。所以等到後來，巴比倫尼亞開始被外國君王所統治時，亞述已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勢力了。

在巴比倫尼亞為文化中心的時代全部，美索不達米（Mesopotamia）的歷史，大概都是和平恬靜的。他這裏的居民，或務農，或業商，實沒有使他們踏上『勤遠略』之路的需要與誘因。便在自東北邱陵間來的種族，君臨巴比倫尼亞時，緊要的和平景象，仍不稍減。一旦被亞述人佔領了，事情就大不同啦。

所以不同的原因，可以從地理狀況中尋出。亞述國的地質，除了一塊很小的地方之外，通通是不適宜

於務農的；這宜農的極小地面，又無法使之擴大。在巴比倫尼亞，土地平坦，地面只略高出河面，所以爲灌溉用，爲通商用的運河，容易建設。但在亞述，河道的多半部份，深落於地面之下，沒有什麼很大的用場。那宜於施行灌溉的農業區域呢，雖然異常肥美，已經列入諺語，卻又過於狹小不能養活那麼多的人口。至於保障方面，牠所恃的，只是四圍的草地；只在西南方，草地纔乾到可以喚做沙漠。所以這裏的人民，如果想求蔽護，便只有出乎自衛一途。他們固不見得即是巴比倫尼亞人，但曾由巴比倫尼亞輸進了些走在時代前面的文化，藉之能够很奏效的抵抗外來的敵人。爲自衛起見，強有力的集權政府是有利的。故從最初，亞述人建都於尼尼微（Nineveh）時，卽是一個統一的專制國。迨後又蠶食了四週許多在戰術上比較劣敗的部落，亞述便日漸強盛起來。到紀元前一四〇〇年左右，他的實力已足，便能廢除了前此與巴比倫尼亞訂的同盟之約，且還進一步，侵犯起巴比倫尼亞來。

好戰已成了亞述人的天性了。他們由地理狀況的刺激，便得到下面的教訓：本地可用的能力，不足以充足生活上的需要，必須從別人那裏奪取些來纔好。所以巴比倫尼亞，東面的高山，敘利亞，巴力斯坦（Palestine），腓尼基（Phoenicia），通通成了他們的朝貢國。但是經過了許久，他們並沒發展到一種政制，從之可以由征服各邦，獲取最高的利益。四隣諸邦，如果叛亂，他就出兵去恣意蹂躪，但只要他們是年年進貢的，或是中央威權一時衰弱了，就沒人去理會他們啦。這樣下去，直到紀元前七五〇年，第二亞述帝國成立時，纔起頭設出法子，要把征服的各部，凝成一體，要以最大的利益爲目標，去治理各部，好將東方的商業，



一股腦兒擄拿到手裏。

這新制度的理想固然是略為高得一點。但是要藉殘暴的征服手段，來建設一個經商的帝國，是和要繼續維持一個經商的帝國，而不作禦敵的預備，同樣是不能奏效的。附庸之邦，相繼離叛。有的固也被用武力鎮伏，但只要亞述的軍隊一去，離叛必然再起。包圍於其外的一圈兒種族，既都不為別的，只為同表恨惡於壓制他們的公敵，而聯成一氣，亞述就被攻擊，至終不免於滅亡了。

此時巴比倫尼亞到底已明白了些聯合行動的價值了，便在一个前曾做過總督的人，所建立的朝代裏，在亞述的故址上，重興了一個短期的帝國。但是不久，在米點高原 (Median plateau) 的頂上，已有一個新危險威脅下來啦。那住在境外高山上的米咨人 (Meds) 因亞述的經商計畫，而和外界接近，就知道了低原的好處，至終降到平原裏，把他據為己有。

在這部歷史的全部，地理的駕馭很是明顯，但因地理的狀況，比較複雜，這部歷史便不和埃及的歷史一般簡單。雖然，主要的事項，終很明顯，最初，巴比倫尼亞得有機會，去發揚他的固有文化，是因為一來氣候的情形，供給了充足的能力，又作用於人心，使知節省能力，二來保障在當時，又很合宜。次則亞述成了本國的首領，是由於地理狀況，能够刺戟他的人民，起來實行自衛的結果。正如長期的安居於有保障的環境中，使埃及人與巴比倫尼亞人，發達起來，幾乎不能自保，所以繼續的暴露於必須自衛的環境中的，其作用就使所產生的人種，把為自己的利益而戰爭，作為生活的主要部份。

尼尼微沒落之後，地理的狀況，仍是繼續着有所作用的。亞述建立帝國於武力基礎之上，既失敗了，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兩河的低原全部，就成功一個單位，以巴比倫尼亞爲其最重要的部份。但在埃及一樣，數千年的時光，所賜與的教訓，終難遺忘。依照舊樣繼續前進的趨勢，是無限的巨大，故而巴比倫終不能獨立起來。繼伊蘭人，卡賽人，亞述人，起而爲主宰的，是米咨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在這三千年間，他固有的保障，在生活程度已達到更高標準的民族眼裏，是視若無覩，他的門戶，是開放給任何民族，要佔領就佔領，要於當時榨取多大的利益，就榨取多大的利益。長此不振，就無怪於今日的巴比倫尼亞，仍不出乎當日固有的沼地範圍之外呵。

雖然，這地方是和往昔一般，能够出產水菓的，而產量且比從前更多。倘最好造些大蓄水池如在埃及一樣，可以把水在豐足的時候積貯起來，以供缺乏的時候應用；而且更有效的預備，也可以着手進行，使洪水不致橫溢，因爲橫溢便是造成沼地的原因呢。總之，如果好好的治理起來，牠們可以成爲樂土了。

#### 第四章 道 巴力斯坦與腓尼基

前二章已指出有兩個文化中心，興起於埃及和美索不達米，因爲這兩處地方的地理狀況，供給了住在裏面的人以絕大的利益，就大體說，是爲別處居民所沒有的了。這兩個中心點，尤其是後者，興起以後，附近各地方的居民，便都受其影響。而那住在兩大中心之間各區域裏的人呢，所受他們的影響，在某一時期

中，雖不見得必能和其他各處的人所受的一般深刻，但比較是沒有間斷，故結局自然更著效果了。

埃及兩邊，雖然都是些極難超越的沙漠，然在東北角上，沿地中海一帶，沙漠盡處，卻有一些海岸，比旁處的絕對沙漠性來得溫和些。由此向北，更得一條低下的濱海土地，水土甘美，便是非利士人 (Philistines)，希伯來人 (Hebrews)，腓尼基人 (Phoenicians) 的家鄉。這地方乃是古代兩大文化中心的連鎖，所以重要的很。

於是在研究歷史上文化的進步中，我們又談到一種地理的駕馭。人不單是要住在生活容易的地方，以求獲得更多能力的使用，并要在最易行動的方向裏來往，以求移徙的時候，能力化去最小。換句話說，便是行動常趨於抵抗力最小之徑。在路已修成之後，人是沿着路走的。而在路尚未修之前，人要行走，就得沿着道兒。道不是路，道是緣於地理上的分配得當，在上面行走，能够比較在別處更容易些。所以是天成的，沒有一定的寬度的。至於路呢，卻有一定的寬度，或是幾尺，或是幾碼。自門口到壁爐前，有的是道兒，並沒有路，人要走過去，必須避去途中一切的阻礙纔行。一條道上，又可以有多條的路。從倫敦到蘇格蘭去的路，北走而落在恒伯河 (Humber) 與盆寧山 (Pennines) 之間，要穿過約克 (York) 平原，和紐喀什爾 (Newcastle) 平原，再繞海濱而到愛丁堡 (Edinburgh)。但那大北路 (The Great North Road) 卻只是其中的一形，而那大北鐵路 (The Great North Railway) 和他的伙伴，則是配於其上的火車路。從美索不達米到埃及，當時是沒有路的，卻有十分確定的幾條道兒，並在這距離中的某一段裏，大家合成

一條。諸道中，一條比較容易走的，是從巴比倫尼亞，順幼發拉底流域而上，跨到介乎黎巴嫩 (Lebanon) 和 安替黎巴嫩 (Anti-Libanan) 間的奧倫梯 (Orantes) 流域，再順利溫提茲 (Leontes) 流域，和上約但 (Upper Jordan) 流域而下，越過厄斯德累伊倫 (Esdraelon) 平原，經過米吉多 (Megiddo) 或阿馬革頓 (Armageddon) (即這小世界中兵旅集合之處)，順地中海邊，穿過非力士人的境土，卒越過那沙漠的狹處，來到埃及。一條比較難走的，是越過敘利亞沙漠的北端狹處，直接來得這沙漠往東的起點，由漠西來的終點大馬色 (Damascus) 和敘利亞精華所在的地方。這條雖是比較的難走，而行程很短，在已經達到相當的文化階段的商人，便視為省力之途。但不論是從那條道上來的，厄斯德累伊倫和非力士，總是必由之道。

這道兒的重要，並非勃然而興，乃是依着兩頭地方的漸漸興盛，而興起的。上面往來的商務，牠的熱鬧，固然連今日英國鄉村路上，所見商業的繁盛，都及不到，但在當日，商務繁盛的道兒，得推他為全世界的第一條哩。

自然，我們也不希望這道兒所經過的地方，有和埃及及與美索不達米一般古舊的歷史。兩國中間，相隔有很寬的空間，兩國必須已發展到很高的文化階段，已有了很大的勢力，纔能够彼此接觸到。而即到了這時候，第一次的接觸，也似乎得純粹的是出於偶然。在紀元前三八〇〇年左右，埃及的第四朝諸王，和巴比倫尼亞的薩爾恭王，同時派出了遠征隊，到賽奈 (Sinai) 沙漠裏，去開掘銅鑛，採辦雕刻用的石頭。這便是

兩國勢力第一次的偶然相遇。從此交通漸盛，隨時世的推移，這條道兒上，就發見了商旅，又長驅起軍隊。故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同爲世界要地的三千年中，這南利凡得（Levant）的膏腴海岸，就到得如此之重要，和牠的大小相比，實實不成比例。由此看來，非力士人和以色列人的家鄉，巴力斯坦，乃是古代兩大帝國的門戶，牠以和威爾斯（Wales）相彷彿的小面積，而佔有歷史中那麼超越的位置，還有什麼可怪的呢。

埃及，美索不達米都會於某些時期做過巴力斯坦的宗主國，但他們的政治力，即在這種時候，也不盡是有效的。而在我們所研究的這時期的大部，佔領道兒經過的地方的，只是些對那方面，都無所屬的民族，而且起初，他們還是相不住的互相戰爭，後來從經過其間的商務上，認識了通商的利益，方纔漸漸的開化。所以要直到紀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大衛（David）和所羅門（Solomon）的時代，埃及和亞述都已衰弱了，巴力斯坦的山中人，即以色列人（對海濱的非力士人而言），纔能够奏效的管轄住這條道兒，建立一個帝國，可與古世界中其他帝國比美。這帝國分裂爲二時，道兒的管轄，又不靈便，就又成了道兒附近的一個小山國，牠的位置，是適中的，但在政治上，並沒有勢力。所以希伯來王國，介乎兩大之間，始則倚靠這國，繼又倚靠那國，後來終究因爲這兩大帝國的互鬪，而不得不滅。

及到埃及和美索不達米的重要，讓於他處時，介乎其間的這條道兒，地理上的重要，也就隨而衰落了。至於耶路撒冷，他的重要，至今仍不稍減，又是別有原因，和我們這裏所談的，毫不相干。

繼此而影響世界的歷史的，是個與此相關的另一種地理狀況——一個依靠於水陸的分配的地理

狀況顯然的，人非住在陸上不可，國家也必建於陸地上，所以歷史的第一着，及其多半部份，都只是些關於陸地的事情。但是大團體的人，雖然不能夠永久的卜居水上，不能夠在水面上，有利的使用能力，以造成歷史，而在另一方面，和卜居相對的行動，卻是水面上，比較陸地上容易一些。陸地上，有足以阻礙交通的阻障。或是越過，或是打灣子繞過，無論如何，能力總要費在得不到相當回報的地方。不單是如此，在水面上搬移一定量的東西，能力的費掉，比在陸地上更能節省。換言之，就是水比陸地，更適宜於做客貨往來的道兒的。

這個道理，兩個古代帝國都知道了。尼羅河咧，幼發拉底河咧，底格里斯河咧，都不但只供給了水，以備灌溉，以滿足人類較直接的慾望，他們還被視爲道兒。最初所用的，只是葦子編成的筏子，繼則附以吹足氣的尿泡，使浮力加大。後來，也知道使用輕舟。藉着輕舟，巴比倫尼亞的商人，於紀元前三〇〇〇年，曾冒險到得波斯灣 (Persian Gulf) 那片平靜的水上，而埃及人，則於一兩世紀以後，也曾有一次駕着幾隻小舟，直到紅海 (Red Sea)。但是這在當時，到底是例外而希奇的事。因爲小舟只可用於各河道裏的。

在河上行動，所費的能力，雖較在陸上爲少，卻有一種不便，即要河到那裏，人纔能到那裏。一切河道，尤其是那些沒有支流，如幼發拉底或尼羅河的，即使輔之以運河，用途也不能和海同樣的大，因爲到了海裏，天涯地角，都可能去到，各河中卻不能如此。可見地理上水陸的分配，是萬分重要，而其所以重要的各種最大原因之一，便是陸有多洲，海只一體，因而海上交通便利。

可是古代人民，雖已有數千年的文化，因爲向來不知道海，海的智識，終至無從進步。人人都熟習於陸

地，海呢，有沼澤將他和人所住的沃土隔開。流經地上的河道，是熟知的，但沒有人知道海。於是冒險到海裏去，便成了一件可怕的事情。然而海終於爲人發見了。這種發見，真是世界上一個最大的發見。此後，海就成了歷史的一部份。從此，他不再成爲不可渡越的阻障，而成一種連絡物，把一切沿海的陸地，通通連絡起來。

海這種大的發現，實在是住在這大陸道來到海邊處的人之所成就，這是顯然的事實。其地的高山底下，有一帶狹窄而肥沃的海岸，且沒有沼澤在牠邊上，其地海水又很深。於是居於此處的人，因爲永沒有看不見海的日子，就被迫着想去想到海，而且就比較別處的民，更不費事的把小舟駕入深海裏去。因此，海的發見，最初必成於此。

還有一層特別重要的事實，便是這樣被發見出來的海，乃是地中海。地中海裏，如許多人所指出，不但可以學得航海術，並可以學得航海術的。此海名實相符，位於陸地當中，因此，不但是比起空闊的洋裏來，風浪要小些。並還有一件，對於這些古代的海中人，尤其重要的，他是一片沒潮的海，差不多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小小的船隻，——當日都是這一種，——都能够很容易的靠近岸來。然而這些利益，是牠和波斯灣與紅海所共有，不過牠的面積較大又未嘗不是一件重要的情形。此外牠卻還有波斯灣與紅海所沒有的利益。牠的岸，就全體講，是更肥沃的多；好的天然港，也不少；岸線凹凸很多，海島隨處浮見，所以船隻永不會離開陸地過遠，而且隨時可以求蔽於其間。他是一個極好的海員養成所了。

這海既被發見是個道兒，住在連接地，起渡點的腓尼基人和推羅 (Tyre) 西頓 (Sidon) 及其餘各

城國的居民，就都成了這古代小世界中重要的份子。我們顯然可望，這以海為基礎的文化形態，應當發展於前此所提到的幾種形態之後。這些小邦，自然只能在這道兒被認識之後，方始發展，又須經過很長的時間，人的心理，纔能够被含於其中的觀念，刺戟起來有所作為。然在紀元前一六〇〇年左右，腓尼基人已被認為海上的商人，從可知前此很久，他們必已開始其冒險的事業了。他們當初，大概是順着這道兒，從巴比倫尼亞來的。巴比倫尼亞有船隻，有商業，又有清明的天，可以引誘他們作天文的研究，這種研究，對於引導船隻，航行於黑夜中，功用不可勝算的。果是如此，則這裏的嶄新的環境，就必刺戟他們再向新的方向前進。先是西頓，繼是推羅，領袖了散列於沿岸一帶的各城市。從這些地方，船隻是航往蠻野的區域去，越來越到的遠。至於當初他們出發的動機，大概是去尋覓一種介殼類動物來做一種需要日增的推羅紫（Tyrian Purple）染料，以染皇袍。

然而無論如何，尋覓這種染料，終不是他們唯一的目的。無論何種貿易或商務，只要合得來算，都所歡迎的。為的要使商業進行，更加穩妥，又建立了殖民地在地中海一切部份。所以到紀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這腓尼基同盟國，組織雖很散漫，終已是個不可忽視的整體。然而他們所管轄小的地面，確是極小，因為他們是以貿易為主業，貿易者不必廣大的沃土去種植食料，食料只要用那由商務中獲得的利潤去買。所以推羅，西頓，迦太基（Carthage）都只主宰了四圍很小的土地，而且他們的屬地，也不和埃及和巴比倫尼亞似的，整個的團結在一處，只是星散於地中海的沿岸，藉地中海的力量，這些孤立的地方，就聯為一氣。



了：所以這種國家，和前此所有的國家，概不同類。

腓尼基人，不但他們的制度，是個新的東西，在個性方面，他們也具有一種新的道德，這也是由於環境的鞭策而根生在他們裏面的。野蠻各國的市場，能够開放給他們，如此之久，這可見他們的行爲，必能引起人的敬仰。行商主要的是和平，埃及人和巴比倫人都知道。可是腓尼基人，於這一件之外，更知道一件，即是經商必須勇敢，必須有超越亞述戰士而上的一種勇敢。然常期的置身於脆弱易碎的舟中，航行於波濤洶湧的海上，不只是產生了一種高尚的勇敢而已，並產生了愛好自由的天性，因此，他們對於亞述的兵威，有好幾次都抵抗得住。

亞述雖然沒把腓尼基人的商務吸收到，卻使他的商務，不能振作。所以自紀元前六世紀以後，腓尼基住的腓尼基人，也就無足輕重了。然腓尼基人的末日，直到與另一種海權相遇時方纔來到。要知這個新的海權怎樣，且看下章。

## 第五章 海

### (一) 希臘

我們已經看見了因保蔽於沙漠與沼地之中，古代的文化，怎樣興起於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了，又這兩

處自然發生交通的結果，怎樣使別國重要起來了，又大海怎樣由一種障礙物變成一種連絡物了。在這一套的研究裏，我們是順着自然的次第的。現在我們卻要考究考究，除開腓尼基與埃及之外，別處地方，海是怎樣的作用其駕馭，起先怎樣是個保障，後來怎樣是個連絡。

我們現在所要考究地方，便是後來自稱爲希臘人 (Hellenes)，而我們卻喚他做格里克人 (Greeks) 這民族之所居住的。他們所住的地方，當時叫做希臘斯 (Hellas)，現在叫做格里斯 (Grece)。凡格里克人 脚迹所到的地方，都是希臘斯，我們所要講的，就是這希臘斯地方。讀者必須避免一個普通的錯誤。我們如果觀看一張現代的政區地圖，而以爲希臘 只是巴爾幹 (Balkan) 半島的西南隅，當高山之脈，開始折入於海的地方，這在談論現代的希臘國時，是不錯的。但如以爲這地方乃是今日希臘人 唯一的家鄉，卻是錯了。再如以爲他是現正要述的歷史上的希臘人 的唯一家鄉，那就尤其錯誤了。

我們若看一張近東人種分配的地圖，必見真正的希臘，即真正希臘人 的土地，至今都是把愛琴海 (Aegean Sea) 的全部海岸，和其中一切海島及半島包括在內的。這愛琴海 是通地中海裏，海島最富，岸線因半島與地凸的衆多，而出入最甚的一部份。裏面的海島，多到這種地步，希臘人 用以呼喚他們這主要的海的名稱，至於成了今日歐人 表示島羣的專名詞。這不過重視着使此海發生重要關係所具之特點而已，因爲我們於歐洲 所知道的最原始的文化，就是發源於這些島和半島上呢。

這裏我們就尋得若干陸地，因有地理狀況的保障，居民得有不受外力的干涉，自由的完成一種文化

的機會。在這區域裏，共起了兩種相對形態的文化。至於那種較早，那種較遲，卻沒法子查知。

(1) 一方面，在幾亦成島的伯羅奔尼斯 (Peloponnese)，克里特 (Crete) 大島在另外一兩處適宜的地點裏，漸漸的興起於一種較高的生活。原因是，這些地方，保障嚴密，幾乎沒有外患發生，頗大的發展就得於中進行。人民的狀況，逐漸改善了，到紀元前二千年時，已有偉大的石頭建築物出現，並有單簡的藝術及技能多種。這樣造成的城市，都在內地，離海能够怎樣遠，就怎樣遠。蓋必如此，纔可少受海中人的攻擊。海中人對於近在岸邊的居民，每不免於恣行襲擊，但一遠離他們所靠賴的海，他們便要謹慎將事的。

(2) 另一方面，便是很古的時候，海中人已經存在。大概他們是來自那些較小的島嶼，在那裏永遠看得到海，所以他們對於海是很熟習的。因此這些地方的居民，容或在腓尼基人之前，已經建造舟楫，到處航行了。

當產生於有保障的部份之文化，漸漸發展起來，陸上人對於海的恐怖，就必轉而為海的認識。因此，在紀元前一六〇〇年左右，埃及十八朝諸王御宇時，這文化已發達到極點，就能徧佈到愛琴各島，和小亞細亞 (Asia Minor) 沿岸地方，並留有遺迹，於後來喚做意大利和西西里 (Sicily) 的各處。而克里特的船，則已得到埃及及法老（埃及皇帝的稱呼）殿上，已有克里特使臣的足迹。然而這到底是傳播性的文化，而不是拓土性的帝國。

在古時候，海是一種阻障，所以希臘就和埃及與巴比倫尼亞一樣有了利於發展古文化的地理狀況，但三國間的相異點，也必須仔細的加以注意的。位於沼地之中的巴比倫尼亞，既不同於包於沙漠中的埃及，那末，取蔽於海的希臘，自然也當和二者都不相同。埃及，因為是長形的，就自然的分成了上埃及與下埃及，在政治上，當日喚做北國與南國，在地理上，則是三角洲與流域。這兩部，又各分為許多小區域，或曰小邦。但這些小邦中間，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天然阻障的。所以埃及在歷史上，大抵總是統於一王，間或也有二主，而只在極例外的情形裏，纔會四分五裂，成為許多獨立之邦。巴比倫尼亞呢，雖然牠的形狀，比較完整的多，然在實際上，則因橫於各小區域中間的阻障，形勢更為重要，而河的連絡效力，又更不顯，比起埃及來，就更易於裂成許多小邦。然而其中的阻障，究竟不是十分完全的，所以後來巴比倫尼亞各邦，終不得不在某種形式裏，聯為一體。至於希臘，在海為阻障的時代，其中的海島及半島，不但是完全的被海所隔絕，而且，彼此也被海隔離起來。便到後來，海已成為一件連絡的東西，但各處仍然相隔，因為所謂邊界，並非一條線，乃是一塊面積。

這些狀況之於歷史，不單只是多少直接的駕馭着他，使某一種的進程，比較別種，更為可能，並且還間接的，在希臘人的心理上起了反應，而有同樣效力的駕馭呢。希臘對於海，和腓尼基人的看法是兩樣的。在腓尼基人，海是一件做成商業通途的工具，在希臘人，海是一件維持獨立的工具。在腓尼基人，海根本上是種道兒；在希臘人，海根本上是種險阻。大半是因為這種原因，所以希臘文化的特徵之一，是那各邦居民，極

端愛好的自由獨立，不但不願意受治於異國，即是同文同種的別的希臘邦，也不願受他治理，大半就是這個道理。至於陸地各部甚至相鄰的部份，又因地勢的高下，引起氣候的參差，而大不相同，於是這種愛好獨立的感情，便益加強盛。這樣一來，各小邦對於自己的自由獨立，就看得如此重要，以至希臘帝國，終久沒有建立起來。

這種地理狀況，通過人的心理，而駕馭歷史，是終古有效的。約在紀元前一〇〇〇年，流行於現代希臘的境土上的文化形態，經過一種變遷。來自北方的部落侵入此地，使此地暫時發生退步的現象。但這種現象，不久即逝，因為新血統的混入，只幫助加速了這鮮明的希臘式文化的運行，而使他發生了更華美的結果。這結果到底怎樣，我們且丟開不提。我們要注意的，乃是各邦的配合，雖然有些變動，地理狀況的駕馭作用，卻少有變改；且實際所生的變動，不過是因為地理的駕馭，在不知不覺，已學得了更多節省能力的方法。的人心上，發生了與前不同的影響吧了。這更新的希臘文化，徧佈於愛琴各島和半島，正與前一文化相同。但因海之爲海，大家更明白了，——海已經是一種道兒了，——這新文化的傳播，比前就更快些。而在另一方面，數千年來學得的教訓，即海爲一種保障，和這教訓裏所包含的人生觀，在後來的歷史裏，仍和在從前的歷史裏，一般明瞭。

希臘內部的歷史，大可以例示地理狀況之爲駕馭。新邦也興起過，代替亞哥利斯 (Argolis) 與底比斯的我們聽見斯巴達 (Sparta) 與雅典 (Athens)，但他的歷史終究不出所料。因爲各小單位，志趣不

能一致，我們就看見萬花鏡般的變化，在那三四百年中。繼續發現，希臘的情形便一目了然了。每一單位，都不安定；其實甚至每單位中的各人員，也都覺得他個人的要求，應當提出來考慮，不能緘默。由此，海的絕對重要，便明明白白顯露出來；希臘各邦，——廣意的說起來，便是希臘——的內部史，只是可置基於陸上的城國同盟，與可立基於海上的城國同盟，互爭雄長的歷史而已。自然，如我們所料，最久的勝利，是屬於基於海上的同盟，然他們勝利的時期，因為主分而不主合的趨勢，常是存在，也只很短。

至於他的對外歷史，也同等可以用來作證的。我們已知，在希臘人視海是一種天險，而在腓尼基人，則看做是一種道兒了。腓尼基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他們的危險，不來自海，而來自陸，所以海的保障功效，歸於無用。兼之，在他們的新努力裏，除了至多遇見些單獨來犯的盜船之外，其餘沒有和他們競爭的對手，因能一起頭，就到得很遠，而且分散得極開。腓尼基的領域，極其散漫，若把凡在腓尼基人勢力範圍之下的一切土地，都算做腓尼基的領土，那就比較希臘的領土，還散漫些，因為當日稱霸海上的觀念，還沒有發生呢。在腓尼基人心中，並想不到經商之須保障與禦侮，正和務農相同；也想不到漂泊海上的商船，須要有組織的護衛，正和定住於陸上的城市國家相等。因沒有對敵者，他們自然應當這樣想的。然而經商雖少不了保衛，大海上究竟是沒有天然的保障可恃。大海中一望無際，頭頭是道，人人都可往來。於是僅有的保障，就只靠海員自己，而且和他項情形相等，必得集合一處的海員越多，保衛纔能越固。所以到希臘人手裏，他們在另一方面，既把海當作戰場看，遂最不容別人同察沾潤大海之利，而且更能努力將自己的意志付諸實行。其結

果就無怪乎真個經商時，他們總是小心翼翼的擇地而趨，不肯妄把事業伸展到於己不利的區域，並能用武力把腓尼基人，從許多處較易達到的地方，逐出商業經營之外啦。腓尼基人從來是不願意和人家戰鬥的；覺着競爭的壓力到了，知道位子已有人佔了，他們只棄而之他。所以在成爲商家的這件事上，希臘人，或是被刺戟於腓尼基人的榜樣，或是由於地理狀況的自然結果，或更可信的，是兩者的影響都有，終把他們的敵手，逐出東部地中海以外，而把此地收歸自己的範圍。

然而和希臘人衝突的，還不止這腓尼基人。我們已經看見，尼尼微沒落之後，繼而主宰亞述帝國大部份的，是米茲人。繼米茲而起，又有一個很短的時期，是從伊蘭高原的多山境上來的另一種人。再就是波斯人。波斯人把亞述全部歸於一統，並且他的疆域差不多在各方面都有伸展。結果遂使歷史上破題兒第一遭的一個陸上帝國，和一個海上霸國接觸了。希臘是把小亞細亞沿岸一帶，統統包括在內的。這海岸，波斯卻於征服了從不納貢給亞述的克里薩斯（Croesus）王國之後，由他後面的高原上，長驅而至。波斯王必以爲沿岸一帶的居民，也要如腓尼基人一般，立即臣服的。誰知適得其反。腓尼基人，不大曉得海有保障的功用，所以兵威所至，立即稱臣納貢，而照舊從事於經營商業。對於他們這是很自然的，而且這樣的做，是有好處的。至於希臘人，看法卻不相同。這其間的要點，又是地理狀況所誘起的心理狀態。即使住在小亞細亞的希臘人，也和本部的希臘人一樣對於自由，比經商更看得重。再則他們以爲小亞細亞的沿岸，只是希臘的一部份。他們的眼光，只看到海並不看到陸，是背着波斯看，不是向着波斯看的。所以腓尼基沿岸的腓尼

基人，雖不能由所殖的殖民地，得到幫助；而小亞細亞的希臘人，則能够繼續從他們水上的同胞，獲得救援。在大陸上的希臘人，可以暫時的被人用武力征服，但是還留有希臘人在海那邊，在各島上，形成了一個基礎，爲沒有艦隊的陸國勢力之所不及。一種海上民族，只有海上的霸權，纔能把他壓倒的。因此，波斯終久就從他的附屬者，特別是腓尼基人，也有西西利人，甚至於埃及人，收得許多船隻，要跨過海去，征服希臘人。當年薛西斯 (Xerxes) 長驅着他的大軍，——可說是世界上從來最大的，或當年數世紀中從未見過的大軍，——陸行而來。聲勢所及，已使許多希臘人不戰而服。卻不料在薩拉密斯 (Salamis)，於世界上第一次的大海戰中，那小小的海上邦國雅典，竟能拼命把薛西斯的艦隊戰敗，並毀滅了這個東方大帝國，在海上一切有效的統治權。於此所要注意的，便是波斯王的心理狀態，以爲勝負之因，是在他與海不能熟習。船隻的有無，沒甚關係。大戰終結時，薛西斯可戰的戰船，仍比希臘人的來得多，但因薛西斯所自來的地方，每視海爲異物，他並不是個海中人，他就以爲海不足恃而敗退了。如果是他的艦隊完全被毀，那末，他的退卻，只能說是因爲這場戰爭，於他不利，以後還可以捲土重來。但是退卻於兵艦數額還很有爲的時候，這就表現出他已承認了海是出於波斯國權之外的東西啦。

這是紀元前四八〇年的事。其後的一百五十年，乃是希臘的黃金時代，凡使希臘的文化，有紀念價值的人物，都生在這時期。在這時期全部，海的影響，或是直接，或是間接，永是顯着的。大可注意的，歷史中最著名的故事，應是那『萬人 Ten Thousand』飄泊了好幾個月之後，親見了攸克年 (Euxine) 海的歡呼



聲。他們『海呀海呀』的呼聲，使我們親切的注意到希臘歷史中，海的駕馭功用。而這種呼聲，是出於一隊大半由斯巴達人組成的軍隊之口的，是尤其觸耳。因為斯巴達人看海的價值，是略次於他的同胞的。

最倚靠於海的雅典國，能够把薛西斯的軍隊戰敗，那是天然的道理，所以雅典當時，成功希臘的領袖，並能掌握盟權，比任何別邦都更長久，也是勢所必至的事。然而這個時期，實際仍是很短，——約只六十年。他踏上了耀武海外的路，不久便有一隊戰船，在西西利，被毀於另一海權，他的威勢，也隨而暫時消滅。等到第二枝海軍，爲的要保護玉黍從黑海 (Black Sea) 的來路，又被毀於達達尼爾時 (Dardanelles)，他的恢復力，就弱到無法維持。他飢餓的不能不降了，於是又居於不足注意的地步啦。

繼雅典而起，是斯巴達，不過三十多年。繼斯巴達是底比斯，不過十來年。此後分裂的勢，又大到無法制止。底比斯的權力，永遠沒及到海上，斯巴達呢，也只在雅典衰落後幾年裏，有權勢能及到海。從此以後，海上的威權，一部份被雅典人收回，一部份落在小亞細亞的希臘城市手裏，另一部份，則被腓尼基人取得。腓尼基人，前已提到，因被迫於環境，不得不投降波斯。建於小亞細亞大陸上的希臘城邦呢，有時雖也盼得希臘的援助，而不利的情形，究和腓尼基人差不多。藉這二者的助，希臘解體之後，波斯國王就能有兩次，至少可以說是號稱，——雖還不能說是實行——管轄到希臘全部。

希臘之成爲一統實有兩個條件，就是海之實行管理和陸之實行管理，希臘是島和半島合成的。島的統一，顯然必須管理能及於海。半島呢，一定總是可以從陸地來攻擊。因此，一個有組織的陸上強國興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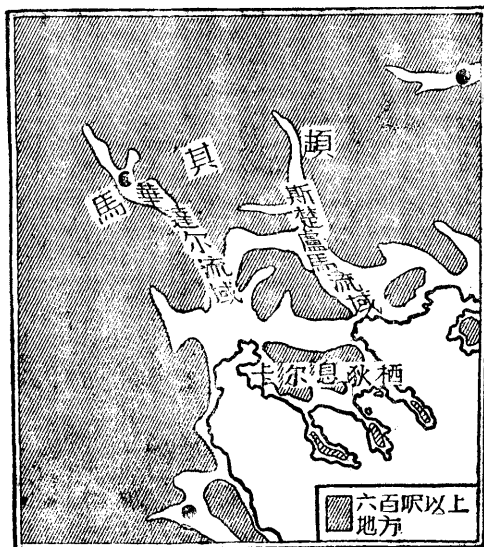
所謂現代希臘境內的一切分立的小邦，就被統一起來，暫時都被迫而承認一個至尊的首領。而於陸上霸權之上，又加增了海上霸權時，那國家就強到不單是把全部的希臘收歸掌握，並能於短期間裏，統一當時的寰宇。腓力和亞歷山大（Philip and Alexander）所成就的馬其頓（Macedonia）遠征，便足證明個人在歷史上的駕馭功效了。然而這其間的地理駕馭，雖比不上他處的一般清楚，卻終是和他處的一般有效果的。如果我們記得地理的駕馭，能够由作用於人的心理而發生功效，這其間地理駕馭的作用，當更顯明。

當是時人——開化的人——所知的小世界，只包括現在埃及美索不達米希臘和介乎其間的地方。出乎這圈兒以外，所有的陸和海，在住在高山與沙漠境裏的人，都很不清楚。高山中人，即京方的米茲人及波斯人，曾降到美索不達米，長驅西來，發見他們的軍威，達到希臘的海與高地間而止。這樣一來，逼迫着希臘——特別是歐洲的希臘人——注意到東方有個偉大而已開化的霸國存在。於是翹首東望，而且漸漸的看出如果東征，比薛西斯的西討，總還容易些。以希臘生長，希臘教訓，因比亞洲人更強的人，來從事東征，他的可能，已由『萬人征』表示出來了。於是斯巴達的亞偈西勞（Agessilans of Sparta）又開始了一次東征，帖撒利的哲孫（Jason of Thessaly）也夢想到一種統一的希臘，侵犯波斯的計畫。亞偈西勞和哲孫二人，固然都只因爲希臘是如此的分裂，而目的終沒達到的。但由此可知，希臘東征這觀念，已不是個新的觀念，只是地理狀況的自然結果。

此事之有成功的可能，同樣也是地理狀況

的結果。馬其頓不是和希臘十分相似的。他離海之遠，過乎希臘的任何一邦。他有希臘全部的最大的河，與最大的流域。所以馬其頓人不是如希臘人一般的海中人；他們大部份乃是山中人，陸居人。他們因為離開希臘人很近，受其薰陶，已開化了不少，然而究因離海太遠，原始習俗，——特別是對於首領權力的服從，——便保存的較多。這便使他們成功極好的軍人，尤其是在這兵法已成爲比較的科學化時戰爭中已能節省能力，而軍隊則更爲機械的了，這是千萬人已被訓練的動作進退有如一人的時候，方能如此。他們自己既處地稍遠不大爲人所攻擊，時機一到，他們自然就能成人之所不能成，而爲全希臘的主人翁啦。

馬其頓也不是和波斯似的一點兒都不知道海的。拓地於流域之外，立即使他們接觸到深突於海的半島卡爾息狄 (Chalcidice)，和半島上許多倚賴於海的商業城市。於此再進一步，他們又到得一個地步，能够把赫拉斯滂 (Hellaspont)，都收歸掌握了。



第八圖 馬其頓圖

因此，他的位置，便大不同於波斯及斯巴達，這兩個欲以主要是個陸國的資格，而統治希臘的國家。前一個，想統治小亞細亞的所有海上城市而覺太遠。後一個只能在短期裏跨過那片非能真個由他主管的海，得到赫拉斯滂。至於馬其頓的地位，以陸國而統治海，其在地理上之強似上二國，有如下的情形，即環於卡爾息狄之外，沒有可以爲反對他的海國作基礎的羣島；而全部海岸，又處處都易於及到。

那末，我們自會料到，居於這片高山地上的人種，既由地理狀況裏，學得了些生活中的新東西，就斷不至於寂然而逝，不在當日的世界裏發揮一番勢力的了。在希臘的其他小邦，固也可以產生如腓力與亞歷山大一般大才的人物，但如發源於希臘的威力，是要蹂躪全世界的，則以從馬其頓發出來爲最自然，也是我們意中的事。何以呢？在一方面馬其頓的後面是個大陸，陸上帝國的觀念，必然有更大的影響，而陸地的征服，須靠陸軍這觀念，也必尤其明瞭。在另一方面，這裏必沒有普通陸居人對於海的畏懼，而且心思靈敏的人多少必會認識海的規範，是統一寰宇的初步條件。

於是腓力就利用希臘人的妒忌性，使希臘一切分散的單位，都歸服馬其頓。而大亞歷山大，則藉海陸兩軍——這種聯合的力量，大規模用來而克告成功的在當時還是第一次——幾乎征服了當時號稱文明的一切土地把希臘的文化，洪水般的，注入了小亞細亞、埃及、美索不達米、波斯高原、土倫（Turan）等處的全部地方，甚至還暫時的騷動到閉關孤立，慢慢的在完成一種獨有文化的印度人。

然而希臘人的觀念究非帝國，只是政治。所以帝國固然被這兩個人建立起來了，而希臘人對於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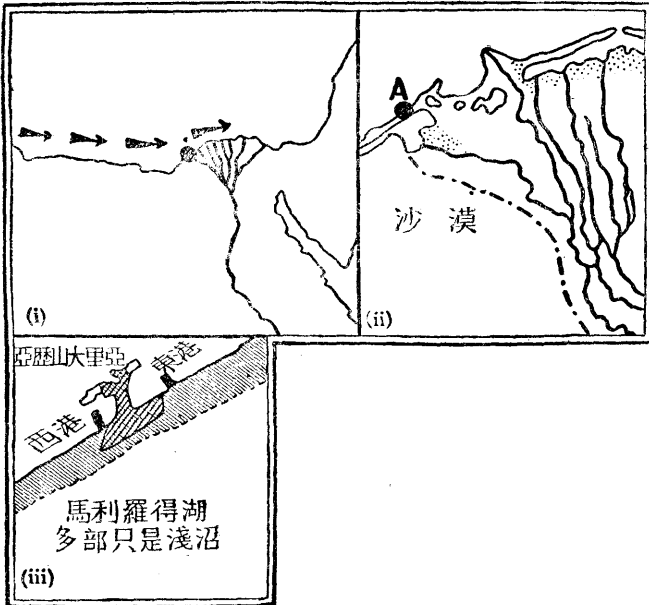
的能力，還是和從前一樣。因此，亞歷山大一死之後，就無怪乎他的帝國，要全部分裂了，地理上的自然單位，如埃及、美索不達米、波斯、小亞細亞、希臘和色雷斯，也分落於他人之手了。在隨以發生的紛擾之

中，這些地方雖最大部份，仍是由希臘人或馬其頓人治理着；也都漸漸的被撕裂了，而且希臘自身，仍要為內部歧分所擾亂，再不能收入西方的新帝國中了。

但是海仍舊是繼

續着駕馭希臘的歷史呢。地中海的東端，全部已被希臘文化所浸透。希臘城市已興起於域外各地方。例如埃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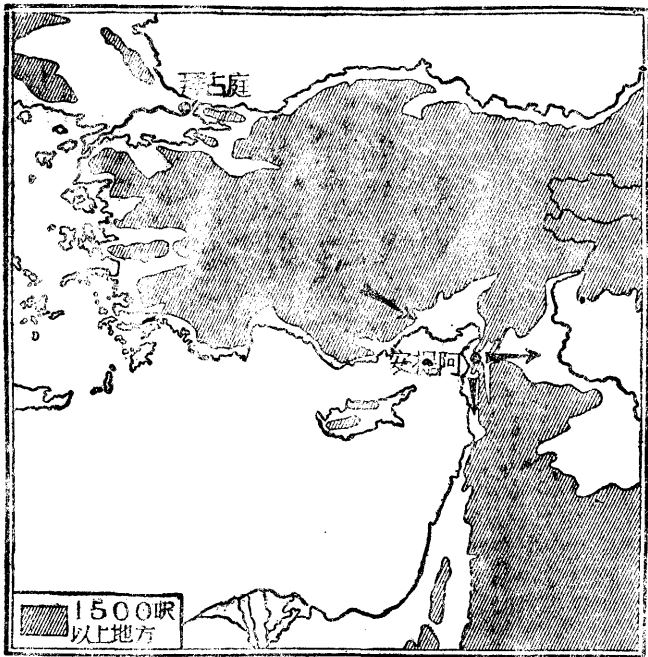
圖九第 亞歷山大里亞的形勢圖



(i) 亞歷山大里亞落在尼羅流域入口處的西部，因河中挾下的細沙泥，出了河口，便被海流沖將東去，這口岸所以擇地西部，不致為流沙所積。(ii) 落在沿地和沙漠間第一片地質堅實有天然海港的地方。(iii) 落在一個島上（這島已和大陸連接了）後面靠着那沿一般的淺湖，所以頗適用於防敵。(a) 馬利羅得湖多部只是淺沼。

都城，第一次被建立在海邊。古都如底比斯孟斐斯是在內地的；等到由希臘人統治了，就把他們的都城，設在亞歷山大歷里 (Alexandria)，因為要在這裏，纔能夠從他們活動的基礎，即海上的希臘，得到新力量。再如安提阿 (Antioch)，他之所以發達及重要，是因落在南北高地中間的門戶上，由此取道幼發拉底河，可以到得巴比倫國。他不但是與海道有關係的，對於陸道，也有關係。從陸道來自拜贊庭 (Byzantium) 的旅客，繞過小亞細亞中心的乾燥地方，到這裏時，纔能夠分道，或上埃及，或上巴比倫尼亞。

在敘利亞和埃及各地方，希臘人雖只為官為商，自成一階級，然而當日世界的全部，却由他們供給了社會是趨於一致的一個觀念。到數世紀之後，羅馬帝國亦就崩頹時，這拜贊庭的希臘城，古時特類 (Trois) 的遺物承繼



第十圖 安提阿的形勢圖

者，就統治了愛琴海與黑海的沿岸，仍爲東羅馬帝國的疆土，到後來這東羅馬帝國亦亡於土耳其人時，疆域全部，又以此間沿岸一帶，失陷爲最晚。

這些對立的情形，至今還是存在。希臘人至今，仍住在愛琴海的岸邊和島中。現代希臘，乃是第一個脫出土耳其人掌握的國家，牠的獨立，是由於在他西岸的那瓦里諾（Navarino）一場海戰。此後，薩羅泥加（Salonica）和卡爾息狄，重又歸於希臘。至於住在希臘人的小亞細亞海岸，則被以陸爲基的霸國保有着，尙沒恢復。

## （II）迦太基

我們已看見古代文化怎樣，保護於多種不同的環境裏，而得以平平靜靜的發展了。已知道地理的狀況，同時供給了保障，又駕馭着人民的能力應當致力的方向，在一方面，他決定了抵抗最少的路線，在另一方面，牠作用於人的心理，使人選擇一種動作的進程，但起初雖是比較的難行，結局可以較爲便利。然而要能夠明白此後歷史的進步，和地理駕馭所取的方式，又須記得以下兩件事。

（1）住在前已述及各區域裏的人民，受駕馭於當地的地理狀況，已很久了。處於這些駕馭的影響之下，人民的性質，——他們的嗜好，習俗，及生活方法，——就固定起來。便是到後來，有的幾枝已被迫或被誘而遷到異地了，而這由許多世代獲得的特性，仍必傳給他們的後嗣而不見減。至於這種傳遞是

怎的實現情形，並無什麼關係。有的時候，可以是直接的藉着生理上的遺傳而傳，其他時候，又可以直接或間接的，藉教訓的形式而傳。

從此以後，歷史便不是和初時候一般的簡單了。人從一種狀況中，學得的教訓，須被損益，以求適合於另一種新的狀況。新的地理狀況，是有駕馭作用的，可是他們的作用，或要被舊的地理狀況，起於人心上的繼續作用，略加增減。第一章裏所提到的，機器的動量，足見其重要了。

(2) 再者，有些人雖然因為所處的環境非常合適，便已能夠更早的習得怎樣善用手邊的能力，雖然能夠示明怎樣節省所有的能力，而聲名卓著。但是另外一些人和種族則受了文明人的刺戟，能在人生的知識裏，繼長增高的進步不止呢。世界平均的文化，逐漸提高，那些只知模仿前人而不能創始新進步的人，總要比較那些創始進步的人，更低一等。所以在這個時期我們所討論的，是一些進化到比我們所初知的古埃及人更要文明的民族，但是其他民族則仍一步一步的往前進了。至於勢力上能夠駕其餘而上之的，總只是那些站在進步前列的人種；所以世界史，大部又是為更能圖謀進步的民族之所決定。這所圖謀的進步，應取的形式，自又不外為地理狀況所駕馭。

記得這些事實，我們就要看見次一段的歷史，是一種進步，是一種自然的進步，是一種為地理狀況直接間接駕馭到的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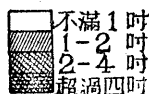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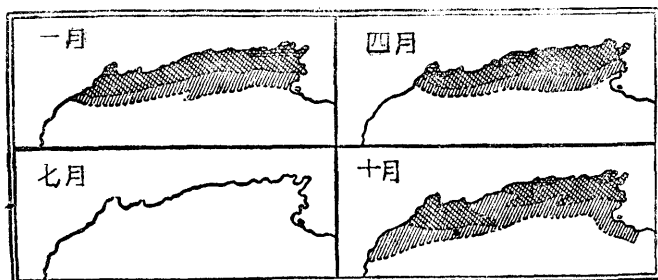
腓尼基人，因為地位的緣故，便被引為海商。因為他們是海商，便見到在採辦與銷售貨物的沿岸各地，



建立多少永久性的站頭，是便利的。於是地中海的海岸，到處都設了他們的商埠。希臘人呢，我們已經看見，卻能把他們的敵人，驅逐出愛琴海中一切商埠之外。到亞歷山大手裏，則將自利凡得 (Levant) 海岸，直繞到亞歷山大里亞，一帶海岸的全部，通通收歸已有，因而把大海全體佔領下來。於是，東地中海裏偉大的腓尼基商業團體的興隆，便受着最後的打擊啦。

然而腓尼基人所設立的商業社會，究竟還繼續的存在於西地中海。這些商埠，是建立在希臘勢力範圍之外的並且當那起於利凡得海岸後面的陸上帝國，殘暴過甚的時候，這些商埠又頻頻有本鄉人民，避地來住，因而聲勢愈盛。這種居留地，初時很久只是些商業工廠，和英國在印度所殖的性質相似。其中最重要的，要算今日突尼斯 (Tunis) 境內的那一簇城市。看看非洲的地圖，將見西北方，介乎沙漠與海之間，有帶地方，一年中有

一部份的時候，是為挾着雨來的西風所吹拂；他的地勢，主要是高地而大部份是高原。他實在可以說是一種能夠孕育文化的島嶼。可是面積太大了，不能一并受治於尙沒達到相當組織的權力，(註) 而又甚是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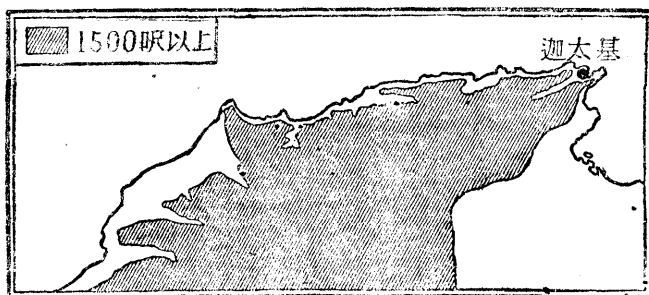


THE ISLAND OF THE ARABS.  
RAINF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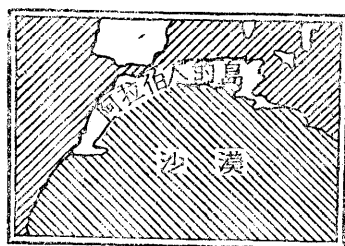
圖量雨島伯拉阿 圖一十第

成，不能分區而治。所幸，東西兩端，比較中部，略有區別；因為兩端有些略大的流域或平原，是中部所沒有的。於是在那東端或突尼斯端，——那離開他們故鄉最近的一端，——腓尼基人自然就建立了殖民地。這些殖民地裏的居民，對於本地的土人，很來得和氣，並不自視爲土地的主人翁。他們乃是，商人和海商，看到土地的佔有，非所必要，這不是因爲目前所處的環境，有什麼情形，使他們如此，乃因從前曾經受到的地理狀況的影響，纔如此的。他們曾被『道兒』的存在，刺戟的這般行動，但是到西地中海，則無相當的陸道存在其間了。

（註）注意組織對於節省能力，有何等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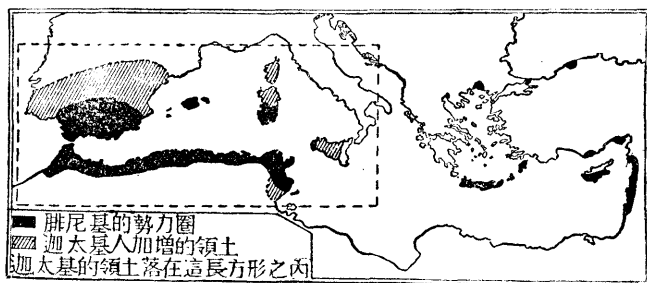
圖二十第 阿拉伯島的地勢圖



圖三十第 介乎沙漠和地中海間的阿拉伯島

目前的地理狀況，也自有他們的效驗。在故鄉，腓尼基人介乎尼羅河旁及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旁的兩大帝國中間。是已經習慣於當他們經營海陸商業的時候。對於土地受治於人的觀念已經習慣了。在這新環境裏他們自己却是傑出的民族。這裏的土人，即他們相與通商的，簡直不知道什麼叫統治。因此，甚至連可以視為平等的會長都沒有。這種地理狀況，在歷史上，起了反應不只是一城池，起來為各城之領袖，如推羅和西頓，在腓尼基所行。就中迦太基一城，更能建立一個帝國，使一切其他的城市，通通臣服。其直接的統治權所及，差不多正當現代突尼斯全部呢。

跨海相對，結果正又相同。東地地中海裏，腓尼基人，讓位於希臘人，差不多是沒有經過一次抵抗。西方呢，希臘人打算要擴張其殖民地而西時，迦太基卻不肯放棄其商業了。迦太基人穩穩當當的置基於陸，——這裏的陸地很廣，大小惟其所願，建立起了一個以商業為根本的海上帝國，於全部的西地中海上。舉凡非洲的北岸，西西里的西部，撒地尼亞 (Sardinia)，科西嘉 (Corsica)，和西班牙南部，通通都落在他們手中，別國的商人，竟沒有一個，膽敢冒險到這些地方中間的海裏來做生意。



地領的基太迦和基尼腓 圖四十第

的。

他們立國的精神，也是源於地理的駕馭。因為海岸完整，而小海島又絕少，這西地中海裏，就缺乏那種個性自由的精神，即那種同時為希臘文化的強處，又為其弱點的精神。其結果，使迦太基帝國一旦建立，就比較的穩固的多。迦太基，又有一種利益，便是和外界隔絕的地位。少有被人從陸地上來攻襲的危險。對於迦太基的攻擊，實在都只是取道海面而來的。

但這種形勢，也自有其弱點。大半是因為地理狀況的原故，受治於迦太基的民族，沒有達到同等的文化階段。因此，他們就被視為劣敗者，在政治上，處於虐政之下，一如各征服國受治於亞述人的情形。因此，迦太基帝國長大了，土人和商人中間的友愛感情，就漸漸的化為對於征服者的不憚和恨惡。後來迦太基和另一個帝國，另一個學得他項治國的方策，而更善於利用人的能力的帝國相遇時，迦太基就倒了。因為他項情形，雖然差不多彼此平等，海軍與陸軍的應用，雖然彼此都很精練，而迦太基人的不利，卻在他們的軍旅中人，都不是和主人表同情的；他們為迦太基而奮鬥，只有在得到餉銀之下，才如此。須知發餉的錢，是由經商的利潤而來的，乃是迦太基人所節省的能力的代表物。一朝經商的利潤沒有了，海上的威勢失去了，他們便被棄於僱傭性質的兵士，全沒有愛國的熱心可作後盾。所以迦太基失去海權而倒，是一倒如灰，永不復起的。腓尼基人從此便永不再見於這背景。

## 第六章 海陸之對立 高地與低地 羅馬

次一段的世界史，牠的原由，比較我們前此所考究到都更複雜的多。我們現在必須注意的，不是單單一組地理狀況，乃是成爲一系列的許多組地理狀況，每組的狀況，後來者總比在前者應響更要大些。再呢從前一切歷史的積效，也是必須記着的。這種教訓，在那些喚做羅馬人的，不見得是能够自覺的學得，但他們實是受了這些教訓的作用的。從前曾造成了歷史的民族，他們的偉大的發現，是錯綜合組在羅馬帝國裏，所以羅馬對於此後歷史所發生的應響，比較其他任何國家恐怕都要來得大些。倘若沒有那些在前的帝國，羅馬之爲羅馬，必也很難如他所成就的一樣了。如此，我們就看出在這裏，地理的駕馭，是間接的發揮其作用。因爲那些帝國，原是大部份由於地理的狀況而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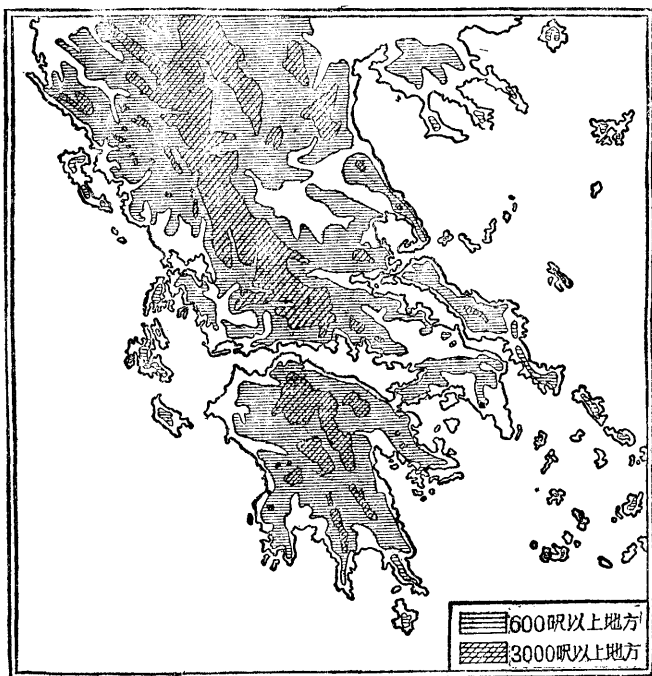
能够把前此各帝國所示的教訓，聯合一起，這也同是地理的狀況使然的。開篇到此，我們一共看見了三個完全以陸爲基礎的國家——埃及加爾底亞（Chaldea）亞述，其中之二，被保衛於自然的狀況，其最後一個，則學得保衛自己。又看見繼蹤而起的三個稱霸海上的民族——腓尼基人希臘人和迦太基人——他們各個都沒有保衛，不過却是被保衛了，而且自行保衛了。曇花一現，又興起了一個偉人，他懂得海陸兩方的價值，憑藉他的識力，和使他能有這種識力的天才，就打平了『天下』。如此，就無怪乎次一段的發展，是要出現於深突於海的一塊土地，而且是暴露於造成歷史各種勢力中的一塊土地——意大利——

啦。

(從意大利的形狀和地位  
上看来，牠對於較古的文化，既  
生接觸又復分離，是自然而然而，  
會有一個新的大中心點，興起  
在這裏的。但如把他的構造，更  
詳細的考究一下，則這所謂自  
然而然，更可以看得清楚了。我  
們不妨把意大利和希臘比較  
一下，則不同之處，顯然可見。希  
臘有個網狀的高山系，高到中  
央，合成一條屋脊式的主幹，岬  
落於海，把陸地分成許多小的

半島、海島和在灣頭的海岸平原。意大利呢，則有一塊巨大的高地，凹凹的灣向西南，而高高的升起於東岸。其靠外的邊緣，面向一片淺海，到西北便又淺而成灘，由高山中下來的碎岩石，把牠填高，形成了那片倫巴

圖 勢 地 臘 希 代 現 圖 五 十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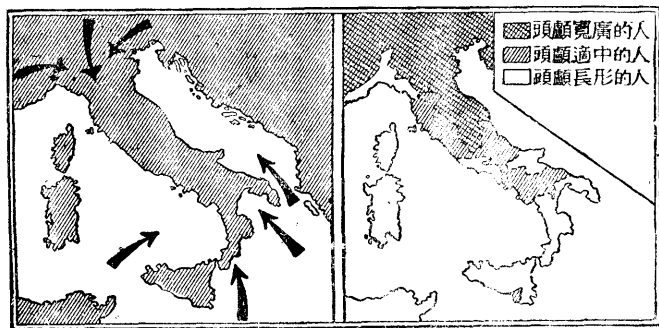


偏枝 脈和其 脊狀幹 的中央 示國內 遺圖表

底 (Lombardy) 平原。除了在南方，這片高地折入於海的地方以外，半島和海島，都很少。地灣中，小山雖有，卻沒有屏障，可以大大的阻礙交通，或特為天險。再者，南部有許多海港，而北部極少。如此，海外來的人，就當尋其立足地於南部，大陸上來的人，必要移向南來，而在本區域裏，他們彼此相遇的地方，我們必要希望會發生一種混合式的文化了。從事實上來看，恰也真是如此。意大利的北部歷史以前居民的後裔，現在已經住在岸邊，是被後來陸上來的民族，擠得如此的。其在南部，則正相反，較古的人口，更在內地，便是海來的人北徙的證據。

至於這些勢力所以必遇合於羅馬，及羅馬所以會成爲這新文化的焦點，而其他小鎮小州則不能，也不是偶然的。看一看地圖，當見那名叫伊特刺斯坎亞平寧 (Etruscan Apennines) 的，比較西北的力給立安阿平寧 (Ligurian Apennines) 或東方，介乎羅馬和亞得里亞海 (The Adriatic) 之間的，那塊廣闊

型模的骨蓋頭(B) 兒道的利大意向達(A) 圖六十第



(A)

(B)

北來的道兒，來自陸地，南來的道兒，來自大海。顯然的，(1) 南部的居民，從全體來講，頭顱是長形的，北部的居民，是寬形的，(2) 具長形頭顱的人，住在海邊，寬形頭顱的人，住在內地。可知具有寬形頭顱的人民，是來自陸地的，具有長形頭顱的人，是來自海的。

的高地，都來得更低。這南部的高地到海邊處，是峭壁立到這種程度，使取道東方海岸由北而南的路，非常的難走。又因沿途有許多小河，橫阻於前，從北方南來的人，不得不橫渡過去，這條路便更加難走了。因此，陸來者要從北方進入半島，差不多一定是要取道介乎波倫亞

多一定是要取道介乎波倫亞 (Bologna) 和米淘勒斯 (Metanusus) 河中間的諸流域之一，跨過伊特刺斯坎亞平寧的。跨了過來之後，他們又一定會被地勢引導着，沿着中意大利亞平寧的西側，順臺伯 (Tiber) 河的流域而下。即使他們是在臺伯河以北很遠之處跨過來的，他們的路線，也得是沿上阿諾 (Upper Arno) 流域而上，再順着阿諾河與臺伯河中間的那條流域前來。無論是

圖勢形的馬羅 圖七十第



這張圖解表明羅馬的位置，在北方道路所匯集和南方的人民得以從而守禦敵患之處。



怎樣走的，到海與高地之間，陸上來的人，差不多一定要來到羅馬。到羅馬之後，他們又必一定會接觸到跨海而來，以南意大利的半島與海港為基礎的文化。因此，就有極充分的理由，去講解為什麼，因為地理狀況的原故，基於海的文化，會和基於陸的勢力，遇合於意大利，遇合於意大利的中部某處，即羅馬的位置附近了。

把這件事，過細的討論，簡直是可以不必的，但因牠對於我們這羅馬帝國的歷史的研究，大有幫助，以下兩點，便值得加以注意。如果拉丁姆 (Latium) 這塊地方的利益，是超越過意大利其餘各部的，那末，羅馬的利益，也超過拉丁姆的餘部。位於臺伯河上，在個可以自衛而又常受攻擊的地位上，她的居民，自然無然就知道繼續作自衛的預備。他們可以受到禍害，但是那些侵犯者行蹤不定的隊伍，加到他們的禍害，無論是如何的大，總還比較南部各市鎮，所受到的來得輕些。因此，在比較上，他們就成了強於其隣的人。羅馬從此，就成了拉丁姆這地方的領袖。這是第一點。再說第二點呢，羅馬的古代歷史，雖是渾沌而似乎雜亂無章的。而這混沌和錯雜，却正是我們應當從這種狀況中料想到的。加之，差不多唯一可以為據的事實，乃是這城市的起原，由於許多不同的氏族，齊來卜居於平原上某塊略高的所在。由此可見，這些氏族，處於共同危險之下，就學得了大家有拋開內部意見的必要，更又學得最好的保護，須恃自己。因是如此，羅馬人就學得雅典居民之所未曾學，而知個人不是獨立的，其餘各人的意見，與性情，是必須顧慮的了。當日固也沒有那一個單獨的人，清清楚楚的曉得這個道理，可是在團體行動裏，經驗告訴了他們，唯有如此，纔是相安的。

妙道，所以他們就不知不覺的，把這個原理見諸實行了。

當這羅馬城或羅馬鎮，開始擴張其勢力於其四隣的社會時，一方面，她是更易於降服他們，另一方面，她又更不傾向於無謂的擅作威福於他們頭上。羅馬確定而無疑的，乃是臺伯河之南，中部意大利的唯一市鎮，她的位置，所以就比雅典的，更生的好。再呢，環居四隣的人民，差不多都是和羅馬自己的人民，一般開化的。因為這個原故，所以他們比起迦太基人所接觸到的劣等人民來，更難降伏，而一旦降伏了，就得更以平等資格相待遇。若論行為，在我們的眼光裏，看來羅馬人，似乎是很殘酷的，但是比起當日的其他種族來，大概還得算是不大殘暴吧。他們所犯的殘暴之罪，由全體來講，並非是因為性好給人苦受才如此的，乃是一種有目的的殘暴，為的是要政治良好，——換言之，那是要使到結局，多省得些能力，——纔決定如此行的。因此，羅馬的政府，就不但是比較希臘各城的政府，要鞏固些，並且還比較迦太基的政府，鞏固些呢。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較大的事蹟，同着本地的狀況，是怎樣傾向於在羅馬，興起一種更高的文化，比較前此見於地球上的各種文化，都更高超了。這其間，如果沒有較大事蹟的存在，單靠本地的狀況，自然一定沒有這種結果的。羅馬的勢力，漸漸的澎漲了，另外一系列的駕馭，也隨而漸漸的重要起來。意大利境內，多種不同的地勢與環境。從此也起來駕馭歷史了。我們已經看見了，意大利是怎樣不同於希臘半島，意大利又可以拿來和另外兩個半島，——意卑里亞和丹麥（Iberia and Denmark）——相對照。西班牙以高地為最著；丹麥以低地為最著；而意大利，則高地和低地，互存於差不多相等的比例中。源於海陸狀況之不同，

意大利地方，就包含有人生觀不同的人民多種。她的南岸，是接觸於海的，而且希臘人卜居於此的範圍很廣，至於值得稱呼做『更大的希臘。』城裏面的住民，都業商，財富很多。北方的陸地上呢，加於其間的影響，絲毫不靠於海，具有一種與海沒關係的文化。但於這兩種之外，還有高地上，高山間的牧羊社會，和低原上的農人社會，而這些社會間，又自有其不同。羅馬之北，是安布利亞（Umbrian）人，和伊特刺斯坎人。羅馬之南，是他林敦（Tarentum）和條立愛（Thuri）各城。甚至在臺伯河下流的平原緊隣，還有薩賓（Sabine Hills）和薩謨尼安（Samnum）的高地面。所以後來澎漲之後，羅馬國的問題，牠的性質，就同於羅馬城的問題。因為政治的訓練，已從城中學得了，國中的居民，也就能夠展化出一種行政制度，其大部分則為凡認羅馬為主，而種類不同的社會之能力所成。

這新的行政觀念，可見也是地理狀況引導出來的，牠在羅馬歷史上所生的結果，共有三種：

亞述帝國的基礎，是建立在征服各國，以榨取貢物這觀念上的。羅馬呢，無論如何，在較早的時候，國家的傳統尚在形成時，總非如此。羅馬人的觀念，乃是使各個單位，一起羅馬化；一方承認他們是各有不同的，一方仍設法使他們同化於羅馬。這種程序，最初是頗緩的，但其結果，是很徹底。因為後來在中部意大利，已造成了一個堅固的核心，組成這核心的民族，通通是以羅馬的情感為情感的。這個城，到得將她的名字，送給國家公用，也就是由於要把全國均羅馬化，這件事實。在羅馬國的歷史裏，內部的亂事，從不是因為有人要脫離羅馬而獨立，却只是因為要互爭羅馬的政權而起的。所以羅馬的情形，和迦太基或亞述，都不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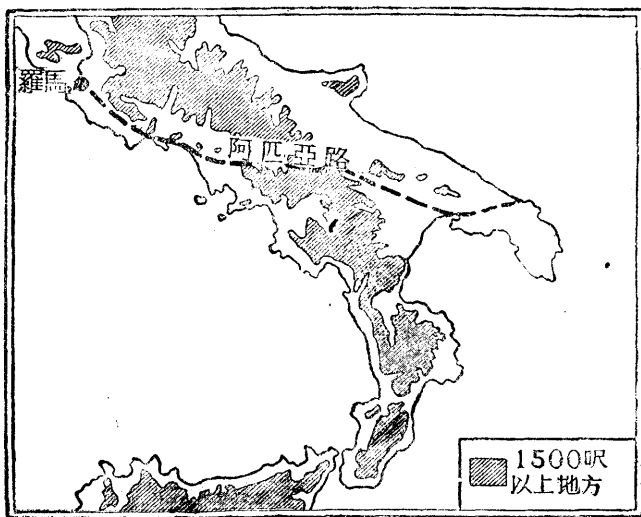
像希臘和腓尼基那樣缺乏行動的統一，這裏也是沒有的。羅馬不是推羅和西頓似的，只做平等者的領袖；也不是雅典似的，只做同盟各城的盟主。在一種意義裏，這些可以說是共同的目的；羅馬却不止此。羅馬人是必須自衛的。她的地位，雖是很適宜於自衛，却没有自然的保障可恃。須知地勢適宜於保障和受惠於保障，是大不同的：前者可以產生雄勇的性格，後者在埃及和巴比倫，我們已經看見，則不能如此。羅馬城人民，既然習於自衛，具有雄勇的性格，羅馬政府，就能一方面雖承認個性的特別，必須顧及於另一方面，仍不失為有作有為，能稱其職的政府。羅馬是要駕凌一切的。其間，不止要有共同的目的，並要有個中央集權的政府呢。

羅馬人為節省人體的能力，而成的這一種大發見，也是原於同一心理的。羅馬人應是第一個為軍事上和商業上的便利，而修造人工的路，羅馬人，阿匹由斯克老丟斯（Appius Claudis），應是第一個人，奄有那阿匹亞路——一條從羅馬而南的平原路，——這都在我們意料之中。何以呢？一個良好的中央集權的政治，如果要節省能力，就得有個中心點，而這中心點，又得由四圍各部，容易達到。要如此，在陸地上，路便是不可少的了。然而從古到這時候，路還沒會有過。在早已過去的埃及和加爾底亞時代，人們往來，全特的『道』人和牲口，都得一步一步的走盡全路程；一切所要帶的，通通都得裝在牲口背上。腓尼基人，只發見了水上的道兒，比陸上的道兒，更容易走；槳咧，帆咧，在一定量，的能力消費下，能供多多的結果。至於羅馬人之所發見，則為人畜的移動，在滑平而硬的地面上，比在滯的，不平的，軟的地面上，要容易的多；而且輪之為

物，可以更妙的設法，應用於車子的構造中，使牲口負重的力量，由拖車這一法，進步到比背負大的多。路和車輪，固可以無疑，是早已有了的，但是發明怎樣去把牠們，大規模的使用，却是羅馬人的功績。至於造路的可能，地理狀況，也是直接間接負了責任的。埃及和加爾底亞的黏土地，不適宜於造路。石塊的缺乏，尤其是在加爾底亞，使路的建設，幾乎不可能。沙漠上呢，不論是環繞埃及的沙漠，或是介乎埃及和加爾底亞中間的沙漠，任何方向，都可以走得。對於造路並無什麼誘因，尤其是因為當日最多不過一點兒商業，而且，沙漠中的沙土，更可以立即把造成的路掩沒起來。比這一切還重要的，還是當日的能力，尚沒有集中到值得造路的程度。亞述的情形，也是如此。腓尼基人呢，無論是住在腓尼基的，或迦太基的，都是一心在

想把海當做道兒，就沒想到在陸上造路這一回事。希臘呢在地理上，在政治上，都缺乏統一，這已足夠講明

路亞匹阿 圖八十第



來起築建地低着依的能可其盡是路這

爲什麼希臘人不能造路的理由了。他們所願的，乃是和他們的隣人隔絕，而不是團結在一起，至於羅馬的情形，則因爲有了造路的誘因或刺戟，即國中沒有沙漠或海，那種自然道兒，交通非造路不可，而且石頭的存在，則又是地理上一個新的可能。

紀元前三〇〇年以後不久，羅馬已把意大利半島的全部，都統一起來。從此以後，她就進行其吞并隣地隣海的工作，以擴張其帝國的疆域。這時候，羅馬人繼續前進的路線，仍是前此他們所自來的那一條。羅馬國的歷史，仍是成於海陸這兩個地理駕馭的交互作用。但因這時的羅馬國，雖然仍舊是以羅馬爲中心，其所成就比較從前的更多了，所有的影響，也就比從前更複雜了。

(1) 因爲羅馬國的霸權，已不止是羅馬城的霸權，因爲她現在已經奄有了全部半島，於是意大利的狀況，和在臺伯河上一個城的狀況有別，於是就有一個新的意義起來。申言之這城的存在與發達，大部分得歸功於羅馬之所在，乃是海陸兩種勢力遇合的地方。等到羅馬國的疆域，已擴張到和半島同大了，這兩種勢力自己，也到得有了新的要義。蓋因這樣一來，羅馬國就得與這些勢力，發生直接關係：不特和南方海裏，常爲海上敵人預備立足地的島嶼發生直接的關係，而且還和北方的陸地，發生關係，因爲地方大了，雖較不開化的人，也能恃人數的衆多，從北方來侵犯她。因此，她就不得不和波斯一樣，設備起海軍來，和在意大利海岸附近寄迹的敵人，爭奪海上權勢，一方面又必同等的進行。向大陸澎漲，這些都是新的事實。

(2) 但因羅馬仍是政治的中心，羅馬城裏人民的傳統，仍舊比較的重要，本地的狀況和歷史的動量，仍舊有很大的影響。

(a) 羅馬人對於海，不是和波斯人那樣隔膜的。羅馬城外，幾英里遠，便有海。且不止是羅馬人後來佔領的南部各城，須靠賴於海，即使羅馬的傳說，也指出她最早的時候，曾經統治到拉丁姆海岸一帶的城市呢。可知如果她早年和平時，與海沒有此種熟習的關係，那末，南方半島及島的存在，對於她不會如此迅速的呈顯其作用，也就不敢斷定。

(b) 在另一方面，意大利不像希臘；羅馬乃是意大利其餘各部視爲至尊的中心點。羅馬和馬其頓也不相同；她全部的制度，不只是一二人的工作，許多國民都可以握兵權，治國事。自然，這並不是說個個人都能勝任愉快，但在事實上，一到危急的時候，總有能人出來，扶危定傾。同因這個原由，便是戰鬪中的陣式自身，也比起馬其頓的方陣，合用的多，而在屬附各邦的統治上，也比較的更鞏固。這

(a) (b) 兩種情形，大部份是原於歷史的動量，這便是已存的狀況要繼續存在這趨勢的。

(c) 羅馬國民早年常懷的志向，也影響了她後來的歷史。原來羅馬不是迦太基，她所願欲的，不是商業，乃是一個太平的羅馬 (Pax Roman)，和可以耕種養生的土地。這也是地理狀況的結果，對於羅馬國澎漲以後的歷史，也發生很大的影響。

以上這幾條，通通要牢記，方知道以後歷史的成因。羅馬此後，是接二連三的，和迦太基希臘爭戰，因爲

牠們的地勢，和意大利南部各半島及海島相隣。戰爭中，陸軍方面，羅馬強於馬其頓及迦太基，海軍方面，到最後也證明了任何與她爭勝的海軍，都趕她不上。所以到紀元前一四六年左右，她就滅了迦太基，又迫的希臘不得不承認她的威權。自後海上的霸權，再也沒人敢來問鼎，沿地中海一帶地方，也就完全落在她這奄有全海者的手裏。但她對於經商是絕不注意的。落在腓尼基和希臘中間的羅德斯島 (Rhodes)，很久很久是個商業社會的主要——雖不能說是惟一的——地盤，而羅馬人却從不想用兵力去把那裏的商人打倒。蓋在羅馬人的眼光中，商人並算不得是敵人。可是海上的統治，不講究了，海面不免就發生起亂事來。這在起初，還不大覺得；軍事的進行，以取道海上爲便，是因爲已發生的海盜，並不願意來尋軍隊的事。但羅馬要從本地以外各地方，採辦供給了，這些以東方各島爲安樂窩的海盜，便非實行清除不可了。但海盜所以越來越多，實緣於國家不高興去理會他們，並不是因爲海權的不振，這又可以從龐培 (Pompey) 只用了四十天工夫，便把羣盜逐出海外的一回事看出來。如果羅馬願意稱雄海上，隨時她便做得到。由此可見羅馬乃是一個比較希臘迦太基，規模都更宏大的海上霸國了。此後若干世紀中，地中海上的威權，全部操之羅馬人之手。在地中海上的戰爭——也都是些有名的戰爭——此後固也見過，但雙方的敵手，只是些互爭國權的人，並不是羅馬人和外來的敵人。

然而併入羅馬較遲的那些屬地，固然是有許多處，必須由海方能得到，或須由海，纔能不費事的來到，但也並不是處處都如此的。再呢，這些海外的屬地，並不只是一條一條的海岸，而是一塊一塊必須由中央



政府去治理的區域。可見海固是羅馬歷史的駕馭條件，而陸地却也與之同等。

到了這裏，我們又得考究到另一種大的地理駕馭了。除了海和陸這大對照之外，還有一個大的對照，存於高地和低地間。注意：這裏所說並非邱陵與流域的對照，只是高地與低地的對照罷了。羅馬帝國境內有的地方，只略高於海平面，又有地方，高出海面有半英里，一英里，甚至兩英里。平量起來，便是這最後的距離，二英里，也算不得什麼，如果加以豎量相去卻是絕大了。這是因為這種很高的地方，有完全不同的生活狀況；空氣比較的稀薄，熱和溼也少差。平地上的生活狀況，必然是和高地上的生活狀況不同的。甚至於人的身體不免也受到影響。黑奴人種，不能夠在四分之三英里高的地方居住，大概便是因為空氣多寡不同所致。但是這種情形還不過是其中的一方面呢，即種植的狀況也有不同，能力可以於中節省起來的狀況也不相同。因此，住在高地上的人種，所有的職業，習慣，食物，志願，和思想法，便要並且是必要，和低地上住的人種都不相同。所以居於一塊高地而兩邊低地的人，不只是被高山分開而已，他們並幾乎在一切方面，都完全不同的人民所分隔。這三部人中，每一部都形成一個獨立的單位。譬如阿爾卑斯山 (Alps)，最高高到三英里，平均高到一英里，可是闊度則有一百二十英里。這不啻是說，阿爾卑斯之為高山，萬不若此山之為高地面，來得重要。現代的瑞士 (Tyrol) 和薩伏衣 (Savoie)，都在阿爾卑斯山的高地上立基，其中的人民，從來就是和兩邊山下的居民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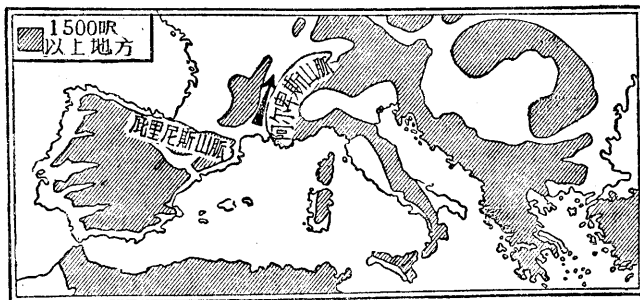
且說我們從前已經曉得意大利亦是一塊塊的高地和一塊塊的低地合成的；在羅馬統治下的人民，

他們的異點，便是由於既有海陸間對照的不同之外，復有高地與低地的不同而起。因此，在意大利境內，於規模較小的時期，發展了政治上品性上皆屬同一的人種，後來就也能夠統治一切歸化過來的新區域了。因為到羅馬帝國的末葉，境內已包含有許多的新地理單位，其中的人民，自然而是互相敵視的。

再則羅馬帝國用以結合各區的方法，也是和昔日用以結合意大利的相同。海既不能夠到處用來做道兒，南歐和西歐，便佈滿了路，至於一切道路都通羅馬，這句話，成了諺語。和從前相同的那中央集權的趨勢，於此也很明顯。因為一切的道路，實在是都通羅馬；且又絕少連絡各單位間的叉路，為的是使各單位間的交通儘量的減少，因令反中央的結合，難以發生。而且這些路的建築，自然也是隨着抵抗最少的路線前進的。那條道兒上，能力可以消費最少，路便向那兒築去。因此，意大利內外各區域裏，高地和低地的分配，更加重要。

試看歐洲地圖，將見自黑海以西直到洛恩（Rhône）河，一帶高地盤結，若想前往裏面的平原，非跨越很高的山嶺不可。西班牙呢，也是一座臺地。惟在阿爾卑斯與庇里尼斯兩山脈中間，

圖處口入城流河倫 圖九十第



倫河流域，供給了自地中海往北，唯一易走的道兒，形勢重要前根。

有個山峽。裏面却有一塊孤立的高山地，崢嶸的邊沿，向南屹立着，幸而口子還沒被封住。尚有倫河流域，留了出來，爲進入裏面的門戶呢。這條流域，便成了從地中海往北去的唯一條好走的陸上道兒。所以阿爾卑斯的高地，雖被敵視的氏族佔領着，而這個入口處，既然與海相通，仍能毫不費力的被羅馬人守住，而且現代法蘭西的全部，當時也就仍能很快的落於羅馬之手。

此後帝國又向東北和正東兩方面膨漲。到西歷紀元的開始時，她的疆域，除海上的霸權所賜給她，緣地中海一圈兒的地方之外，又加上了萊茵（Rhine）河與多瑙（Danube）河的西部和南部；其在東方，小亞細亞和幼發拉底河以西各地，也歸她統治。這便是當日羅馬帝國的版圖。『太平的羅馬』約有三四百年工夫，在這三四百年之中，她的文化，發育於極相異極散漫的各區，這些區域，除了共同託庇於羅馬威權及統治之外，是沒有什麼自然的團結力的。天下和平無事，國中各處的人民，不必把能力消費於戰事中，因此就能把地勢所賜的利益，用以做成有益的事業。

這帝國是由那集中於羅馬的權力造成的。他的團結力，大部是由於他的人民，有軍事的，政治的天才，這又大部是地理駕馭的結果。因爲具有這種天才的，不是個人，是這民族全體，羅馬帝國便不和馬其頓帝國似的，只是一現的曇花，而能強有力的存在着，直到第五世紀。在拜贊庭帝國的形式裏，他只隨着一四五年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沒落而始滅亡；但是在名義上，還繼續的存在，直到那第二個大亞歷山大，拿破崙（Napoleon）把歐洲的古代傳統，一掃而光時，纔已。這又是動量的效力了。因爲從前是如此，

方纔能繼續的如此呢。

和別個曾經統治過世界的權力一般，羅馬帝國是也消滅了的。但牠的消滅，却和牠的長成，差不多一樣的遲慢。這是因為那些巨大的地理駕馭作用，另取了新的方式使然。

(a) 地中海是長而窄的。羅馬帝國既環海而立，自然也是長而窄的，其長約有寬的兩倍。但是夾在南部的沙漠，和海中間的陸地，只是窄窄的一條邊沿，無足輕重；因此，如只注意地中海以北的地方，即帝國中最重要的部份，則其長和寬相差尤遠呢。於是自然就發生了一種趨勢，要使羅馬帝國，在統一全部的威力稍見衰弱的時候，便分裂爲二了。

(b) 地中海的東端，和西端不同。只因東方離洋很遠，只因他包含有埃及和美索不達米這種沙漠間的漠田，又因希臘和屬於牠的各島，也在這區域裏，牠就在易於察覺的許多方面，都和西方不同。東西的不同，是亙古常在的。他的存在，甚至在羅馬共和國，還沒成功羅馬帝國時，便已有了，也永沒變改。可見亞克興 (Actium) 勒頒多 (Lepanto) 那瓦里諾 (Navarina) 諸役，都發生於希臘之西，西地中海的勢力，與東地中海的勢力相遇的所在，並不是偶然的事。羅馬帝國呢，是兩部份的團結者，只要這團結者的力量，稍見衰弱，各即便分裂啦。

(c) 還有撒哈拉沙漠位於地中海之南，由南方來的侵犯，無足爲慮。西方和西北，是大洋，在古時候，洋裏也沒有什麼敵人來侵犯。但在東北和東方，則爲歐亞大陸，羅馬的威力，只及得到牠的邊兒上。從

這大陸上，敵人是可以來，且真來了的。所以自然而然，政治的中心，就要移向東去，建於需要防守的前線附近，好使防守易於着手。但因羅馬城，從前是怎樣的，他就繼續着還是怎樣；只因他有他的歷史，他就不能立即降為一個省會。所以君士坦丁建都於君士坦丁堡後，國中就有了兩個京城，一在東，一在西，遙相對峙，更使分裂的趨勢加甚。

(d) 末了，羅馬所以能存在，完全是因為她的人民，善於自衛。但正因為後來，國力澎漲了，無遠不服，外患不起，人民的抵抗力和統治力，不免漸見退化而就消滅。所以最後外患真來時，蠻野的敵人，經過了那較新而更雄武的君士坦丁堡，而古羅馬便望風而靡。

這樣，羅馬帝國，就漸漸的裂成兩部，其中的團結力，越來越小。東部呢，將其古代的傳統，在一種改變了的形式裏，繼續傳下了千餘年，西部呢，離開中央集權的政府既遠，就隨着羅馬自身的沒落，而與東部帝國分開，而且自己也化為許多分立的，常相對敵的單位。

此後地理狀況，對於歷史的駕馭，就另取了和從前不同的方式，這是因為被駕馭的已和從前不同了。位於海陸兩大勢力之間，於海陸雙方，都沒有強有力者為之統治時，加以自身又沒有強有力的政治組織，於是意大利做了歷史的遊戲場，好幾百年。時或暫時的被東羅馬帝國恢復，而每逢有海中人侵入，或陸上人到來，就又被全部或一部的奪來奪去。四分五裂於自北來的哥德人，倫巴人，其他條頓人，以及在南方的汪達爾人，薩拉森人 (Saracens)，拜贊庭人，就無足怪乎意大利，益以國內曾為力量之源的高地和低

地的極多差別，無怪意大利所喚起的分裂的趨勢，就再沒有統一的歷史。其結果，甚至最近的六十年間，分據於境內的各敵邦，仍爲其間最堪注目的特色。

至於合成這帝國自身的高地和低地的差別，對於此後歷史的駕馭影響，也不少衰。帝國亡後，各單位依然存在，所謂中世紀的歷史，不過只是一部單位間的爭鬪史，鋪排重鋪排，又重鋪排，以求達到現代歐洲中，多少永久性的平衡狀態。蓋羅馬帝國直接間接，已激起了許多許多的地理單位。牠們是被導進了世界，各自開化起來，不過開化的方式各異。故中世紀的歷史，所以渾亂，不過是因爲這部歷史乃是那些小而互相猜忌的單位，要結成更穩定形式的努力史罷了。在歐洲西部，這種單位，是小而且多，其原因，便是分配其間的高地和低地，都比較的面積很小，各單位中的居民又都彼此互相猜忌的緣故。

可是歷史動量的重要，也不可以忘記。因爲歷史有關係於人的心理，概念也曾是創造歷史的一種力量。羅馬能夠成功一個帝國，並非偶然。須知羅馬人的大發見，乃是那能夠節省能力的良好的集權政府，和那帝國的理想，與爲政的策略，以概念的狀態，留存於人的心中。這於關係很疏各單位的結合上，實有異乎尋常的助力。

這種概念，因有另一事實，更增重要。既有帝國的概念，存於人心，復因羅馬城的威望，由來已舊，羅馬的主教，便到得權勢無匹。世俗的權勢（即王權）已摧毀了，教會的威權，仍舊存在，且因沒有了世俗王權與之爭競，反而更強盛起來。甚至在羅馬以外的那些教會省區，亦存留到原與相合的世俗省區完全消滅之

後。因此，倒是羅馬帝國的西部而非牠的東部，方是基督教流傳的地方，方是主要屬乎羅馬那種特別範疇的基督教，流傳的地方。

總之，自羅馬沒落之後，負有造成歷史的責任的，大部只是帝國與教會，這兩個聯屬的概念，在因單位的差別而起的自然差別上，所生的交互作用。

## 第七章 平原 侵略民族

開篇到此，所談過的歷史的進程，主要是源於兩種的地理狀況——即沙漠和海——在人身上所顯的駕馭與刺戟而然。這兩種狀況，對於那組織很簡單，因而在起初團結很不固的社會，做成的都是保障作用。別項的駕馭，也曾說過，但牠們只能將這些更大的駕馭所現的作用，加以修改罷了。環於沙漠中，碰着有沃土，環於大海中，碰着有島嶼，古代的文化，便由這兩件事實的存在而興起。因為和這些古代的社會相連接，別的社會也接踵而興，其所以能夠存在，多少也是直接受惠於這些相同的地理狀況，加以他們既然落在原始社會的附近，當然也就離沙漠和海不遠。

這些社會，既不在赤道帶內，少有以促人進步的刺戟的地方，也不在較寒的北部，艱苦的氣候，為孤立無所憑藉的原人，所難以勝過的地方。却是多半落在地中海沿岸一帶，可以供人類生息的地方。但地中海以東，也有古代的社會，後來羅馬帝國，又把歐洲的西部帶過來，使牠們接觸到當日存在的文化。於是歐洲

——尤其是南歐——就差不多勢所必至的，成了世界古史中最有關係的地方，其中人民的歷史，成了世界各部最重要的歷史。原因便是這區域裏，且只有這區域裏纔有一帶沙漠，並一帶多島多半島的海。

我們前此的研究裏，是假定水陸的，寒熱的，旱澇的，種種分配，在全部的歷史時期裏，和今日所見的一般。這大概可以說是不錯，如果我們所說的歷史時期，乃指那些時候，牠的歷史，是我們所知道的而言。但我們却有很好的理由，去設想人類來到世界上以後，情形並不是互古如斯的。迦太基人和羅馬人，既如前述，後來的歷史的，確是受了過去情形的影響；那末，可見歷史前的地理狀況，他們的駕馭作用，也必直到歷史時期還有。即使他是被更近的他種狀況的作用掩沒了，然而把我們所熟習的地面，會怎樣受影響於不同於今的狀況，加以注意，仍爲有益。

且說在現今的情形底下，歐洲對於亞洲，對於非洲的關係，其直接遠出亞非兩洲彼此間的關係之上，足以論述的，亦復多多。極關重要的。地球儀上，有三件事可以很明瞭的看得出來。歐亞非三洲形成了個大的並行四邊形；歐洲的地位，夾在亞洲的一大部份和非洲的一大部份中間；尤特別的，即其歷史已爲我們研究過的那些地方，則落在歐亞非這塊大陸的一條斜角線上。

因此，歐洲這塊古文化發祥的地方，牠的地位，在陸地的分配看來，開放着接受外來影響的門戶，可有兩種方向：即南自非洲，東自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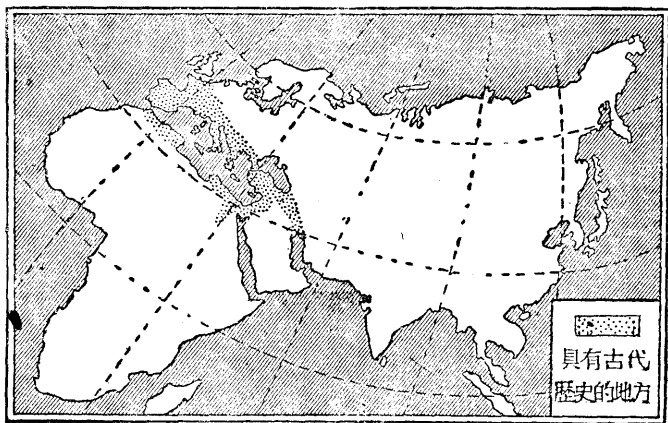
先論開向非洲這層門戶在歷史期中情形。從歷史時期開始，直到如今，歐非二洲間，不只是橫阻着



地中海，並還梗塞着撒哈拉的。要曉得把白人和黑人隔斷開來的，乃是這撒哈拉，並非是地中海。即在今日，要跨過撒哈拉沙漠，最順利也還得三月的工夫。至其保障功用之大，由下面的事實，即可看出。沙漠之南，移徙不定的種族，游徧了全非洲，歐亞大陸裏也少有一方里，沒有受異族鐵蹄的蹂躪，——這些異族，有的是到一處，征服一處，有的倒也是尋覓新土以爲家。若要越過這撒哈拉沙漠，則單身人和和平平的，雖可以來往，至於團體，任是何等大小，和平也好，動武也好，却都從來沒有能夠走過的。

於是非洲在歷史時期裏對於歐洲的歷史，便比較少的影響。非洲的人，隔於沙漠之南，所住的地方，缺乏刺戟，所有的文化，自然很低，因之，便沒有越過這層大障阻的能力，而北方的文化，也就不致受他們的破壞啦。至沙漠這一種東西，其爲外患的防禦物，不但是在埃及如此，在地中海文化所發育的一切地方，——即腓尼基希臘迦太基羅馬，——莫不如此。

圖十二第 並行四邊形的舊世界



具有古代歷史的地方，斜對角的落在這大陸上，介乎亞非二洲之間。

至於那不久便要論到的亞洲呢，情形便不這樣，歷史時期中，尤其不然。歐亞二洲間，沒有穿不過的阻障；亞洲的人，很可以自由走入歐洲。這在當日，固非毫無困難，但究竟可以得到，所以是成了功的。

然在歷史前期，即人類出現之後，歷史發生之前，地球上的狀況，却和上述的略有不同。信而有徵，歐洲的北部，大概比今日更冷。大不列顛和愛爾蘭（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挪威和瑞典（Norway and Sweden），俄羅斯和德意志（Russia and Germany）以北，以及其間所有的海上，且都被一塊絕大的冰層所掩覆，經過無數世紀。這冰層的東南兩方，是個大海，今日的裏海（Caspian）和阿拉爾海（Sea of Aral），即是這大海的殘餘。朝南來，所有的狀況，也和現在所知道的兩樣。那撒哈拉沙漠，大概靠得住，不像如今這樣絕對的沙漠性，乃具有較溼的氣候的。那地中海也很有幾種證據去證明他，當日，還沒把非歐兩洲隔絕的這般利害，因為當日陸地的連接，大概比今日更密切些。因此，在一方面，當日的歐洲，是比較更直接的連接於非洲，而比較不直接的連接於亞洲，在另一方面，歐洲北部，比後來還更不適宜於初民的居住。

原因如何，且不必管，但在那遠古的歷史前期，有種族相同的一些人從赤道非洲北來，足跡踏遍了其北各地，則又差不多可以毫無疑義。他們對於亞洲來的人，關係雖有，却是絕少。到北方，生活比較更難，生息其間的人，也必定更少。但這時期，是沒有記錄可考的；沒有歷史，這也無足為怪，蓋駕馭人類的思想與行動，使人受其刺戟而進步的要件不存在；進步的可能，也大部份缺欠。原來多久沒有沙漠，便多久沒有值得稱

爲歷史的東西呵。

等到現代的氣候狀況開始成立了，這住於歐非大陸間，多少渾一的民族，便被三重阻障，隔爲數部，這三重阻障，大概可以說是一種現象的三種表現。

(a) 通亞洲的道兒，不知是怎樣，已漸開通了，有一種民族，寄迹於小亞細亞、巴爾幹和阿爾卑斯各高地，好像打進一根高地民族的梢子，在兩邊的低地民族當中。

(b) 地中海之爲阻障，比前更利害了。

(c) 撒哈拉的沙漠情形，更顯著了；最大的阻障，於以告成。

這三層阻障，把原來的人種，分成四族。暴露於各種不相同的氣候和他項地理影響的作用中，他們就逐漸因爲要適應環境的原故，改變了並固定了所具的特性。

(a) 北部是諾爾得 (Nordic) 民族。起初人口，比較的少。皮膚受了過度的日光，顏色很暗。

(b) 阿爾平 (Alpine) 高地之南，有另一種民族，處於青青的天，和美麗的自然環境下，發展了對於儀禮與顏色的精當的審美力。

(c) 封閉在地中海及沙漠中間的，是柏柏爾人 (Berbers)，因爲所處的環境甚是艱苦，不能夠多有發展。又有埃及人，因爲他們那裏所有的刺戟，是年年合拍的水的供給，文化就發展的很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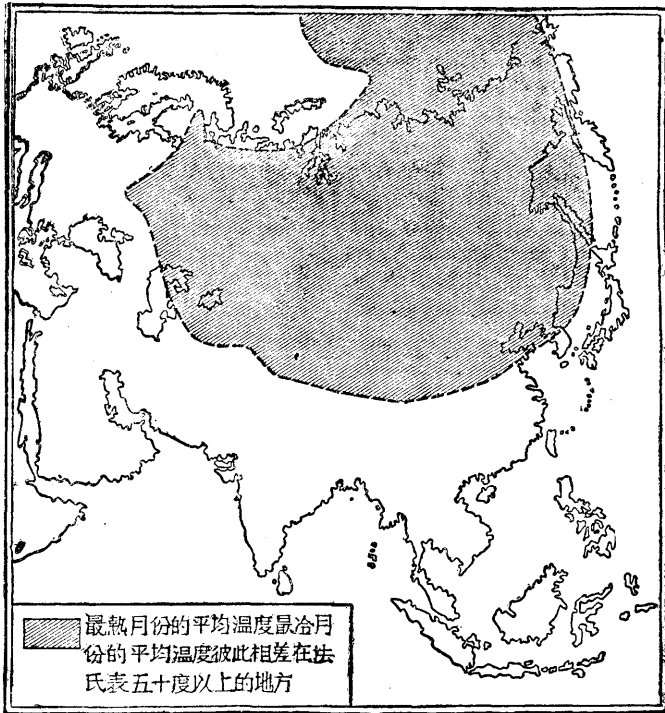
(d) 撒哈拉之南，是內哥羅人 (Negros)，膚色黝黑，能夠抵抗絕烈的日光。

關於撒哈拉以南的這片大陸，我們以後再講。關於介乎撒哈拉和阿爾卑斯間的那些地方，以前已經講過。現在所要講的，乃是阿爾卑斯以北的地方。

氣候的狀況一變，其結果不

但是使南非洲成了一塊孤立的地方，而歐洲又從此洞開，以接受亞洲的影響。

歐亞大陸的地圖，表顯有一大條的高地，盤繞於牠的東，南，西三邊境上。高地之內，有片粗呈三角形的大平原，除去那冰凍的北方，其餘三方，都與海隔絕。其中極少地方，高過海面六百英尺。這便是那世界的大平原了。却說我們曾注意過高地及低地主要的不同處，又看見了西歐地勢的異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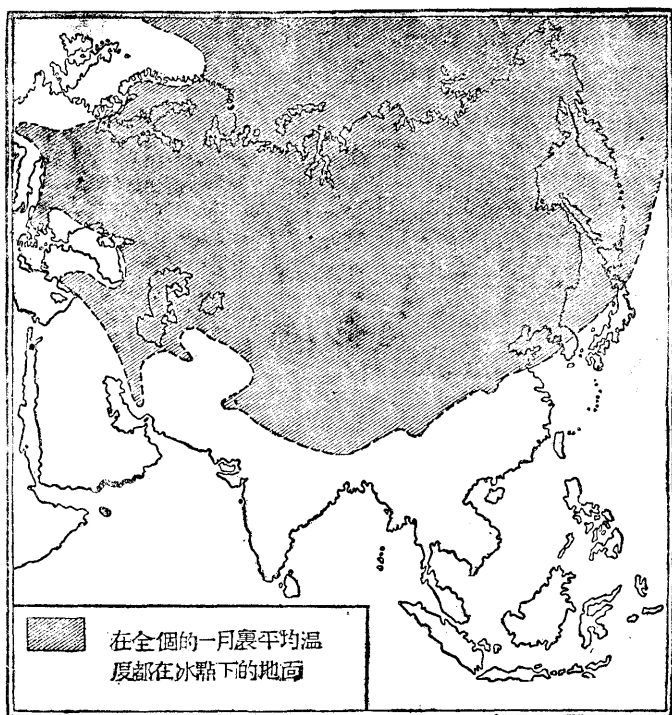


方地的度溫端極有具 圖一十二第

的不齊，在歷史上自能發生影響。但在這裏須注意的，却是地面的一望無涯，狀況的到處相似。現將此間的狀況，略述如下。這片平原，是遠離於海的，且不單是離開的遠，還有一帶高地夾在他和海的中間呢。所以海中起的微風，沒到這裏之前，便要將內中所挾帶的溼氣的大部份失掉；平原全部，因之便雨水稀少，只能生長草芻，不能生長別的，遂成功所謂草原地 (Steppland)。再呢，空氣中的溼份既少，不足以節制太陽高照時的炎熱，又不能夠在太陽沒落後，把熱力保存起來，結果平原的氣候，便到處是寒則極寒，熱則極熱。

這些狀況，在平原的居民身上所發生的影響，共有五種：

(1) 氣候有合拍的轉



方地的冷寒 圖二十二第

移，人類就有進步的刺戟。酷熱的夏天和嚴冷的冬天相推移，其間的居民，只要是能夠生存的，便當不是如生存於赤道平原裏的野蠻人一般程度的人。他們必然是剛毅勇敢，並有些生理上能夠耐苦的本領。

(2) 土地是平衍遼闊，一望無際的，一來沒有如埃及的沙漠，及巴比倫的沼地那樣的天然保障，二來沒有如羅馬人民所具有的可恃以自衛的形勝。如要生存，便非出於自衛一途不可。而氣候的狀況，又很嚴酷，不論是個人或是全家，如果任其自然，差不多一定要消滅。外敵和氣候，同要防禦，某種的組織便不可少。所以這裏的人民，從古至今，都是聚族而居。

(3) 主要的產品，是草芻，而且在多半的區域，草芻且是唯一的植物產，由此可見，這些民族不能夠直接依賴着地中所產以爲生。無論如何，必須能夠把能力先弄成更集中的形態再使用，換言之，他們的生活，必須依賴於獸類和獸類身上所生產的東西。因此，這裏的人民，從前盡是——現在還多半是——飼養山羊，綿羊，牛畜，馬匹的牧人，以乳油，獸奶，獸肉爲食品。

(4) 聚在一處的牧場，極其稀少，其中的草芻，一經吃盡，或一經被烈風吹來的沙陣所掩沒，則當地的牧人，就不得不移往他方。陸上轉徙的自然的困難，——多半由於磨擦力而生，——於此便被另一種更大的力量，即生存的欲望所勝過。再呢，從防禦的工作來看，到處既都是同等受敵的，就沒了定住一處的誘因，從此可知各民族要不息的遷徙，至於使游牧的精神，化爲他們一部的天性，並非偶然之事。

(5) 還有，在古時候，他們既然除了本身力量之外，別無一點兒保障可恃，便不得不把一切打敗

了的敵人，通通殺絕。蓋他們知道如果他日運氣不濟時，自己反要被他們所毀滅呢。於是他們便成了殘暴成性的人種。

也不知到底是被迫於乾燥的漸逐加甚，還是因為他們自己好動的天性，以致這些住在平原中心裏的人，自有歷史以來，常為平原邊上多少定住着的人民的一種騷擾的勢力，他們曾經屢次，出現於山邊之外，與其說是建立，毋寧說是推翻，與其說是創造，毋寧說是燬滅。我們已經看見亞述帝國是怎樣的因北方民族的侵入，以至衰弱的不久便亡了。恐怕比此時還早，東方各地，已有自高山以內來的游牧人的蹤迹，而且更古的希臘文化，也曾有過一個時期，被北來的侵犯所淹沒。無論如何，世界上的事件，越來越知道的真確了，這些遷徙無定的民族，在歷史上的影響，也越來越更清楚，這是可以無疑的。

歐洲呢，前此已經講過，在歷史前期，是和亞洲隔離的頗利害的。可見當時這平原乃是兩塊而不是一塊。在那時候，卜居於平原兩部的人，他們所處的環境，究竟是不是都能夠誘起草原居民的特性習慣，固不可得而斷定，但是無論如何，兩部的居民，人種必然不同。因此，從平原裏來的內侵民族，也共有兩種：一是住在歐洲北部有鬚的條頓人 (Teutons)，另一是住在亞洲平原裏無鬚的韃靼人 (Tatars) 和蒙古人 (Mongols)。再者，他們種族的不同，和導源於地理原因的他項不同，不相符合。正如事實所示，在歐洲半邊平原裏的居民，比較東半邊的居民，更多有接觸到文化影響的機會。我們已經看見，因為自然狀況的關係，歐洲的南部是開化了；亞洲的南邦，因有某些原因——這些原因，以後再講——就沒開化。總之，那條高地

帶之在亞洲，是比牠在歐洲更闊，闊到這種程度，至於形成了人類行動和思想傳播的一座更大的阻障，結果使亞洲那半邊平原，比較起來，更隔絕於其他文化的中心。氣候的狀況，東部也比較西部為酷烈。亞洲的地面，比起歐洲來，是比較的更廣大，而且更隔絕於海，所以中心的溫度，更趨極端。亞洲高地的寬和高，又阻止了雨水，只讓小量的雨，到得中部。而他距離大洋的遙遠，尤其是離西方大洋太遠，也傾向於使這裏的雨水，更少於歐洲。

如此，歐洲的平原居民，雖也是野蠻人，就比較亞洲的平原居民，開化的多，或更不那般蠻野。他們所具有的平原居民的特性，比較的發展頗淺；安土重遷的習氣他們是稍更甚一些。正如意料所及，固然歐洲的平原居民，纔是我們在古史中聽得更多的。然而確鑿可靠的，這些敵人的內侵，有多半的次數，却毋寧說是因為他們後面有亞洲游牧民族的逼迫使然，而不能說是由於他們自己中間，有什麼大不了的遷徙欲望。這些游牧的民族，沒有一個是包含有極大的人數的。為生存起見，固然某種的組織，在所必要，却不見得一隊遷徙無定的人衆，會有這樣高的組織，可以容得下許多許多人而不發生紛爭。加之人數少，所恃以為生的各種畜羣纔能夠小。畜羣小了，牧場纔容易取給。所以人數少些，還是大利的事。然而各民族不管怎樣的小，通常總比所來到的地點上的定住人衆，數目更要多些。這些定住的民族，就迫到不得不讓出地盤，轉過來，又壓迫別人，這別人受着壓迫，也得退走。所以這些民族的真正游牧性為標準，他們一方面使定住的人民和其組織，受得更甚的摧毀，另一方面，又在後來的歷史上，遺留絕少的痕迹。他們只疾如旋風般



的經過各地面消滅罷了。

把上述一切地理狀況所生的結果，通通記在心裏，然後再看歷史上的細節。

羅馬時代以前，關於這些民族，在開化各地所施的影響，我們只有很糊塗的概念。其實，我們只聽到過那些為古代一切開化民族，亞述人，波斯人，希臘人同一看到就怕的神祕莫測的北方民族罷了。

羅馬呢，在她強盛的時代，曾把這些野蠻人拒於河外。可是羅馬分裂為二時，古羅馬城讓位於君士坦丁堡時，蠻族就侵入隸屬於她的一切地方。這其間的原因，一部份是因為蠻族自己，被迫於後面更野蠻民族的壓迫他，一部份則為劫掠的好處所吸引。

當然的，最先到來，是日耳曼 (Germanic) 各族：即察特人和阿里孟尼人 (Chatti and Allemanni)，哥德人和汪達爾人 (Goths and Vandals)。因為這幾族的侵入，終把西羅馬的威權打碎的。他們在羅馬帝國的境內，建立王國，起初在名義上，也臣服於羅馬君主，但時移世易，那束縛全體的一些羈絆物，也就漸漸的為所鬆掉。

第三世紀中，來了佛郎克 (Frankish) 各族，又曾暫時的把意大利和西班牙搗亂的不得安寧，可是為時不久，也就消泯於其餘的人民之中。這些最先到來的人，到底是不是大受其影響於平原上來的壓力，我們無法臆測。但我們却知道在第四世紀的末葉，一世紀前出現於多腦河下流的哥德人，開始壓迫佛郎克人，日耳曼人，羅馬人時，他們背後，同時也是受着可怕尤甚的匈奴的人壓迫的。到第五世紀的初葉，哥德

人由阿拉烈 (Alaric) 率領着，打着維持法律與秩序的名義，侵入意大利，把羅馬大大的劫掠了一番。可是阿拉烈死後，人們對於羅馬威權的崇奉，仍不稍衰，他的嗣君，只好再退往南高盧 (Gaul) 和北西班牙一帶去，建立了一個三百年的王國，對於羅馬，只要羅馬威權的影子，存在多久，就稱臣了多久。

到第五世紀的中葉，匈奴人由阿提拉 (Attila) ——綽號『上帝的皮鞭』的——統率着，又自東而來，長驅直入，勢如破竹的，來到今日法蘭西的中部，這纔被阻攔於沙龍 (Chalons) 那場世界的大戰爭裏。還有，二十五年後，哥德人的另一潮頭，又從東而起，來到意大利，在羅馬威權的故址上，建立了一個王國。(註：這鄂多瓦 (Odoacer) 王國，只名義上稱臣於東羅馬帝國，其實牠是獨立的。)

第六世紀裏，斯羅汪 (Slavons) 民族，出現於東帝國的邊境上，散佈於波羅的 (Baltic) 海以北一切地方。他們剛剛纔露臉，阿乏爾人 (Avars) ——是侵掠帝國領土各族中最可畏的一族——同時也出現了。多腦河上的日耳曼居留地，爲所制止，那有名於歷史的倫巴底人 (Lombards)，也被逐離鄉土。這些人便被迫的轉過來侵入意大利，在意大利建立了個王國，並把他的稱號，賜給那片介乎阿爾卑斯和北亞平寧中間的平原，——倫巴底平原。阿乏爾人呢，既佔領了匈牙利 (Hungary) 的平原，開創了個直到第九世紀始滅的王國，就像個楔子似的，打進在南斯拉夫人 (Slavs) 和北斯拉夫人中間，而南斯拉夫人移向帝國境內多腦河以南，就做成一座屏障，擋住了其北更險惡的敵人。這便是後來許多小斯拉夫國家的開始。這些國家，時而獨立，時而臣服於一個強權之下，直到今朝還存留着。塞爾維亞 (Serbia)，哥羅西

亞 (Croatia)，克倫地亞 (Carinthia) 達爾馬提亞 (Dalmatia)，通通是發祥於第七世紀中這些斯拉夫人的居留地的。那時候牠們只是些爲具有多少永久性的團體所定住的區域罷了。

差不多和阿乏爾人內侵同時，我們又聽見另一種族的侵入，即布加利亞人 (Bulgarians)。他們於多腦河與希馬斯山 (The Haemus) 中間，建設了一個王國。那片地方，至今還以他們的稱號爲名。從那時起，也曾有過許多時代，這地方的人民，爭得自由，興起布加利亞王國，經過好多年纔滅，但到今日布加利亞人連同那阿乏爾人，也都和英國的諾爾曼人 (Normans) 一般，已經同化於原來被他們降伏的人民當中而不見了。

到第九世紀，又發生了另一列的運動，這些運動，發源於相隔甚遠的亞洲草原，卻實實在在的影響了歐洲的歷史。在這世紀的末葉，卡撒爾人 (Khazars) 由東而來，把拍津納克人 (Patzinaks) 逐出倭爾加 (Volga) 河附近各地。這些地方，乃是後者大約於五十年前到來佔領了的。既被驅逐，他們就轉過來，驅迫另一部東方民族，馬札爾人 (Magyars)，使他們更向西去。這樣，遂使西方世界，再起一番被寇的紛擾。和通常一般，馬札爾人或匈牙利人的來到，是以劫掠著名的。可是這一回，只經過了比較很短的時期，他們就在喀爾巴阡山 (Carphians) 裏，一片草原形成的島上，建立了一個政府，即匈牙利國。直到今日，馬札爾人還住在這裏。他們固是東方人的後裔，但已加入了西方文化各民族圈內，而爲其一員了。那拍津納克人和白門人 (Cumans)，曾經在南俄羅斯霸佔了馬札爾人的土地的，直到十二世紀，還是一個爲東羅馬帝

國所不敢輕視的勢力，但現在是久已消滅的了。

十三世紀裏，這平原被統一於一人——即偉大的成吉思汗——之手。此後三百餘年，他的子孫，相繼爲中亞細亞之主，時時遣派軍旅，到邊境以外各國，去劫掠，去把他們或久或暫的征服。在十三世紀中，俄羅斯波蘭（Poland）匈牙利，通通爲成吉思汗所遣一員大將所蹂躪。後來在那與成吉思汗齊名的忽必烈汗手裏，美索不達米也被征服。十四世紀裏，坦麥楞（Tamerlane）統一了亞洲的大部份；到十六世紀，他的一個後裔，又侵犯到印度，建立起那蒙古大王國來。

最後便是土耳其人（Turks）來到，他們所取的路，不是烏拉山（The Ural's）和裏海間的那條通衢，卻是小亞細亞的草原。這也大概是由於那釀成馬札爾人的內侵的卡撒爾人所致使的。到十一世紀的中葉，土耳其人已將小亞細亞的草原全部，一併收歸掌握，在很少的幾年當中，——約爲英國得勝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在位的時代，——又兼併了南方一大片土地，耶路撒冷亦在其內。這便是當日十字軍興起的造因。可是除此之外，遲之又久，土耳其人在歐洲的政治史上才又發生影響。蓋因那最初的皇室，塞爾柱朝（Seljuks）的威權，在事實上，是大受挫折於十三世紀時，爲患於其東陲的蒙古侵略，直到後來奧托曼（Ottoman）族，——先是扶助塞爾柱朝抵禦蒙古人的，——取而代之的時候，方才繼起向歐洲進步。十四世紀中葉，歐洲境內那片後來屬於土耳其的地方，其中一大部份，此時已經落入他們之手；可是要到一世紀後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才被他們取得，羅馬帝國才終於滅亡。到十六世紀，甚至匈

牙利也稱臣受治，到十七世紀之末，才得恢復自由。

如此，我們就看見從平原裏出來的人民，世為邊外定住人民之患，乃是一種循環無已的現象，且須注意，這不僅是在歐洲如此，在西亞洲，在印度，在中國，也無不如此的。從歷史前期，直到距今只數百年，平原裏的游牧民族，他們的行動，永是像種溶液似的，把邊外人民定住的情狀溶解。用個化學的比喻來說，結晶的進程，是被他們延攔了。已成的結晶體，被他們溶解，可是過些時候，新的結晶體，總是重又形成，且比前此的範圍更大。多了又多的地理單位，漸漸被佔領於有穩定性的政府的定住人民。埃及，離平原極遠，受游牧民族的影響極少。可是亞述希臘羅馬等國，——我們已經看見，——就一個勝似一個的，被迫到不能不以恐懼的眼光去瞧他們北境的高山。那為草原狀況，所育長的好動的民族，便是時常出沒於北境高山上的隘徑中的。羅馬帝國所受這些蠻族的侵襲，所以更甚於較古各國，乃是因為她的疆土，已開拓到南歐各高山以北，以東，她的邊陲，便比較更古各帝國的邊陲，受到蠻族的攻擊更多。所以唯有羅馬末葉的歷史，乃是更親切的接觸於平原人民的歷史。至西歐各部，雖形成了穩固的國家，已數百年，東部仍不免於受影響於草原方面的勢力，而東羅馬帝國亦不遜似西羅馬帝國，至終也被推翻於草原民族的侵入，這都是理所當然，勢所必至。

這些民族，在世界史中的影響，因此便很清楚了。許多種的地理狀況，在此互相反應，以產生這種影響也同等的清楚。現在我們却要知道，其中究竟有沒有所謂進步，或究竟有沒有什麼能力的節省？其中當然

是有些浪費的。像羅馬帝國這種偉大的組織，大部份已被摧毀，自然不能不說是損失。但有沒有什麼利益可以償此損失？換言之，羅馬帝國大部的破壞，究竟是一項絕對的浪費呢，還只不過是已廢機件的拆除，在更新而更好的機件，得以代用之前，是必需的？

這其間的進步，共有三種形式：

(一) 歐亞兩洲的蠻族，都是剛毅而勇敢的，大多數的古舊民族——如埃及人，巴比倫人，希臘人，羅馬人，腓尼基人等，——處於較易生存的地理環境之下，便不如此。平原中的人民，正因所處的環境，對於人生，甚是艱苦，——正因平原的位置，落在較北，能够利用的自然能力，因而較少，生活因而艱難，——就具有程度高出乎南部人民之上的某幾種性質。只因有了這些性質，便傾向於造成更大的進步。人格上的勇毅，在與艱苦的氣候，瘠瘠的土地，為害的敵人奮鬥時，為不可少的條件。因此，北方的人種，在大體上說來，總要比較第二世紀以後，意大利的統治者，更來的勇敢些。這些意大利的統治者，蓋久已忘記了個人的人格上的勇毅，在國家的安定上，乃是怎樣的一種不可缺少的條件了。

(二) 條頓民族當中，這種個人主義的表現，有如下的方式，即個人的創造性，是必需的，可是一部份，還當受制於全體的利益。到後世這兩種概念連合為一，在許多事物中，可以於封建制度的增長一事看出。可是當日的地理狀況，却是便於下述心理狀態的滋生：即願有希臘式的個人自由，同時附加以羅馬式的有秩序的政治生活。這種個人主義，在他項屬乎道德，可以促成進步的各種性質裏，也很明顯。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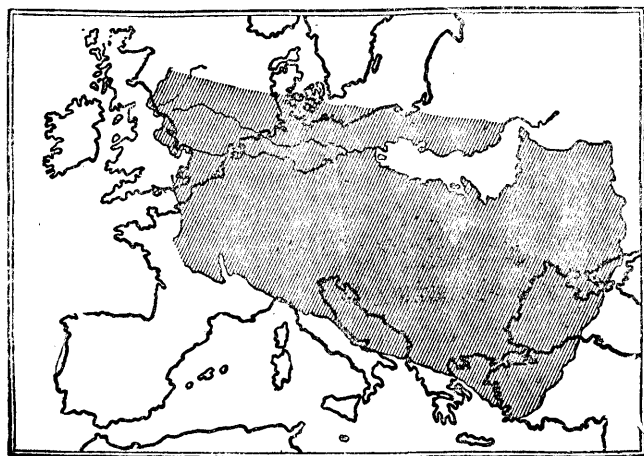
於家族的愛心，及一切發源於這種愛心的美德，歐洲的北部，總比歐洲的南部，更易滋生的多。

(三) 亞洲蠻族的內侵，破壞性固然是不小，但也不是沒有可以造成偉大的物質進步的影響的。這些內侵，把人對於世界的眼光放大，將『所謂世界，是大於地中海各地』的這種概念，深深的印入人心。因此，旅行家就能實實在在到得中國，回去把所聞見，講述給大家聽。有足輕重的世界，已擴張的極大了，這一擴張，使可供人利用的能力分量，也加多起來了。還有，內侵的民族，既把世界觀放大，那末，就把此後所產生的接二連三的情況，使哥倫布及後來者的各種發現之得以完成，歸功於他們，也非過甚的話。

## 第八章 沙漠田 回教

上章中，我們已經講到，大平原曾經怎樣的影響到歷史的進程了。可是另外還有一片草原，即阿拉伯 (Arabia) 雖沒有大平原那般巨大，却仍是面積很廣，

圖三十二第 歐洲和阿拉伯大小比較圖



二者的大，在這圖中，是相同的。繪出的比例。

對於歷史的進程也會發生影響。但因地  
理狀況不同，對於歷史的影響，也就各異。  
大平原裏，比較只有很小的地面，才是沙  
漠，而大片大片的地方，還略強似草原。阿  
拉伯呢，情形相反，乃是大片大片的沙漠，  
沙漠之外，差不多盡是草原。所以兩地間  
的歷史，決不一致。

阿拉伯約長一千五百英里，和從倫  
敦到高加索（Caucasus）山脈同其遠  
近。寬呢，約有長的一半。境內也並非全是  
沙漠，還有一大部份是乾燥的草原。境內

一塊塊的沙漠田多少總還肥沃，但是有些地方，又漸漸的沒入於完全的沙漠了。  
這乾燥的草原沙漠田，乃是真正的阿拉伯，阿拉伯人（Arabs）的土地，因為地理狀況的關係，就發生  
有好幾種的結果。茲特述之如下：

這裏既是草原，其中的人民，不免傾向於成為游牧民族了。但是：



原草與漠沙伯拉阿 圖四十二第



(1) 地方既比亞洲的草原更乾，面積即使大家相同，也只能養活更少數的人口。

(2) 既有沙漠田在裏面，有些人民，就有成爲定住民族的傾向。

(3) 於是就有了兩種不同的人民：即游牧民及沙漠田的居民。後者呢，到處都因人數太少，自己不能有什麼勢力，霸權便傾向於落入游牧民之手，即沙漠田間的主宰者之手。因爲對於沙漠田的依賴略多，這阿拉伯的草原居民，比起純粹的游牧民族來，就稍稍更加被束縛於一處。其趨勢，只有小勢力，一時一時的興起來，只霸佔得幾處沙漠田，和介乎其間的草原。

(4) 還有，這草原在實際上，可以說是被沙漠和海所圍住的，而沙漠與海，對於古代的人民，又同爲不可越渡的障阻。於是阿拉伯的居民，就形成一種獨立的民族，在一方面，不受外來的侵犯，在另一方面，也不能有什麼大影響，到境外各民族身上。至於干涉外事則更非他們之所能，因爲興於其間的霸國，又只很小，且不鞏固。

如此一來，就無怪乎大平原裏的居民，他們聲勢所及，已連接不斷的有了數百年的歷史，而阿拉伯的居民呢，雖然如此的近乎埃及和巴力斯坦，巴比倫和希臘，却要一直等到很晚很晚，才大大的影響於世界的歷史啦。這裏面也有相同的傾向，要散佈往隣地去，然而究竟是不規則，不顯著的。

說到這裏就發生下面這問題：『阿拉伯人終能影響於歷史，到底是因爲什麼？』要回復這問題，就必須考究考究地理狀況，所施作用的另一方式了。我們已經看見，人類或進化或退化，往往是因爲影響於他

們的身體上的地理狀況，反應於他們的心理。沙漠對於古埃及和巴比倫的物質隆盛，所供獻的保障，至終反誘起了他們倚賴保障，不思自衛的心理。希臘的地理狀況，連同着他們那些互相獨立的無數城邦，反應於他們的心理上，使他們成爲政客。都是此例。

阿拉伯人的心理，也同牠們一樣，直接受到物質環境的影響。在草原和沙漠中，慢慢的往來於各沙漠田之間，景物相若，走過無數里路，也看不到觸目的東西，這就迫的人不得不沈思默想。且立身於沙漠中，不知不覺的，便被迫到覺出自己的微弱。沙漠田可以改良，費於這上面的人工，可以得回更大的報償。沙漠呢，於人工無所報償，乃不可屈伏的。於此，人就覺得宇宙中有種偉大的，聽之不見，視之無睹的東西，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大的，都更偉大了。一切生活的環境，多寡總能迫的人去看出，『人們不能夠爲所欲爲。』一切種族的人，都自有其宗教，藉以多少渺茫的，解釋四圍世界裏所不明白的事物，對於他們生於世界上，是因爲什麼目的，這問題，尤其要用宗教來講。多數的種族，自覺受着許多種的干涉，便有許多不同類的東西要解釋。這些東西，是顯然沒有什麼連絡的，於是他們便有了許多的神祇。然而在沙漠的居民，沙漠的勢力，無與倫比。即使他們承認有許多神祇，而差不多普遍的趨勢，仍是要承認一個上帝，爲至尊無上的主宰。如此，就無怪乎阿拉伯及其邊境地方，會產生世界上三種偉大的一神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回教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Mohammedanism) 了。而其中之一，他的特色的教訓，可以用『你須如何』及『你不可如何』這兩句話爲之總括，更無足異。他們發見在某些方向裏，進步是不可能的；他們看出人生的祕

密，有某種的鑰匙，可以爲之啓示；他們看見人的能力，如果不用於某些一定的方式，便要歸於無效；人的心靈，乃是指導能力的用途的，必須加以教訓，使明白這種人生的觀念。

但我們不可以爲一切人類，對於自己的宗教，都是信到如此之堅，至於定要別人也信已教的。敬神而由於懼怕的心理，這種蠻人，決不想擴大自己的宗教。可是一到能夠看出某些事情，不應當做，因爲是不對的，因爲到結局是耗掉能力的，而某些事情應當去做，因爲是對的，因爲到結局是節省能力的，——換言之，即對於人生的意義之認識，逐漸明瞭了，這要使別人同奉已教的欲望，即要人家也和自己有同樣思想的欲望，也就越強。這樣的概念，在更野蠻的人的心裏，差不多是不會有的；他們當中，雖有許多戰爭，而所謂宗教戰爭却是絕少；歷史越到後來，宗教戰爭和爭論才越多的。在表面上看，這似乎是種退步，實際却並不然；因爲這乃是下面二事的指明：即人已漸漸的對於人生的目的，有所認識，又認識了能力的指導者，價值大於能力自身了，但是認識的暗昧，却也在所不免。

這樣，我們就看出，爲什麼高級的宗教，能夠得到許多異邦的崇奉，而低級的宗教，崇奉他的異邦人就少。尤特別的，我們看出爲什麼，這阿拉伯人，既於謨罕默德的訓誨之下，實現所知，便能出發去佈教於世界。我們現在已看見，爲什麼阿拉伯人成爲獨立的民族，爲什麼他們得有這種一神教，爲什麼他們是以佈教著名。這都是地理狀況的結果罷了。現在我們又須注意到他們所企圖的事業，究竟實現到什麼地步。

這種企圖見諸實行的時代，及實行這種企圖時世界的狀況，是必須注意的。阿拉伯人在使世界回教

化這件事上，終於失敗，這一部是因為地理的動量——即源於地理而興起的各種狀況——又一部是因為互古常存的地理狀況使然的。現在先講動量。我們前此已見巴力斯坦所以重要，是因為他的位置，落在埃及和巴比倫中間，這就似乎巴力斯坦應當是屬於所謂半東方性質的了。但因他是隣接於地中海的，故有史以來，他的人民，無日不於東顧之外，又行西瞻。古時候，腓尼基曾遣派了海員，遠向西去。來到了希臘的勢力圈以內，他的人民，就大部份接受了希臘的語言。所以等到基督教發生之後，就不單是聖經用希臘文寫成，連這地方自己也成功了西羅馬帝國的一部份了。

基督教不流傳則已，否則必然流傳於羅馬帝國境內這是自然的事。其原因大部份是由於羅馬帝國帶有很大的動量之故，原來羅馬的主教，被承認為教會的領袖，在實際上，只比肩於東羅馬帝國內，駐於君士坦丁堡的長老。內容略有不同的基督教，在東南兩方，固也傳播了去——往東，他傳到了美索不達米，波斯，甚且越過平原，傳到中國，往南，傳到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印度和錫蘭 (Ceylon)。在阿比西尼亞和馬拉巴 (Malabar)，直到今日，尚有一種基督教存在。而流行於羅馬帝國境內的基督教，究竟是和流行境外的，情形不同。帝國境內，教會的行政組織，以帝國自身為模範，其權威到帝國已經徒擁虛名之後很久，還承繼弗衰。質言之，帝國所屬各地方的基督教，是個渾一的整體，只在如敘利亞和埃及這種邊陲地方，人民對於教會及國家的服從，都比較的不強，方纔分歧帝國境外各地方呢，就和境內的相反了。乃是一種異教的性質，從沒有使那一族的全體人員，一致信從過。這不過是個派出去傳教的教會罷了。其結果，加以

各地自然環境的不同，使之彼此孤立，因而形變力薄，遂使基督教到此，完全成了無用的東西。因為這原故，所以凡會隸屬羅馬的地方，都能抵抗回教的勢力，其餘的地方，便不能抵抗，而只得順從他了。

這時代地理的動量，在歷史上的影響，還有一層。謨罕默德所以能夠實實在在的覺出人生的意義，因而迫於內心的要求，開始其傳道的工作，大概固是在某些方面，受了基督教的影響。然而基督教對於他，——且不單是對於他，尤其是對於他的信徒，——究不過是火柴對於引火絨的關係。因為他的門徒，如若不是在心理上，久已受了沙漠的教訓，必定永不能够把謨罕默德的訓誨接收下來。於此，我們又須注意到阿拉伯——真正的阿拉伯——所受自然保障之賜，是如此之厚，凡內容略為高尚些的基督教，都簡直傳不進來。譬如馬拉巴的基督教，所以能够維持很久，是因他原來的形式，到得這裏雖不免要為新環境所改變，然而他究竟還算是這地方所有宗教中最高尚的一種。在阿拉伯呢，就得算謨罕默德所新創的回教，在當時為最良了。

我們於此，又必須把回教的流傳，和阿拉伯人的武功，分別認清。阿拉伯人所征服的土地，固然很大，但是比回教所播到的地方，面積仍然更小。回教的教義，——所奉唯有一個神祇，這神祇要求不問你的窮通利鈍，都要你把所有的一部，供獻給他，——這種教義，就激勵起阿拉伯人，征服世界的雄心。後來阿拉伯人的武功，已達到他的極限了，而回教仍繼續着傳佈，甚至還傳佈於轉又征服了阿拉伯人的民族中。但我們在這裏所要論到的，第一却是阿拉伯人的武功，至於回教的傳播，尚在其次。

南歐的居民，因為是基督教的信徒，且有堅強的組織，對於阿拉伯人的武功，便能抵抗得住。東方呢，基督教沒有組織，對於阿拉伯人的前進，便絕少有所阻止。這些結果，是隨從前傳下來的政治狀況而生的，乃是地理動量的關係。然向西南，阿拉伯人的武功，則被控制於一種純屬地理的狀況，即被限制於那片沒有人能夠跨越的沙漠。故薩拉森人（Sarracens），即阿拉伯人後來的稱呼，他們向西南去，只能沿着非洲的北方邊境，擴大一些疆土而已。

東西兩方，都為阿拉伯人所征服，而且征服的經過，迅速可驚。原來這些地方，都是些草原，較乾，較濕固不一定，但對於習於草原生活的阿拉伯人，行動上總是毫無困苦。載物負人的獸，是恃以養生的唯一食品，草原到處一樣，所以那裏的人便到處為家，無所選擇。這都是阿拉伯人素所習慣了的，所以便能縱橫其上，行動如風。從可知他們最初所征服的地方，都只是些為地理和已往的歷史所決定的地方了。

現在且回轉來談到歷史的事實罷。第七世紀的初三十年裏，阿拉伯統一於謨罕默德之手。次二十年，薩拉森人征服了埃及，敘里亞，美索不達米，波斯，土蘭（Turán），甚至還有一小部份印度，使這些地方的人，一起改信了回教。小亞細亞呢，不和敘里亞一般，乃是澈底的信仰基督教，統治於東羅馬帝國的，薩拉森人就從沒達到在托魯斯（Taurus）的西北，獲得永久的立足地。還有，阿拉伯人，本是陸居人，而沿着非洲北境各國，及以外各地，難以從陸地上去攻打，在東羅馬帝國，猶有一些艦隊，足以幫助他這些老遠的殖民時，薩拉森要出攻打這些地方，尤其困難。所以最初，這些地方，都沒有歸入他們掌握。但他們却把腓尼基

和埃及，這兩處舊日的海員養成所收歸己有了。所以再過五十年，到第八世紀的初葉，他們便能借助於海軍的遠征隊，將非洲的北岸，加入謨罕默德的嗣君的版圖。他們甚且跨過了直布羅陀海峽 (The Strait of Gibraltar)，在幾年工夫，征服了西班牙——這離開羅馬的中央政府最遠的地方——全部。所沒有征服的，只剩下那多山的西北各部，還爲基督教徒死守着。然這雖是一個例外，却是一個重要的例外，後文便見。

這樣大的疆域，只用了略過一世紀的工夫便拓就了。阿拉伯乃是這疆域的搖籃，可是也和一切別的搖籃一般，到後來勢力澎漲了，他也不適用起來。大馬色和巴格達，相繼被選爲政治的中心點。此時呢，半因北部有基督教國家，半因南部有撒哈拉沙漠，這片回疆，就窄而且長。一切窄而長的國土，都是難以由一個中心點統治的。埃及和羅馬帝國無一不是如此。而治理上的困難，且必因政府所駐的地方，沒有在適中的地位而愈甚。既如此，自然薩拉森人這片疆土，就要分裂成兩部份，各戴一個教主爲尊了。各教主，都自稱是謨罕默德的嫡嗣，應爲薩拉森全部疆土的主宰者。這事發生於第八世紀的中葉，當西班牙正式獨立時候。而且約在同時，也同因這個道理，巴巴利 (Barbary)，即非洲北岸的東半，雖於宗教，仍不改其對於回教的信仰。也因離開政治中心太遠，而分離，獲得實際的獨立。此後不到一世紀半，阿拉伯又聯合着非洲回疆的其餘一部，獨立起來，形成第三個回國，會於一時，在名義上，把巴巴利也包括在裏面。於是這四部份，——西班牙，巴巴利，埃及和東回國的餘部，——就使得各有各的歷史。其間僅有的連絡，與其說是由於同

爲薩拉森人所開拓，倒不如說是由於同一的信仰。便是他們的薩拉森君主，也不都是屬於同種，中有許多是在從前的遠征中，渾入本種的人。然而地理上自然的不同，已使其間的衝突加甚，彼此間的仇恨，便是宗教也不能爲之消弭啦。

在西班牙，西回國，繼續強盛到十一世紀之初，方始分裂成無數的小王國。及北方基督教國家漸盛，受到逼迫，一點一點的失去疆土，到最後只有格拉那達（Granada）王國，碩果僅存於南部的高山間。但即這個王國，到十五世紀之末，也終於消滅。西班牙半島，從那時起，就全部落於基督教徒之手。

在東回國，建都於巴格達這片王氣已衰弱的低原裏的薩拉森君王，因被迫愈甚，就越依賴於僱了來的土耳其傭兵，去制伏各地不絕的叛亂，對於十分相異的名義上的屬地所操統治之權，便只到得紀元後八〇〇年而止。如此一來，政權自然而就由薩拉森人手裏轉入土耳其人手裏。巴格達的薩拉森王位，誠然是直到十三世紀，才完全的被蒙古人推倒，但是實在的國權，却早已漸漸的旁落於種種名稱不同的土耳其其使臣手裏，而獨立的土耳其國家，也建設在伊蘭高原上了。論到土耳其人，我們前已看見，他們本是來自平原的，乃是信奉異教的人，最多也只有非正宗的基督教，向他們傳述過。一旦接觸到回教，他們便成了回教的信徒了，可知薩拉森政權的摧毀，並非回教勢力的消滅，反而還是他的膨漲，因從此時起，從沒歸併於薩拉森人的小亞細亞，也漸漸的歸併於土耳其人而回教化。及到土耳其的勢力，展入印度的，又在那裏，建設更有永久性的回回國，比前此薩拉森人所建的，堅固的多。



北非洲的回教地方，和阿拉伯，自地中海不全屬於羅馬勢力範圍之後，久已和基督教民族隔開。他們的力量，固然是尙難把政權擴充到撒哈拉沙漠以南。可是謨罕默德的宗教，本是沙漠居民的宗教，因能漸漸的從一草原播到另一草原，從一沙漠田，傳往另一沙漠田。其結果，使後來基督教國家的勢力，向這方發展時，除跨越撒哈拉沙漠這件事，本有的自然困難之外，復加上了其間的種族，已回教化而敵視異教徒，進行乃愈加困難。

所以地中海的功用，每隨時代而變易。在古時，他是種阻障，稍後在腓尼基盛時，他是種大道兒，在希臘盛時，是種濠塹。到羅馬人手裏，便用他做擴張威權的海上基礎，把他沿岸一週遭地方，通通降伏。羅馬弱時，海上的霸權，也跟着衰落。只因東羅馬帝國的海軍勢力，已不足以把持地中海全部，巴利各邦和西班牙，才隸屬於薩拉森的版圖。可是薩拉森人，也未能獨霸全海。於是情形便又和昔日羅馬和迦太基爭霸時代相同：即地中海又成了一道分隔敵邦的濠塹，雖則彼此的勢力，也略隨時代而互爲消長。海中的島嶼，換班的做了薩拉森人的，又做基督教徒的領域。克里特 (Crete) 和西西里 (Sicily)，把持於薩拉森人之手，過了好幾世代，才又爲基督教霸者收回。

波斯灣中，印度洋中，情形却又不同。這些地方，阿拉伯的海軍勢力，未遇對手。又因初時的疆域，是由大西洋岸，經過地中海，波斯灣，紅海，印度洋，一直到得印度，把握了東西交通，海陸雙方的孔道，阿拉伯人便必然的，被誘掖而成一種商人。因此，那錫蘭，雖從沒加入薩拉森版圖之內，却於第八世紀中，做了阿拉伯的商

業中心。

薩拉森國勢的破裂，即回回國的分立，和阿拉伯、埃及、巴利等處的實際獨立，經過很久的時期，對於阿拉伯的商業並無影響。直到十一世紀初，西回回國的國勢較前稍衰，那些新的城市，如熱那亞（Genoa）、比薩（Pisa）和威尼斯（Venice）興起於羅馬帝國的舊址上，這時還存於薩拉森人手裏的海上貿易和海軍霸權才開始被奪。這些城市強盛時，已是薩拉森人避位於更猛烈的土耳其人時代，然其勢力，仍足遣派基督教的十字軍，取道大海，去攻打回教的巢穴，巴力斯坦。雖然，即在這時候，阿爾及耳（Algiers）和摩洛哥（Morocco）的摩爾人（Moors）（亦回教人之一種）仍能在某種程度裏，如同海盜似的，把持着西地中海，繼續至若干世紀呢。尤其重要的，印度洋中的阿拉伯商業，沒遇敵手的時期更要長久。這大都是因為有塊大陸障阻於東西間的原故，故直到現代，這大陸之為障，被廢除了，方見阿拉伯商業的消滅。

如此，我們又看出沙漠在歷史上的影響。這一直伸進亞洲的撒哈拉和阿拉伯沙漠，因自然界氣候狀況而存在，乃是自古到今，回教人力量的淵源。能力的利用，也有進步，因為薩拉森人的武功，既使地中海和印度洋，同歸一個霸權，西方的人，就熟習了向東方去的海道，正和平原人的內侵，使他們熟習了向東方去的陸道一般，可供使用的能力，便更加多了。至於這種結果的發生，則由於沙漠對於斜跨歐亞非大陸的對角水帶，位置上的關係。因為沙漠帶是交切於水帶上的，因為在這裏，水是不連續而陸是連續的，海軍霸權，便屬於阿拉伯人手裏。再呢，沙漠對於受了好幾百年沙漠影響的人的心理上，有所作用，又假手於這種人，

再去影響沒受沙漠影響的人。於是大家都被刺戟的，用其思想於比較前此更大的規模裏，要去講明前此從沒想去講解的無數事物。這轉過來，便又使此後歷史的進展，成爲可能。

## 第九章 洋 發見 意卑里亞

地球的形狀向來所以見重於歷史，是因爲所有寒與熱，旱與澇，森林與草地，種種分配，莫不絕對的倚賴於地球繞軸自轉的方式，及他對於太陽的位置。現在我們就講到地球的形狀，因另一種的情形而重要的時期了。

這時候以前，世界到底是圓形，或是平坦，似乎於人沒甚關係，而且差不多人人都以爲世界是平坦的。有學識的人，有的固然早已知道地球是個渾圓體。卽如亞歷山大歷亞的埃拉托色尼氏（Eratosthenes），甚至還出了地球的大小；關於這方面的概念比後來哥倫布（Columbus）還更正確。（這種計算，所以成爲可能，是因爲埃及每年洪水氾濫之後，國中田地，須重經測量，因爲從阿斯文到亞歷山大亞歷的距離，已經正確的知道。）然而在埃拉托色尼氏的時代，地球的形狀，究沒有直接影響到歷史。地球乃是圓形，在當日不過是種卽知道也於人生沒有實在關係的科學事實而已。要等到能夠將這件事實的知識，應用以求人生的利益了，地球的形狀，方始在另一方式裏，駕馭到歷史。

可是地球形狀的發見，因爲和他項事實，有連帶的關係，所以重要。阿拉伯人的權勢，我們已經看見，一

部份是倚賴於能够統治到他們的領海。羅馬帝國呢，也是因爲這種情形，所以強大。腓尼基人和希臘人的勢力，差不多完全是以他們的航海知識爲基礎。大概這些活動，多數是以地中海爲根據地的。但是繞着別海岸而航行的船，却不是沒有。腓尼基人大概也會航往印度。阿拉伯商人，定會到過中國。阿格里柯拉氏 (Agricola) 曾繞蘇格蘭而航行。外輕人 (Vikings) 曾跨海來到英倫三島，及埃斯蘭 (Iceland)，甚或到得格林蘭 (Greenland)，並在中世紀的初年，在一切歐洲的西岸，造成了多少穩定的居留地。

海的發見，於世界史上的影響，是極大的。水上行動的舒服，和陸地上的行動相較，以前曾經談過。但水上行動的範圍，在當日很有限制。因爲對於汪洋莫測，懷了畏懼，古時的航海人的注意，只限於內地各海，和大洋邊際的沿岸一帶。而最重要的海，只是那位於陸地中心的海。因此，陸地的分配，那時便有駕馭的功效。由於人類知識的限制，在四百年以前，大家都只以爲世界是一片陸地，和許多片海所組成的。那歐亞非大陸地，北達極寒的地方，他的北方邊上，簡直沒有不結冰的路徑。非洲向南伸到如此之遠，簡直沒人敢冒險去探索，雖然古代地理學家，也有許多相信環繞非洲的航行，可以做得到。因此，依當時所流行的概念，所謂世界，不過是被帶狀的海洋所環繞的一片大陸，並沒有一人提及或者尙有其他大陸，位於海洋當中，而且實際的情形，世界上有兩個洋被一塊陸地分開。

十五世紀末期的各種成功，不只是到印第斯 (Indies) 去，已尋得一條海道，美洲已經發見，及馬哲倫氏 (Magellan) 航繞了和恩海角 (Cape Horn) 這幾件零碎事而已。藉發斯可達 (Vasco da

(Cama) 和馬哲倫的航行，各大洋已被尋出是相接的。哥倫布和馬哲倫又發見了大洋亦可平安無恙的越過。地球的形狀，和大洋的渾一，已被人發見了。此後沿岸的商務，便成了越渡大洋的商務的輔助事務。在政治上，海上霸權，也就讓位於洋中霸權。這些發見的所有結果，有的是在當時就已可見，有的則及到今日，才開始顯著。

現在我們必須注意，因為了什麼，地球的形狀，及海洋的渾一，才起始駕馭世界歷史的進程。我們已見世界的範圍是如何漸漸的在人的知識裏，越來越大；海咧，陸咧，越過人越知道的多；各地的特產，越來越見用於全世界了。蠻族的內侵，曾有大功於擴張人類對於所謂世界的概念。阿拉伯人又有大功於把東方各海的情形，傳給大家知道。兩種在知識上的進步，在人心裏，都有其刺戟，可是在歷史的進程上，直接的影響更大的，還得算是要去東方，能够在部份的行程中利用大海這知識，不過因為水上的行動，是較易於陸的原故。馬可波羅在他那大可紀念的東方旅行裏，去時是由陸的，回來時便盡其所可，取道於海，也不外乎這個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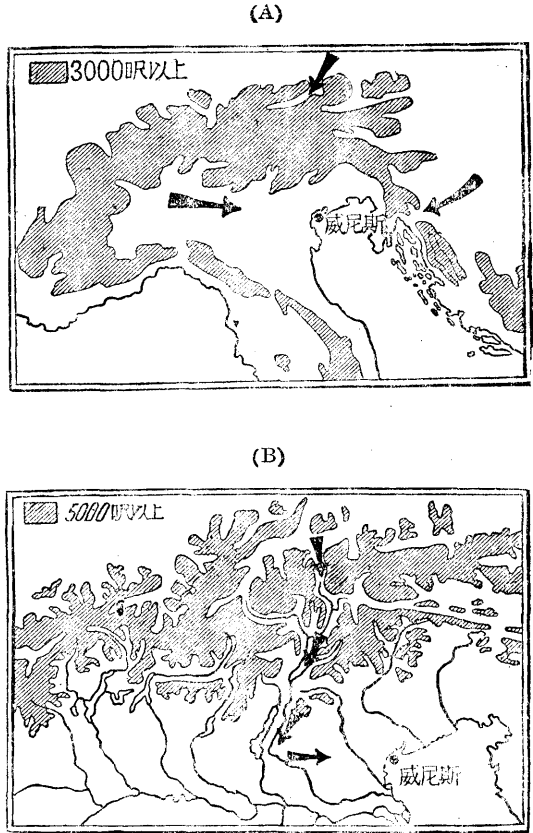
於此，必須記得阿拉伯人——普通的摩斯勒人 (Moslems)——的世俗權，(對回教權而言)不倚賴於豐偉的武功，而倚賴於能夠把握得住一片絕大的商場面積。他們所以能够如此的把握到，乃因陸地是連接的，而海呢，為一切實際上的應用，都不相連。至這種把握之所以能够有成效，又因阿拉伯人所佔的那片地方，一面是地中海，一面是波斯灣和紅海，向來是非常之重要。在事實上，阿拉伯人佔有了所有會屬

於羅馬人，亞述人，波斯人，中亞細亞人，和東北非洲人的商業全部。其範圍的廣大，因為當時的轉運，比今日困難的多，雖不能和今日的世界貿易相比，可是當年世界上的貿易，可以說是全部在他們的掌握裏。通商的概念，也很穩定的漸漸在發展。人已開始倚賴着通商以求生。蓋人已曉得了去把一地方所出的商品，和別地方所產的交換，越來越有利益。換言之，已曉得了就全體能力的節省上着眼，與其一處地方，生產一切所需的東西，縱然可以辦得到，毋寧費些能力，在各地間貨物的轉運上，更來得上算些。而人已習慣於到印第斯去，有條差不多全部是水路的道兒這概念，尤足促進這通商的進步。

再呢，羅馬帝國已經是開化的了。其中的主要人物，及其貼身的依賴者，已習於奢侈，習於為自己的使用而保有過多的能力，習於把自己用不掉的能力，蓄積起來。即到羅馬在政治上已滅亡了，意大利存有許多城市，這種人仍舊於中，度其奢靡的生活。他們是習慣於受意大利本地所不能供給的，千差萬別的食品，服式，用具，故必須由阿拉伯的商人，從天涯海角去販了來。

歐洲也一般的在文化裏進步了。許多國家，漸漸的出現於羅馬帝國的廢墟之上，受威脅於東方的游牧民族，南方的阿拉伯人，及北方各半島裏剛毅的海上人而形成。這些新國家中的生活程度，是日漸升高的，其中的人民，發見於冬天土地的生產暫停之後，吃的鹹肉，如加以種種香料，尤其是胡椒，便更可口；即食品的能力，可以藉增加食慾和消化力等方法，使之更易為人所利用。於是香料的貿易，便乘時興起。這種貿易，也是在阿拉伯人手裏的。他們所販一切的商品，通通是這種價值大於體積的。這種東西，不但是值得由

圖五十二第 威尼斯的形勢圖



(A) 威尼斯的位  
 置，深在內地，後面擁着  
 那郎巴德平原，繞過  
 或跨過阿爾卑斯山  
 脈，都有去到北方低  
 原的道兒。(B) 跨  
 越阿爾卑斯山脈最  
 低的途徑，即布利納  
 (Brenner) 山徑，  
 (B處) 可以通到威  
 尼斯。

水路轉運，並且也值得由旱路用駱駝或馬匹運來。這其間的利潤，大半都為阿拉伯人獲得。

可是阿拉伯人並沒把歐洲征服，歐洲在合適的地點，便有勢力雄偉的商鎮發生。這所謂合適的地點呢，自然必在北意大利，這能够消耗奢侈品，而又最易通到歐洲北部的各地的地方。所以威尼斯，蔽於多沙的淺湖之內，由陸由海，都不被人攻擊，便有許多年數，執商業界之牛耳。而熱那亞和比薩，也都是重要的商鎮共和國。北意大利的巨大的人口，要求於附近，獲得多量的貨物。另一方面，又有船把貨物運到這裏來。因此，

熱那亞和威尼斯二埠，便到有東方各地的名貴貨物，其量遠過乎其餘各地方。這些市鎮，便是因有這種生意，要於中通過，因成了更重要的口岸的。這種生意，小雖很小，然經營得當的那些人，却都於中得了大利。

但是貴重的商品，既然只能到印第斯這地方去販，人們自然便想到印第斯是富足的地方。時間一久，在西方各民族，便興起了一種慾望，要自己到這些地方去採辦這些『財富』，以免去還要先向阿拉伯人納一道通過稅，這種不經濟的法子啦。

現在我們要注意，那時候隣接大洋的都是些什麼地方。以現在的政治的名稱道來便是葡萄牙，西班牙，法蘭西，尼德蘭（Netherlands），德意志，丹麥，挪威，不列顛。這些國家，通通都會直接的或間接的，從地中海上各中心，受得向文化途中猛進的鼓動力。可是在海洋的發現以前，他們只落在世界的外緣上的。羅馬帝國雖倒了，興味的集中點，仍在地中海裏。一切道路都匯集於地中海，和地中海的東端，商業也以那裏爲最盛。

乍看時，似乎這些地方中的無論那一個，都可以發現大洋。在某種意義裏看來，挪威人也曾發見了洋的。挪威境內，土地的磽瘠，差不多是在逼迫人去從打魚事業，彌補生活上的不足。那內海道（Innerlead），爲壁壘似的羣島所蔽護，形成了那『大北道路』，其間無數的峽江（Fords），便都是這路的枝線。這乃是一處剛毅耐勞的海中人的養育所。無怪乎挪威的人，會跨大洋而西，又沿海岸而南，度其漁人及小莊家（Crofter）的生活於任何可以立足的地方了。丹麥人和撒克遜人（Saxons），成水手的自然性略少。他



們跨過那北海，與其說是

因為天然的愛好海中生

活，毋寧說是因為後面有

勢力，即東方游牧民族的

勢力，相逼而來。所以雖能

暫時在斯汶和加紐特

(Sweyn and Gnut) 底

下，以北海為基礎，建立一

個海上帝國，終不能夠到

得把大洋的渾一性發現

出來。這不過是個和羅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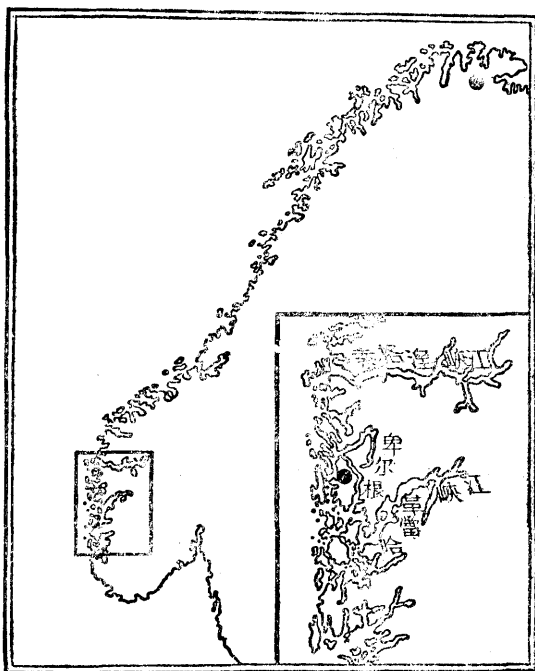
初年基於地中海所建立的性質相同的帝國，而因遠在北方，人民既少，自然界可以為人利用的能力又稀，

立國的期間，便只很短。便是這些北地人 (Norseman) 之發見美洲，在歷史的進程上，也沒有影響。他們

所發見的美洲，只不過是另一塊隔離於世界的，又冷，又少有能力的供給的土地。在當時，在此後，對於『海

到底是一個或是兩個』這問題上，那裏永沒發生什麼很大的興味。因為這個問題，對於此地居民的日常

圖六十二第 挪威的沿海道路



內海道，是海島

保護着的水道，

可以行船其中，

成了挪威國的

大北道路。卑爾

根便落在這條

大路上，介乎

索格涅和

(Sogne) 和

哈當那峽江

(Hardanger)

這兩條巨大的

支道之間。

生活，並無影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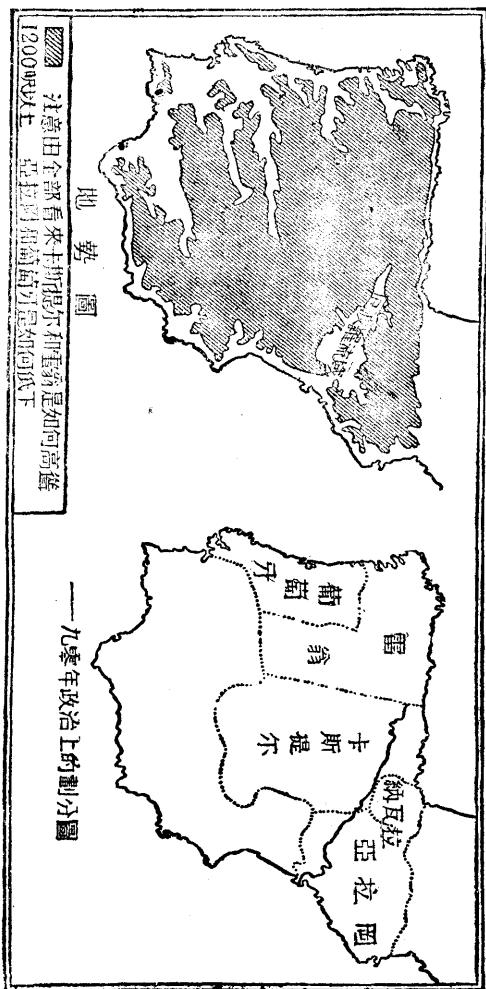
在隣接大洋的其他各地，岸邊有的是漁人和水手，駕着來往海岸各處的小船，進入那許多通入內地的海股。但對於世界貿易的大本營，却沒有海爲之連絡的。直布羅陀海峽，是阿拉伯人守着的，所以所有的貿易，只能以本地爲範圍。

看到了這些地理的事實，當知大海的發見，最自然的，必是意卑里亞居民的使命，而且也必以意卑里亞這地方，受惠於這種的發現爲最早。我們已經看見，差不多這半島全部，都受了回教人的蹂躪的。雖然，回教的勢力，到得兩方，那最初的好殺熱，已經消滅，原有的居民的生命，也被赦免。但他們雖已降伏，却是活着受罪的。

然半島北部，在庇利尼斯 (Pyrenees) 和坎退布立亞 (Cantabrian) 山脈中的森林保障之間，阿拉伯的騎士，却不易追蹤而至。這種地方，便留有未降伏的少數人，不但是自由民，且是基督徒。於是在坎退布立亞山脈中，興起了小國雷翁 (Leon)，在庇利尼斯的隔絕於世的幽谷間，又興起了納瓦拉國 (Navarre)。這兩國漸漸的起來，反抗回教人，至終把已失的舊地恢復，並再使他基督教化。至兩國都已強盛之後，低地人和高地人間自然的差別，却又自己樹立起來。雷翁以西的低地，宣告獨立，形成了葡萄牙的核心。在那廣大的納瓦拉國境內，厄波羅河 (Ebro) 流域，在東面獨樹一幟，而爲亞拉岡 (Aragon)，西方的高原，也另建一國而成卡斯提爾 (Castile)，只留下多山的北部，一點兒地方，仍叫納瓦拉。後來卡斯提爾和雷翁又

聯合起來，成了個更大的卡斯提爾國。所以在十四世紀前後，這島上便有三個大的基督教國家，只有卡斯提爾這一國，尚和那僅存島上的回教國格拉那達（Granada）相接觸。

葡萄牙已做完了她驅逐摩爾人的工作。但正因葡萄牙的成立，是由於以基督教的資格，去攻打那信仰相異的摩爾人，她以後的歷史，也不免是繼續這種趨勢。伸言之，因為葡萄牙人是基督教徒，一路來慣於為自己的信仰，攻擊摩爾人的，此後他們仍要繼續去做這種事業，雖至要跨過大海，而往非洲，亦所不憚，



第二十七圖 意卑里亞的高地及對於國土的劃分上所施的駕馭圖

似乎也是當然之事。因此，約在十五世紀中期，非洲海岸已建立了個『海外亞爾加爾威』（Algarve beyond the Sea）省，而發現大洋的時期，就成熟啦。

洋的發現，大抵是由一個人的遠識促成的。然不出所料，這人即是個葡萄牙人，他的行為，不過只加速了事件的自然程序。他便是葡萄牙的王子航海者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他長大來，看慣了阿拉伯人在商場上的勢力；曾於聖溫森特海角（St. Vincent Cape）旁邊，那薩格爾斯（Sagres）石成的地凸之上，建築了個瞭望臺，這是一四一八年的事。此後他又遣派了船隻，相繼沿非洲的海岸南航，其迫切的目的，是要鼓勵人去探險，把到印第斯去的海道，發見出來。

當初，進步很慢，出了摩洛哥（Morocco），這摩爾人的地方以外，便是那一望無際，直達洋邊的大撒哈拉。這其間，那穩定不變的貿易風，吹向西南，所含的濕份，已全丟失，因而就毫無雨水，植物一點兒都不生。還有，從摩洛哥起，非洲的海岸線，迤邐西南，碰着這同一的西南貿易風，吹的非常穩定，使歐洲來的船中人，憚於前進，因為怕沒有風送他們回來呢。農海角（Cape Non）（若意譯之，便是不角。）似乎是向着冒險到來的大膽水手說：『不要再進罷了。』因為這個緣由，所以非洲從沒由他的南邊繞過，但是王子亨利的鼓勵，和分享印第斯富源的慾望，却聯合起來，促成一種進行。一四四七年，教皇賜了葡萄牙王一個特許權，承認當時及一切將來的時代，發見於農海角和印度中間的地方，一併歸於葡國保有，這探險的目的，便這樣由教皇公布於世，俾一切好的基督徒得以週知。於此最有趣味的，是設想到這張特許狀，代表了多少歷

史的動量。歷史呢，如前所述，即是被駕馭於地理狀況的歷史。

王子亨利固沒親見他自己所定的計畫成功，可是自佔領了薩格爾後不及八十年，沿非洲海岸南行的事業，終由葡萄牙的水手做成。地亞士 (Dias) 於這時期裏，繞航了好望角，發斯可大加馬又航到印度，帶了一袋一袋的香料回來，表示他真個到那裏。從此以後，歷史裏便不是兩個洋，只是一片洋了。從此以後，世界貿易，也落於洋上水手之手，因為貨物全由海道來轉運，能力更來的節省。蓋文化上另一種的大進步，已經成就。其結果，大加馬從印度回轉之後，不及五年，從亞歷山大歷亞及貝魯特 (Birut) 出來，向來滿載香料的海舶，再進威尼斯海港時，已是空船。不及十二年，東印第斯的全部，盡被征服，阿拉伯人被擊敗於阿拉伯海和馬拉加 (Malacca)，葡萄牙人的霸權，便殖立於印度的沿岸一帶。

葡萄牙因有適宜的地位，及王子亨利的獎掖，就在這發現中，居了領袖的地位。又因為意卑里亞的人民，都是基督教徒，都是熱心的羅馬舊教徒，教皇賜給葡萄牙的這張獨占的特許狀，便沒被她的敵邦卡斯提爾所蔑視。然而從此南向前進一事的興味，已被激起，在基內亞 (Guinea) 海岸，已經發見，其間的產物，實實在在的帶到歐洲的時候，興味尤烈。

到這時候，且唯有到得這般時候，地形是圓的這件事，才重要起來。如果世界是圓的，那末，向西航去，必另有一條道兒，可到印第斯。並且這條道兒，是門戶洞開，無論是誰，願意去追尋，便可着手去追尋的。意卑里亞這半島，既是落在地中海的西端，環而居的，既為一向從事於世界貿易的所有海客，那就極其自然，會有

許多熱那亞，威尼斯，比薩等處的水手，在葡萄牙耀武海外的那時期，去求見用於葡萄牙的當軸者。而哥倫布——一個基那亞人，習於商業情形，在葡萄牙寄寓了許多年，吸收了當地盛行的世界貿易的理想，又是個到過馬得拉 (Madeira) 亞速爾羣島 (The Azores) 甚至埃斯蘭的海客，對於地球形狀的各種學說，夙有研究，——就無怪乎他要想到西向的航行，是件有價值的事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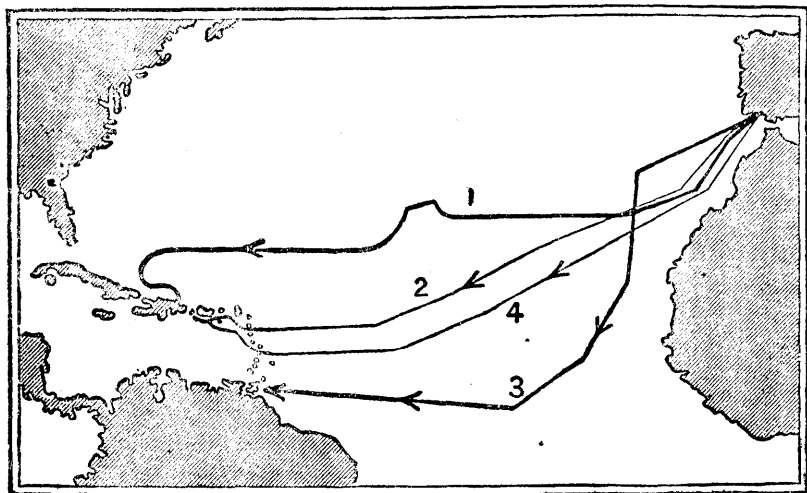
但葡萄牙對於這事，却不感覺興味：她所有的能力，全部都用在開發這條已知的向東去的道兒上了。意大利各國呢，寧願保留地中海爲東向去的一部份道兒，並不願意再開新道。不列巔呢，還沒明白世界貿易的意義。所以唯有在卡斯提爾，哥倫布才尋得些表同情於所懷抱的人。空闊的洋面，是素來人所不信賴的，他於未得同情之先，須費許多年代的努力，才得把大家這種不信賴的心思打退，自然是無足爲怪的事。和王子亨利那件事一樣，然這一件偉大的事業，也是成於這一個人的。雖然，時機已到，便是沒有哥倫布這個人，不久也必有別的人，把這事做成。哥倫布正乃是當時的地理狀況，必然要產出的人呀。

哥倫布的發見，被歐洲的霸國，視爲有價值，可以從下面一事看出：於一四九三年，哥倫布回來，尙不到七個星期，教皇已降下教諭，承認世界的圓形，並照把東方賜與葡萄牙的舊例，把西半球賜給西班牙。於此須知，這些地方，哥倫布在他尋路往印第斯去的努力中，發見的這些地方，並不屬於當時有關係各地的圈兒以內。葡萄牙人之在印第斯，不過是把那些向來操於阿拉伯船上的商業奪過來，由自己的船去做罷了。在這新世界裏，却没有商業可奪，那裏簡直沒有香料這種東西。所以西班牙人，隨哥倫布的足迹，以越來越

多的人數到來的，都存了三種理想，即作戰，傳教和獲取金銀。至於商業，他們腦經裏，簡直沒有。這又是不足驚異的。因為卡斯提爾人，是慣於交戰，慣了為基督教而爭戰的，而他們家鄉的高原裏，自能產出寶貴的金屬，且其地位，殊不適於經商。

可是西半球雖然是給了西班牙，西班牙人却沒把西半球全部征服。那落在他們勢力範圍之內的部份，總是受決定於地理的狀況的。表示大西洋中，風陣的地圖裏，可以看出貿易風，仍是吹向西南，遂使哥倫布不能一直向西，跨過大西洋，却是由向西而向南，向南了，再向西。結果，就得到現在喚做西印第斯的那些島上。後來的幾次航行，他又到得南美洲和中美洲。因為巴拿馬（Panama）土腰很窄，他就聽見有個太平洋。在幾年工夫裏，西班牙人便跨過了這土腰，到太平

圖 綫 航 的 布 倫 哥 圖 八 十 二 第



歸時的航綫，圖中並未畫出。每次航行所取的，道兒，把貿易風的方，向來決定的。

洋岸邊造起船來。但哥倫布永沒知道有北美洲的存在。所以西班牙的疆土，便只能從西印第斯展至墨西哥，再向南沿南美洲的太平洋岸，伸入那有寶貴的金屬礦產的多山區。那些地方的舊居民呢，不是殺了，便是以武力逼的改信了基督教，並賣了去做奴隸，以服役其新主人。因此，西班牙人征服的這片地方，甚至在語言裏，都西班牙化。

墨西哥被征服之時，正是馬哲倫努力想完成哥倫布的遺業之日。他是想繼續西行，好到東印第斯，達到從這條道兒，做香料生意的目的。他生於葡萄牙，曾親身去拜望過東印第斯，恐怕還遠到得摩鹿加羣島（The Moluccas），所以深知道香料生意，是種能發大財的生意。我們已經看見，葡萄牙人對於到印第斯去的西方道兒，是不感興味的。西班牙人呢，對於香料生意，又不感有很大的興味。不過她和葡萄牙是敵國，爲競勝起見，就誘起他們幫助馬哲倫，正如當日曾幫助哥倫布的情形一般，來做這件事情。

馬哲倫的事業，將地亞士和哥倫布二人的事業，兼而有之。像地亞士及其前人，他是要去尋出一條道兒，繞出分隔大洋的一塊大陸地之南。像哥倫布，他又得渡越一片從來沒有人渡過的大洋。他向南，並須比地亞士到的更遠，渡洋，比哥倫布所渡過的更大。話雖如此，然因相似的困難，已經有人勝過於前了，繼起者的成功，便更容易。蓋實際上的困難，雖是較前尤甚，而因水手們更願意繼續前進，而不懷失望，所以成功究竟更不艱難。

馬哲倫雖中道而死，他的事業，却是成功的。到東印第斯去的西道，已經完成，丁香這種香料，已從這條



道上運了回家。於是遠東一帶，成了西班牙的領土；西班牙佔領這些地方，也自留有結果。今日斐律賓羣島這名稱，便是當日西班牙王的名字。他們屬於西班牙者，四百餘年，其中有三百多年，所奉的正朔，只是那自西班牙由西而來的船舶帶來的，而不是自葡萄牙，由東而來的船舶所帶來的。且至今日，他們還承受了，當日西班牙是負討伐信仰不同的摩爾人的健將時，教皇賜給西班牙的那種徒擁虛聲，而不求實治的惡果。

然而西班牙人到印第斯去的路，到底是場失敗。這西路不但只是比東路更長而已，這更長的距離，且要越渡絕寬一片的洋面，繞行半個地球。（蓋一面的中國北部，正和另一面的南美之南，隔地球而相對。）這絕廣的一片水裏，絕無陸地的蹤影。須知洋面上，行動固是較為容易，和陸地相比，只要費去少量的能力，便能得到定量的結果；可是只有在陸地上，人才能够安居以生產物品——才能够將能力化為可用。而在這片廣闊的洋面上，沒有東西，可以生產。印第斯的較遠一邊，又只出產香料，顯然已是失敗。何況香料這東西，在葡萄牙人，雖視為十分有價值，而於西班牙人，向來是賤視商業：只想金銀的，且又視為無用的東西呢。

總上以觀，可知大洋的渾一，發見的結果，使葡萄牙人代阿拉伯人起來，掌握世界商業的鎖鑰。而地形發見的結果，又使西班牙人佔領了許多美洲地方，但是在美洲這大陸上，巴西也落於葡萄牙人之手，因為他是被爭為落在屬於葡萄牙那半邊世界裏的。

## 第十章 洋 洋上霸國 荷蘭及法蘭西

西班牙及葡萄牙，暫時的均分了從洋的發見而起的種種利益。他們既都是有教皇的威權作後盾的，就似乎能够永久的共享這種利權。然而教皇究竟是不能更改地理狀況的，即地理狀況於人心上所施的駕馭，他也是不能增損其一毫。

我們已經知道水上交通，所以比較陸地交通便利，是因為在水面上，貨物的長途轉運，比較在陸地上便宜的多。意卑里亞呢，固然是面對大洋的，可是我們可以明白看出來，意卑里亞這半島，在地勢幾乎與歐洲分離，實在不是個要運入歐洲去的大宗貨物，登陸的最適當地方。譬如威尼斯，他後面的倫巴底平原，地殷民富，又有偉大的過去的歷史，如我們前此所見，乃是一塊出名的地方。故貨物到此便算已達到目的地。里斯本 (Lisbon) 後面呢，人口不多，一切都比不上倫巴底平原，而西班牙又大部分是個乾燥的高原。因此，運到里斯本來的大宗香料，還得取道運輸最廉的道兒，到大陸的內部去，方才能有銷路呢。

本書為範圍所限，對於當年發生的宗教大改革，及為其一方面的文藝復興，實不能夠詳細的，把他們的種種起因，儘量敘出。簡單說來，二者大概都是導源於為歷史事實所喚起的，更寬的世界觀，這些歷史事實，便是我們已見，曾受駕馭於地理狀況的。但是我們還當注意，文藝復興，雖然是影響了全歐，宗教改革，立足最穩的地方，却是離開舊教勢力範圍最遠的區域。這也正和基督教惟有在猶太教沒傳到的地方，勢力最大，同一道理。這區域乃是一片地方，其中所住的人民，對於舊教的儀式，更不贊成的。何以呢？歷史的動量，歐洲的北部，不同於南部。於北部，舊教這架機器，是不那們適合環境了，因而磨擦力更要大些。這些北

部地方，有了印刷術的發明，就節省了絕巨量的能力。所節省的，便可以移做他項用途，尤其是使新教義的傳播，比較沒有這種節省時，更快的多。於是南歐及北歐中間，便有了一種隱伏的衝突性，一旦有了可以爆發的機會，無怪他便爆發了。爆發後，奉新教的荷蘭人，就背離了奉舊教的西班牙。荷蘭人的本領，和他們要求自由的志願，通通是倚賴於地理的條件的。中世紀裏，漸漸開化的北歐，必然的已和開化了的南歐各地，發生了交通。但直布羅陀海峽，落於摩爾人手

圖 城 流 因 來 · 圖 九 十 二 第



地。了高 環繞 四圍 平原， 一片 立的 是孤 幾乎 流域， 來因

裏，又沒有陸路可走，於是河道，便成了無上重要的東西。歐洲境內，北流各河，爲數雖多，却只有萊茵河（Rhine）一條，起源於南歐阿爾卑斯高山裏。於一張西歐的地圖上，又可以看出萊茵河的流域，是深陷於四圍高原之下，只高出海面幾百英尺的。如此這條萊茵河流域，便成了西北歐洲的通衢大道了。從英格蘭——英格蘭，乃是中世紀的澳大利亞（Australia）——來的羊毛，便是由這條路上運到北意大利各製造鎮，如佛羅稜薩（Florence）及比薩的。而這些城市，所以能够收容如許的羊毛，即因其中的人民生活優美，講究的起服用細緻的毛製品。羊毛這件佔地頗大的東西，他的輸送，又喚起了他種商品的輸送。後來羊毛織造廠，又建立於尼得蘭（Netherland），這片有大宗的羊毛，要由此經過的地方了。這些製造鎮，當日本落在現代的比利時境內，可是荷蘭的重要，也隨比利時而進步。蓋比利時人，不是水手；荷蘭人却是世代爲業的海中人。他們本是住在淺海沿岸的幾個島裏，被迫去走打漁一途，求些卑微的生活的。那時候，却有一部富裕的人口，漸漸的生聚於迤西各地。荷蘭人於是就由賣魚給他們這生意上，獲得厚利。漁業發達了，荷蘭的富源，及其中的漁人數額，也跟着增加起來。這種交通，自然又引出這些漁人被僱傭於比利時商作海上運輸貨物的職業。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只有很小一部份的人口是水手；只要很少幾隻船，已够裝運所有的香料或金銀到意卑里亞。荷蘭呢，所有的船舶，已多到這步田地，在那場爭自由的戰爭，似亦沒了得勝之望的時候，至於有人極嚴重的提議，要全部人口，一起上船，到海外去，另覓樂土。尼德蘭地方既包含各種的商人社會，向南去，又有最好的水道，宜達大陸的中心，就無怪乎比利時的城市，安特衛普（Antwerp）

成了歐洲的主要商業中心，而荷蘭人於所有其他貿易之外，又加上了從而獲利極豐香料輸運事業。

比利時這部份的尼德蘭，雖然接近海，可是其中的居民，與其說是航運者，毋寧說是商人及製造業者。印第斯的財富，雖然是大宗的流入比利時，可是比利時這地方的形勢，却不利於防守。因此，第一個荷蘭的自由中心，乃是那位於來因海最外面的海島。這裏在急難的時候，居民簡直可以引水貫沒所住的地方，把敵人淹沒了，再坐着他們那平底船，來救被圍困的城市。在實際上，他們真這樣做呢。所以就很快的獲得了海上的霸權。比利時沒有這種利益，就脫不掉西班牙的羈絆，荷蘭人呢，但不是成功了一個通商的民族，而且一度握有世界的洋上霸權，便是因為有這種利益。

至於西班牙人，實是弄了一件很大的錯誤。金咧，銀咧，所稱為貴重金屬的，須知自身並不是什麼財富。因為一種習慣，他們之成了多多少少能力的代表，實由一種慣例使然，但他們自身，並算不得是能力。因此，凡是西班牙人武力征服的地方，都沒有得到什麼能力的節省，這種征服，給了西班牙的真正的財富，也絕少。那小小的尼德蘭給與西班牙的進款，曾為屬乎墨西哥與祕魯（Peru）一切地方所給的四倍。這是因為在一地，能力有所節省，可以拿出來供獻的很多，在另一地，毫無節省，便沒有什麼可以拿出來供獻。西班牙的洋權，全恃乎所有的金子，荷蘭人的洋權呢，却恃乎知道利用自己的能力，使足以利用的能力加多。因此，能力在他們的手裏積蓄起來，而西班牙人取自印第斯的金子的大部份，至終仍流入荷蘭去。所以僅把一個地方，用武力來征服，是不發生什麼能力的節省的。

西班牙不但只在洋那面，征服了許多地方，她並一時的兼併了葡萄牙；葡萄牙的位置，在和歐洲其餘各部的通商上，雖沒有荷蘭那們適宜，然在她所把握得的香料生意裏，仍蓄積了不少的能力，此時便被摧毀。於是荷蘭人乘機興起。於一五七八年，由靜默者威廉（William the Silent）率領着，脫離西班牙的勢力範圍。她既和西班牙交惡，又不把教皇的諭旨當事，於是就巡行各海，從敵人手裏，把凡可通商的地方，一概奪了下來。先前，這些地方多半是葡萄牙人的，然到現在，什麼西班牙，葡萄牙，在荷蘭人，已不加分辨。還沒過半世紀，荷蘭人已徧航了全世界。其後幾年，在她威勢的頂點，他們並稱霸於東印第斯，在巴西及基阿那（Guiana），建了居留地，發現了並繞着航過了和恩角。這海角的名稱，便是依他們一個小漁村的名字而起的。他們在基尼（Guinea）海岸，有了商埠；在那落在到印第斯去的半路上的開普敦（Cape Town），也有了居留地。毛里西亞（Mauritius）（由他們的王子摩里斯（Maurice）得名）和錫蘭，都是他們的。他們又在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縮住進入北美洲的鎖鑰。加上，歐洲所有的轉運事業，由他們做了一大半，甚至於從美洲到法蘭西及西班牙中間的運輸事業，也屬於他們。蓋如他們自己所說，已努力使自己成了海上的車夫了。所有葡萄牙西班牙的洋上霸權，全部都過渡給了荷蘭，而西班牙，却仍在名義上，保留了她的武功所征服的各地。

但因屬於地理的原因，荷蘭人的海洋霸權，不能常在，正和西班牙或葡萄牙的領土，不能久存相同。能力的節省，固然有了進步；遠方的產物，因他們的努力，已能更便宜的引用到。但還有些東西，是必需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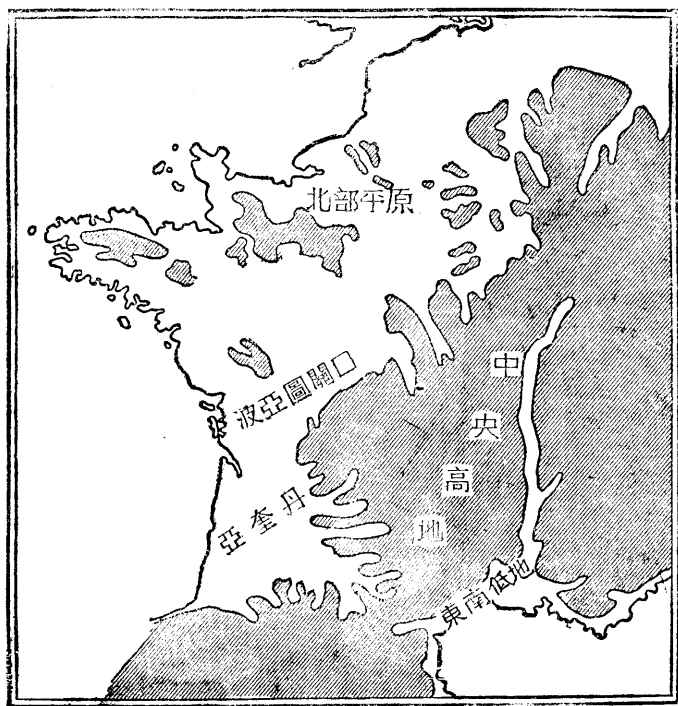
任是什麼引擎，莫不需乎包紮和保護。機器的能力，必須多方保留，使他越不至於飛散於無用越好；反動的影響，也必須阻着他不能來侵犯。要這樣做，必須把能力，用在適當的方法裏。而這樣用掉的能力，仍以越少越好。荷蘭呢，自然界所供給的能力，是不够保護自己的；來因河的三角洲太小，不能夠養活很大的人口，隨之具有共同興味和同情心的人數，自然就少。西班牙人不是真正的海上人，而荷蘭人是海上人。在這兩者當中發生鬭爭時，海上的霸權，自然就歸於是海中人的民族。可是當另一個也是海中人的民族和荷蘭人起了鬭爭時，別種問題，便有研究的必要了。

還有，三角洲裏的沼地和水道，——和威尼斯的淺湖，及巴比倫尼亞的沼地功用一樣。——固然在海國的保障上，有很大的功用。雖也是虧了有他們，荷蘭才得脫離了西班牙而獨立，二世紀後又得恃以反抗法蘭西。然而她的疆圍，仍需要人為的護衛，由這一端，便可以看出她那稀薄的人力裏，還得提出一定的分量來，守護國界。一旦受着海陸的夾攻，就無怪乎要一敗塗地了。

我們現在必須研究到另一國家，即法蘭西。法蘭西便是既相幫着打倒了荷蘭，同時又在獲取世界的海洋霸權上，努過一次力的。

我們已經看見羅馬帝國，怎樣的擴大其疆域於西歐全部卑里亞，高盧 (Gaul) 及南不列顛了。在羅馬帝國手裏，這些地方，才開始和歷史發生關係。我們又已看見，羅馬的霸權，是怎樣被帝國外面的蠻族推翻。最後則在北方那從沒有承認過羅馬的統治權的日爾曼諸族中，興起了一種勢力，便是羅馬的教皇，

也得承認他。又因他是由教皇認為足以代表過去歷史的，所以喚做帝國。這帝國包括了現代的法蘭西和德意志，却沒包括到意卑里亞，因為意卑里亞半島，在這時候，如我們所知，是屬於回教人或摩爾人的。這帝國的疆宇，起初是依自然的趨勢，分裂成三部：一部在西邊，會屬羅馬；一部在東邊，不會屬於羅馬；第三部，便介乎二者之間，所屬無定。自然，首兩部，比第三部更為重要；這第三部總是或多或少，被兼併於第一部或第二部。法蘭西慢慢的出現於西部。而所當注意的，在羅馬時代，並沒有法蘭西；在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的古帝國裏，法蘭西也還未曾起來。在羅馬帝國和條頓帝國手下，那喚做法蘭西的地方，已開化了，但還沒有法蘭西這名稱存在呢。



圖域道勢地然天的西蘭法 圖十三第



現在我們必須注意一

下，喚做法蘭西的這片地方，

其間的自然單位。我們已經

看見了馬賽 (Marseilles)，

或倫河流域這門戶，在羅馬

時代的重要了。羅馬人於未

征服倫巴底平原之前，便先

到這裏施行其統治。這片地

方，乃是她第一個行省。這裏

有片低原，是那海岸平原，倫

梭恩流域 (Rhône-Sao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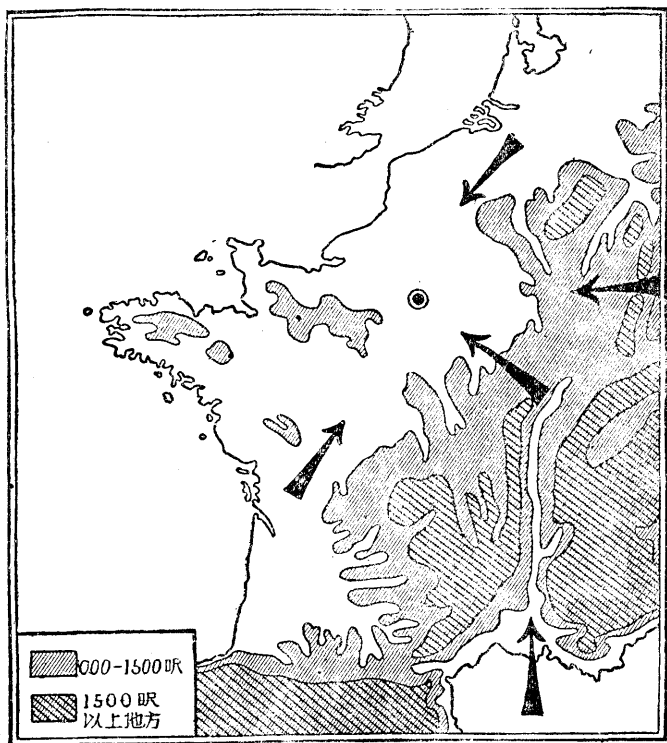
Valley) 及介乎庇里尼斯

和南高地之間的山峽三者

合成的。這南高地呢，落在阿爾卑斯和庇里尼斯之間的峽中，經濟狀況，是屬乎高地類的，所以就和他兩旁

的低地相反。那色芬山脈 (The Cevennes) 只形成了這高地的崢嶸的東南邊。從色芬山脈最高的中幹

圖 勢 形 的 黎 巴 圖 一 十 三 第



黎 巴 向 指 都 路 陸 的 然 天 西 蘭 法

上，分出一帶高的分水嶺，直走向布勒塔尼 (Britany) 那方向去。這分水嶺，便是奧汾涅 (Auvergne) 高峯的所在地。分水嶺的兩旁，有平原即亞奎丹 (Aquitaine) 平原，及法北平原，原中的土質，都是那混合的極好的各種崖石碎屑所化，所以很是肥美。那填滿了羅亞爾 (Loire) 流域，和嘎倫 (Garonne) 流域恰恰穿過那波亞壘 (Pottiers) 關口的地層，土質肥美，並使兩平原間的交通機關，易於建設。

中世紀裏，羅馬所造的道路，久已失修不用。當時的交通，多半都是取道各河，我們現在所決不願意使用的河，當日都被用而在北方平原裏，水道的影響尤大。森河 (Seine) 及其支流，差不多從源頭起，都通航路。瓦茲河 (Oise) 來自東北，恰和森河匯合於巴黎 (Paris) 之下，瑪倫河 (Marne) 來自東方，恰與森河匯合於巴黎之上；雲河 (Yonne) 則來自南方。於是巴黎便似乎是諸水道的折合處。不但如此，羅亞爾河的河道，於奧爾良 (Orleans) 折為兩段，也形成了直指巴黎的兩條道兒，其一溯河而上，其一溯河而下。溯河而上那一段，通到亞奎丹平原那方向裏去，溯河而下那一段，通到南高地間各流域裏各高峯。還有那長的倫梭恩流域，可藉以到得郎基多克 (Languedoc) 那南部平原的，只要毫不費力的攀越過了哥德多爾 (Côte-d'Or)，便可以達到，所以便是朗基多克這片區域，也因有此而接近於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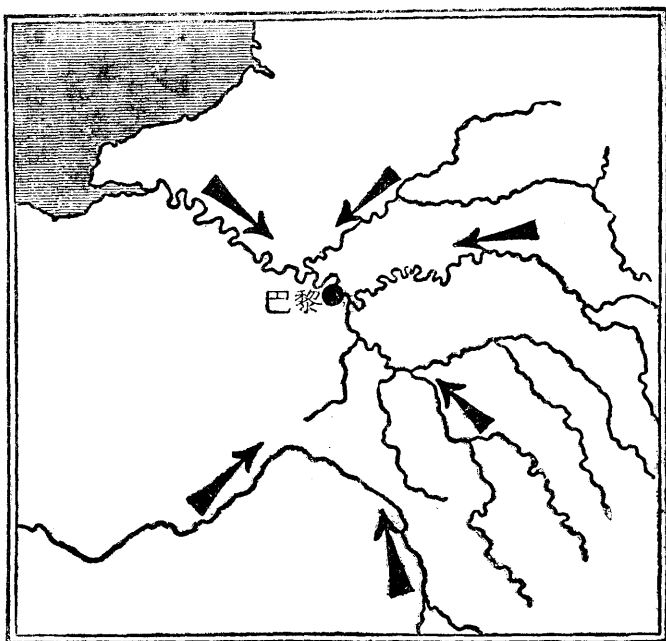
因此，正如昔日羅馬帝國的澎漲，以羅馬城為其中心，法蘭西的擴大，也就以巴黎為中心。意大利的南部，被北方的陸上人猛烈攻擊時，羅馬的重要始著；巴黎呢，也是等到北地人隨歐洲的海岸航來，進了森河，上駛到河中一個小島上時，方見重要。這個小島，因為跨過河去很便，於是建造了一座橋。橋可以擋住船隻

前進的路，所以北方來的海中人，就可以此限制其內犯。巴黎抵擋住北地人，因此才見重要起來。

這時候，北地人的首領，不但只征服了英國呢，現代法蘭西境的西部，也有許多部份，是爲他所征服的。普通做百姓的，對於誰做皇帝這事，本多不大理會，然而從大體上看，英國的君王，正只因爲在英國做皇帝，便比起在巴黎做皇帝的不大能得百姓的信仰。所以至終，這一切部份，都承認巴黎的當局做他們的君主。這種進程，並因下面的事而加速。原來那時候英國的國王及

他的代表，無緣無故的，把落在英倫海峽以南各地方，通通看做異域。如那黑王子 (Black Prince) 波爾多 (Bordeaux) 南下之役，所過之處，鷄犬不寧，除了要搶劫財寶之外，無他理由，便是一證。

第三十二圖 法國西北部平原裏的水道



這些水道是向巴黎的

却說法蘭西乃是以巴黎爲中心點的一片區域。他確實的疆界，固然不十分明顯，但在西北兩方及南方的一部，却是明明白白的以海爲界的。南疆的西半，有片高地區域，即庇里尼斯，也頗確定的劃定這方面法蘭西的國界。只有在東方，沒有這種確定的界線可尋。

法蘭西既處於這種疆界之內，所以歷史的大部分，都是關於民族統一的發展。她的人民，差不多全部從事於農業。氣候宜人，夏不過熱，冬不過冷，雨量又足，多半部份又很肥美，所產的食品，便足夠養活人民。因此沒有什麼引誘或逼迫，使他們操海上生活，更沒有什麼能引誘他們去有事於本土之外，除了在東方，所以法蘭西陸軍海軍，固然都有，却只是爲防禦而設。操水上生活的人口也很小，因爲到海裏，並沒有了不得的好處。

所以法蘭西便有這種情形：東南方和地中海的古文化相接觸，馬賽因而成功了個希臘城，布羅溫斯（Provence）因而是羅馬在意大利半島之外所關的第一個行省，人民的語言，因而只是拉丁的一種方言。介乎西班牙和荷蘭中間，面向大西洋，因有奪取洋面霸權的機會，而在東方，國界不能確定，却又似乎在引誘她向陸地上開拓疆土。如果自足的話，則也可以保守。

是故近代法蘭西的歷史，在政策上，便時而是閉關自足的信念佔優勢，時而是拓土陸上的方略佔優勢，又有時候是取霸洋面的願欲佔優勢的。然而無論他用的是那種政策，巴黎的地勢，所具有的集中影響，總能把一種統系性的集中，導入政策裏。

由上面所述的看來，可知法蘭西這種國家，是不難於把荷蘭的洋面霸權推翻，但因她的趣旨既然分開，所以她自己却不能够獲得洋面上的霸權。

約當十五世紀中葉，以巴黎為中心的各部，已完成其統一為法蘭西。到了末期，布魯溫斯，布勒塔尼，及勃艮第 (Burgundy) 這彩邑，也加入了版圖。布魯溫斯及布勒塔尼，離巴黎的集中力最遠。勃艮第則落在因沒有天然的疆界存在，而所屬無定的那塊中間地方。這便引起了和東方國家發生衝突。此後五十年裏，她的對外歷史，便完全是一篇努力去保守這片新的東方疆土的故事。同時她的內部歷史，告訴我們法蘭西是統一於一個專制君王之下。其首都便是巴黎，現在已成了歐洲中最壯麗的城市。

此後又五十年，在這統一集權的法蘭西，為由改革教義所發生宗教爭論的問題，引入北部各地勢不得不加決擇。約於一六〇〇年左右，這種問題，方始解決。解決後，這統一的法蘭西，仍崇奉舊教不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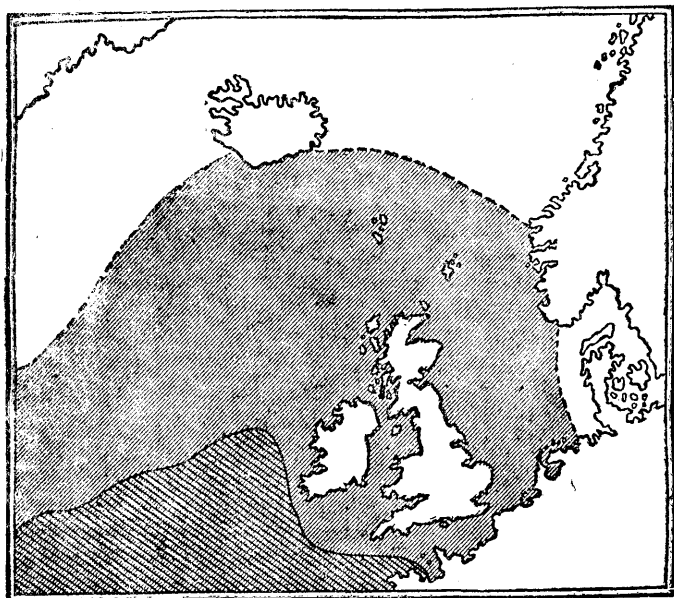
這時候，荷蘭人已經踏上了他們立功海外的路了。法蘭西的政策，也開始受着這些新狀況的影響，可是仍舊因為東方的疆界，是片不能確定的地面，她的政策，所以就仍決定為海陸並進。即如李卻盧 (Richelieu) 的目的，一方面是發達其海洋霸權，好為國家增富源，在另一方面，又注意於拓土東方，好讓法蘭西境內，增多宜農的土地。這樣的雙管齊下，其結果，就相幫着消滅了荷蘭的霸權，又致弱了奧大利 (Austria)。與奧大利此時雄據於法蘭西東境之外，其後終很嚴重的傷損了法蘭西的霸權。然這些結果，多半還因為受了最近興起於北方世界裏的洋面霸國不列顛的影響呢。所以不可不把這不列顛的地理狀況，加於歷史

上的影響，仔仔細細的研究一番。

## 第十一章 洋 洋上帝國 不列顛

不列顛和我們已經考究過的其他地方，中間有一個顯明的區別，即只有不列顛是個面積頗大，能夠養活很多的人口，或一對海島。雖然，尚有別的地理狀況，須待研究，而後她歷史上的一切，才能明瞭呢。

(1) 氣候 不列顛和別的海洋地方一般，氣候都不過寒過熱。那源源而來的西風，在西北歐洲的沿岸一帶，造了一條半英里深的水層，其溫度比較這些緯



■ 40° 以上  
▨ 50° 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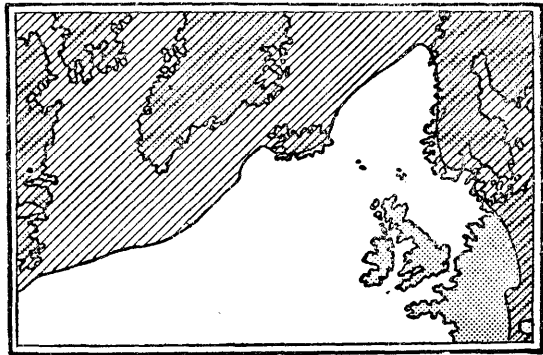
表度溫的月一中海各顛列不 圖三十三第

度裏的通常溫度為高，便在冬天，也還可以阻止了陸上河流，及各灣港的冰凍。不列顛的位置，又落在如此之北，所以夏天，不熱而暖；但海洋的影響，在這時候，仍然顯著。因此，海上陸上的工作，一年四季，都可以做了。冬天的寒冷，使人奮興，而不致使人麻木；夏天的熱，也不至於弄得大家精神萎靡，因而無論什麼時候，能力都可以着手節省。還有，西風挾來旋風般的風暴，使陸上降雨，草類常年可以生長，即在夏天也不大有乾旱的憂患。便是被認為不列顛的美中不足之氣候變易，也供給了人們以無間斷的刺戟。

(2) 地勢 大不列顛這島裏，有兩個低地，一

大一小大的落在東南，是英格蘭 (England) 的主要部份。小的落在福耳司 (Forth) 和克來德 (Clyde) 中間，乃是蘇格蘭 (Scotland) 的主要部份。(註) 愛爾蘭 (Ireland) 又有片低地，東西橫互於島的中部。這些低地裏，宜於農耕的地面，是很寬闊的。其中的自然單位很大；英格蘭的低地，直可與法蘭西的低地相比。在政治單位，通通很小的時代，這裏雖不見得能有多大的穩定；等到文化進步，全部能夠

圖灣海的暖和三 圖四十三第



在一月裏普通是冰凍着的面積

這圖表明不列顛在顯氣候上的例外的位置。

統治於一個政府了，此間的政象，却是很調和很穩定了。

(註) 這些都是低地而不是平原，尙當注意。

(3) 潮汐 如果我們看一看表示西北歐洲海底的地圖，即海平面下的地勢圖，將見不列顛的坐落，正在一片淹沒於水的地層上。如果這陸地比較現在的情形，再高六百英尺左右，那末，不列顛便和大陸相接連了。接連的所在，不止是多維海峽(Dover)，即北海全部，和英格蘭海峽(English Channel)等處，亦莫非是和大陸相連之處。這種情形，是有重大的結果的。發生於汪洋無際的南部洋中的潮流，以很大的速率，迅掃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只因南部洋所佔的面積，環繞了地球一週，地位過大，就只能夠發生一英尺高低的漲落。但一到淺岸附近，速度便被挫小，高度却更增加了。如果這條淺岸，寬度很大，潮頭的漲落，必定極有可觀；如果潮流達到的大陸，他的岸際，是陡峻的，而且是極深的，那末，潮頭的高，幾乎無所增長，便沒有潮。因為這個原故，挪威和西班牙的岸際，便都沒有什麼很大的潮汐。至於波羅的(Baltic)海，和地中海，這種環於陸地中的海，所以沒有潮，顯然是因為洋中的潮流，無法進來的原故，不在此例。(其中固也頗有本海自生的潮，但在實際上，可以不必注意。)因為這原故，所以只有不列顛的岸邊，和對面的大陸上，從漢堡(Hambury)到比斯開(Biscay)灣頭，一帶地方，岸際才有每日兩次的潮汐，能夠把各河河口的積沙沖淨，能夠在任何時候，使小舟得以繞着為大船所無法或極難經過的灣子，進出。如此，不列顛是和北法蘭西和西德意志同享了有海股可以自由的從海洋進去的利益。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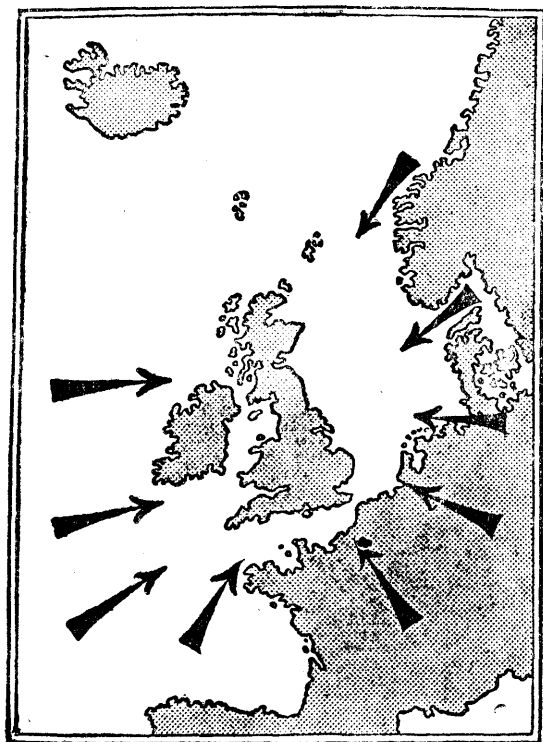


可以藉此深運內地，能力於是可以節省；特別是在中世紀裏，造路的方法已經忘記，而鐵路又還未曾發明的時候，佔得便宜實在不少。

(4) 對於舊世界的位置，在美洲尚未發見之前，不列顛又和歐洲西北的其他各地，同為所謂世界的外緣。不列顛當時，乃是一切事物的盡頭，也可說是落在一條盡頭路上。東方的草原居民，或南方的回教民族，沒有一個

會看見她的岸邊的，雖然摩爾人會到得波亞，布加利亞人會渡過來因河。所以當日的不列顛只是閉關孤立；和西西里，那似乎應當自有其歷史而終未能做到的海島，大有不同。西里介乎東與西，南與北，希臘與腓尼基，羅馬

圖五十三第 前不往列顛的方向圖



這圖表明前往不列顛的方向，實際上已不止半個圓圈之大。北方的挪威又比較的要了。

與迦太基、基督教與回教、挪爾曼人 (Normans) 和薩拉森人、土耳其人和西班牙人之間。既落在環地中海而立的古世界及中古世界的當中，就無怪乎她的歷史，只是遇合於西西里這片公共地方的各種勢力的爭競史。不列顛呢，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種種發見，還沒有使洋的重要，跳上歷史舞臺之前，她多部是個獨立的地方，便到現在，不列顛所以重要，也全不因為位置在什麼陸地的中心。如果我們把船舶往來不列顛的所有道兒，考究一下，便見由西繞北而東北，差不多有半個圓圈，實際上和不列顛沒有交通呢。向北去，則尤其無路，攻擊鮮有自那方面來的。

所有上述各狀況，都駕馭過歷史。有時候是大家聯合起來駕馭，有時候各個分別的駕馭。

不列顛既落在世界的盡頭，大陸上便有許多許多民族，從多維 (Dover) 那方向裏避地到此。這種移民，後來一班一班的越來越衆，最先來的，便被逼的越向西北遷移。不列顛的海岸，固可以從大陸上望見，但這些人民越海而來，究竟是由於什麼勢力所逼成的，我們雖可以猜想，卻無從斷定。每次的移民，都比其前一次的，文化更來的高，在戰爭中，在和乎中，都更善於利用能力。至於使用和節省能力的方法，這是一定從其他民族學得的，因此，他們只是模仿者，便在歷史裏算不得什麼。稍後這英格蘭低地附屬了羅馬帝國，不列顛這才被導入世界。

羅馬人離開之後，不列顛是個海島這件事實，繼續發生影響。這時候，不列顛以內，沒有集中的組織，於是不列顛是個海島這件事的結果，便使他的全部邊界，處處受攻擊於來自北海的海中人，而且爲所佔據。

薩克遜人 (Saxons)，朱特人 (Jutes)，盎格羅人 (Angles)，丹麥人 (Danes)，腦斯門人 (Norsemen)，東南西北環而攻打，在此建立了小國，並引進了風俗和生活方言，所遺影響，至今猶有存在。這其間甚至在幾年中，還成立了個以北海為基礎的帝國，把英格蘭的低地全部，都包括在內。

到後來，諾爾曼人 (Normans) 再跨過海峽，英格蘭的低地，才由威廉和他的子孫，從內部出來以強毅的手腕加以統治。統治的中心，自然而然，便擇了倫敦。倫敦的地位，既在潮頭所到的附近，又在河北沼地間第一片堅實的地方，於是便顯陳出來為凡折聚於泰晤士下段流域 (Lower Thames valley) 各路的交叉點，河中的船，自然也到這裏，和諸路相遇。在當斯 (Dawns) 山脈和契爾忒因 (Chilterns) 山脈中間，沒有別的地方，能和他爭衡。惟有在那由掃桑波頓水 (Southampton Water) 進入的另一盪地，才有一可以選為中心的地方，這便是溫徹斯特 (Winchester)。在某一時期裏，似乎法蘭西的北部和西部各平原，也要統一於英格蘭這中心；那安幾文 (Angevin) 王國的疆域，從哲維倭特 (Cheviots) 山脈起，一直伸到底里尼斯山脈。然於這時，不列顛是個海島這事，又於另一方式裏，駕馭其歷史。這就是起於言語不同各民族間的自然猜忌，顯着起來了。那現代法蘭西境內的人民，對於住在巴黎，說法國話的君王的恨惡，比較對於海峽那邊住在倫敦，口說英語的君王的恨惡大為減少，終乃環巴黎而謀統一，成功了現代的法蘭西民族。然海峽各島，永沒有屬於法蘭西；諾爾曼人在沒征服英格蘭之前，便守得海峽各島。這些島，乃是不列顛歷史上一種紀念品，所紀念的是不列顛的海在許多世紀裏，並非一種保護，不過是海中人來此

的遺兒。

此後英格蘭低地中的集權政府，漸漸的把治權擴張到低地之外。很久的威爾士 (Wales) 的高地，因為特性不同，所以是一片獨立的地面。很久的蘇格蘭的低地，也自有其中央政府，獨立存在。蘇格蘭當時，被保障於那片寬寬的曠野之後，住在裏面的，只是些以劫掠爲生的偷牛賊。這種偷牛賊藏滿於英格蘭的北部，及蘇格蘭的南部。在羅馬時代，大不列顛固然不會歸於一統，即羅馬時代過後一千年當中，他也沒有統一。其間的高地，因為經濟狀況不同的原故，總是傾向於發生不同的政治狀況的。可是這海島全部終久成功了一個集中的政治單位，保障於海，且用海爲保障之具。

在這政治單位形成之後，及各低地還是彼此分立之時，能力的蓄積，已在進行中了。長年生長青草，可以餵羊，羊毛即可從而剪得。政府既強有力，外患無機可乘，內亂也不能起，綿羊的飼養，因能可進行無阻。所得的羊毛，是賣給海外的商人的。漸漸的就興起了一種貿易，藉之更可以多積得些能力，這也是因爲人可以長年工作，船可以深入內地裝卸貨物的原故。所以此間進步的可能，是因有兩種原因：一是四圍都有海爲保障，二是內部有集權政府。英格蘭因此，便成了現代第一個開化了的歐洲國家。

在這個時期，不列顛始終都落在世界的盡頭。至洋和美洲發見之後，不列顛的位置方才改變。所受影響，約有下列的兩方面。

(1) 從此，她發見了她自己的門戶，洞開於大洋，正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蘭西這幾國一樣。不

特可以從不列顛徧航世界，和那些地方一樣。而且還比較的容易。不列顛的人民還會盡力去尋覓過印第斯呢。約在哥倫布的航行前十二年，布里斯他爾（Bristol）的商人，已遣送了海船，到大西洋裏去，試行尋覓海島，做成他們別種東方丁香產地的踏脚石。

（2）到印第斯和到美洲去的航路上，交通發達後，不列顛的南方海岸，和他接近，而其東北，仍是離開一切交通和攻擊甚遠。

到這時候，不列顛以前的歷史，同着地理狀況，一齊起來駕馭此後的歷史了。依賴四圍的海洋爲天險，藉集中的政府和平靜的時局，以節省能力，英國便在興起於中世紀各國的國際間，佔了一席。他的人民，許多都是水手；他的商人便是積聚財富，積蓄能力的主兒，認識了通商海外，是發財的方法。所以海並不是件他們不知道的東西。可是起初，印第斯的發見並沒給不列顛什麼十分大的好處。因爲葡萄牙和荷蘭接踵的奪得了曾屬於意大利各共和國貿易大部，而且西班牙又支配了寶貴的金屬所從出的各地方。真的，英國的海員，實在不止是駕着大艦隊（Armada），而不習於航海的西班牙兵士的敵手。英國的船，雖是比西班牙的小些，但是駕駛較易，因爲主要的船隻都是些專供海上用途的商船，並由老於航務的水手駕駛。西班牙的船呢，却只可以說是浮於水上的堡寨，其中的駕駛者，乃是到海上來交戰的兵士，只適用於依陸地臨敵的方式，來作戰的。英國的海客，如刺里（Raleigh），如德類克（Drake），固也曾盡力去到西方，從西班牙的屬地，奪取財富回來。但是英國的當局，不像西班牙的當局，乃不慣於「征服」這理想的。所以當

日對於拓地海外一事，只是不大高興。即刺里在維基尼亞（Virginia）所開闢的殖民地，（他於此想求黃金却沒尋見，）除了給後人，以到海外去開墾田地這觀念之外，別的結果，也是絕少。

便是不列顛的富強，也並非和葡萄牙及荷蘭似的，立刻便由通商這觀念誘成的。當初在改革之前，葡萄牙特教皇的教諭，得了通商的專利。後來，荷蘭人把握了印第斯產品進入歐北那條大道的鎖鑰，自然然而，被刺戟起來，成功了海上的御者，積蓄了足夠的能力，叛西班牙而獨立。不列顛呢，在商業這方面自然比荷蘭成就較晚，因為不列顛這地方，並沒有通商的大路，於中通過。然而不列顛到底是如此接近於荷蘭，刺戟很深，不列顛的商人，為求廉價起見，旋即努力由自己去供給本國以遠方的產品。這樣，便發見他們自己是和荷蘭競爭反抗，而仇敵隨以發生啦。不列顛和荷蘭及法蘭西，發生了這樣的衝突，不過一百多年工夫，不列顛不特成了海上霸國，而且還成了個唯一的海上或洋上霸權。

這場鬭爭，起於十六世紀之末，直到十八世紀之初，但前半部的時光，卻是在表面上和平的過去的。自一六〇〇年，荷蘭人把胡椒的價錢，從每磅三先令抬高到六先令，而英人為自衛起見，設立了英屬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那時候起，直到一六五一年，克倫威爾的航行條例（Cromwell's Navigation Act）頒佈，英國的商業，一徑在發達，越來越和荷蘭人的商業，發生衝突。但是實在的戰爭，倒還沒有發生。於此請注意，在這緊張的情形越來越甚的時期，李卻盧也在努力為法蘭西發達海上霸權，（一六二八——一六四二）只因他這種努力，是不根生於國民的天生活動裏的，而這政策又沒堅持到

底，所以所得的結果，便沒有如所希望，那般偉大。

那航行條例所宣布的是：英國及她各殖民地（英國的殖民地，此時已逐漸澎漲，）的進口貨，必須全部由英國自己的船，或屬於各物產地或製造地方的船來輸運。這便是對於荷蘭人的挑戰，戰事隨以興起。這場海上爭霸的競鬪，為期共六十年，其間經過，可以明明白白的劃為四部。

（1）英荷兩國單獨交戰。

（2）英國與荷法同盟交戰。

（3）英法同盟共戰荷蘭。

（4）英荷同盟共戰法蘭西。

茲特分別敘述如下。

（1）英荷單獨交戰情形 這第一期，從一六五二年起，到一六六五年止。第一戰在共和國指揮下，英國只佔得一點點兒便宜。第二戰，發生於查理斯（Charles）在位時代，大體說來，英國是比較的胜利了。但她真正的力量，只居於附帶的地位，因為在一六六五年的秋天，她的海軍，雖然得了勝，卻因起了大疫，艦隊不能夠放洋。此後兩國的勝負，便清清楚楚由地利上的關係呈現：即英國既蓄積了不少能力，有的是錢，便可以僱用傭兵，從陸上攻擊荷蘭。

（2）英與荷法同盟交戰情形 英國既僱了傭兵，由陸上攻打荷蘭，第二期的戰爭，自然隨之出

現。荷蘭於此，自然要立刻求助於法蘭西，以保守其陸上的國界。但這一時期，為期很短——只從一六六六年，到一六六七年——因英國雖是又比荷蘭利益獲得更多，而英荷兩國，大家都看出鵝蚌相爭，漁翁得利，經商利潤，已為法蘭西得去不少。於是和議告成，兩國間，甚至還締成了幾年的盟約。

(3) 英法聯盟共戰荷蘭情形 這時候，法蘭西在郭爾柏 (Colbert) 指揮之下，再把她那或作

或輟的海上雄圖，繼續努力起來。法蘭西向來是以中央集權著稱的。組織於集權制的法蘭西特式之下，本國商品的生產，船隻的建造，殖民地的設立，都是如此的互相合作，互相刺激，法蘭西似乎是可以一躍而登海上霸國的前列。然而歷史的動量及地理的狀況，再把作用發揮出來。一方面習慣於舊生活中的人民，對於政府的這些遠圖，未能立刻乘機利用。另一方面，地理的狀況，重又誘起政府拓地東方的雄心，因而海上的圖謀，不會發生效果，又被撤回。法國的陸地疆界，若順着交通最便的道兒直走東北，便到尼德蘭和荷蘭。西班牙當時已經衰弱了，於是屬於西班牙的尼德蘭，立即為法蘭西奪來，唇亡齒寒，荷蘭便直接受到威脅。這似乎很合乎英國所願，特別是因為法國的海軍，雖是漸漸強盛，卻不是英國商務中的敵人。因此，到一六七二年，一個緊張時期過後，英國海上的威權，比前更甚了，英法兩國便聯合起來，向荷蘭宣戰。這場戰事裏，荷蘭從通商獲得的利潤中，提出了許多，作為接濟金，送給她的與國。大半因此，得了與國的幫助，把她陸地一面的壓迫除去。她的海軍又強，能夠把直接來自海上的敵人防止住。可是她必須將許多接濟金送給與國，乃是因為荷蘭的疆域很小，且其靠陸一邊，是受敵於那龐大的中央集權的



陸上國家。海上呢，她的力量，敵不住那不必作陸上的防守，只把接濟金，用來請進攻的助手的不列顛，也是顯而易見。所以於一六七四年，英國退出戰團時，英國的國旗，自菲尼斯特（Finisterre）直到挪威，都得到一個優越的地位。英國的利益，還不止於此呢。這場戰事，到一六七八年方告結束。英國半途退出戰團之後，便立於中立國的地位，把所有荷蘭的輸運事業，轉歸自己。這是因為此時的荷蘭船隻，尚受法國搜船（privateers）之擾，海上的轉運事業，以英國船來得穩妥的原故。

法蘭西呢，熟慮之下，寧擇擴張於陸的策略而棄稱雄於海的偉圖，在實際上，也只是讓英國人，得在海上自由的發展。遠在哲姆斯第一（James I）在位的時候，英國海上的威權，已比法國來的超越了。但如果郭爾柏的計畫，能够堅持到底，而來布尼茲（Leibniz）的勸告見用，則法蘭西所具地理上的利益，必能讓她建立起一個海上帝國來，為荷蘭所不能抗，為不列顛所難勝過。如果她能够利用地中海（此時地中海上沒有霸權存在），把埃及及收入版圖，那末，她又能够把握到印度和利凡得商業的大部份；再在埃及及兩邊佔領一些埠頭，便成一個比荷蘭更重要的海國；於國內，復慢慢的把各較弱的與國併吞下來，內部勢力必然愈壯，至少也可以成爲不列顛一個大大的敵手。可惜她竟不這們來幹。

（4）英荷同盟共戰法蘭西情形 於是我們便到得第四期，英國與荷蘭同盟——但荷蘭只是個較弱的同盟者，——起而毀滅法蘭西的海軍和商船。這一期，始於一六八八年，終於一七一三年。期中，法蘭西又參加了奧格斯堡聯盟（League of Augsburg），及西班牙國統這些大陸戰事。於此請注意，

單靠極強的海軍，還不能夠使一國稱霸海上呢。原來這一期的起初，法國的海軍，數額上，設備上，都勝於英荷的聯合海軍；她所缺的，乃是那可以從而積蓄能力的海上商業。所以英國所遭的損失，很快的就恢復了，而法國的財源，則不斷的日就涸絕，她的船舶並不能將她恢復起來。她的財源，所以涸絕，多半是消耗在陸上攻守各戰爭中。而英國偏又能供給法蘭西陸上各敵國以接濟金，使戰事持久。這樣一來，所以起始的一二年之後，雖然沒有什麼重要的戰爭發生，英國在表面上，雖然似乎是和大陸上的事情絕少連帶關係，而這時間，終得算是不列顛歷史中最可注意的時期。她那日臻強盛的海上霸權，所施的靜默的壓力，才是全部戰爭中重要的關鍵。她的商務，固然也受了法國的搜船的擾害，但這種損失，商務中絕大的進步，可以爲之彌補而有餘。所得的利潤，即積得的能力，既然有餘，不列顛便能夠源源不絕的接濟大陸上法國的敵人，使能維持其爭鬪力，以待法國筋疲力竭啦。

在這場鬪爭中，荷蘭海上的霸權，完全消滅。她不能夠像英國似的恢復她的海軍，因爲她的財源，也和法蘭西相似，已在陸上戰爭中用盡。在海上，她便越來越靠着不列顛。烏得勒支 (Utrecht) 的和平會議裏，她也不會得着一點兒大好處，她的運輸事業，和海軍勢力；從此永休。所以這場戰事，只可以說是完全替英國謀利益。商務猛進了，這便是她所得最大的利益。她把葡萄牙的商務，一齊攬到了手。地中海裏直布羅陀和馬洪口岸 (Port Mahon) 及大西洋那邊，紐芬蘭 (Newfoundland) 和諾法斯科細亞 (Nova Scotia) 等處的讓與，又供給了她以發展及保護其貿易的新基礎。

地理狀況和地理狀況的利用，在不列顛的商務上，又發生了另一種結果。不單是貨物用英國船輪轉時，比較她敵國的船更爲穩妥，以至世界的轉運事業，漸漸的落入英人之手。並又因爲不列顛全境，比較別處更平安，於是商業的管理，又比較別處，費掉能力，更爲經濟的多。

金屬貨幣。代替以物易物的制度而起時，人類的文化，便大大的進了一步。因爲以物易物，用以交換的東西，往往笨而且重，不易攜帶。加上一個人有了餘剩東西，往往不易覓得另一個人，爲交換之對手。卽一人所有的東西，不見得卽合乎此人所需要，而同時又需要此人的餘剩東西。惟有金屬貨幣，人人都願接受，才使交換便利起來，才使生產的能力，更易供人利用。

到這時候，一切開化了的地方，便再進了一步，而在不列顛，這種情形尤爲顯著。除了小宗的零星買賣之外，實際上差不多是沒有銀錢過手了。國中所有的商務，通通是由銀行用一種過賬的手續，使之簡單。依這過賬的手續，一個人或一個商號，做了多少工作，卽費掉了多少能力，便依所做工作的價值，給與他多少財富的信用。他要買東西的時候，就寫張支票，將這信用全部或一部，讓與賣主。這賣主又可以轉讓給別人。那末，這一切的轉讓，只有在平安無患的國家裏，人對人彼此相信得過，能力不致於不必要的耗費掉，才有通行無阻的可能。所以英格蘭銀行，那全部信用建築的基石，成立於十七世紀的末年；而全世界只有在倫敦，人纔相信得過，一張標明憑票付款的紙，可以隨時兌得現金（註）這都不是偶然的事。倫敦成功了世界商務的中心點，到今不衰，便是因爲商務可以在那裏平平安安的進行，比較別處，更節省能力。

(註) 現金在一種意義裏，比較紙幣更有價值，乃因為金子的人工價值，更普遍的被人承認，並非因為真正更有價值些。須知金子和紙幣，都不是能力，只是能力的標記物。

如此，商務便於十八世紀的起頭，正當亦正因為英國已稱霸海上時，開始大規模的組織起來。到一七二〇年，那南海投機 (South Sea Bubble) 時代的情形，便一方面示明國中的剩餘能力，即資本已有很大的蓄積，另一方面，示明資本大規模的組織，已在開始；這所以可能，是由於有充分的安全之故。那南海公司成於一七一一年，戰事還沒終結之前，是因為政府想減少所借金錢的利率而成立。到一七一九年，對於利率的減輕，又努了一次力，這就使人民的眼光，開放到，要使金錢日增，惟有付之使用這一途上去。這投機終於失敗，並非因為安全不足的原故，——公司的百鎊股票，從沒落到一百七十五鎊以下，——乃因安全的信賴，向來是倚靠於海的支配權的，此時卻已很自然的，可是頗不當的，伸展到海的支配權所不及的東西上面去了。

十八世紀中，英國商務和海上霸權的尊嚴超越，屢次被人挑釁。可是每次爭鬪的結果，總是英國佔些便宜，疆土隨之以增，商務隨之以盛。只有那美洲戰爭，給了她一次很嚴重的損失。

因為英國的商務，日興月盛，法蘭西和西班牙，曾於一七三九到一七四八，又於一七五六到一七六三，兩次直接簡接和英國戰爭。每一次，這兩國同時都參加了大陸戰爭，每一次英國都用商務中所獲的利潤，接濟兩國的敵國，好使它們的富源，耗絕於陸上戰爭，所有的商務，更越來越落入英人之手。法國的商務，在

法國東印度公司手下，已在印度發達，加拿大和西印第斯，法國的商務，也在增長。但因他們的商務，沒有海軍保護，於是這些地方，不是很快的成了英屬領土，便是極速的，爲英人勢力所籠罩，商務只有英國人的利益了。

英倫三島外，不列顛的屬地，迄今只多半是些貿易埠頭，或和海軍通聲氣的地點。這其間的理想，似乎是腓尼基式的，而不是羅馬式的，換言之，卽通商而非征服。但到這時，真正的殖民區，也已經漸漸的興起；生於英國的人，到來安居樂業，已不願再回故鄉。於是在北美洲的東方海岸，一片面臨大洋，而氣候雖較不列顛更趨兩極，卻比美洲東岸一帶，任何別處，更爲和暖的所在，便建立了殖民區新英格蘭（New England）。又以武力獲得一個新蘇格蘭（New Scotland）也被殖了民。從此朝南朝西，便是那紐約州的始創地，維基尼亞這舊殖民地，及卡羅來納（Carolina）和喬治亞（Georgia）這些新殖民地。這些地方，已有了一百萬的人口，似乎尚有澎漲的餘地，於是和此間法國人的衝突，便成必然之勢。法國人進入本大陸，是藉着聖羅凌斯（St. Lawrence）及密士失比（Mississippi）這兩條大河系而來的。他們的人數雖少，只當英國人口二十分之一，卻已在努力，要把兩大河系容易達到的那片廣大地面，全部收歸掌握。然而英國的海軍，努力把加拿大和法蘭西隔斷，於是加拿大乃成了英屬的領土。

在印度，拓地的競爭，也和商務的競爭，同時進展。但法國人沒有海軍爲之扶助，故結果毫無所得。七年戰爭（Seven Years War）告終時，在實際上，法國的通商碼頭，雖還讓她保留，可是所有征服地，都割歸

英國便是所保留的通商碼頭，也漸漸的不足爲重，因爲大部份的買賣，自然而然的，轉入了隣地的英屬商埠裏去了。所以到一七六三年左右，已有大塊大塊的地方，或和平平的，成了英人的殖民地，或由英人以武力奪了過來，遂使大不列顛在事實上，成功了不列顛帝國，而不列顛的商務，仍是日進未已。

可是正如在南海投機時期，商務突然膨漲之際，出了錯兒一樣，這時候，在殖民地的管理上，也出了些錯兒。依當日的情形，這些殖民地，所求於不列顛者多，而供給不列顛者少；貿易的差額，總是不利於他們。換言之，即能力是在日就涸絕的途中的。這便須藉別種方法，爲之彌補。彌補的方法，即是和南邊的西班牙殖民地，私行貿易，將他們那裏需要甚切而又不能生產的東西，供給他們。誰知政府不諒，竟至橫加干涉。直接的干涉，便是禁止這種不法的商務，並用兵艦來制止。簡接呢，還要這些殖民地納一種他們極不願意納的稅，於是民怨沸騰。雖然課稅這件事，至終成了開戰與否的決擇問題，可是禁止他們通商一層，還得算是起釁的遠因。

在這時候，法蘭西已明白了她拓地陸上的計畫，所以屢未成功，都是由於受了不列顛海上霸權的撓阻。故到現在，不列顛的財源，正因參加了美洲的陸上戰爭，而日就涸絕，似乎便是她再作一次奪取海權的機會到了。進一步，法蘭西並認識了不列顛的勢力，在於海上，便不再上不列顛的老當，不再自纏於英人所打算激起的歐洲戰爭。如此，不列顛已屬不利。兼之承平日久，兵備廢弛，在太平無事的那幾年裏，似乎一個錢，都得明明白白的用在商務的徵逐中，才算沒有枉費。因之不列顛的海軍，已經較前稍弱，及至戰事起

來，時法蘭西和西班牙的聯合艦隊，就實在都比英國的艦隊更強的多。然而強弱相形，雖是如此，而英國戰後所失，仍只不過是美洲的殖民地區。（註）這是因為地理所駕馭到的過去的歷史，是有效力的啊。一方的海軍，有海上的傳統，似乎勝利總得屬於他們。另一方所有，卻只是個對於海的不慣習。戰事中，固然雙方都出了錯兒，可是遺誤甚遠的錯兒，卻是出自聯軍方面。於一七八三年媾和時，法國又感受着財政的枯窘，不列顛因之又獲得極有利的條件。

（註）其間也有些調換。

英國海軍不但是具有海軍的傳統而已，並還有長於在海上使用和節省能力的傳統。論到海上的戰術，英國的水兵，實在是比較她的敵國造詣更深。古時以徒手交鋒爲交戰唯一的方法，那時候，海上作戰，就和陸上作戰，極其相似。雙方的戰艦，面對面的直衝而來；正和那密實的希臘方陣，能够把對方的軍隊突破一樣，惟有許多的船隻並在一起，才能有充足的人力，去攻打陣腳已亂的敵人。所不同者，海和海上情形的熟習，及駕駛船隻的本領，乃是想交鋒於海上的人的主要條件。因此，只要戰事是發生於海國和陸國間的，無論何時，海上的勝利，總是由海國奪得，大部份便是因為海國懂得海上的情形，善於駕馭船隻這道理。而如前所見，西班牙人，因不是真正的海中人，便被荷蘭人和英國人在海上打得大敗。到了一六五三年後的六十年間，情形一變。由新的情形，便生出新的海戰的原理。依這新的原理，戰爭的勝利，往往歸於使用戰鬥力，最經濟的那一方面。

船的長比船的寬，要大的多；船上如果要裝置小砲，船側的砲位，當然比前後艙，更可以多裝置些。所以戰術已進步到用砲的日子，船的進攻，即以船側向前爲最有效。如要使全體艦隊，有最大的效力，敵陣的視線，尤不可以有友船從中遮斷。因此，參加戰役的船隻，必須列成一線，行動須與交戰的方向成正角。而使這樣一條陣線，處處有同等的堅固，惟有鬪爭力強到某一定程度的船隻，方可參加，這種船便叫能上戰線的船。海戰於是就和從前直衝敵陣的戰術大不相同了。風的情形，比較從前，更要注意。在上風頭的艦隊，有選擇進攻與否的利益，但如真個進攻，便有如下的不利：即須直向敵陣駛來，因而只有極少幾尊砲位，可以用得着，或則行動緩慢，爲首的幾隻船，必要大受損傷。再如敗了，逃避的機會也少。在下風頭的艦隊呢，不利於進攻，卻是逃避的機會較好，而於受人攻擊時，能夠以靜待動，使敵方無能爲力。大可注意的，即是在美國獨立那場戰事裏，法蘭西對於英國取了攻勢，而英國的艦隊，還是依照習慣，採取上風站頭，法國艦隊，選擇下風站頭。

這種成爲特性的歧異，不特是件偶然的現象，而且還是因爲半由於經驗更富的結果，英國的水軍，對於海上作戰及海上作戰的原理，懂得更多。重要的兵站，都選設於陸上，因爲陸上的地位，往往可戰可守。例如有些地方如埃及和加爾底亞，有沙漠或沼地，作天然的保障；城市如羅馬和巴黎，則所據的形勢，最易於把敵人逐出境外。惟在海上，一望相同，更沒一處，比較其餘，易於防守，在兵書上說來，便是形勢「沒有」可憑。英國的海員，經驗既富，便曉得了這一層。他們又於有意無意之中，學得因有上述的情形，最好的守法，便



是攻擊隨處發見的敵人艦隊，而不去攻打敵人的海岸。因為惟有艦隊，才是能够藉以侵犯不列顛的東西。他們已明白了先發制人，雖然一時的耗費更大，而結局所省更多。法國人呢，就天然傾向於穩健的策略，沒有真要使用的時候，只把艦隊藏在港裏，要到勝利可操左券的時候，才肯施行攻擊。一方以用的方法，使所蓄的能力，分量加多，另一方，是要把已經蓄得的能力，牢牢保守或節省起來。但是二者比較起來，還以不列顛所發見的前一法，在作戰，在通商，更能產生好結果。

他們更豐富的經驗，又使他們能够尋出更妙的法子，使進攻得到更好的結果。即怎樣去利用風的力量，或船在動時的動量，以求以少勝衆。

英國獨立的戰事，大部因為法國的財源——即積蓄的能力——涸竭而告終。這也並不是什麼創聞，因為我們已經看見法國的財庫，不絕的外溢，已經過了一世紀有餘，而且沒有相當的彌補。法國的政府，挾其集中於巴黎的優勢，固然還能够由散佈各處的農民身上，斂得所需，以求自存。可是這種舉動，只使農民日益貧困，更不能够從田中獲得最大的利益，城市中的貧民階級，自然而然，也隨以受飢。

這種情形，結局便弄出了革命。可是皇位雖已推翻，憲法會議（Constitutional States-General）雖變成了國民會議，把已獲得的權力失去。而巴黎的集中勢力，原來本是法皇集中權力的靠山，現在政局雖變，仍能造成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使法蘭西境內各地的反叛，永沒成功的機會。每次叛亂，在倫河流域也好，在波爾多也好，在芬底（Vendée）也好，在布里塔尼也好，其所反抗，或是共和主義自身，或是當日共和主義

當權的形式。無論怎樣，叛亂發生的地方，總是孤立無援的，很容易由巴黎出兵去攻打，把亂事平服。

而法蘭西東方的陸界，又來駕馭她的對外歷史。法國的新政府，最初對於開拓疆土，誠不若對於傳佈『自由平等博愛』這種新思想的願望，來得更切。可是她的目的，越來越消失於方法中，致陸地的膨漲，最初是用來做實現理想的方法的，到末了，倒變成了目的自身。政府說：『法國的制度，凡她軍隊所佔據了的一切地方都得到。』但是擴張法國制度這種理想，卻消失於藉兵力來佔領地方的事業裏。在這些事業裏，舊狀況的駕馭再著；因為最易佔領的地方都落在國界東方呢。

初是由於法蘭西民族全體的推動力，繼是由於近時最高將才拿破崙的指揮，法國在征伐全歐這事業上，簡直很有成功的希望。如果當日沒有那稱雄洋面的不列顛，法國差不多是一定可以統一世界許多年。不過不列顛的洋上霸權，又照老例，起來加以撓阻。不列顛藉着她的艦隊，藉着由商務聚得的金錢把來接濟同盟各國的老法子，使法蘭西的膨漲停止。拿破崙呢，國事的指導，漸漸的已落在他一人身上，也就很清楚的看出了他真正的仇敵，即不列顛，和不列顛的商務。

以後的鬭爭裏，共有四個分明的局面，可以清清楚楚的指出。每一局面裏，英國的洋上商務，即其洋上稱雄的結果，都很明顯。

(1) 起初，拿破崙想到了英國的商務所以興隆，財富所以充足，抵抗力所以強大，是源於佔了印度。於一七九五到一七九七年間，他便施其絕頂精巧的外交和戰略，分別降伏了意大利及亞得里亞海

岸上許多小邦，依法國的模型，爲之設立共和政體。再於一七九八年，下到埃及，雖於當時已有一些法國兵船離棄了他。他徹底的降伏了並組織了這古國。又努力想去征伏加爾底亞這另一古國。要征伏這些地方的目的，便是要借他們做踏脚石，以便到得印度。這時候，不列顛因爲法蘭西征服了歐洲南岸，把她海軍的根據地奪去了，表面上，及某種程度的骨子裏，都不免受了很大的損失。此時卻遣派了納爾遜 (Nelson) 率領一枝艦隊，捲土重回。納爾遜在東地中海裏，搜尋了六星期，一點也不知道拿破崙的計畫和行動。六星期既畢，才發見法蘭西的艦隊於亞布吉爾 (Aboukir) 灣。於是不過一兩點鐘工夫，拿破崙便完全和歐洲斷絕了交通。從一七九八年九月九日起，直到一七九九年二月五日，連一封公文，都接不到。他的東征計畫，自然不能實行了，因爲他不能夠把亞克 (Acre) 丟在後面，沒有征服。而亞克呢，不過得了英艦隊中兩隻戰船的幫助，竟再也攻不下來。拿破崙自己，祕密的走了，可是他的軍隊，被封在裏面，絲毫不能有所活動，直到一八〇一年，暫時的和約將成之時，才放了出來。

(2) 首計不成，拿破崙又想一計，要把英國在歐北的商務，與以打擊。英國在荷蘭，在來因河一帶的商務，自然是早已制止，可是更往東去，威塞爾河 (Weser)，易北河 (Elbe)，波羅的海，仍然門戶洞開，因爲使用這些水道的國家，離法蘭西很遠，對於戰事，守了中立。既是中立國，行船便無防礙，商務便有落入他們手裏的趨向。不列顛呢，一心要使法蘭西的財源，不能再有增價，便要求各中立國，不要替法蘭西轉運貨物，更不要把能夠藉以重興海軍的物品，運給她。這種物品的大宗，如木料，如苧麻，都是從波羅的

海來的。因此，各中立國，發生了不滿。而拿破崙自埃及回來，既運用其極靈敏的手腕，把反抗他的軍隊，在歐洲中部擊敗，趁此機會利用各國的不滿，激起歐北各國——普魯士（Prussia），丹麥，俄羅斯，瑞典（Sweden）——於一八〇〇年，一致聯合，共成一個武裝的中立，在必要的時候，即以武力反抗英國的要求，亦無不可。如此，不列顛便孤立於歐洲。單與法蘭西對抗了。但這武裝的中立，卻於丹麥的海軍，被毀於哥本哈根（Copenhagen），及俄皇因為限制了俄國的商務而被刺死之後，完全瓦解。蓋各國都看出了，不怕受些拘束，接收了英國的要求，繼續得以營業，利益仍要大些，即能力更能多積得些。因此，在一八〇一年將終，不列顛和歐洲所有國家，除了法蘭西以外，復歸於好。

此時拿破崙又帶着軍隊，到了意大利南部，想去埃及。但因不列顛海上的威勢未減，他這場計畫，又成泡影。拿破崙自己，都渴望和平了。一八〇一年十月，和平的先決條件，彼此簽了字，一八〇二年三月，亞眠（Amiens）和約，也就告成。可是拿破崙雄心未已，終以為『英國一國，決不能和法蘭西爭衡』等和約於廢紙，到一八〇三年戰端又開。

（3）攻打埃及和打擊英人在歐北的商務，這兩個計畫，既都不成，拿破崙便想直接去攻打不列顛。這實在是個絕妙的計畫，不過做得到做不到，還是一個問題。拿破崙一方面為這計畫做預備，一方面又採用一次那南侵的老法子，把軍隊再輸送到南意大利。但因海權仍在英人手中，結果仍是一個不成功。另一方面，漢諾威（Hanover）被用武力佔領，延姆斯（Ems），威塞爾，易北，各河口，都被封住。甚至於喀

克斯哈文 (Cuxhaven)，也被用軍隊佔據，以求制止英人在易北河上的商務。這一切都未曾取得假道各國的同意，由拿破崙強制執行的。蓋拿破崙心裏，以為唯有英國是他唯一的仇敵，其餘各國，實在都無足輕重。誰知英國的力量，就在乎拿破崙要能及到不列顛，便不能不把別國的人民，一齊得罪。

論到這侵犯自身，須把十萬大軍，運過不列顛去。要這樣做，平日所有的輸送船，是不足道的。法蘭西的商務，已經頹壞了，全國的商船，都集攏來，也不夠用。造起來呢，木料等等的來源已絕，是辦不到。建造船隻的港位，更不足用。即使船舶能夠弄到，兵士由這種大船，載到英格蘭那邊上岸時，也只能慢慢的，上岸了幾隻，再上岸幾隻；不能所有兵士，一齊上岸，也是缺點。於是這次侵犯，便不能不採用極多極多的小艇，使能夠很快的一齊拖上淺灘，使軍隊一起上岸，一時間便有充足的兵力，去對付敵方。這些小艇可以在個風平浪靜的大霧天，戰船不能行動的時候渡海，——拿破崙對於這一層，極其重視，——而為成功更有把握起見，似乎法國還須有幾個鐘頭，把直布羅陀海峽守住。所以在拿破崙心裏，就又決定，相當的艦隊，為之掩護，也不可缺少。

可是這場計畫，也是毫無結果。因法蘭西新造各艦隊，費了不少的氣力，在法國許多處有蔽障的海港中造成，卻從未得到機會，聯合成爲一體，能力充實，足以掩護那艱苦備嘗，才集合於布倫 (Boulogne) 的小艇隊。蓋於這時候，不列顛海上作戰的知識，又進了一步，尋出防守本國海岸最好最便宜的方法，在乎阻止法蘭西艦隊，使不能出港。法蘭西的老脾氣，是把艦隊藏在港裏，以求於能力有所節省。不知這樣

一來，海員對於海，更不能熟習了。而英國的海員呢，此時已有好幾年，沒離開過船——納爾遜足有二年功夫，沒下過他的令船——便剛毅化，強韌化，在船隻的管理上，就訓練的如此之佳，到開戰時，駕舟問題，胸有成竹，可以毫無疑慮。

所以在一八〇三年，戰事剛在開始的時候，法蘭西各海港，即已被英人封鎖。有幾隊艦隊，固然也會逃出，可是這樣的脫逃，永不能夠同時一致行動。所以逃出來的，終沒有額數充足的聯合，把海峽守住，也決不能夠行動如此之秘密，使緊隨於後的英艦，迷失他的去向。然這全部戰況的樞紐，乃在乎拿破崙的主力艦隊，被康華里斯 (Cornwallis) 封鎖於布勒斯特 (Brest)，沒有一刻兒功夫脫逃的機會。這樣的把各口岸，加以封鎖，所以很有利益，因為由軍事學上着眼，當日海陸之間，起了另一種差別。陸地上，除了沙漠裏，差不多到處都碰得見人，一枝軍隊的行動，隨便行了多遠，決不能不被人知道蹤跡。海上呢，尤其是在洋上，一片汪洋，艦隊往往可以駛行很遠很遠，沒有人知道他到那裏去。前面談過，拿破崙航往埃及時，納爾遜甚至在地中海裏，都要搜尋許久，才找着蹤跡，便是一例。這樣，那西印第斯羣島，因是遠在洋那邊的，起初就被選為法國海軍各分散的艦隊的集中地點。但因各小艦隊，被封閉在各港裏面，不能出來，拿破崙便逼得改變了計畫，以畢斯開 (Biscay) 的海灣為集中點。這就容易使人曉得，作適當的準備了。微倫牛 (Villeneuve) 固然也會統率得一隊艦隊，逃出土倫 (Toulon)，到得西印第斯。可是其餘各隊，沒有一隊能夠到來，和他結在一起。逃出的反而立刻被納爾遜追隨着，無從遁迹。納爾遜極明白這樣

一追之後，必然要生什麼效果，他不但能够預料微倫牛立刻要回來，並且還料到他回來時必由的路。於是就另選一條利用起西風來，成績更好的路，搶先回得歐洲海裏，等候法國艦隊到來。微倫牛做了末後一次的試驗，想和布勒斯特的艦隊連合，但已無此魄力，只好向南航到卡第斯（Cádiz）駐紮。這時候拿破崙才看出了對不列顛的侵犯，沒有希望，因把他那佇候已久的軍隊，調離布倫。

英國被侵犯的恐慌，實際已成過去後三個月，特拉法加（Trafalgar）之役才起。這場惡戰，是因為微倫牛已失敗了才打的。他被撤了差，繼任者的職務，是要把艦隊再帶回地中海。於繼任者還沒來到之前，他知道了這事，就決定由自己親冒一切危險，率領艦隊，衝入直布羅陀海峽來。但納爾遜是等着的。特拉法加一戰，法國的海軍，就覆沒了一大部，從此侵犯的恐慌，永不再起。

所以海是由熟悉他的人，用來防禦那些如微倫牛自己覺得對於海的熟悉不如敵方的人，如拿破崙，不能够明瞭海戰中特別情形的人的。不列顛一世紀裏，簡直侵犯的恐怖，都沒受着。

（4）拿破崙既然不能够把軍隊運過海峽，便又在設法子由陸地來征服海洋。要這樣做，歐洲各國都得聯合起來，反抗不列顛才行。他於是就開始其征服全歐的工作。在特拉法加戰事發生的時候，他的軍隊，即已深入歐洲腹地。不過幾天功夫，奧大利亞便被鎮伏在腳底下。普魯士於一八〇六年的末了，也被征服。

這場鬪爭，至終成了財源問題，即積蓄得的能力的問題。拿破崙努力要使不列顛完全不能够在大陸

的市場上，獲得利潤；甚至於不是英國的船，只要是從英國來的，都要拿捕下來。英國呢，就努力要使法蘭西及其征服地，海上的交通，完全斷絕；只有那從英國口岸來，曾納了稅給她的船，才許進入大陸。於一八〇七年，英國的計畫，卻是更爲成功。因爲拿破崙這時正有事於俄羅斯，要俄羅斯也和歐洲其他國家，一致服從他，因而就不能夠再分出些兵力來，執行前述的命令。同時，丹麥和葡萄牙又被英人說服，把艦隊撤回。

丹麥和葡萄牙，至終仍都受了法國軍隊的蹂躪的。歐洲全部，只除瑞典和土耳其，餘都歸了拿破崙的掌握。這樣，不列顛的地位，便似乎愈加無望。但她惟一的宣言，只是要求所有的外國貿易，必須通過不列顛，納了稅才準走。她的艦隊，就是這種要求的執行者。於是不列顛的地位，就不單是因爲所有歐洲的對外貿易，都得送她一份買路錢而加穩，並於下面兩方式裏，使拿破崙的勢力衰敗下來。第一：人民的利益，至少是歐北各國人民的利益，都有和英國通商的必要；即在英人限制之下，亦所情願。所以其間的商務往來，在所難禁，而拿破崙則違反了民意，用兵力去阻止不合法的通商。第二：拿破崙覺得英國在歐洲北部的商務，非加制止不可，便迫得他把最精銳的士兵，分散在歐北那五十英里寬的一帶岸線上，因而不能遣送充足的兵力，去驅逐意卑里亞半島上，英人的武力侵犯。

他這時真個是限於兩難之間了。如果他把歐北的兵力撤回來，反抗西班牙的英人呢，英國就要由通商歐北，把財庫擴充。如果讓軍隊在歐北不動呢，——實際上，他便是讓軍隊留在歐北的，——所餘的兵力，又不够把英人驅出葡萄牙。他的人力分散了，不能有什麼效力了。法國又一天窮似一天；一切的商業，越來



到法蘭西附近，就越昂貴，因為離開法蘭西越遠的地方，輸入才越容易，價錢也就越賤。

甚至於拿破崙所由失敗的那場戰事，也是由於不列顛是個洋上島國這一層，逼他採用的政策而起。蓋俄羅斯離開法國很遠，同意於拒絕英國的貨船，卻不同意於拒絕由別國船上運來的英國貨物。這是極不利於拿破崙的計畫的，爭端以起；那不幸的對俄遠征，隨之而生。於是普魯士和奧大利亞兩國的政府，由於全體人民的擁戴，就再奮勇起來。拿破崙呢，人力物力，俱已告罄，所統的土地，便日益縮小。最後，聯軍進了巴黎，這一幕戲，便告終結。洋面的霸權，已證明是太強大了啊。

## 第十二章 森林

### (I) 俄羅斯

前兩章中，我們已經看見，洋的發現，怎樣的刺激了歐洲外緣各民族的心理，這些民族，又怎樣的就都能够利用發現所供給的利益；因使濱洋各自然單位，漸漸強大起來。這其間的刺戟，不是使這些單位的結晶開始，便是大大的促進了結晶的進程並鞏固了結晶的結果。再則西方各民族發現了洋一事，和隨之而起的一切事，都是自然而然的，跟着下列兩種接觸而生的：一方面，他們接觸了平原各民族，另一方面，又接觸了阿拉伯人，以及爲阿拉伯人勸化成回教徒的人。

洋的故事，暫且攔起不說，於今還須回過頭來，研究研究歐洲其他各國，是怎樣能在列強中，佔得一席的。要明白這個，還有一種重要的地理狀況，即『森林』及森林所具的特色，必須注意。森林的類別很多，但其中頗有幾個共同相似的方面。試述如下：（1）凡是森林，都不能夠輕易的穿過。但是穿行森林小隊的人或單行人，總比大隊的人，來得容易，步行的人總比騎馬的人，來得容易。因此，森林便特別和草地相異，因草地上，我們前已看到，各方向的行動，都很容易，多數的人，羣居伴走，更有某項的利益。（2）森林固可以部份的被清除，以建立四週森林，即為保障的居留地。但在原始的情況裏，要快速的建立大居留地，是很難的。如果森林，有天然菓品的供給，建立居留地，或蓄積私產，更沒了誘因。（3）這些居留地中的生活，應當不是畜牧事業，而為農業。因為既有森林存在，一年到頭，便沒有很長久的乾季，五穀便可以種植，土地的出息，便比那乾燥的草地，來的更豐富些。（4）其結果，人口必然很少很疎，存在其間的農業社會，必然傾向於宗族性，不相信外來人。

所以這其間的生活狀況，和前此所提到過的任何一種，都不相同。凡是古代文化所興盛的地方，沒有一處，有很多的雨水，更沒有一處，樹木生的如此之多，能在任何程度裏，影響於人類的行動，或將居留地保障得像個森林中的墾闢地。

却說那世界大平原，在地勢圖上，雖似乎是全部如一，實際上，却是依森林的存在與否，劃分成兩部份的。平原的北部和西北部，在西風範圍之內，比較南部及東部，要略略潮濕一點。夏天既然較冷，蒸發也更少。

些。因此，東南兩部，雖然生產青草，西北兩部，卻是一片森林。長青森林，遍生於嚴冬氣候乾燥的區域，落葉森林，則爲波羅的海以南及西南，那片氣候較爲溫和的西部的主要林木。這裏，於是便是一片面積極大的地方，難以穿越，難以治理，難以連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要到比較的很晚，才成爲重要的區域。

前此已經提到在西羅馬帝國崩壞時，行動始顯著的那些氏族，乃是斯拉夫人。這種人民的行動，和日爾曼民族的行動一致，同是由於其東的壓迫使然，而非由於他們自己有什麼遷徙的慾望，或他們切身環境中，有什麼刺戟。他們的遷徙，也不見得一口氣便走的很遠。任是怎樣，他們來了總是定住在北方波羅的海，南方巴爾幹各地中間那片區域，一部份住於平原，一部份住於邱陵地中的。所以到後來，東方的游牧民族，再侵入時，以中央的草地爲定住的範圍，便把他們（斯拉夫人）分而爲二。那住在邱陵間的南斯拉夫人，前此已經講過；現在所要講的，乃是住在森林裏的北斯拉夫人。

北斯拉夫人所住的這片森林地，其中的狀況，游牧民族，向來並不熟悉，不知道怎樣才能在其間獲得勝利。因此阿乏爾人和他種游牧人便從來沒有到過這裏，而北斯拉夫人便實在可以說是在松樹林間，較易闢成的開墾地裏，獲得了一些安居的保障。然而這種分立而隔絕的社會，又落在遠北，不能爲發展於地中海四圍的刺戟所影響，要在文明世界中佔一席，自然而然，就必很久了。而第一次到來的刺戟，大概也可料及必來自海。

約在紀元後八〇〇年，因爲那偉大的日爾曼帝國澎漲的結果，（這日爾曼帝國，就要講到，）凡住在

今日的丹麥和斯干的納維亞 (Scandinavia) 的人民，都被刺戟的起了活動。大查理斯 (Charles the Great) 克服了撒克遜人一事，逼得這些北地人民的意志，都轉注南方。有的是熱中於掠劫，有的是曾見過些北方王國，看見其中社會的範圍很小，且其所以小而孤立的原故，是因為無論那一處，都不能獲得多量的食品。年青的人，習慣於離家外出這思想，海上或陸上，獲取生活所需時，所有的危險與困苦，他們個個都習慣。他們慣於爲己，藉自己或幾個助手，而思想而行動。許多人可以做領袖，而被領率的，却比較的少。因此，所以就有二百來年，這些北方人或挪爾曼人，日在離鄉遠去的途中。他們的行蹤，東南西北，到處都有，探險交戰，卜居，並在英格蘭和其他各國，建了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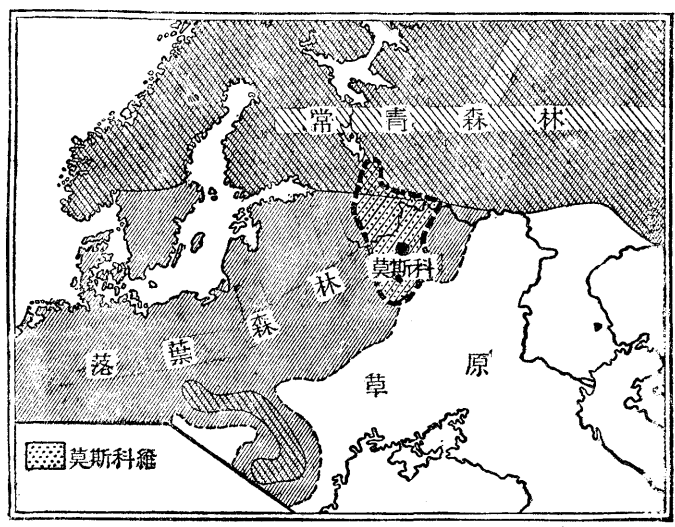
他們的影響，對於一切較爲古舊的各地地方，當初只是破壞的，而對於北斯拉夫人所住的那片較不開化的地面，卻一起始便是建設的。所以這些海上人最易來到的中心點，諾弗哥羅 (Novgorod)，就超越過一切其他的森林居留區。諾弗哥羅的君主，所統治下的疆土，也漸漸的漲大，直使俄羅斯，一直擴大到南方森林邊上的園地。再遠，她就沒再擴張，但到這裏，便已接觸到拜贊庭的文化，和希臘的教堂，使俄羅斯的人民，對於兩種勢力的影響，都有接收。

森林區域，因交通困難，而自然要發生的內部分裂，使俄羅斯分裂於十一世紀。其中各小邦，有時這一個，有時那一個，霸權卓越，爲全國之主。但也不出所料，各邦間的結合力是很微弱的。後來他們多少歸了蒙古人的掌握。然而即這種可怖的蒙古人，因是騎馬的，也就不能夠鑽進森林，來到諾弗哥羅這古舊中心地，

這地方，處於森林裏面，就永遠留為俄羅斯的核心，正和那庇里尼斯山中，因其環境為騎馬的回教人所不熟悉，而留為西班牙的核心，同一道理。蒙古人的統治權漸漸衰落的時候，以莫斯科（Moscow）為中心，便有那名喚莫斯科維（Moscovy）國的，逐漸強大。這國家所以興起，是由於受了其北未被征伏的俄羅斯人的刺戟。他的位置，近在森林邊緣，可是仍在森林之內。他的功用，可以說是外面的蒙古人和裏面為外力所迫而結合的俄羅斯人中間一個居間者。到十五世紀末葉，莫斯科可維脫離了蒙古人的羈絆，終乃成功了那真正獨立而集權的俄羅斯國的核心。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成立之後，便不必要多

們長久，即能不在乎他們的團結鞏固，和行蹤飄忽上；看出草原居民的勢力來。而行蹤的飄忽，乃因沒有一個固定的中心點的原故，又是他們一種弱點。所以如有一個集權的定住國家，能够組織一個行動敏速的軍

圖圖範和勢形的維科斯莫 圖六十三第



係的地面森林對於國家及這圖，和形勢中的世紀十四維科斯了表明這圖

隊去和這些游牧民族相周旋，至少也可以將他們收歸掌握。此事是做過一番的；在五十年之內，現在南俄一帶草原的大部份，就組織在俄羅斯國權之下；到十七世紀左右，她的國權，便已展至中亞細亞那絕大的平原上面。這平原，自古到那時候，永是原邊各地，一切文化的脅迫者。從此為患於全部歷史裏文化的份子便歸消滅，且進而如此的組織起來，成了能力的源流，而非破壞的工具啦。

於是乎這裏便成今日的俄羅斯，以北部的森林地為發祥，組織起了平原全部；從而使游牧民族蹂躪的寸草不生的地方，漸漸的入了定住狀態；從而將畜牧民族，只能於中尋得餵羊的短草的地方，以灌溉的方法，使成為耕種地；從而在沒有石頭，因沒有造路的可能地方，建設了鐵路；從而將多種差別的各民族的全體生活，集中於莫斯科，彼得格拉（Petrograd）還居其次呢。

俄羅斯的地位落在歐亞這大陸的中心，除了在冰凍而無用的北方外，餘處都是與海洋不通聲氣的。所以俄國的對外政策，二百年來，都是要努力求通大洋。時或取道芬蘭灣（Gulf of Finland）經由波羅的海；時或取道博斯坡拉斯（Bosporus）和地中海；時或跨過阿富汗（Afghanistan）或波斯；時或由她遠東疆界南下，來到太平洋。但直到現在，還是沒有很大的成功。因為西方各國，已更早的結晶成了穩定的形態，東南兩方，又橫着那大到幾乎不可越過的高山。雖然，她的疆域極闊，能夠養活巨額的人口而人口絕少；她的土地，能够組織，也已經組織於足以自給的範疇中；她的地位，落在舊世界的腹地；她的氣候，能够養育勇敢而耐苦的人種。所以俄羅斯這片中心地方，任是怎樣的分裂，大體上，總是一個，她的富源，前途尚未

可料哩。

## (II) 德意志

現在還剩下那半島形的歐洲北部中心區域，未曾說到，大略言之，即德意志的疆域。這裏的地理狀況，最爲複雜，歷史的狀況，自然也就複雜起來。

(1) 最顯明的地理事實，這塊面積，是在中心的。這所謂中心，還不只是和位於大陸中央的大平原同義。大平原固然是除了北方，東西南各方，都有土地。但他於東西南方，有闊大的高山面積，將他和兩方面一切有關係的地方隔絕，以致平原裏各民族，雖能時時開路來到這些邊緣地方，而在俄羅斯還未曾在西部森林裏立國之前，實際上簡直沒有反向的情形。便是俄羅斯歷史的大部，也只受了三種外來的刺戟：即西北來的北地人，西南來的拜贊庭文化和教會，及東南來的各民族。至於歐北這片中心的腹地，所受由各方向來的刺戟，便多樣的很。(a) 這地方自羅馬帝國以後，所有發自西南各開化地方的種種差別的刺戟，於他都有影響。(b) 這地方所受發自北方的海及海外的洋的刺戟，次數很多，方式亦不一。(c) 這地方所受東方的刺戟，不只是單從平原裏來的各民族來的，此外還有從小亞細亞來的蠻人來的。這些刺戟之於德意志並非如俄羅斯似的，只有一兩次作用，自羅馬時代以後，他們是幾乎無間斷的作用其間，所取的形式，也是時時變易。

(2) 地勢是極複雜的。平原的西端，恰恰盡於大海。這舌頭似的平原之南，地勢隆起。可是其中也有很大的地面，沈於普通地平之下，有的是比較窄狹的流域，有的也可以喚做平原，例如從貝爾(Bale)展至法蘭福爾(Frankfort)之北的那片地方，縱流於其大部份的，有萊茵河。與此相對，又有面積和高度大小不一的高地，如黑林(Black Forest)或環繞波希米亞(Bohemia)的那一帶地方。這些地勢上的單位，大小相去很遠。不是和希臘似的，一概都小，卻是大的大，小的小，使境內的生活狀態，差別不一。如果一任自然，就沒統一團結的可能的。

(3) 但是還不止爲生活的差別而已。生活的差別，意大利也有，可是意大利這半島裏，高地及低地，是如此的排列起來，使羅馬成爲一個自然的中心點。在歐北這片腹地，則沒有一個中心，可比擬於界線清晰的半島意大利中的羅馬。若和巴黎或倫敦相較，更不可以同日而語。羅馬固然不見得是現代意大利理想中的中心，可是再沒別處，可以比他過。德意志呢，就有許多中心點，但沒有一個能於一切形勢裏，都比其餘更重要的。在變遷的狀況中，當這地方，受影響於變遷的刺戟時，時乎這處，時乎那處，最爲重要。可是從沒有一處，如此的卓越超羣，至能獲得這麼大的歷史動量，到新狀況裏，還能夠預定他做唯一的中心。西北的法蘭福爾，西南的慕尼黑(Munich)，東南的維也納(Vienna)，東北的柏林(Berlin)，每處都輪流被尋出可以做令人滿意一時的中心點。

(4) 古時候，俄羅斯在其中發祥的那片森林，佔地很廣，把這北部平原，及其南一大部份的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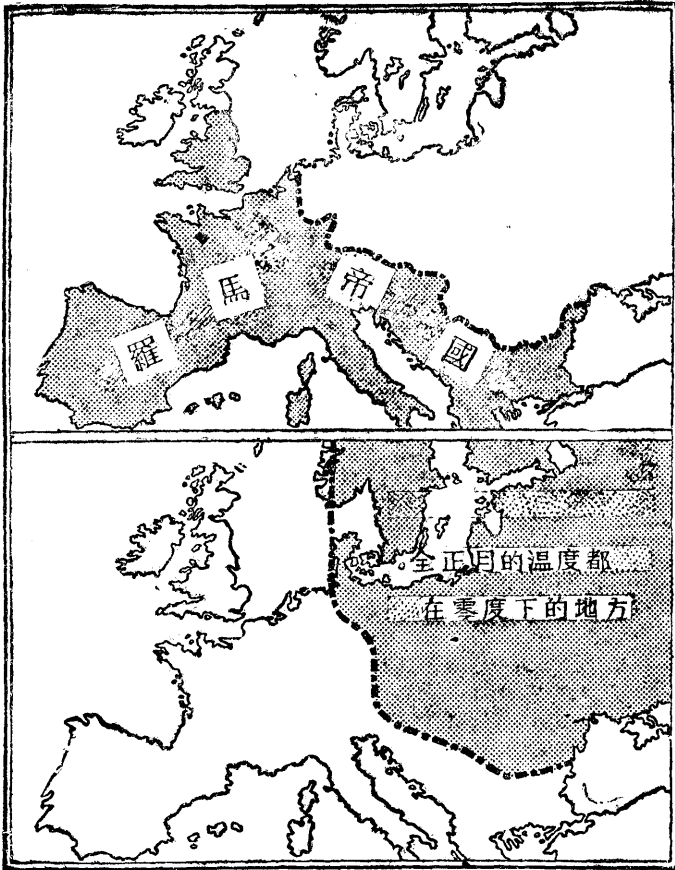


也包含在內。森林留存在這裏的時候，就幫助着使其間各社會彼此分開；和已經講到過的所有其他地理狀況一樣，卵育着分裂的趨勢。這森林留存於幾乎是天然的狀態裏，東方更要久於西方，其結果，使西方進入組織時期，比東方早的多。

(5)大

體上說來，此地冬天的氣候，除去前已道及的那平原之外，比無論那裏，都要更冷。所有其他各處，冷的日子，都是有的，不過連續無間的冷，

冷寒的季冬與域疆的國帝馬羅 圖七十三第



冷寒度過去免已人馬羅

總得說是例外。在德意志，尤其是在東德意志，土地冰凍的時間，很久很久。

總而言之，此間確定的中心，是沒有的；一切有關係的民族，如環的繞着；各部份有各種不同的特色；民間有各類相異的生活觀；外來的刺戟，各方向都有的來；所呈的作用，隨各單位而不同。因此在歐洲的這片半島形腹地，只有政府強有力的時候，才是統一。

這塊腹地當年獨存於羅馬帝國之外，半是因爲其間的森林，武力難以透進，治權難以施行，半是因爲冬日的天氣太冷，歐洲南部的人，不習慣於居此。但這裏的社會——西方的是條頓社會，東方的是斯拉夫社會——雖是多少獨立的住在他們的森林開墾地中的，幾世紀之內，却仍從那帝國受了影響。所受的影響，如思想的注入，重要的如中央政府這思想的注入，以及那些可以探觸的文化產物如衣服和兵器等的流傳。

羅馬的威權漸替，平原各民族的壓力漸盛，於是條頓人，便是第一個，半被引誘，半被逼迫，侵入會屬羅馬，曾於太平的羅馬裏，蓄積財富，因而比較更富足的那些地方。撒克遜人渡海到不列顛；法蘭克人不必完全離開現代的法蘭福爾的所在地，即他們的鄉土，即在高盧（Gaul）植了勢力；勃艮第人（Burgundians）移徙到倫河流域；同時哥德人，汪達爾人，郎巴德人，蹂躪了地中海沿岸一帶許多部份。後面所說的幾種人，或遲或早都消失於他們暫時所降伏的人中間，可是那法蘭克人，並沒全部離開他們的老家，及所熟悉的狀況，一方面固因接近帝國的原故，所得很多，另一方面，也就保留了許多舊禮儀，舊風俗。請注意法蘭克人

的鄉土，所佔的位置。這乃是位

於來因流域，環繞馬因斯(Ma-

inz) 鎮和法蘭福爾鎮那段

裏的。土地肥沃，氣候比較略暖，

於中易於行動的低地，展向四

種主要方向，——西北向，順來

因峽谷而下，可以到來因下段

的平原及三角洲；東北向，經過

味忒羅 (Wetterau) 到今

日的漢諾威，即昔日的撒克遜

尼 (Saxony) 東向，由美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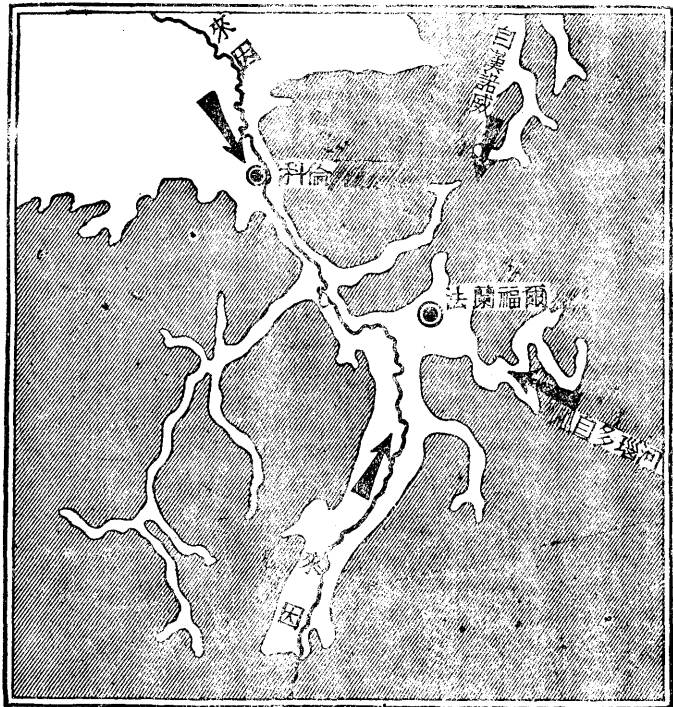
(Maine) 流域，到多腦河及巴

威 (Bavaria) 南向溯來因流

域而上，到斯瓦比亞 (Swabia)。

那些法蘭克人，一部份在帝國內，一部份在帝國外，乃是第一種條頓民族，開始將當日實際上尚無關係的那片地方，加以組織的人，並不是什麼偶然的事。因為由來因下段，他們第

圖勢形的爾福蘭法 圖八十三第



爾福蘭法於集會路大條四

一步的發展，可以取羅馬文化傳播的方向，來到高盧。再就擴大其權威於其他各方向，將隣近那些地位沒有他們那樣適中的條頓民族征服。曾有兩次，那獨立的東法蘭克人，建立一個國家一部份在高盧，一部份在德意志。又有一次，於克老威斯 (Clotvis) 手下，在羅馬的故址上，立了一國。後來，上面第一個提到的國家衰壞了，皮平 (Pippin)，查理馬特爾 (Charles Martel)，皮平二世，和大查理諸帝，又在東方的鄉土地方，把這國家重建在從來未有的堅固的基礎上。接受了羅馬教會的基督教，在查理馬特爾手下，打敗了撒拉森人對於西歐的侵擾，法蘭克人便成了基督教的護教將軍。當日的教皇，承受了殘餘的羅馬的權力，是這樣承認了他們的，他們便設立起另一個帝國，其勢力大部份是得力於教皇的承認。查理曼 (Charlemagne) 呢，雄圖碩畫，大有助於這帝國的繁榮，南向進展，吞併了庇里尼斯和倫巴底，東向及東南都開拓得不少地方。然而疆土的這種擴大，却是致弱之源。第一步，這樣一澎漲，使法蘭克的權威，接觸到斯干的那維亞人，斯干的那維尼人，便被刺戟起來，向外運動，因之這半島形的歐洲的海岸，處處受攻擊於這些異教的北地人，一時間，使這基督教國家，四面受了仇敵的包圍。再呢，在來因流域裏的法蘭克土地 (Frankland) 是西羅馬帝國外，唯一有關係的地方時，任是多久，強壯而有生氣的法蘭克人，總差不多是必然的領袖。但是一到別的地方，及其許多不同的狀況，被導入文明世界時，便更加上了鼓動力，使小國土得以形成。便是在查理曼時代之前，高盧和法蘭克人的土地中間，自然的分裂趨勢，已經自顯。查理曼生時，及他死後未久，這法蘭克帝國，統一未裂，可是不過幾年功夫，他便分裂了。首先是裂而爲三，繼就裂而爲四，四中

之二，約是現代的法蘭西和德意志。其餘兩部，是勃艮第和北意大利，北意大利的主要部份，即倫巴底。勃艮第和倫巴底，在這帝國後來一種形式裏，再併合於德意志的疆土。可是勃艮第的主要部份——梭恩倫流域——終久加入了法蘭西。而北意大利則屬於帝國的日子很久，在缺乏集中勢力這一層上，和帝國同其命運。

各區域因地理狀況不同，隨之歷史狀況也不同，於是自然的傾向趨於分裂；用德意志這疆域的內部情形，將他證明，則又尤其顯著了。這疆域保留了帝國的稱號，因為日爾曼或法蘭克的政治中心，都包含在其中呢。

(1) 卡羅林京 (Carolingian) 皇室既滅，沒有一個威權，能够繼續法蘭克人統治其餘。至終就成了一個和議，大家讓步，把選舉皇帝的權柄，放在選舉者手裏。德意志的統一事業，於是大受阻力，因為半由地理，半由歷史的，各種分裂趨勢，既產生了使選舉制度發生的狀況，便因選舉制度的成立，更增加了重量。因為這樣的選舉，不過是在一方面，承認了團結力的缺乏，另一方面，又在保證有組織的不統一，使能繼續存在而已。一個皇帝，若是由於地位相若或高出其上的別國君王，以好意選出來的，這皇帝只有在大家客氣的時候，才能存在。中央權力，既因而不振，這帝國多半部份，也就只是個有名無實的東西了。時或固然也有一個人或一家族，能够號召一時，使大家都選舉他，以強有力的手腕，統治全境。但是這種統治的能力，倚賴於做了皇帝這一層極淺，倚賴於有做皇帝的勢力，及已由選舉這件事，把他的勢力顯

出，這二層倒是極深。選舉院留存了好幾世紀。選舉人中，有的是屬宗教的，代表新狀況下的老勢力；有的是屬世俗的，宛如是代表較大的自然各單位，彼此分掌着實權，卻把虛位，獻給名義上的皇帝。

接着法蘭克人的，是撒克遜人，接撒克遜人的，是霍亨斯陶琴（Hohenstaufen）或斯瓦賓（Swabian）皇室。此後的時光，有一部份，簡直沒有皇帝選出。到十五世紀前半期，哈布斯堡（Hapsburg）或奧地利（Austrian）皇室，纔卓然興起。繼續在位，直到一百年前，纔讓普魯士做國中的首領。每個皇帝，號令能達到的地面，自然力求廣闊，而號令所從出的地方，總是他自己的鄉邦。我們已經看見德意志是沒有可與倫敦或巴黎相比的自然中心點。這些皇帝，自然也不像英國君王似的，被逼迫的總得以某一特別地方為政治的中心。不列顛和法蘭西，朝代的更換，固都不少，可是到溫徹斯特讓位於倫敦，拿旺（Laon）讓位於巴黎以後，政治的中心點，絲毫沒有疑問。所以哲姆斯要從蘇格蘭跋涉到倫敦，纔即位哩。總之，倫敦和巴黎，各有其傳統在後面。在德意志，則不但是其中沒有自然的遇合處，並且號令出於好幾個中心點這件事，還含有以下兩義：即無論何處都沒有繼續無間的傳統，而在歷史上能有資格，可為德國的政治中心的卻是不少。

（2）再者當日認為是使皇帝的號令，得以大行的方法，一方面是決定於分裂趨勢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將這些趨勢，更形加甚。人民並不輸納賦稅給皇帝，以養軍隊，使皇帝的號令，藉之得以通行於國內外，人莫敢違。而封建制度，在這裏卻可以代替牠發達的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利害。這制度能够行有成

效，是倚賴於分而又分這方法的。理論上，大地主——其中的選舉者——有供給軍隊，以服役於皇帝的義務；實際上，他們學得了用兵力以逞私圖，甚至得了機會，用來反抗皇帝。所以這種制度對於弱君的地位，是一點兒幫助也沒有的。

一個名義上的扶助者，如果他所以扶助君王，只因爲這君王懦弱無能，那末，到緊急的時候，必然是要離棄他的。可是覺得苦痛的還不止是皇帝而已，國中各大諸侯，轉過來，也都是服從他們的小諸侯，獲得軍隊的供給。正如各大諸侯，往往失職於盡忠皇帝，這些小諸侯，有時候也就要失職於盡忠他們的長上。這種再分制度的效果，範圍固然是隨時隨地而有所不同，可是最後的結果，總不外乎這中世紀的帝國，實際上乃是由各種大小的獨立邦國，——小就小到一個單獨的市鎮，大就大到一個真正強有力的諸侯的極大的疆土——組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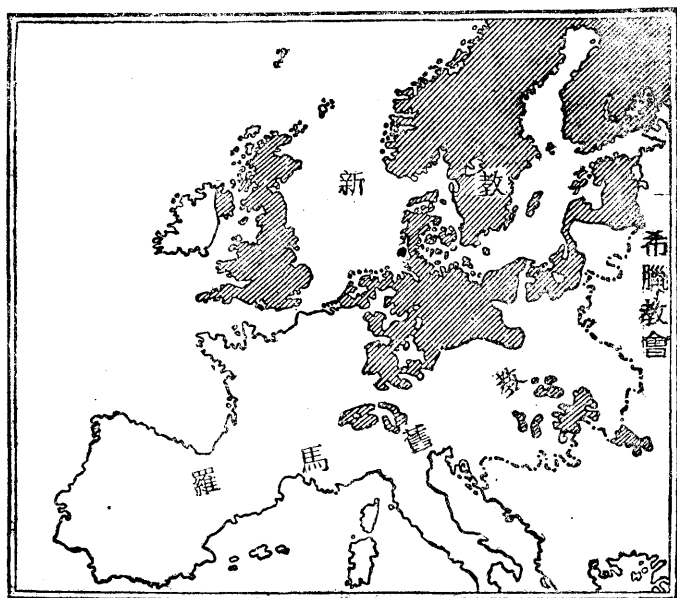
(3) 當初，在十三世紀第十年到五十年左右，分裂的趨勢，還不十分顯著；在撒克遜及霍亨斯陶、萊各暴君的治下，帝國是很強的，其間的原因之一，是當時還另有一種狀況存在，這狀況，起先是幫助團結，可是後來也幫助那些分裂的趨勢。這便是教皇和教會的威權了。我們已經看見法蘭克君王做了皇帝，大部份是由於教皇承認他是基督教的護教將軍。而法蘭克、撒克遜、斯瓦賓各皇帝所以能够維持其帝位於不墜，也大半是由於教皇繼續如此的承認他們。後來，撒克遜的亨利帝，和霍亨斯陶的腓特烈 (Frederick) 帝，屢次膽敢侮慢教皇，於是他們的權力，便因當日的民意的反背而衰落。原來當日的民

意，都是信仰教皇的，以爲凡教皇不承認的人，便不能有權力。後來他種專主分裂的力量，強大起來，到宗教大改革時代，這帝國便已是四分五裂了。即就宗教改革這件事而論，德意志不像英法，並沒有個強有力的中央權力，能够最後決定那大概的結果。所以德意志後來是半屬路得（Luther）所創的新教，半屬羅馬舊教，這種狀況，更使已經存在的歧別，及分裂趨勢，穩固起來。

（4）分裂的第四種原因，是由於形成帝國的方法所致。個人或各邦，

向外開拓疆土，普通並不是擴大帝國的疆土；開拓得的，只屬於開拓者個人或各邦。條頓僧派（Teutonic Order）的武士，組織了東普魯士，但東普魯士不屬帝國，只屬於勃蘭登堡（Brandenburg），使選舉者的

歐 洲 的 宗 教 區 域 圖 第 三 十 九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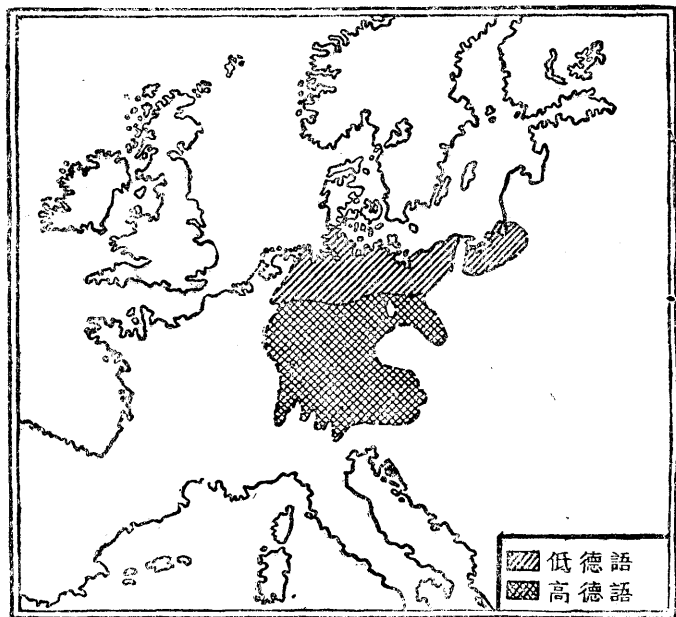
德國的西部和北部屬於新教範圍，東部和南部屬於舊教範圍。



地位加高。匈牙利由奧地利公爵，從土耳其人手裏奪了回來，便由他做匈牙利的國王，但他以匈牙利王的資格，對於皇帝，毫無主臣的關係。後來，漢諾威的選舉者，做了不列顛的國王，但不列顛也並非帝國的一部份。這種國外疆土的開拓，所給各邦諸侯的權力，完全與皇帝無涉，顯然的當初是趨向分裂的；然而在實際上，這裏面卻又藏着統一的種子，後來發育起來，且使德國，得到從未有過的團結。

另一方面，雖然強有力的政府，因地狀況的駕馭，而付缺如，致有某些能力的損失，然能力的節省，終是有進步的。從法蘭克人時代，即條頓各地漸被開化的時代，這種進步，便已顯著；大片大片的疆土，以前常用的短句說來，當日已被導進有關係的，那些陸地的圈兒裏；邊陲各

第 四 十 四 圖 德 國 的 語 言



德 國 的 語 言 只 有 一 種 不 過 南 北 兩 方 頗 有 異 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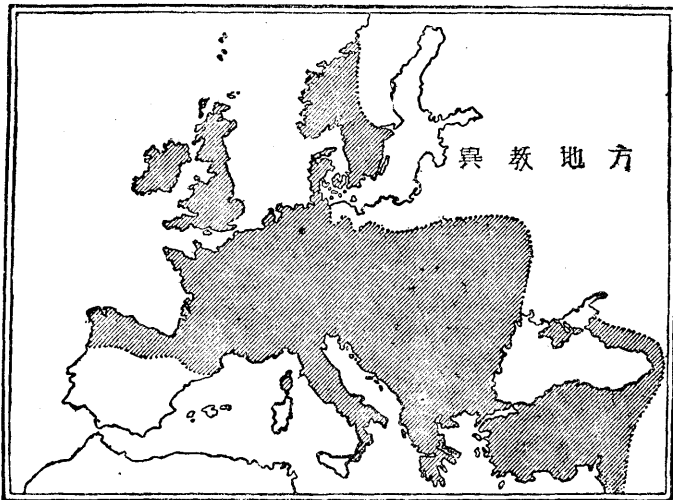
地，成功了邦國，並形成了從而開拓東方更遠更遠各地方的基礎，使能力的源頭增加。在法蘭克人顯然是惟我獨尊的民族時，法蘭克人所成的統治始終是比較的易於施行。撒克遜人和斯瓦賓人的地位，也差不多和法蘭克人相似的穩固。可是自然的，等到邊陲各地，因為有了很大的人口，因為所含的人口，已不像從前那般分散而無連絡，因為所成功的國家，已和西方那些的開化者平等，而漸漸的更能够自立了，於是離心的傾向，亦漸漸的越長越大起來。所以這政治上的離心傾向，日見其增，一部份也是進步的結果。

還有，當日團結的感覺，十分的真切。其所以然，一部份是因為有共同的語言，一部份是因為皇權理想（imperial idea）的不變，還有一部份，則如我們所見，是因為較早幾世紀中，有共同教會的存在。團結的感情，由於末二原因，而興起時，就已擴張於帝國疆界以外，透浸了基督教國土全部。基督教國土，包圍在回教和異教的北地人中間，他們的攻擊，使這種感情更加利害的。這種感情的表現，可於大家對於十字軍的熱心贊助和許多大學校的發達，以及相互的友好中尋見。至於更純粹的德意志式的團結的感情，則又在商業城的興起，和聯盟中顯露出來。其間的劃分，是屬於政治的；疆土由君主的諸子分領；他們之彼此連合起來，則由和一女嗣結婚之故。因為沒有強有力的政府，便缺乏強有力政府下的太平洋象，耗費固不能免，可是究竟不能說是無政府；人們仍舊漸漸的學得怎樣善用自己，漸漸的蓄積能力。在北部平原，因為離開名義上的中央政府很遠，罕撒（Hanse）各鎮，便成為獨立自主的團體，如內地的不倫瑞克（Brunswick）和馬德堡（Magdeburg），如海邊的律伯克（Lebbecke）和斯德丁（Stettin）之為口岸甚至於像海外

的，維斯比 (Wisby) 和卑爾根 (Bergen) 之為工業鎮；這其間分裂的傾向，固然是很明瞭。但這些市鎮，共成了聯盟，可見團結的利益，已被大家承認，也是同等的明瞭。而商業的進行，決不能不用能力，決不能沒有已積蓄的能力，決不會不再積蓄能力，又是進步的明證。

現在讓我們研究研究德意志，究竟在政治上是如何成就了強有力的組織，始能再進步而節省更多的能力。因為當日統治帝國的方術，極不完備，即御林軍也未曾設備，帝國便絕少，而且開疆拓土的機會越來越少。新疆土是不容易在政治上獲得地位的，可是帝國形成之後，基督教繼續着傳播。東南播到自亞洲那些遙遠的草地間來的異教人，東向播到森林裏的居民。而波羅的海岸，因為湖沼衆多，卻使基督教更難播入，因而留為異教的範圍，已有好幾世紀了。因此，便有三個很明顯的區域，橫於西方羅馬和羅馬舊教

圖面地及播教督基的年 1000 後元紀在約 圖一十四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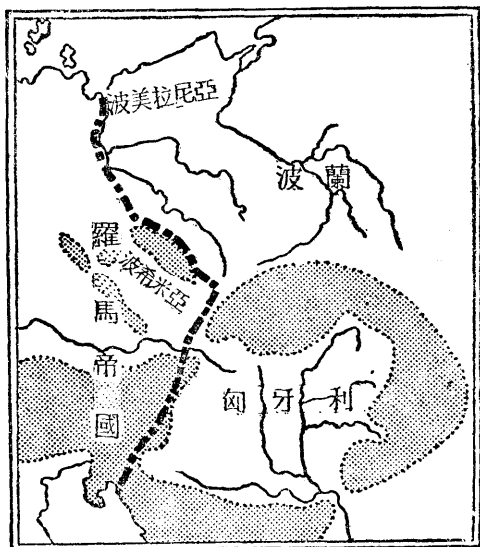


的。異教 屬於 都是 岸，還 的商 的海 波羅 所有

帝國與東方拜贊庭和希臘教會文化的中間：(一)匈牙利，在喀爾巴阡 (Carpathians) 高地之內，曾威脅過歐洲所有的草原民族，互相結合而成的混合人種，即居於此。但他卻接受了羅馬的基督教，因為這個理由，所以加入了西方文化的團體。(二)波蘭 (Poland)，以華沙 (Warsaw) 為中心，卻沒有天然的疆界。其中的居民，是森林中的斯拉夫氏族，他們受了西方來的攻擊及西方教會派來的傳教士的勸誘，因有這種刺戟，大家便結合起來，形成一國。(三)波美拉尼亞 (Pomerania) 和立陶宛 (Lithuania) 則為東北兩方的異教地方。

這些區域，存留於帝國外的時期愈久，要把他們加入帝國的版圖，也就愈難。波希米亞 (Bohemia)，這易於由布拉格 (Prague) 統治的自然區域，住在裏面的，是斯拉夫種人，這是併入了帝國的。可是波蘭，更在東方，更不容易及到，便恰於其時，組織了起來，阻止帝國將他兼併；雖然把他當采邑看待的要求，實在已有幾世紀，而第一個波蘭邦的西部，差不多立即成了德意志的附庸。

圖二十四第 羅馬帝國以東的三個天然區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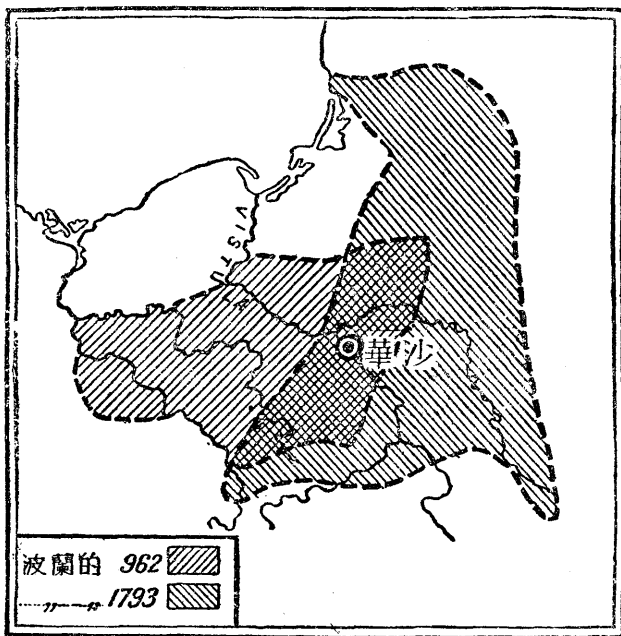


於是這些土地，一方面常常是

東疆一帶或大或小的威脅，另一方面又為帝國中各邦，（非帝國自己）造成開拓疆土的機會。所以德國早年的中心，落在西方，而後來的權力，卻集中於東部，並非偶然的事。東方的威脅，其效果不是阻止了分裂，便是使大家於共同危險之下，團結起來；同時開拓的機會，也被握住，各邦東向，拓地於帝國之外，便漸漸強大起來，特別是有兩國，普魯士與奧地利，出類拔萃，前者奠基於北部平原，後者奠基於其南的高地。最先發達

的是後者，查理斯五世於此，曾努力想把歐洲這片半島形的腹地，并歸己有，但是沒有成功。歷時較久纔發達的，是前者，可是在普魯士底下，德國至終成就了地得未曾有的統一，雖然到現在，奧地利還沒并入這政

圖 蘭 波 圖 三 十 四 第



現代波蘭和古波蘭代相共的，惟一的地面，是包含華沙的那片區域。

# 治組織。

## 奧地利——第四十五圖

中，載明了歐洲那一帶由阿爾卑斯和喀爾巴阡兩山系造成的高地，綿延不斷，只有一處，很短的距離，山勢分峙。除了這一處，介乎兩大高山接近而未接合的所在以外，其餘通通是難以跨越的地方。所以凡想從高地這邊，前往那邊的人，無論是平時或戰時，其中的大多數，必要取道這條徑路，而許多道路，必要折聚於這塊小地面。這塊

小地面便是維也納（Vienna）和牠四郊各地。在這裏，東南來的馬上民族，可以防禦，及到馬上民族馴伏之後，擴張是可能的。第一步，這裏就成了帝國的一個便利且天然的疆圍，為帝國中絕頂重要的地方。處於其

第四十四圖 華沙的形勢與河系的關係



波蘭主要只是以華沙為中心的那塊地面。道路未築以前，河流是極端的重要。因為波蘭的河道，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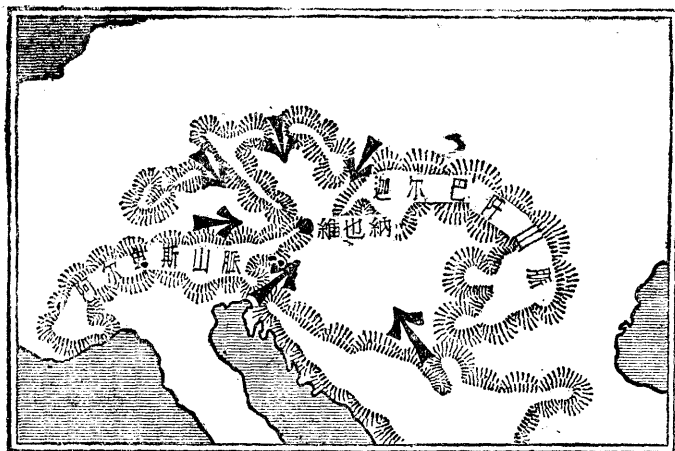
華沙。

同危險之下，這片地面和他西北各地，更有結合的可能，而這片地面上的首領，必然要成帝國中一個重要的人物。這樣，就無怪乎哈布斯堡皇族——即奧地利皇族——幾乎是當然而必然的，要加皇冕，御帝位，經

過好幾世紀之久了。不特如此，而且一部份由婚姻，可是多半是由武功，匈牙利也就加入了奧地利王所轄的疆土，使他的威權加盛。因為一次婚娶，他成了匈牙利的儲君，因為土耳其人，至終消滅了東羅馬帝國，蹂躪了匈牙利，哈布斯堡就逐漸將他們驅退，當做是替基督教國土恢復舊地，而實際則把這些地方，收歸己有。所以最後到得拿破崙解散了這神聖羅馬帝國時，那奧地利匈牙利聯邦，卻是存在，集中於維也納這易於管治到許多不同部份的都城。

德意志東部各邦，奧地利發展最早，因為從東南方來的威脅，比較任何其他方向，都更顯明，更有力。這有兩個原因：東羅馬帝國的存在，及東南方所有文化的動量，均有勢力使喀爾巴阡及巴爾幹的高地圈兒裏，發生有組織的團體。再呢，這些團體所住的地方，仍是半草原，易受遠東其他

第四十五圖 維也納的形勢圖



各游牧民族的影響，要等俄羅斯在她森林裏建了國，將他們的路擋住了纔止。如此，從東南來的攻擊，因為組織更好，比他處便更兇猛，便更能够再仆再起。要抗拒這種的攻擊，自然便會有這麼一個國家興起於此啦。

普魯士——介於喀爾巴阡山和波羅的海中間的森林和沼地，所受外來的威脅，從沒有嚴重過的。這些地方裏，行動之難，正和草原裏行動之易，一正一負，程度相等，因而東北邊境，竟無須乎加以嚴守。簡直還可以說東北邊境一帶之所以重要，實在是東南方的威脅使然。馬扎爾人的攻擊，刺戟起了亨利（Henry the Saxon）和其子大鄂圖（Otto the Great）及撒克遜人，使他們於獲得了勢力，熟練於組織工作之後，將由訓練獲得的結果，運用於其他方向。在九三〇年左右，他們組織了北馬克（North Mark），並且在這世紀的中葉，成立了勃蘭登堡這主教轄境。隨着這個，又起了一種企圖，於一〇〇〇年，要使異教的普魯士人化歸基督教。但是並沒有成功，直等到後來十字軍的理想開始風行於基督教國時，纔有真正的進步。約於一二〇〇年，移民及傳教士，又被遣往東普魯士。可是進行不佳，便相率請求條頓武士的幫助。他們於是組織了這地方，並使這地方歸化於基督教。在他們的治下，日爾曼人定住於此，可是為其宗主國的，不是帝國，而是波蘭，直到十六世紀起頭，這國土已於一個會為本教派中大頭目的霍亨索倫（Hohenzollern）族人手裏，成了個世俗的公爵封地時，仍是如此。便是勃蘭登堡的選舉者，於一世紀後，繼續領有這封地，但是他並未成功獨立的普魯士主。要使這地方結品成爲一國，還有需乎東北來的侵犯，給他一個刺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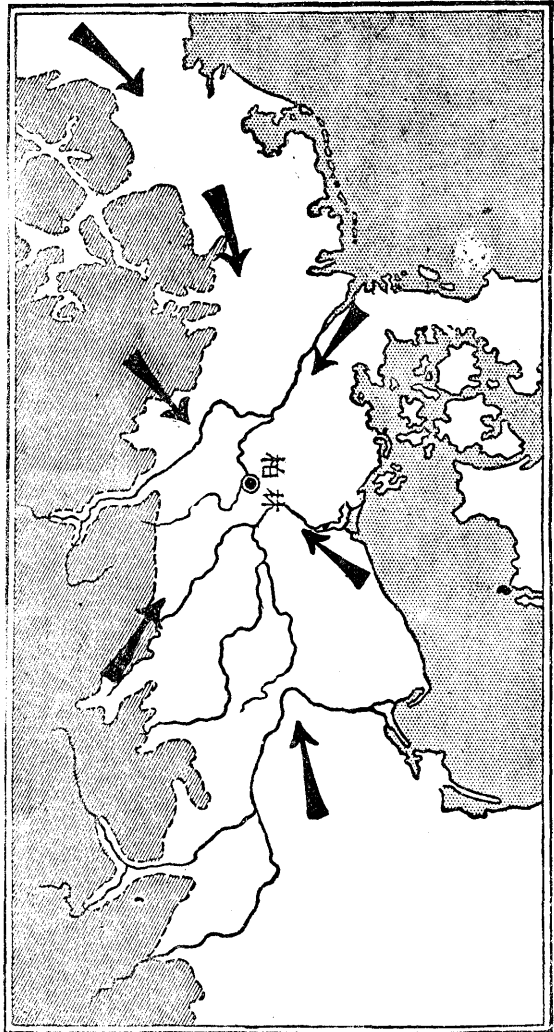
這個刺戟，來自瑞典（Sweden）。相持之下，普魯士的自由獨立始得完成。波蘭的權勢不振；撒克遜尼，他的選舉者，是波蘭的國王至終也失掉他重要的地位。

這時候，宗教大改革的鬪爭，已經開始，而這地方的統一，還沒完成。哈布斯堡治下的奧地利，有歷史的和地理的束縛，與羅馬不能分開，便奉古代的舊教。北部平原呢，天生比較南部的高地，更有統一性，（雖然還一點兒沒有整整的歸於一統，）又更容易接受外界的幫助，便成功了新教國土，直到如今。南北間自然的歧別，更濃烈了。政治上的敵視，代替了宗教上的熱忱。於是普魯士和奧地利，便成功了判然的敵邦，而鬪爭的結果則使普魯士獲得奧地利所失。最高點達到於一八七〇年，此時普魯士戰敗了奧地利已有四年，至終統治了北方平原，把德意志全部連合起來，反抗法蘭西。近代的德意志帝國，便是這樣於普魯士秉權之下形成的。其所包含的土地，除了奧地利和來因河口那片地方，因發見了洋上商務而獲得獨立的以外，所有操德語的區域，都隸版圖。

這裏於是乎便是德國；一個近世的國家，虎踞於歐洲的中心地位，只要真正強有力的政府存在，她這中心地位的利益，總可享受。

這國土以勃蘭登堡的柏林為中心，因為柏林落在奧得（Oder）和易北兩流域的交叉路上，其所在地點，為穿行平原的天然的東西道路，和自奧得河口到法蘭克故址的那條老道路的遇合處。她建國很晚，所以採用的制度更新。她不像意大利法蘭西西班牙甚至不列顛似的，有那麼多的舊機件要拆除，而且對

第四十六圖 柏林的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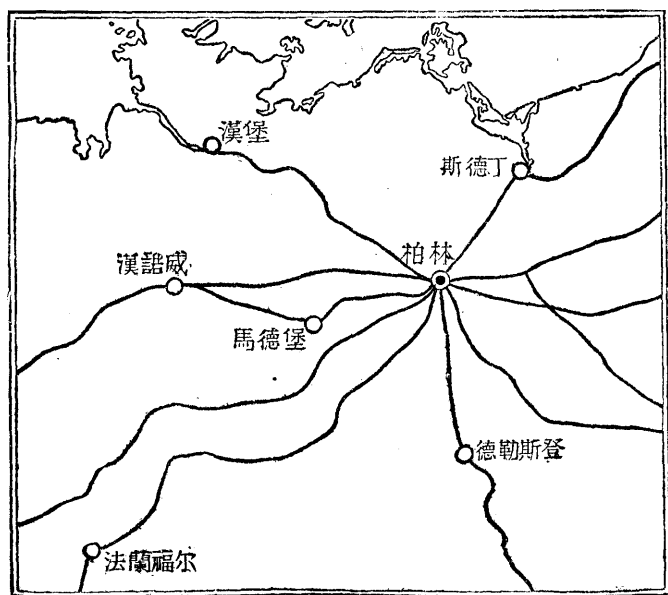
柏林落在平原上許多條天然大陸道適合的地方

於舊機件，施行拆毀也更不加躊躇。她的君王，都明曉德意志乃是個整個，而且非明曉這一層不可。成就她的命運於產業革命效力顯著的時候，她就利用命運，建設了鐵道，整整齊齊的由柏林馳向一切方向，使柏

林成爲德意志一個不可移易的中心，和英國的倫敦，法國的巴黎一樣。這就把這塊地方，硬做成一個策略上和經濟上的單位了。工業是組織了，好使能力能够極容易的節省下來；學術也組織了，好使國人從而學得如何是節省能力的最好方法，如何纔能够善於發明節省能力的新方。大件的東西，用她煤礦所產出的能力製作；小件的東西，用人力製造，也能費力少而工作美。「德國製造」由句鄙視的話頭，變成了句羨慕的格言，已用巨大的白色字樣，漆在那巨大的德奧郵船側邊，當她終結了大西洋的航程，鼓棹而入掃桑波頓水時，我們（英國人）即可瞻仰。

設備了陸軍，足有抵禦陸上侵犯的能力，而且確定無藝的統治她的中央權力，和這中央權力的威望，自查理大帝以來，以普魯士的勃蘭登堡爲號令的施發地這是第

路鐵林柏的狀網蛛蜘蛛 圖七十四第



一次；換言之，便是由這片接近於海的地方，罕撒聯盟的故址上，古盎格羅撒克遜的舊基上，發號施令這是第一次。於是自然而然，德國便要被迫的，或被誘的，於洋面上尋求未來的命運，發展其海上威權，和馬其頓和羅馬一樣，海陸兩軍，同時並用了。

進步的確是有成就的，進步的成就，的確也是受了半是歷史，半是地理的複雜狀況所駕馭。物質的效能，被視爲一種拜物教的對象，差不多要成了神祇了，這便是大戰的造因。大戰中差不多是費了全世界的聯合力量，纔戰勝了德意志民族的效能。衝突的結果，德人是失敗的，可是德意志地理上的地位，及德意志民族的特性，依然沒有變改。前途如何，正未可料哩。

## 第十三章 河地 中國

總上以觀，可見起脈於埃及的歷史，已有上述的那種成就；人們學到了駕馭在歐洲所能駕馭的能力，便發展了那所謂西方的文明；此事似乎完全是自然而然的。

現在請把我們的注意，轉向東方，首及遠東的中國。將見中國的歷史，受駕馭於中國的地理，正和歐洲的歷史，受駕馭於歐洲的地理，程度相等。兩處的歷史，十分的不同，是因爲兩處的地理十分不同之故。把這些歷史上的不同比較一番，就可以看出每處的地理，是何等的重要。我們必須注意的：什麼歷史和地理上的特點，是彼此共有的，什麼現象，是歐洲的歷史和地理中所有，而中國的歷史和地理中所無的，什麼現象，

是中國的歷史地理中所有，而歐洲所無的。

遠東的地圖，示明下列各項事實——

(1) 中國位於歐亞大陸的東陲，落在緯度二十到四十度以內，暴露於季候性的風雨系統中，其面積，約等於歐洲除掉俄羅斯，或美國的一半。

(2) 靠陸一面，有一片廣大的高地，高地的南部，是西藏，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

(3) 中國的海岸，作成大灣形，形如一個圓圈的四分之一。海岸外再沒有屬亞洲的部份，而且非到太平洋的那岸已無什麼重要的陸地，再則中國也沒有像地中海那樣的海。(註)

(4) 只有一個半島——山東，他是突向東北的。

(5) 境內有三條大河，發源於高地，流向大海。最北的一條——黃河——發源於北部高原的較低部份。其餘兩條——長江與珠江——發源於西藏這絕高的高原。黃河從高地下瀉後，流過的地方，大半是三角洲性質的平原。長江不但是三條江中的最大的，且是離開高原後，河身也以牠為最長，流過的地方，是邱陵起伏的區域。珠江所流經的流域，則有一帶高山脈在牠的南邊。

(註) 北京差不多正和法爾巴來索 (Valparaiso) 隔球相對，換句話，便是太平洋的闊度，及世界的一半。

所有這些天然的狀況，在各不同的時候，都各有其效驗，而效驗發生的方式，和同樣的狀況，在歐洲發

生效驗的方式，若合符節。

文化的曙光，開始發現於中國，其情形我們有所不知，而且的確是在什麼時候，我們也未明瞭。但是中國歷史的開始，比較埃及及晚的多，比較巴比倫尼亞也略晚些，這是我們很有把握的。要爲這個尋個解釋，也不是難事。因爲世界再沒有別處，能像埃及及所享受的，那種理想的有保障的形勢。中國並沒有什麼沙漠，像撒哈拉對於埃及似的。把河道的流域，保障的那麼完整，然而中國文化的興起，是由於地理狀況的允許，這一層，終是和西方文化的興起一致的。

我們前面已經看見，有個大的三角形平原，佔了歐亞大陸的中心部份的一大部，而且這低原的四境，除了北方以外，通由高地把他鑲了邊似的盤繞着了。這高地面積，到東亞時，地勢驟寬，不止是條帶狀，卻形成了個寬廣的三角形高原地，面朝東南和東北。他的高低，可分三類：最高的，西藏，位於南部，高自二英里到三英里；次高的，環繞拜喀爾湖，高自半英里到四分之三英里。其餘統統是恰在半英里之下。每一類的地面，都有高山脈，爲之緣邊。那西藏，因爲過高，結果就冷而且乾，除了特別幾處以外，永遠是不能住人的。那最低的地面，是如此的被高山環繞，由海裏吹進來的風，挾來的大部潮濕，尙沒到得內地之前，已變成雨水。其結果，低地的表面，便和遠西那片平原一樣，部份是沙漠，部份是草地，只有在高山脚下，溪流流向低地的地方，纔有充足的水。所以中國西疆的南半，是一大片完全不能跨越的地面；其北半，則爲一片半沙漠地方，固然不是如此的不可跨越，使他可以當做十分可靠的防禦物，但終是一個大大的保障。這南北兩部的保障，都

向西，伸展的極遠。

把地圖再仔細的看看，便見黃河在從高原下降到平原的所在，匯合得一條支流渭河（渭是清的意思）。這渭河的流域，卻是深深的陷於四週高原的平面下的。這流域，便是中國文化的搖籃，中國的先民，最初卽在這裏，運用其鐵鎚，像他們的埃及和加爾底亞弟兄似的，不止是掘地，並且還開鑿溝渠。這裏於某種程度裏，受保障於四週半沙漠的環境，又如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一樣，冬夏季候的變易，最是顯著，同時雖然極寒與極熱的程度，比較埃及和加爾底亞更來得嚴酷，但是對於人民的生活上，並不至於太過不去。水不過多，沒有可以躡蹠的。其間的保障，同時又對於人腦的應用，有某種的刺戟，使人尋求怎樣去好好的利用這種位置，卽這種天然能力，不太大到將人壓倒，又不太到不够用的位置。可見地球上緯度三十到三十五度之間，總是最初文化發源的區域，東西一轍，遐邇相同，實非偶然的事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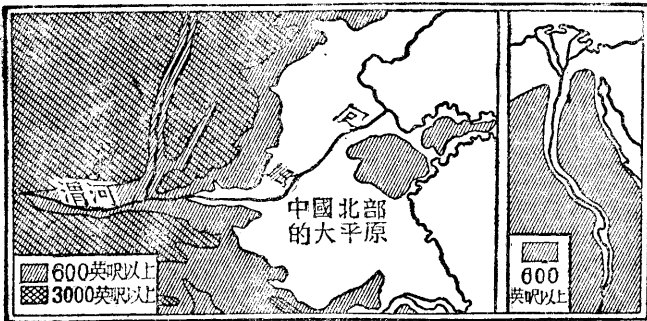
可是中國文化的起源，雖是和西方文化的起源，性質相同。駕馭他們的自然條件也相似，中國卻呈現了不同的特色，在一個不同的方式中發展起來。其原因，我們或者可以更確當的這樣說，中國文化在她全部的歷史裏，都是依着原來的路線，繼續發展的，不像如前所見的西方文化一般，先受影響於一種狀況，繼又受影響於他種狀況。

地位大小的差別，大半也當負有責任。在埃及，可以卜居的地面很小，界限也極分明。便是沿幼發拉底及底格里斯兩河，宜於作興新國家的基業的部份，雖然較大，也並非很大。這種小地方，或者對於原始人種，

竟很有利。然在中國，渭河及與他相接的黃河中流，通入一塊世界上最肥美的三角洲性的平原，等到渭河流域裏，可供使用的地面，漸不够用，這片平原裏，便供給很寬廣的田地，給移民領用，如果已經領用，即可於中造成文化。移民到此，不必改變他們的職業，也沒有別塊地方，可以彼此貿易，也沒有別種方法，可以藉之建立別的狀況。三角洲所需要的，只是和本來一致的文化，在這時常改道入海的天成河道，水所流經的沼地，只消將原來的文化，修改一下，能和這地方相適應便得了。

這便是原始的中國人類，大概在歷史前期，甚或在現在所談的這種文化的曙光，都還未曾發見之前，已經棲息於此。這裏，及或是這裏的南方，便住了那種人，他們的後裔，於讓位於另一較超越的人種之後，已經遷居於西南那些更難及到的高山區域，而且還住了一些人，他們又極可靠的，可以說是現代華人的根莖以他們為主幹，又接生了許多別的相連的枝派。這原始的中國，可稱黃地，地面上鋪着西方草原裏來的黃土，黃河裏，流着渾濁不清的黃泥水，流入黃海，也因同一原因，而呈黃色。而中國

圖八十四第 渭河流域及中國的大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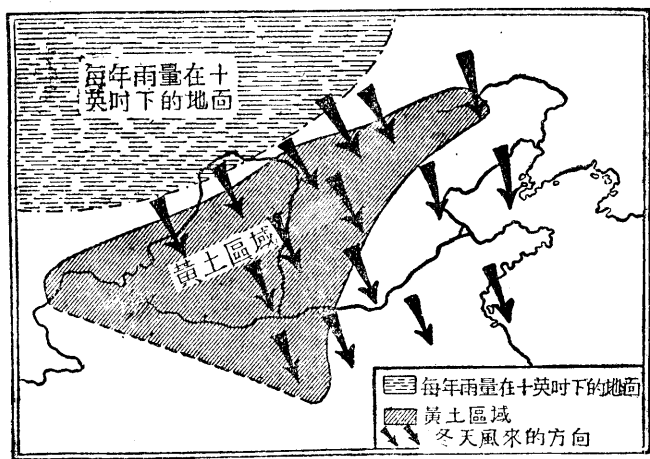
這平原的大小，可以將例畫就的，尼羅河流域的，大小比較。



的文化，直到西曆紀元前二百年，都是關閉在這裏面的。於此以二千到三千年的工夫，漸漸的完成了他們的鐵鏟文明和灌溉文明，直到今日，這種的文化，仍是中華民族的特徵。

可是當日的人，為什麼足跡所到，不出這北方一帶之外呢？原來前面的海，在洋的世紀尚未來到之前，當然是個阻障。背後的高原，荒涼滿目，他們不願意進去，也是當然的事。那北部地方呢，只有山海間很狹的一條低地，可以通到，——而且當日比現在還要狹窄些，——最初，也不比高原更能引人入勝，也有道理。但他們為什麼不南來呢？也不過因為中國的中部和南部，即長江溢地及珠江溢地，和黃河溢地的性質是不同的。地圖上表明他們是多邱陵的，有些地方，甚至於還有很多的山。尤其須注意的，便是正在渭河及黃河中流的南方，有一脈高山，即秦嶺。這條山脈，和他引向東去的支脈，經過很久，偏生了森林，在平原的物力，尚沒達到他的制限之前，務農的

圖 域 區 土 黃 圖 九 十 四 第



這黃土是極微細的塵土，由那從乾燥的中心區域，吹出的乾燥的冬天信風，挾來，一起堆積在高原的邊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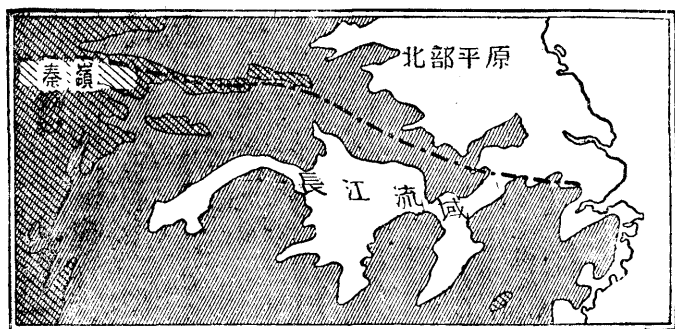
中國人往往不願意去。不單止是這些高山，徧生了森林而已，其南所有地方，因為氣候較暖較潮，都徧生了叢莽，必須慢慢的加以啓闢，方纔能够有安居組織的可能。

直到紀元前第三世紀的末了，兼併這些南部區域的第一次真正的企圖，纔見實行，雖然中國的移民，久已慢慢的在把中華的文化，向南輸送。這種企圖，一、二百年，是不見成功的，可是值得注意，第一次施行這種并吞南部的計畫的，乃是那享國很短的秦朝。秦字西寫作 China，西人所喚的支那 (China)，便是起源於此。這種企圖，卻留到漢朝，纔實實在在的完成。漢朝享國，起於紀元前二百年，終於紀元後二百年，北中國人，至今猶自稱為漢人，便是因此。

可是怎樣，華南和華北是如許的不同，而中華文化，慢雖慢，仍能使華南發達得和華北一樣呢？中國全部怎樣會如此的均

一呢？南部是多山的，可是其間的河道及流域很多。各河的水量，雖因為雨的季候系統，隨時令而有變，河中的水，卻終年不竭。關於灌溉及農業的問題，通常固然略微比較複雜，可是究非和北部完全不同。而山邊的

第十五圖 古代中國的南界



1600英尺以上 5000英尺以上 古代中國的國界

界線以南都是些森林和叢莽

種植，比起北方來，可能實行的範圍更高，同類的文化，所以也能於此發展。華北的華人，抱有三千餘年的務農及灌溉的經驗，以臨南部，地理動量，是如此的強大，便是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很嚴重的困難，他們也很容易勝過了。其他種習俗及理想的民族，譬如羅馬人，或者要，也許一定要將華南發展在別條線上，可是中國人，卻將他發展的和北方一般，只要那草創時期的困難，一旦勝過了，便可尋見他是絲毫不差的，適合於這特式的中國文化。四川併合於北國之後，其間第一個官吏，所以流芳千古，並非因為什麼開拓疆土的計畫，只是因為他所成的偉大的灌溉工程，他的兒子嗣位爲官，也因這同一理由，而名振一時，居民感德不忘，就爲造了一座最壯麗的廟宇。這實在不只是件偶然湊合的故事。

漢朝和羅馬帝國隆盛的時代同時。兩者間的異點，雖是不少，然他們所遇着的問題裏，究有類似的地方。雙方都是疆域遼闊的國家，要求某種的方法，將他固結不散，某種的方法，使各部份間的交通，得以維持。羅馬人，如我們所見，發明了路。中國人呢，既習於水。當然就轉念到偉大的長江及其全部支流，這世界上第一部最宏壯的水系。這水系相幫着將疆域全部，聯繫在一起。否則就要分裂成許多小單位了，較小的單位，固是存在的，多部份是些各種大小的溢地，可是那衆水朝宗的大江，卻把各地連絡起來。南部的珠江，也有同樣的作用，不過重要的程度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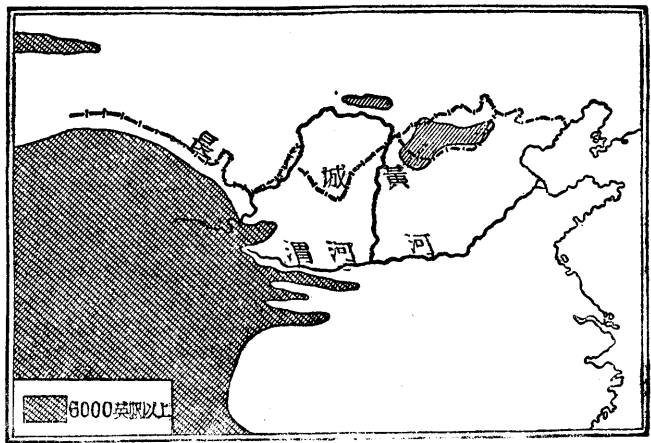
結果便有二重。在一方面，最小的河流溢地，形成最小的縣分，於中國的歷史全部，爲最永久的特色。最大的溢地，形成了省分，以不同的名義，屢屢重現於歷朝。另一方面，河流的交通，被視爲經商唯一的天然道

路。這種觀念，由某幾條水道的無上優美，把他深深的中入人心，以致其餘的河流，雖然不適於交通遠甚，卻也被人以無限的勞力，強行使用。甚至到今日，中國人還是把現成的路，喚做『旱道』。這自然是出於所謂道，乃是水道即河流，這觀念的了。因此，中國特別稱爲河地，其意義不止是有河流在她國境裏通過而已，還有一層，即她的歷史，是大大的受了這種駕馭的影響，正和我們前已看見的別處的歷史，受影響於別種駕馭一樣。

很有意義的，中國於紀元後二二〇年，漢朝之末，如第五世紀的西羅馬帝國那樣分裂時，並不分裂成無數的小單位，只鼎足而三分：（1）北部的中國本部（魏），（2）長江下游（吳），（3）自現代的宜昌以上，以一巨列的瀑灘，與長江下游分隔的四川（蜀）。這種鼎立的形勢，也只經過一代多點兒，復歸一統，這也是很有意義的。原來中國並非統一於中央的轄治力，卻是統一於她的人民的渾一的。因爲地理狀況的大致相似，或以人工弄得大致相似，她的人民，是有同一的生活理想，同一的風俗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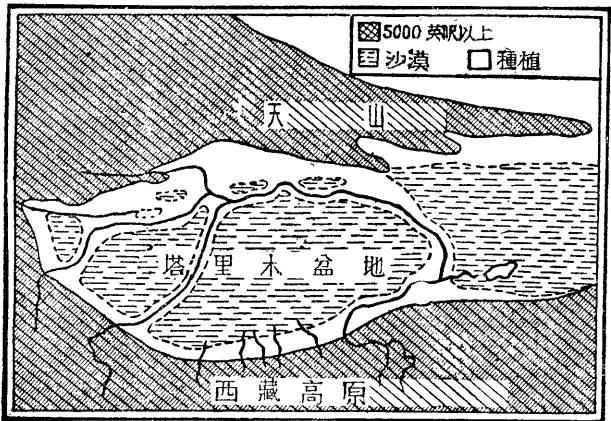
中國情形，還有另一方面，和羅馬相似。羅馬崩壞於由平原來的直接間接的外患，爲防禦起見，她曾把來因河和多腦河，用爲屏藩，建了堡寨，以武力驅逐內侵的民族。類似的情形，中國人也遇到類似的情形，如遠在秦朝，即築了長城於西北，以保障這受敵於半乾草原裏的游牧民族的唯一的邊疆。黃河到西部，不能用作水道，也不適於灌溉，便永沒用做屏藩，所依賴爲抵禦外侮的，只有這條長城，中國人的心理狀態，便又由此顯明出來。

圖城長的國中圖一十五第



長城專為防守北境而設取路渭河流入中國的西那條西方法道兒，也包在長城以內。

圖地溢木里塔圖二十五第



塔里木地，有天險，上帶，又有充足的水源。

讓我們現在把高原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更特別的考查一下。高原的北段，無論如何，他不是塊撒哈拉般的沙漠，只是一片草原，夾着有大片大片的荒涼地。在這乾燥的情形稍差的區域，游牧民族，有史以來，即住於此。順着渭河黃河流域這唯一的道兒下到平原裏。這種民族，如前在古亞述，在回教人所蹂躪到的

地方，在更近代的俄羅斯所見的一樣，因為游牧的生活，造成他們一種勇敢堅忍的天性，通常總能夠征服統治務農的民族。

其實，我們還可以追蹤中國文化的起源，於渭河流域這段略比野蠻為高的文化出現之前。注意在西藏高原的西北角，巨大的高山，形成了個大彎曲，繞接天山。彎曲中，包圍着一灣較低的高原，西北方及南方有高地，東方有沙漠，把它隔離的成爲一片孤立的地方。四週高山的絕大高度，從乾燥的空氣中，還能擠出些溼份，所以高山脚下，乃是一帶極肥美的沙漠田。如果保障足憑，那末，正是在這樣一塊地方，我們應當希望尋得文化的開始。所以可能，或竟是可靠的，這鮮明的中國式的文化的起源，便是源於那些從西藏北部的高山脚下一帶，取道到更滿人意的渭河流域裏來了。

高原民族之降入平原，即使這是一種時機，卻還不能算爲唯一的時機呢，還有其他的侵犯者，不是定住的務農民族，卻是草原裏的游牧人民，其爲脅迫，可以由長城的存在證明。同時，這種強健的民族的加入，也並非沒有利益。因爲黃河一帶的民族，所以比較南方的人更強健，可靠的緣由，大概還不止是氣候寒冷而已。惟他們，是日處於受敵的地位，不得不磨礪以須，而且是受了新血統滲入的更大利益。這種血統的混合，起初有的是見於戰時，可是可靠的，在平靜的時候也有。便是高原民族，以戰勝者的資格，進入了中原，至終還是被幹脈的種族所吸收。

到紀元前一〇〇〇年，中國人認明了最好的守法是攻法，這時候擴張威勢於高原的事業，爲時雖短，卻

是第一次成功。漢室傾覆，天下分崩，高原的統治，自然而然的隨之失去。到紀元後六〇〇年後不久，中國再一統於唐朝，威震百貊，力服萬邦，高原這方面的開拓，自必較漢朝尤遠。漢唐兩次的西拓，都是以塔里木（Trim）溢地爲目的的，而兩次都受了介乎其間那簡直跨越不過的沙漠之絕大影響，所謂管理不過虛名臣服之時，也只甚暫。雖然，兩朝的遠略，究亦大有可注意的價值。蓋中國向來是和西方各民族，由那絕寬的高原，極大的平原，尤其是其間的居民把，它們彼此隔開的。漢唐的西向開拓，卻與中國人以和西方民族接觸的機會，不過是極輕微罷了。

在還沒研究高原所生末後一種，以及於某幾方面，也可以說是最大的一種影響之前，必須把另一種與此有聯帶關係的現象，研究一下。我們已經在歐洲，見過一個已開化的中心，往往要把它鄰近較不開化而更強健有爲的中心，刺戟的起來活動。在中國，我們現在也得注意到這一層類似的情形。滿洲位於北部，有那很深的北直隸海灣，將它和中國本部分開。這海灣的西端和高原的邊際中間，只有一段很窄的地頭。滿洲既在更北，氣候便更寒冷，和中國本部比起來，便更不適於古文化的發育。雖然，此間有人住着，年復一年，到時候，他們便被鄰近的文化激起來活動了。（地理狀況，固然仍是充分的將他們分隔，因使他們自覺也實際是獨立的。）滿人的一族——契丹韃靼人——曾將勢力向南擴張，故於紀元後九〇〇年，我們看見有個半異族的霸權，佔領了當日中國的北部。這種韃靼人，在中國佔地並不十分的大，可是當日自西來的幾個歐洲人，腦海中卻深印了他們的印象。中世紀的中國，在歐洲人的口中喚做契丹（Cathay），便是

由他們而來的。

滿洲的覺醒，乃是中國歷史上一件新事情。至於所謂新，則見於當時北京的建立。在北京未建立以前，中國的都城，時此時彼，總是在渭河及黃河中段這流域中的。從此以後，只除中間不過很短的一期間之外，中國政治的中心，總是北京。現請注意注意北京形勢的重要。牠位於北部平原之內，而且正在其內；落在通入滿洲那條窄道的出口處；介乎西方高地及東方北直隸灣之間；他是以滿洲為基礎，來組織中國的中心，和倫敦是對岸歐洲過來的人，組織英國的中心，愛丁堡是從英格蘭來的人，組織蘇格蘭的中心，都柏林是從盎格里西亞（Anglesia）過來的人，組織愛爾蘭的中心一般。覺醒了的滿洲，並再遣送了一次游牧的民羣，去代替第一次的，所佔中國的土地，較第一次更廣，把真正中國的權力，進逼的步步南移，到後來只保守到長江和珠江兩溢地這些邱陵區域。

至終高原民族，再激了起來活動，其刺戟之由，或是中國的影響，或者也是回教的影響。成吉思汗首先從阿爾泰山中自己的家鄉，將一切高原民族征服，再就率領這蒙古的游牧民羣，分為東西兩路，從高原降到下面的平原裏來。他的子和孫，繼續進行這種征服的事業，直使所有的，不分是中國人，韃靼人，都入了蒙古的勢力範圍。他們是從外來的，所以原來的疆界，對於他們，不成問題，便繼續其征服計畫於中國疆域之外。在陸地上，這種政策，是很有成功的；可注意的，到第三代忽必烈汗手裏，他們嘗試了一次耀武海上的計畫，以日本這片陸地為目的地；可是以陸上人而有這種嘗試，其失敗可操左券。日本人守禦有方，忽必烈這



次侵犯，也就毫無結果。於是我們又看見一次，怎樣一個大帝國，她的威力，是特陸上人的，遇着粗率的海上人，便被挫敗於對馬海峽，如薩西斯在薩拉米之役一樣。離對馬海峽幾英里遠，六百餘年後，俄國也取敗於此。

蒙古人的內侵，乃是一種征服。征服的通例，如果征服者的文化，較低於被征服者，征服者的威力，只靠着他們生理上的強健及耐苦性，結果，總是征服者漸漸軟化，失了駕馭力，被同化於被征服的人中間。蒙古人的這次征服，自然也難逃此律。而中國呢，因為地理狀況的原故，四鄰各地的民族，通通是強健耐苦，而文化又較低的，所以在這一部長久的中國史中，中國從沒有遇見較優勝的民族來征服她，而中國的人民，總是使征服者同化。雖然，這一次蒙古人的侵犯（於十三世紀），竟是另一種的進步，因為蒙古人的開拓，通是奉中國的名以行的，侵犯者消滅之後，所開拓的地方，仍留為中國的屬土。

蒙古人同化於中國之後，很自然的接着便是那純粹華人自主的第三個可注意的歷史時期，即明朝。明朝享國自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曾一度嘗試把南京建為國都。南京的位置，比較渭河流域，或北方入口處，都更來得適中。其為國都，雖只不過幾年工夫，又讓位於北京，然而這樣一個位置選了做統治全國的中心，乃是思想發達的表記。北京所以又把來代替南京，為的是要將國都建立的最近北方侵犯者的進口處。這種預見，結局雖是無濟於事，卻是確乎不錯的。因為到十七世紀，滿洲的韃靼人，又作第三次即其末一次，征服全華的嘗試，結果又告成功。這一次征服，並不是突如其來的。清室從興起於滿洲東方的高山，到能力

充實，佔據了北京，其間包含了兩代的經營。佔領北京之後，還過了一代，中國全部，纔一起到手。中國本部中，末一片抗拒不服的區域，自然是東南方的福建省。蒙古人當日擴張了中國的治權，此時的滿洲人照樣也續行其征服事業於中國本部之外。他們征服了蒙古，並於蒙古團結了他們的勢力，遲至十八世紀的末年，並將國權，展到西藏以外，甚至於跨過了喜馬拉雅山，使山外的那不勒斯（Naples）國，直到二十世紀的初年，還稱臣納貢於中國。

現在，在研究那駕馭了中國歷史的最後一大串的地理事實之前，且把上面已經講過的，總注意一下。大略言之，中國因為有三條大河的存在，（這三條河自身，也是地勢和氣候這些較疎遠的地理狀況的產物，）便產生了一個渾一的民族。這民族中至要的統一性，因為西方有一塊絕寬的高原存在，更加強固。可見河系與高原，這兩列的地形，乃是中國歷史的主要駕馭。

別種的地理狀況，也有同樣的結果；中國的位置，面朝大洋，在海道的盡端，又沒有什麼地中海的存在，這都是些巨大的，靜默的，反面的駕馭，對於助成中國人陸居的習慣，阻止他們成爲海上人的傾向，效力絕大，中國人不和北歐的諾爾曼人似的，困窮於嚴冷的氣候，硝瘠的土壤，迫的入海求生。也沒有什麼很大的壓力在後方，和撒克遜的情形相仿。中國的疆域廣大，足以使那來自高原或滿洲的壓力，未及海岸便已消散，而且南方一帶，對於這種壓力，總不十分覺得。中國又不像腓尼基似的，有及到海的道兒。她的海岸作成一大圓曲，又沒有許多半島，能如希臘一般，誘使居民入海。可見中國所以從沒成功一個海上的霸權，是因

爲沒有什麼東西，足以引誘她的人民，放棄他們的陸上生活，放棄他們那倚靠農業，曾於四千年中，將同一的習慣，同一的思想，深植於人心的陸上生活。所以即使高原民族闖入，攫取了主權，殺戮了無量數的居民，而中國也沒和羅馬帝國似的，分裂成無數的單位。她的民族的渾一，最大部份乃是地理狀況的結果，是自己常常申說的呀。

（註）中國的象形文字，通行全國，使各部份的華人，都能藉以互相了解，這於中國的統一上，自然不可漠視。然而文字的效力，雖是極大，要知道語言的效力，尤其巨大。何以統一的語言，倒不能阻止德意兩國，分裂成爲獨立之邦，又何以倒不能阻止挪威和丹麥，不列顛和美國的分立呢？足見地理狀況的效力更強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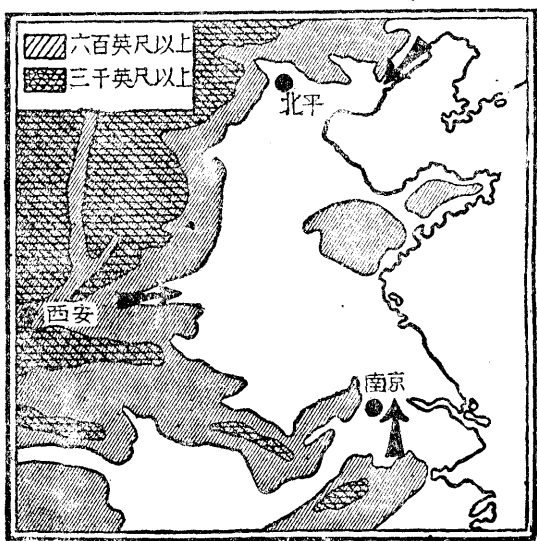
等到西方的文化，發現了大洋，中國的歷史，這纔漸漸的從而獲得一個新的重要的條件。這時以前，中國唯一接觸到的海上人，只有日本人——他們的文化，是原於中國的。——兩下的接觸，並非和好，因爲昔日的日本人，到大陸岸上來時，惟一的目的只是搶取財物，和諾爾曼人到歐洲其餘各部份去的情形一般。這樣的搶劫的未一列，或者也可說是最重要的的一列，發生於十六世紀之初，恰在西方民族，發現了洋，於中國發生最早的有價值的結果之前。它的惟一的影響，和從前的一樣，也只是把居民驅入內地，不在這唯有海上人，纔視爲安樂鄉的海上安生。很有意義的，在西曆十三世紀以前，中國人對於那離開海岸只七十英哩的臺灣，簡直連聽都不會聽見過，要到一六八二年，直等葡萄牙和荷蘭，先後在這島上設立了商埠之

後，纔把它收入版圖。便是當時，也只因為那新的異族朝廷在位，想要尋求新世界以供征服，纔收為已有的。征服之後，兩百年中，也只視為無甚價值的土地。

滿洲的君王，因為軟化的程度，日益增高，他的從者，也被吸入於同共的血統，控制力便也跟着衰弱下來。於是中國便愈加被留存於兩種勢力之間：即陸上的勢力，這一類是她早已經驗過了，還有一種則為洋上的勢力，又把些新駕馭導入中國的歷史。這種

由歐洲開端的勢力，由海而來，必須以南方為門戶，所以那些地方，就發生了新狀況。這時以前，中國的軍政中心，總在北方平原。中國的國都，每每落在一個三角形的三隻角兒之一上。或在北京，則以防護繞北直隸灣到來的北來壓力，或在西安，則以防護順渭河流域而下的西方勢力，或仍在平原邊上，卻在南京，以求接觸到南方的河系。洋上霸權，由南方進步了，隨着中國的南部各口岸，便取了新的重要性。一八四二年，開關的那些商埠，都落在多邱陵的南方，有兩處在福建，一處

池城個幾的都國國中為曾 圖三十五第



上兒角隻三的原平形角三在落池城座三這

正在他的南疆以外。這時候，進入中國的口子，已不是北京或西安，而是廣州或上海了。

然而西安和北京這兩處，仍不失爲進入中國的口子。滿洲人已不再見於地球上，蒙古人呢，爲佛教所馴伏，昔日的英風，已經消失。但那遠處的平原，仍舊有發展的可能。從平原上來的勢力，可以取越過高原最短的那條道兒，到得滿洲。當年俄羅斯實只差一點兒，就由那繞北直隸灣的舊門戶，進入中國了。這條路，現在暫時是封鎖住了，可是經由介乎阿爾泰和天山間那伊犁的門戶（Zungarian Gate）取道西安的那條故道，仍存在着。還有北方那條常走的道兒，跨過草地，由貝加爾湖邊，經由易行的山徑，直達北京也存在的。所以中國的政治地位，極有趣味；中國的歷史，方興未艾；將來的狀況如何，惟有時間能够指明了。

雖然，我們卻很可以這樣說：一方面，滿洲的皇帝，雖已殘廢無能，中國的人民，卻並非老大無用；另一方面，中國的歷史，必要爲地理所駕馭，此後駕馭他的，乃是從海陸雙方到來的一些巨大的勢力，特別是這些勢力的互相作用，將要呈顯一種漸盛的趨勢，使中國團結起來，比較從前，尤其渾一。輪船咧，火車咧，這種海陸勢力的現代特色，互相補助着，要使團結的中國實現。中國將來，只有一條鐵路幹線；這是沒有別的國家能有的。這條幹線，現已築成一半，將從北京經過漢口直達廣州，從北方的首城達到南方的首城。兩端都有大海，中部則有那宏壯的長江，供給他以轉運的客貨。但西安那口子，也不是不重要的，因爲越過高原，經由伊犁（Zungaria）和西安，必然要有一條將來的大鐵道，建設起來，和那條中國的幹線鐵道，交成正角，從陸地上，帶客貨來供給他。這些和一切別的支線，必須造起來以補助水系交通的不足的，對於創設並保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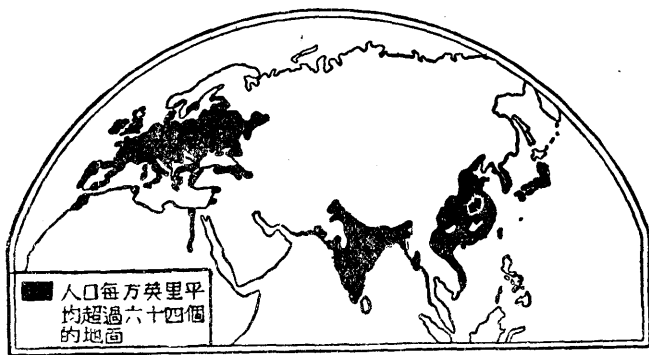
團結的中國是決不會失敗的。團結穩定之後，人便能够獲得能力的駕馭，節省能力的應用，並應用能力於利益最大之途了。

## 第十四章 暖地 印度

若將前此已經提到的各章，再涉獵一遍，以爲此後的研究做預備，便見我們已經查出了有兩種文化的發育，每一種都影響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一是歐洲，一是中華。歐洲的文化因爲是在各方面受了許多不同的地理狀況的駕馭，所以形狀很多，中國的文化卻是依着同一的路線繼續無間的發展的，這是因爲其間只有一類的條件，其重要駕乎一切之上。兩者又都受了舊世界大腹地裏，那草原文化的影響。每種的存在，因有保障，可以於中組織小社會，以節省能力，似乎都依賴於開始能有小規模生活的緣故。

現在如果我們研究研究舊世界上第三片人口最多的區域印度，我們便要立刻看出，雖然有這麼一種判然分立的印度文化

圖四十五 舊世界三片人口衆多的地面



的存在，卻於一方面，印度從沒有由內部組成整體，和中國許多世紀來一般，另一方面，印度的文化，也沒有影響到全世界，和歐洲文化一般。而且這種判然的印度式的文化，又有各種形狀，比中國甚至比歐洲，都更來得複雜些。還有，歐洲的文化，是從埃及和巴比倫尼亞所栽植的種子，依序發育的，中國的文化，也是自自然然的從渭河流域那起點發育而來，可是印度文化的開始，卻不能夠追蹤到這種簡單的源頭，印度的歷史，比較是受了外力的駕馭，更深遠的多。

且把地理的事實研究一下。

印度地方，像中國而不像歐洲，既沒有地中海；海岸外也沒有羣集的海島。氣候和暖，土地從全體上說，也很肥沃。此間沒有像地中海裏那樣的誘引，也沒有像斯干的那維亞那樣的需要，使居民冒險入海；這裏的居民，終不改其世傳的陸上生活，對於海是毫不熟悉的。

這裏高地低地都有。地圖上可以看出印度的北方和西北，有片巨大的高地，喜馬拉雅，背靠着西藏高原，東向，東南向，延為許多條大山脈，由峻側而多密林的山谷，將他們互相分隔，西向延去，擴成扇形的高山，下降到伊蘭高原。半島裏，還有一片比較低的多，平的多的高地，西沿崑崙，東側漸斜，隨東側而下的河道，已把這高地蝕去了很多。在西邊有片極窄狹的低地，在東邊有片較寬廣的低地，介乎北部高山和南部高原之間，橫着那片面積廣大的黏土平原，從恆河河口，一直延到印度斯 (Indus) 河口，二千英里。除了靠近邱陵邊際各處之外，全部地面，差不多是尋不出一塊石頭；地勢以每英里一英尺的度數，緩緩的升高，對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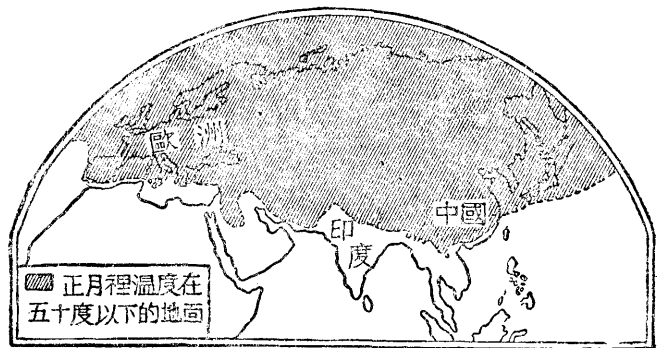
人目，簡直是覺不出來。可見這裏，像巴爾幹或意大利那樣的地勢的差別是沒有的；像造成法蘭西的那種地勢的集中，也是沒有的。

便是論到氣候，情形之一致對於居民的生活也起反應。固然不錯，印度這地方，可以說是幾乎各種氣候都有，這地方，雖然各處都散着有邱陵地點，所以一年中的氣候多少總有些部份是非常涼爽，然而這些只不過是例外，從全體講，這地方是熱的，不單是夏天熱，連冬天都是熱的。在冬天裏，差不多印度的全部，比中國任何部份，都較和暖，自然比歐洲任何部份，都更暖了。這便是印度和其他二處，人烟稠密的地面中間，一大異點，——這一點，在解釋三者間歷史之所以不同，應用極深。印度這地方，一年四季，都更無需乎靠穿衣服，來節省人體的能力的。

這大概的說法，可是還須加以限制。原來印度的西北邊境，

實在也是經驗有其他各區域所覺不着的寒冷的。在冬天，判查布 (Punjab) 乃是印度最冷的地方。其西方的辛德 (Sind) 和俾路芝斯坦 (Baluchistan) 各高地，夏天和白日，雖然酷熱，到晚間，甚至只在秋

第五十五圖 歐亞大陸的溫度



冬天裏印度比中國和歐洲都更和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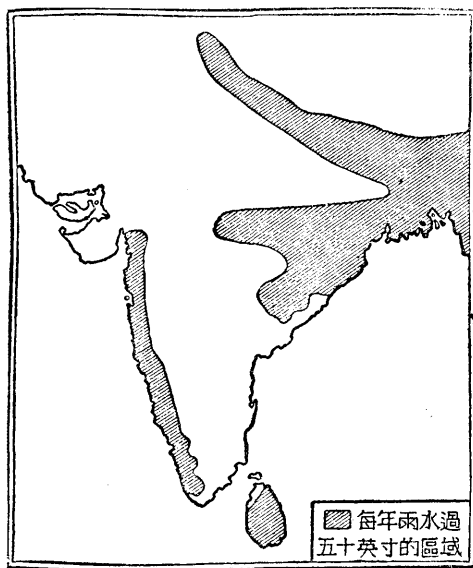
天，便經驗有許多度的寒霜。所以在這裏，我們就要希冀去尋見和印度式略有改變的文化了。

如果我們研究雨水，以及熱量和雨水在種植上的影響，便見北方平原，在他的東方入口處，雨量充足，加之和海平面的高低，相差不遠，以致雨水

無法排洩，因此，就潮濕而成沼地，所以生滿了叢林。向西去，狀況於不知不覺之中，逐漸變換。雨水逐漸的稀少，積水漸有略略更多的排洩機會，等到離海一〇〇〇英里時，水量已不夠用。接着再向印度斯河河口行去，土地愈加乾燥，到最後那四〇〇英里，簡直成了草原，甚或成了沙漠了。南部高原的西側，喜馬拉雅的南側，及孟加拉 (Bengal) 灣東北的高地，也都在夏天灌足了雨水，留

存足量的濕份，容許森林的發育，更於較低較濕的地面，使森林變成叢莽。使西噶茨 (Western Ghats) 成為澤國的西南時令風，順着那巴達 (Narbada) 及塔普堤 (Tapti) 這些筆直的流域吹上來，將大雨挾入內地，比較其他各處，挾入更遠。向東去，這氣流和更直接從孟加拉灣來的氣流相遇，以致大雨，下降在從

圖域區的雨降度印 圖六十五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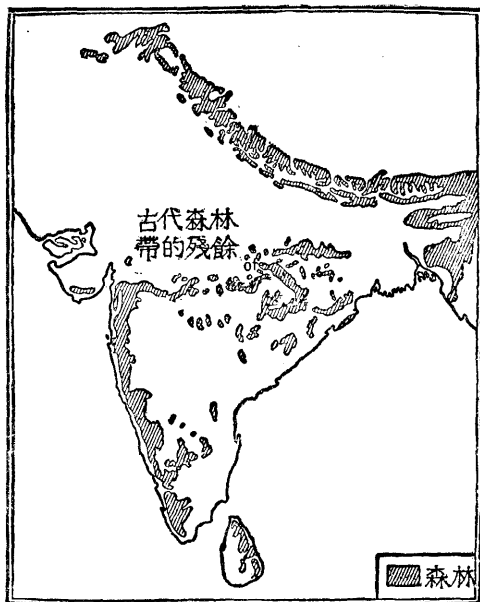


天夏於降水雨的部多

這兩條流域的盡頭直至恆河口南沿岸一帶區域。這裏的土質，是厚而黑的泥土，因此便有一帶植物繁盛的地方，——部份是森林，部份是叢莽，又一部份，現在已開墾了做田地，——橫亘在這半島的北部，從古者拉特（Gujarat），直到馬哈那三角洲（Maharani Delta）。這一帶之南，除了河道的流域及沿岸的平原以外，土地都比較乾燥，多部份是只生青草的。

以同一的狀況，延伸在絕大距離中；這地方是難以組織，且難以維持其組織的。所以然的原故，不單是因爲面積過大，未習慣於組織事業的民族，未能有將他全部，一起組織起來的能力，——須知這並不是奇事，歐洲便至今日，雖已有了組織，也不是組織在一個政府之下的，——還因爲其間的自然區分過大哩。原來印度沒有像埃及或巴比倫尼亞或渭河流域那種文化的搖籃，生活於中，比較更易，單位很小，人可於中學得爲政及組織的方術，且又富有刺戟，居民必須未雨而綢繆。

圖七十五第 印度森林區域圖



共有三帶：(1) 喜馬拉雅帶，(2) 印度帶，(3) 西得坎帶。

所以印度這地方，熱量和濕量，固是聯合着將太陽的能力，固定在適於人用的形態裏，以致使人知道單獨節省能力的，和使居民具有那組織團體，以節省能力，或保存已節省得的能力的天才，刺戟都比較少。印度的文化，在組織的天才上，從來總是較外方的文化，更不進步。不論是在和平，在戰爭，外來有組織的移民，總能隨大隨小，成就其優勝的地位於本地土人之上。

這些移民，是從那裏來的呢？要了解這問題的答案，請先注意這顯明的事實，即印度是個大陸式的半島。於一方面，比起歐洲或中國來，他是更近乎中亞細亞的乾燥的腹地，游牧民族的家鄉。於另一方面，印度的土人身上，受到海上生活的誘引或逼迫，雖然很少，但是這地方總是開放其門戶於洋上到來的勢力的。所以從東北由陸地，從西北由陸地又由海，會有多少數目的移民，進入印度來。

從林木密集的東北邊境之外，一個兩個的穿過森林和叢莽，而進入印度的叢莽地，大有人在。但這樣來的人，都不是組織者，沒有建立過國家。正如我們所見，森林這件東西，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見是組織運動的障礙。這種森林既生在深而峻側的山谷邊上一層一層，迭見不窮，更無怪乎東北的移民，於印度的組織，從來是沒有多大的用處了。

西北方便大不相同了。我們已見這一帶地方，是乾燥的，沒有森林擋住道兒，印度於此便接觸到兩種活潑有生氣的文化。那從喜馬拉雅的西端，扇一般擴出的高山系，高雖很高，卻又比較的狹，那邊便是住有草原民族的大平原，而伊蘭高原的南北高山側邊，溪流由小山陵中下降之處，又有道兒通往古文化的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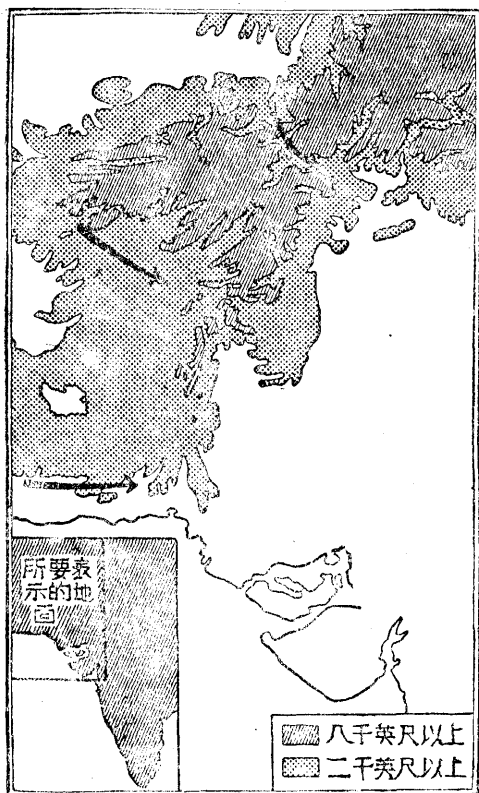
源處，——波斯巴比倫尼亞和亞述。那些高山裏的居民，看到印度的西北平原，是會被引誘的。下山來的，因為山下的平原，有時也覺涼爽宜人，為他們所已習慣，所能忍受。

於是從這西北，流入北印度的或是一個兩個，或是千數萬數，或是移民與商人，或是罪徒與得勝者都有。有些，到這入口處便止。亞述人和希臘人，遠在亞歷山大之前，已來到這地方，沒有再向前進。亞歷山大驅軍深入了判查布的腹地，可是因為情形不熟悉，使他的兵士生變，他也就退卻了。還有些呢，亞歷山大時代前後都有，卻取道這西北邊疆，在或大或小的範圍裏，佈滿了全印度。

海呢，也是一條道兒，凡受得訓練，能利用他的人，都能藉此前來。所以在我們能够往回追溯到時日裏，印度的半島部分，總是受着海中民族的影響的。古時候，受影響於乾的西方更文明的民族，濕的西方更粗魯的民族尚淺，到近來，組織的勢力，

圖八十五第

圖兒道北西的度印往



來自海外，初是繞過好望角由南方來，繼是從西方來，所賜給印度的影響最深。

從北方，從西方，從海到來的人，於是一方面，往往便帶來些比較原有更爲高尚的東西，另一方面，又傾向於毀滅原有的那種文化，在某種限度裏，排擠了印度較早的居民。

當然的，那最早的土民，只存在於橫亘在得坎 (Dekhan) 北部的邱陵森林地和叢莽帶中。因爲在這裏，他們方才不但能够得着保障，以反抗新來者，還有食品，可以養生呢。這裏的森林，供給保障這一層，是和歐洲的森林相類的，不過所不同的：要想在較冷的歐洲森林裏求生活，未雨綢繆，和肯下工夫二者，是不可少的，而且開墾出一部分的森林，來做定住的所在，也合得上算，至於在印度的叢林裏，日用必需的東西，獲得既然容易，因而使人進取的刺戟，便沒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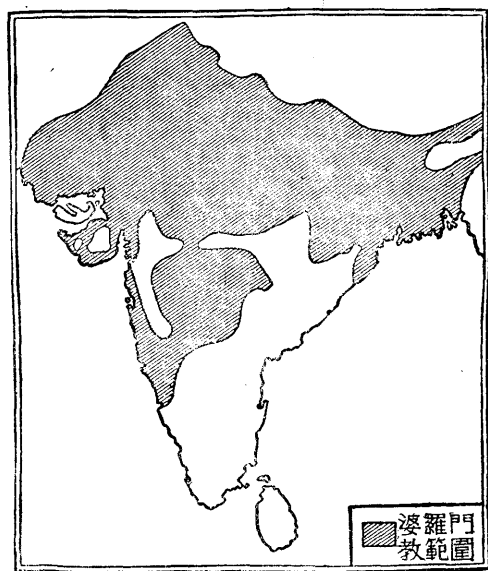
攪亂了那些土民的生活，人類的潮流，在歷史的曙光尙沒發見之前，已從西北流入了。究竟是從大平原裏來的，或是從伊蘭高原裏來的，我們卻不得而知。這些新來者，到後日，由相繼而起，血統不同的各種族，一部分將他們驅逐到東南方，一部分使他們同化。至血統不同的這些種族，定是於紀元前二五〇〇年起，那三千年中，從北方來的。他們漸漸的在印度的北部平原，建樹起來，只留了森林帶以南的得坎給他們以前的人棲息。因此，北部平原和南部高原間的自然歧異，因爲各部所住的人民，特性不同，便加甚起來。

在那些民族之間，也有一種組織，在北的效力較大，有些王國，成立三百餘年，在南的效力較小。但是我們的所知卻又顯見是缺乏的。所知之缺乏，明明的指出，任是那一處地方，都沒有聯續的組織。可以認爲頗

清楚的，只是特性不同的人，生息組織於有秩序的團體中，所有的異點，大部分都由於地理的狀況而來。北部平原，並不是一個整個。東北方爲孟加拉，地方潮濕，自然就徧長着叢林。西北方，爲判查布，天氣乾燥。西方是辛德，尤其乾燥，以致那印度斯河像尼羅河下游一段，沒有一條支流，介乎這兩個極端之間，有一片地面，大略是符合於古時的中地（Middle Land），而現在的西北省。其間的雨量，足夠人類的需要，卻也不能過多。這片區域，便是直到今日，還是住有大數額的人民在城裏和鄉間呢。

到紀元後六百年左右，這三塊地面，多少有效的由三羣不同的民族組織起來。這三塊區域雖然互相歧異的存在着，但是不知不覺中，卻是不分彼此，而且各區中間及各區之內，都沒有天然的疆界可分，因爲居民不把河道，視爲界線。只視作交通的水道，和日用的水源呢。所以除非是在穩固的集權政府之下，磨擦

圖圖範的教門羅婆度印 圖九十五第



印度的人民，大多數屬平婆羅門教。森林阻止南移的影響，圖中很是顯明的。

力差不多不能避免。穩固的集權政府不存在，匈奴人、韃靼人、西徐亞人（Scythians），直接簡接於遠東造成同一的不安定情形的這些草原民族，又接二連三的侵入，以爲此間騷動的主動泉源。一時間，同處於共同危險之下，可以結成一體，並且也是做到了的，可是其間的結合力，終不甚強，不够使大家永久的固結在一起。

此外還有一片第四個區域，組織達到頗高的水平線上。印度斯河的東方，與河並行，有一帶二百英里闊，五六百英里長的地方，大可以叫做一片沙漠。這沙漠的東北部分，梢子般隔在判查布和中地（Middle Land）中間，而在沙漠和跨越半島北部那帶森林地的當中，卻是一塊略高於平原的區域，在牠的西北和南方，仍有保障，不易被侵。這大略是喇其普他拿（Rajputana）。比起中地來，較少出產，志在掠劫的內侵者，便較不注意他。而且他有充足的組織，若干世紀中，對於外來的侵犯都能加以抵抗。

再者，這半島東南部各平原，離開騷擾北部平原的勢力既遠，而且在某種限度裏，又受了海的保障，先到的人，顯然就能够建立起一個國家。這國家形式雖然不定，卻總立國一千餘年。且其實，這樣做成的榜樣，似乎隔水的錫蘭島裏，和朝北科味立（Cauvery）河的上下流域裏，通有模仿的，以致這幾處，也成了獨立自主的國家好幾百年。雖然，這裏的生活很容易，沒有刺戟，使人進取於自行組織起來，以抵禦北方來的壓迫以外，所以是沒有什麼進步，可以和歐洲的進步，相比擬的。他們只解決得自己生活的問題很好，但一遇到一個更超越的文化，在相若的地位上，便不能抵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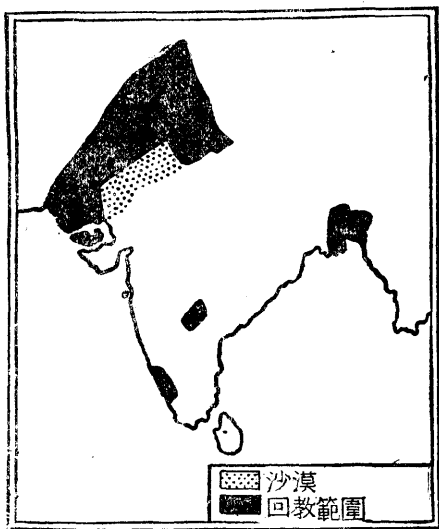
另一範疇的文化來臨了，俱來的民族，保存有文字的編年史，我們這才有了更確實的根據。回教傳播起來時，不單是向西傳往歐洲，且向東傳到印度。因爲是一種宗教，所以他就代替了較不如他的他種異教國家；那些政府不良和政府無能的地方，通由帶回教來的人，將他們重加組織。如在歐洲，是被抵抗住的，其理由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如在印度，進攻相同，形式也差不多一樣，而其結果，卻將歐洲和印度間的異點，很奇異的反射出來。印度到末了，是在或大或小的限度裏，被回教征服，並統治了的，可是回教從沒真正得到印度的人民，除了原來進入印度時，即回教徒的那些人的子孫之外，這地方實在絕少嚴格的回教徒。

本書篇幅很窄，只能指出這種結果，是理所當然，毫無足怪而已。回教乃各大宗教中，最後起來的一宗，得勢時，他種宗教，已自在歐洲印度中國這些地方，得着強固的信仰，有了很好的組織。他項情形，是相等的，是傾向於繼續延進的。所以看起來，似乎那組成婆羅門教的妖神，半神，家神，族神，地方神祇，普天神祇，這一切無秩序的迷信堆。比不上回教和基督教；可是對於住在這片炎熱而多部份潮濕的地方的居民，因爲更不容易於外象的背後，看出宇宙的真理來，最顯明的事實，便不是惟一主宰者的存在，如沙漠中的游牧民羣，深深覺得的那種萬古不變的神祇一般，而是生活所取的千變萬化的各種形態了。沒有理想上的統一，爲人生奮鬥的目標；於是一方面，因爲分裂的趨勢加甚，沒有什麼能够像十字軍團結歐洲那樣，團結了印度，戰勝的民族，便得有機會，利用這種分裂，去獲得駕馭權；但於另一方面，回教的教義，對於印度的居民，並不是個滿人意的人生意義的解釋，所以印度的居民，沒有接受他。



從第七世紀到十六世紀，回教民族，是相繼而起的進入印度。自然的，阿拉伯人，乃是第一個沿着海岸，海陸並進到來的，可是他們並沒發生什麼永久性的效果；第二是土耳其人，從紀元後一〇〇〇年稍前以後，也越過伊蘭高原，穿過阿富汗而來。略過一世紀，大部分是因爲印度首領間，自起了爭競，這全部的北平原，便都承認了回教的治權。那乾燥的判查布，成了回教國家，並繼續存在，爲回教正宗的中堅。可是在別處地方，治權雖承認了，人民卻仍保留他們的宗教。當初，這些新民族轄下的土地，是從阿富汗的中心統治的，但於十三世紀開始，北部平原的征服完成了，真正的權力，便集中在德里 (Delhi)。現請注意德利的所在地。辛德和印度斯河流域，判查布也包括在內，雖然他們會將他們的名稱，給了這地方全體，卻只形成了印度的前堂。從印度內地，到這前堂來，只有一條比較很窄的徑道，寬一百五十英里，介乎印度沙漠和喜馬拉雅山脈中間。這徑道的口子上，便立着德利。再則這裏真正的低地，也是極窄的。和沙漠的東邊並行，有阿刺發利斯 (Aravalli Hills) 邱陵地，爲世界上

圖園範的教回度印 圖十六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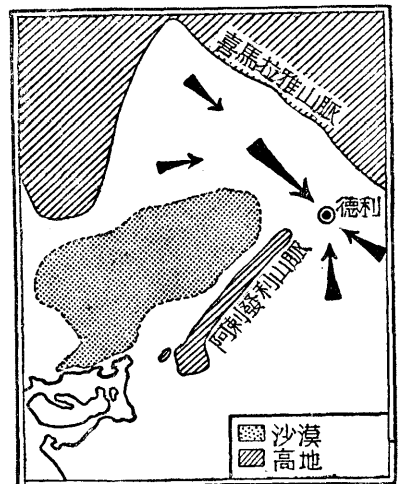


回教在印度，盛行於(1)沙漠以西，印度斯河流域裏，以及(2)沙漠北端，和喜馬拉雅山脈中間的進出處。

最古高山系之一，到現在，亦如所有古舊而穩定的高山系一般，已多部份蝕毀了。這條山系，越南越高，越北越低，延為高地，差不多直到德利。德利所以又是站在南方的邱陵和北方的喜馬拉雅山中間的門道上。他後面，是信奉回教的地方；他前面各地方，回教永沒得着十分的信仰，必須施以政治力。前後雙方的路，都要匯集於此的。這裏便是森林帶以北，印度的天然建都地，所以從北部地方，首先為回教人組織起來時起，直到我們今日，屢屢在這數英里的圈兒以內，選擇組織的中心，取名喚德利。有一時代，在幾年工夫裏，那平原以內，略遠一點的阿嘎拉 (Agra)，也會被選為中心，可是德利在地勢上的無上的優越，總是被人承認的。

雖然，德利很久，只是北部的都城，直到十四世紀，才第一次試將森林帶以南的地方，收入回教的版圖。當時，軍隊縱橫於得坎，這嘗試就暫時的成功了。可是兼并的太多，這時候，第三種回教民族，又已開始進入印度，擾亂了現存的狀況，所以數年之後，較遠各省，又脫離了對於德利的臣服。那中央的權力，不單是要和傾向分裂的自然趨勢，——如子民的人生觀，和得勝者有所不同，以及存於孟加拉，得坎及西北省間的天

圖勢形的利德 圖一十六第



德利落  
在沙漠  
和喜馬  
拉雅山  
脈間徑  
道的口  
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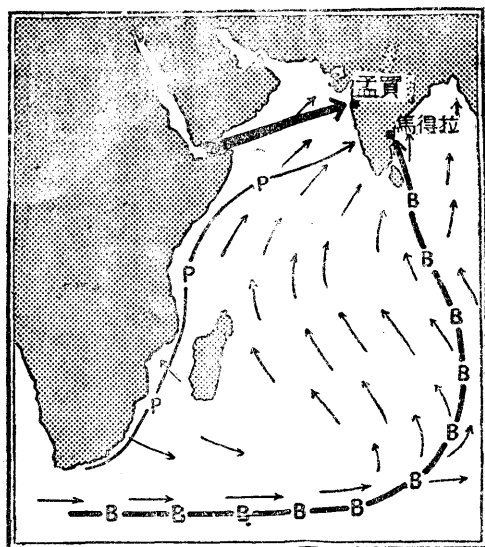
然歧異等，對於治理發生困難，——鬪爭而已；而且那又取道西北進來的新移民，更使這中央權力衰落。這新移民，便是從中亞細亞草地裏到來的韃靼人。從一二五〇年起，他們是一隊一隊的相繼而入查布，同時增加了印度回教徒的人數，使當地政府衰弱下來的情形逐漸加甚。到十四世紀之末，帖木真手裏，印度飽受他的劫掠，德利的中央權力，也就隨以消滅了。帖木真飽掠之後，便回到撒馬坎得（Samarhand），而印度又留在復行分裂的狀況中，那孟加拉的叢莽地，乾燥的判查布，得坎的草地，和南部的平原間，到處都又發生了獨立自主的國家，有的由回教人統治，有的由婆羅門教治理。

一百五十年中，沒有集權的政府存在。帖木真的後裔，這才從中亞細亞率領着蒙古人再進入印度來。經過不一的勝敗之後，於一五五六年，始於德利建樹起中央政府。從那時候起，到一六〇五年中間，那和英女皇伊利薩伯（Elizabeth）同時的大人物阿卡巴（Akbar），卻建立了一項霸權，直到漸漸的溜入英人手裏時而止。他一步一步的將森林帶以北的全部地方，應用較從前更鞏固的經濟原理，重新加以組織，此外卻沒再獲得一點兒疆土。他所以有這樣的權力，主要是因為他雖是個回教人，卻能夠將住在西方北方更艱苦各地的更雄勇的印度人，結合一起，又能將做成分裂的其他份子遏止住。五十年後，他的曾孫奧郎則布（Aurangzeb），在位五十年間，更成功的嘗試着將南印度加入版圖，在實際上，所統轄到的印度，比較無論後來那一個嗣君所統轄的，都更大些。但他一死，舊話重提，所有異點，各再呈顯，於一七三九年，新鮮的游牧民羣，又從西北結隊降入北印度的平原，毀滅了中央政府，搶掠一空。

可是到這時候，從南方由海外來到印度的人，勢力已開始覺得着了。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已讓位於法國人和英國人，這時候英國人已開始攫取印度境內分立各邦的統治權。有夏季的時令風相送過海，他們自然要由南方及東南方，到這地方上岸，第一步到得的地方，所以便是加爾那的（Carnatic）平原和孟加拉平原。這些地方，離開西北方騷動的發源地及權勢的中心很遠，今日政府便集權在這裏的馬得拉和加爾各答（Madras and Calcutta）。從馬得拉和加爾各答，英人的勢力便展向西北經過平原，展向西方跨越得坎。其初當印度由緊靠的非洲東岸及到時，再當

蘇彝士運河既成之後，西方也有進入這地方的門戶，如蘇拉特（Surat）這最古的英國屯營，如孟買（Bombay）這最古的英國屬地皆是。孟買這地方，不及馬得拉或加爾各答已久，但是現在，已勝似馬得拉，人口和加爾各答一般多了。在蘇彝士運河還沒開通之前，西方這入口道路，效用較少，所以隨着蒙古統治

圖 二 十 六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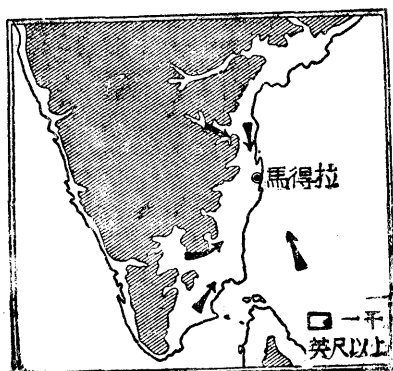


表示夏日季候風的圖解。  
 (P) 是葡萄牙人，依近非洲東岸到來的路線。(B) 是英國人先到馬得拉，再到加爾各答的航線是北方海輪到孟買的航路。

權的衰歇，英人接着改組這片地方，使爲英屬領土時，號令就出於加爾各答和馬得拉，而不出於孟買，使本地的聯邦，得有時機，在更遠的西部和西北部形成——如孟買東方乾燥的，高原上的馬喇薩斯 (Marathas) 聯邦，判查布這乾地上的息克 (Sikhs) 聯邦便是。如果沒有英人干與其間，這些聯邦中或此或彼，都大有做到統一全印的地步之可能。因英人加入，他們沒有做到，但無論如何，這些聯邦，終是英人的對手方，他們需要比別處更高的才能，更大的力量，才歸屈伏。離開加爾各答和馬得拉這些海口既遠，判查布五十餘年後，才直接加入英國版圖，從那時候起，英國所獲各土地，多由本地的政治不良，或沒有繼位爲王的直接嗣君，以致大權潛移於英人手裏，直接以武力去行兼併政策，是沒有的。

時至今日，於是印度，許多部份都受治於外人，正和任何大的印度地面，會經常是受治於外人的一樣；今日是由加爾各答組織，因爲這裏是由海洋進至平原的口子，將來要由德利組織，因爲德利乃是印度各城，唯一有曾爲全國都城的歷史的城鎮，境內所謂土民邦國，歷史也不比英人在印度行使治權的期間更古，且其中的大多數君王，暴虐專制，在他們的子民看來，也不見得比看英國人更親近些；印度濕而且熱的土地，所產物品，供給了能力，養活巨額的本地人口，卻還不能夠自治，而且還沒有永久的政治組織；目下由

圖勢形的拉得馬 圖三十六第



英人設警施政，內亂既已，西北地方（現已不只是由加爾各答及到，且還築有鐵道沿印度斯流域全長興築起來。）加以鞏固的守衛，使從阿富汗或其外到來的外患，不能興起，已節省得的能力，蹣跚的地方也較從前爲少，所以進步是有所成就的。可是英國人只是統治者。印度的生活狀況，是如此的和不列顛的不同，英國人從不願留居於此。英國人只是充軍似的，把自己充到這裏，工作一完，便要回家的。他們甚至還不能夠像回教得勝者定住於德利，那樣的卜居於此呢。果然定住下來，便要同化，被埋沒，恰如別的移民，被同化，被埋沒，一樣的不可避免。再呢，還有一層，阿富汗外的平原裏的草原民族，雖已馴伏了，組織了，可是道兒仍是開放着，和往昔一樣，有組織的攻擊，或結合散漫的游牧民羣的侵犯，那一種是比較的危險，眼前尙是不得而知哩。

總之，地理的駕馭，仍然存在。這熱而潮的大陸式的半島，仍然是將門戶向海和西北開放。從北部地方到來的歐洲人，因爲歐洲的地理狀況，複雜多端而困難艱苦，解決難題的學識，已日有進境。他們已研究出怎樣及到印度怎樣統治印度了，但對於印度的生活狀況，卻不習慣。印度的土民呢，雖然很容易獲得維持身體的能力，增加人口，卻是生活是如此的容易，以致少有刺戟，使他們起來，於大規模裏，節省並駕馭能力。歐洲人不願在印度居留，本地人又尙不能够像歐洲人似的，好好的統治這塊地方。前途如何，尙未可定，要在印度人之努力自爲罷了。

## 第十五章 非洲的草地 勢力範圍

現在已經很明白，歐洲和亞洲大概的歷史進程，是怎樣受駕馭於地理狀況，尤其是怎樣有三種範疇的文化，緩緩的發展在大平原的邊界上了。這篇故事，直到這裏，以前提到非洲的部分，只有沿地中海那窄窄的一條兒地方；其餘的部份呢，故事中除了述及取道好望角到印第斯羣島去的那條道兒的發現，是歷史中一件大事之外，都不曾說過什麼。

於是乎這裏是一組表面上看來是出乎常理的事實了。歷史是開始於埃及的，（註）許多古時的點綴，都是以非洲的北岸一帶為背景的，然而這大陸的其餘部份，究竟是直到最近五百年之內，才被開化的世界所知道。而且不僅是這樣而已，還有一層可怪，就是繞行非洲海岸到印第斯羣島去的道兒，雖於哥倫布橫越大西洋以前，已經發見，而非洲仍為黑暗大陸，直留到最近五十年方被開發；同時那西班牙屬和葡萄牙屬的美洲，卻已早告成功，北美也久已成了一個大文化現身的舞臺，其偉大直與歐洲分庭抗禮了。這究竟是什麼原故？

（註）讀者千萬不可忘記：埃及及時代以前有千萬年，人類已在地球上種種差別的人生狀況中，逐漸進步了怎樣去使用和節省能力的知識。會有許多的嘗試，打算對於人類在他這辛苦的前進中所經過的時日，求獲一些知識；所得的各種估計，落在數萬年至數十萬年之間，莫衷一是。雖然，我們的

智識，究竟太缺乏了，若要用來討論略高於理論的東西，竟不會得到有價值的結論；所以還是以埃及文化的發育時代，來做開宗明義的第一章，為最確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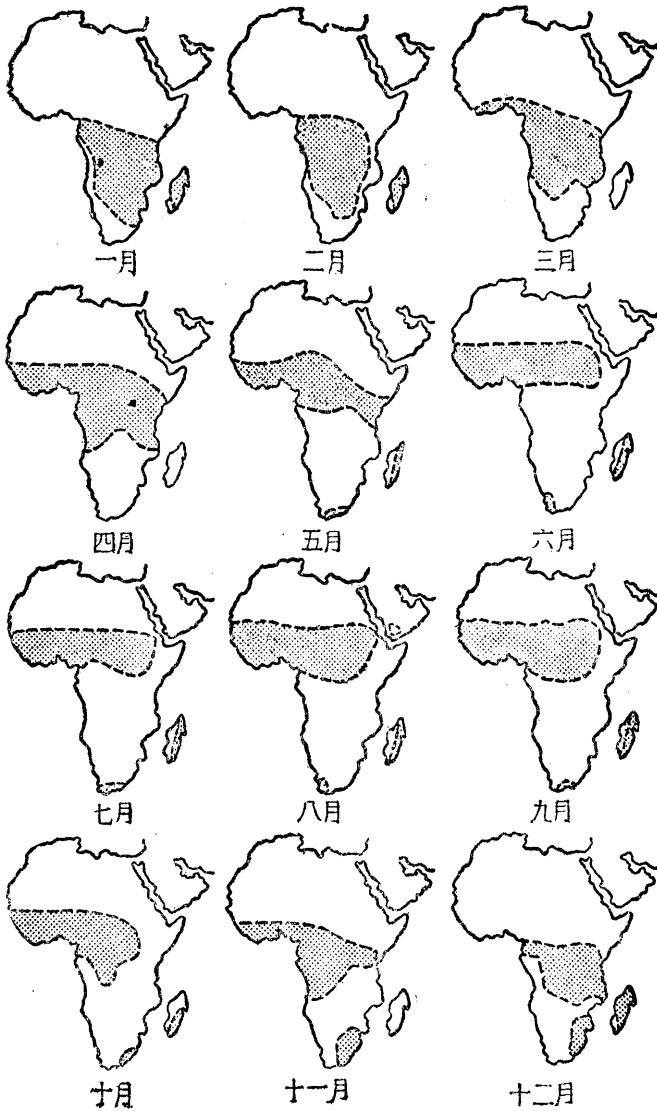
第二章裏，我們已經談到赤道的非洲裏，土著的人種，缺乏節省能力的刺戟。我們現在且將這件事更詳細的研究一番，看能不能從而獲得一些線索，來解釋這部出乎常情的歷史。

地勢圖指示我們，非洲地方以全體來說，是離開海平面很高，其邊緣是很峻側的下降到很深的。在表示一年到頭溫度的變遷的地圖上，可以看見海平面上的非洲，從沒一部分是寒冷的。一年中任是什麼時候，多部的地方很暖，頗大的地面很熱。雖然，熱度最高的地面，卻又不是固定不變，實在是隨太陽在赤道南北移動而然。因為指定的一道光線，如果接受他的地面，是和他的軸成正角的，那末，比起別的位置來，他所發放的熱量，所分佈的面積，必然更小。換言之，一塊指定的面積，當光線是筆直照在上面時，所收得的熱量，必較光線斜角的照在上面時為多。而且一部份因為北部地勢的平均高度較小，一部份因為不但北非自身的陸地較多，並且大陸以北及東北的陸地都較多，於是本洲北方的溫度便較高了。

於某種方式裏，和這熱道的轉移相關聯的，又有那雨帶向南北移動，清晰不紊，可在附圖中看出來。雨這東西的成因，是由於空氣之變冷而來。原來空氣被迫而上升，及到能夠漲大體積的所在，溫度就因此降低了。空氣上升可以由於遇着一種阻障，如橫亘於前，必須經過的斜坡所造成的。因此那得坎的西側，西南風吹到被迫不能不上升，不能不因而漲大，而冷化，故爾夏天便如此的多雨。這西向的風，也吹到不列顛



第六十四圖 非洲雨量圖



着了色的面積，表示雨量過乎四英吋的地方。雨量隨季候而轉移，到北部的夏天，則移向北，到南部的夏天，則移向南。

的高地，高地的西部，因之多雨，至於比較靠東的各地地方，高下固然同等，卻又比較的乾燥，這是因為空氣到此，沒有再上升的機會之故。但是可以使風陣上升的，還不單是陸地的斜坡而已，一般分量更重的氣流，於另一股較輕的氣流下面擠進，每因他的溫度較高，也能使後者上升，因而冷化。這種所謂氣流的互相干涉，乃是洋面上，或空氣不能夠只因吹過其上，便被迫而上升的平陽地面上，雨水的惟一成因，不必說，這自然也是斜坡地面上，致雨的副因。而非洲較暖那部分的雨水，大概便是這種樣式造成的。赤道帶內的空氣熱了，較冷的空氣，便要由南北兩方從下面壓將進去；這種於空間保守其同一方向的運動，其傾向是循環的，似乎大概是從東方的某些角度裏來的。但也不可斷定以為情形只是這樣的單簡，因為於一方面，赤道區域裏的空氣，升降的現象，曾經看出是作成比較的小條來進行，並非有巨大的體積的，於另一方面，關於上層空氣的搜究，又指明了以近乎地平面處獲得的報告為基礎，而建設關於壓力，風，雨的許多信念，一俟有了更充足的知識，還有大加修正之必要呢。

變遷的原因，且置不論，我們所不疑惑的，便是此間乾濕地帶，時有南北的轉移，因而西部，便有七道氣候的地帶：地中海沿岸，有窄窄的一帶地方，冬天的雨量最多；接着是較寬的一帶，撒哈拉，雨水絕稀，自東自西，橫越本洲，以北回歸線為軸；再接着是略微狹點兒的一帶，名稱蘇丹 (Sudan)，氣候是夏雨而冬旱；赤道區域，是常年不斷有雨的，太陽於日中當頂曬下的時季，雨量最大；赤道以南，這幾種地帶，又重演一遍，不過必須注意的，南部的『冬季』，乃是北部的『夏季』，『地帶』在南部，所佔經度，範圍也更小，一部份是

因爲陸地的面積很小，一部份則因爲東方有洋的緣故。『冬季』和『地帶』這兩個名詞，在這南部是有一點兒可以引起誤會的。須知南部的乾旱地面——喀拉哈里 (Kalahari)——比撒哈拉，實在是雨水更多的多，而那『冬季』降雨的區域，也只不過是西南盡處，一塊小小的地方。至於東部，赤道以北，因爲其東有大陸地的影響，遂使西岸各地帶，越過大陸，一直延續到東岸。至於赤道以南的東方海岸則只在夏天有雨。

雨水的這種分配，在種植上的影響，是十分醒目的。處於重雨和酷熱的影響之下，赤道的兩旁，生長了巨大的森林，佔了剛果 (Congo) 溢地的大部份，和熱內亞 (Guinea) 灣的海岸，而印度洋岸，從贊尼巴 (Zanzibar) 以南，也緣邊似的，生着相類而比較沒有那樣濃密的森林；在雨水稀少得不見經見的地方，便有那巨大無垠的撒哈拉沙漠；而在別處，因爲有的季候，缺乏雨水，便有面積很大的草地，草地裏有些部份花園似的，別的部份，也自傾向於成爲沙漠。其中所出的食品，只供以草爲生的動物，尤其是各種的牛、鹿，同時能够，受得住頗大的熱的。這片草地的範圍，從蘇丹西部，一直延伸過非洲，又向南幾乎到得好望角，差不多佔滿了赤道森林以南，大陸的全部地面。

那末這便是那偉大的地理的條件，對於人類，開化人，半開化人，未開化人，及野蠻人都會發生過影響。那巨大的赤道森林，實不是文化可以發生的所在，但必須記牢，他也和一切森林一樣，能阻礙平時或戰時到來，有組織的人羣的行動的。那埃及兩邊都受了沙漠的保護，又從常年有雨的赤道區域，和夏季有雨的

阿比西尼亞獲得雙料的水源，人類於此，是可以首先發見怎樣去大規模的節省能力的，而我們也已看到實際上果是不錯的了。那片巨大而平衍的草地上呢，人可以像歐亞大陸裏的草原民族似的，往來游走；可是二者間雖是狀況相同，就有重要的相似，卻也不少重要的不同，因為狀況的不同也很大呢。非洲的天氣，從來不寒冷的；也就不必有所預備，以禦寒冷；衣服這件東西，乃草原住民的必需品，這裏卻不重要；即節省的必要，也較少。這草地呢，除了沿沙漠邊上一帶之外，餘處通不像亞洲草原那樣的乾，便是乾地，也沒那樣的緊聚在一起。其結果，一方面，便於耕種有較大的可能，於純粹的畜牧生活，較少實行的必要；另一方面，比較純粹的畜牧氏族，趨向於超乎務農氏族之上，正如游牧的阿拉伯人，超乎沙漠田的住民，中亞細亞的游牧氏族，超乎邊境各地的農民，直到幾世紀前方止，一樣。因此，便少有養成堅忍耐苦性的必要，且有如下更大的可能，這幾乎是確不移的情形，即更強大的游牧氏族，因為比較的不開化，對於其餘被他們統治的人們中間，所有積蓄習慣的增長，是當加以阻止的。

實在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歷史，姑且承認其間是有一段歷史，其內容也不過是各畜牧民族比較很遲緩的往來於草地間，暫時的卜居於某一定的地面，從事於些須的農業，建立個軍事上的組織，藉以從臣服各族，征取貢賦，或竟滅了他們。至於像文明國家那種組織，是從來沒有建立過的情形固然如此，其北有古代文化，和接觸於這文化的民族的存在，尤其是在紅海的兩岸，這似乎仍舊常有一種影響發生。畜牧民族遲鈍的移徙，看來幾乎一律是發源於東北方某些多寡接觸到那古代文化的地方的。其遷徙的主要道

路，有兩條，一條是向西經過蘇丹，一條是向南，越過高原。他們把這裏較早的居民，如布樹門人 (Bushman) 和霍唐吐人 (Hottentots)，向南驅逐的更遠些，直到好望角，或到森林裏，卻把他們（新來者）的族名，於多寡是殘缺不完的形式裏，轉賜給歐洲人發見他們時，他們所住的地方。蘇路 (Sulu) 和馬達必里 (Matabele) 馬霜拿 (Mashona) 和馬瑟 (Masai)，這些氏族，通通是在最近的一千年以內，向南移徙，到那些以他們的族名為名稱的區域裏來的。

蘇丹的情形卻略有不同，因為蘇丹的人民，會更直接的，更無間的受了住在地中海南岸的人民的刺激。這種人民，在回教的傳播前後，都會有少數的人，結成小團體，尋路跨越過沙漠，與黑種人口相混雜，於許多方面裏，把如何節省能力的思想，引了進來。於是便在這較潮濕的花園地上，種植了棉花，並知使用藍靛，將棉花染色；建造了石築住宅，並有包容數千居民的，築有城牆的城市；那北方移民的雜種後裔，便於此創立了某一時期會享國好幾世紀的國家。但是這不過是所能說出的此間達到的最高程度。這一範疇的文化，最高也只比刺戟他的那一範疇，更低一些罷了。東面的海岸，在歷史時期裏又受有阿拉伯的影響，因之也會有國家之建立；但這一影響並不會用來節省能力，反而是糟躓了能力的。

在森林的邊境以內，在些樹林濃密，是為防止畜牧民族內侵的保障，而又不過於濃厚，反致摧殘了人類的創造性的地方，有些氏族，原始既受了北方文化的刺戟，便能於此，尋得棲身地，並好好的研究出他們自己的生活方法。但這只是些例外；在多數的情形裏，進步只是十分微細的。

由此看來，我們對於非洲土人的希望，應當很小，是頗明白的了；我們還得注意爲什麼非洲這片地，遲之又久，方爲開化各民族所知道。這其間受了二種的駕馭。一方面，在探險上，在下居上，都有正面的困難，另一方面，對於開化的人，此地又缺少誘力。正面的困難，是很明白的。沙漠和森林，西岸一帶，從摩洛哥 (Morocco) 直到剛果 (Congo) 以南，隨處都遇得着，且綿延不絕，只除蘇丹接近大海於塞內岡比亞 (Senegambia) 地方，情形略爲開展，最古幾次卜居的嘗試，亦即舉行於此。剛果以南呢，卡拉哈里氣候最乾燥，沙漠性最重的一部份，卽於此封鎖住海岸。對面的東岸，又是一片森林地方。從海外來的探險者，乘着小舟前進，沿途尋找河口，便可順着舵入內地；而在這環繞非洲的深水海裏，潮汐的升降既微不足道，河道呢，這裏雨水足夠使水流去，入海時，復又取三角洲的形狀，因而交通極其艱難。河道的本身，除了流經常年有雨的區域，那些段落以外，多數只是些奔流的急水，和成列的水洞相間，不適用於舵行。便是適於舵行的，也要等到從高原的內地，經由瀑布和急灘下來之後，才到得三角洲。且各地方自身，氣候酷熱，並有許多地方，又是熱病蔓延，對於白種人，是不習慣的，不似家鄉的，所以誰都不願意卜居於此。使人來探險的誘力，也是不多的。非洲並沒有藏金的故事，更沒有印第斯羣島那種財富和香料。所以人只經過這些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海岸，繼續他們的途程，到知道有財富的地方去而已，並不願在這裏停留。

而且地理的狀況，甚至於駕馭了白種人的前進呢。在某幾處而不在別處，他們才創立了居留地；在某些方向，而不在別方向，這些居留地才澎漲起來；這都是有原故的。關於這些居留地的理由，一部份是本地

性質的，一部份他們也和別地方裏，別的事件相關聯。塞內哥爾（Senegal）和岡比亞（Gambia）附近，有的是古舊的居留地，這是因爲及到這些地方的時期很早，又因這裏，介乎沙漠和森林中間，情形比較別處稍爲適宜。其南，在安哥拉（Angola）的海岸，也有一個相似的地位，很早由葡萄牙人佔得。

那好望角顯然是沒有什麼利益的；既沒有香料，又沒有金銀，又沒有奴隸，而且又不能於中有何等的發展，所以葡萄牙人，寧願佔據比較在北的海岸，取其更近於航海人的目的地印度。於是便留得好望角，開放給荷蘭人。

此地的統治權，於十九世紀的初年，拿破崙蹂躪全歐的時候，轉移入英人手裏。蓋海外的地面，凡足爲法蘭西培植勢力之用的，都得奪來加以固守，在當日實不能不如此。當日英國人尋出於一方面，環繞好望角一圈兒的地方的氣候，比較還不大異於不列顛，於另一方面，好望角乃落在到印度去一條新路線的半道上，最方便的招呼處。至於這條新路線，是和葡萄牙人所用的那條靠近海岸航行的，大不相同。於西風和貿易風的永久性，既有信賴，習於海洋的人，便不再枉費時間，去和風陣鬪勝，却只於最大的利益裏利用他們。故所取到印度去的道兒，乃如圖六十二所示，航線全部，只在非洲南端這一處，靠近陸地。

所以和往常一樣，地理和歷史，於此也是結合起來，駕馭人們對於居留地的選擇。再往前進，也同等是受駕馭於往時的情形，和歷年以來的情形。葡萄牙霸權的衰落，幫助着阻止了葡萄牙殖民地的增長，同時那葡屬的東非洲的海岸，自然界的情形，很不宜於衛生，其邊際又如前所述，緣了一帶潮濕的森林，於是居

留地的擴張，便更缺乏引誘力。法蘭西人，也曾從塞內哥爾，向東進步，經過了奈遮（Zigou）河的上游，保有一塊能夠幫忙他們，將所屬北非的領土團結起來的地方。可是最有效果的進步，自然是從好望角朝北，向那比較涼爽而開闊的高原最高部份前進，因為這是本洲中，對於曾在歐洲習慣於這種狀況的人，最適宜的地方。葡萄牙人，是不在好望角上岸的；荷蘭人呢，精於發財的打算，却沒有殖民的天性，就單保守這海角，為到印第斯去發財去的道兒上的一個站頭；絕少人，肯離棄鄉土，遠適異國，便是那些真到這裏來的，也只希望不日回家。至於英國人，成就便較多了：他們建立了居留地，並使之澎漲；他們遇見那古代的移民，布樹門人，和霍唐吐人；又遇見近代的敵手，蘇路人和馬達必里人，逼使他們相安無事；至終他們並將原始荷蘭人的後裔，不習慣於集中的統治權，已轉移到更北各地方的，也收入一政府統治之下。英國人既統轄得多寡適宜於為白人領域的各地，便漸起了自北至南，統一全非的夢想。有一次，英人的這場要求，為法蘭西所挑釁，當時法國想橫斷非洲而為自西至東一片領土之主，因起衝突。可是在法紹達（Fashoda），或寧說是在英倫海峽，最強海軍的所在地，却決定了那尼羅諸水，不管是從亞歷山大里亞及到，或從東岸及到，總得留歸一個統治權。再有一次，英人的要求，又為德人所挑釁，德國當日曾短時的佔領了一塊也是從東岸達得的土地，這片土地，和比利時所保有的土地並行，將南部的英國領土，和北部的英國領土分開，可是並沒有阻止，從好望角到開羅（Cairo）越高原而築成一條鐵道的可能。但到最後，洋面威權，和所賜與海上運輸的自由，又決定了東非洲須為英國屬土。



沿基內亞 (Guinea) 海岸全線，從探險實行的初期起，便有許多國家，在那一帶，建築了城堡及礮臺，從而守護，但這些並沒引出什麼有效的進步，因為沿岸線全部，都有澎湃的海浪，為障礙物，其後又有森林，稠密而難以透入。純粹的天然阻障，已是如此，加以熱病蔓延，蠻人作祟，使進步難上加難。所以只在最進這些年中，那些森林，才有人透入，北方雜種的回黑人所住的地方，才被收入版圖。正如我們所當希冀，這塊地方，最初乃是藉那條困難最小的天然道兒，即那唯一的大河奈遮河，達到的。到現在，已在組織中了，築了鐵道，和海岸相接，並被導入世界，為一片供給歐洲工業，以棉花原料的區域。同時奈遮河的三角洲的那片森林區域，差不多仍然全未開闢出來。

赤道以南，和塞爾哥爾以及上段與中段的奈遮流域，正與蘇丹疆域相符合的地方，也漸獲得重要性了。離開非洲南部遠而又遠的北部地方，既已漸次組織起來了，如果仍恃一條很長的鐵道，和遠南的一部份地方交通，那末，費用必然很貴，耗費也必很多；而這開闊的高原呢，位置既離東岸更近，離西岸更遠，並有那乾燥的地面卡拉哈里，從中將他和西岸分開，於是東岸一帶，朝北去，遠之又遠的一些口岸，也就重要起來啦。但這些口岸，却都是一個比一個的離開歐洲更遠，所以到現在，或者贊比齊 (Zambezi) 河的上段，那片區域，竟是從數世紀前葡萄牙人所據的那西岸達到更來的經濟。

非洲這塊住了野蠻民族很久，又因地形狀況的關係，很久不為人知，也無法去探險的地方，最近才自然然而不可避免的，瓜分於世界有關係的各民族中間；瓜分中，與世界最有關係的民族，當然所得的要最

多。可是本地民族，仍是存在的；他們大部份，仍是維持其畜牧生活；他們的待遇，實是一個到今還沒得到解決的問題。

## 第十六章 新世界 哥倫布前的歷史 西班牙屬的美洲

開篇到此，我們的注意力，差不多完全是集中在舊世界的範圍。我們已經看見，怎樣有這麼三種範疇的文化，同受了那巨大的中央平原的影響，各在這平原的邊外，發達成形。又歐洲的人，在他們尋求更多的能力和節省更多的能力裏，與他處的人，發生了直接的接觸，偶然之中，就發見了美洲。那末，就起了這樣一個問題：爲什麼歐洲人發現美洲，先於美洲人的發現歐洲呢？或者這問題又可以取另一形式，這樣問：美洲的土人，爲什麼不欲，或不能駕馭能力於他們本地之外呢？

地理情形的考查，能供給這問題以答案；我們將見兩處的狀況，古今都是如此的不同，所以歷史的進行，也必不能一致。

那末，有關重要的地理情形，究竟都是些什麼呢？有一件，雖非唯一的重要，也是最重要諸條中之一，那極明顯的一層，便是新世界比較舊世界更小，尤其是新世界裏沙漠帶中的土地極小。此地的狀況，是和南非洲的狀況作比的：因爲土地的面積很小，東方又沒有土地的存在，於是可以稱爲沙漠的地方，便極其微小，因之便沒有地方，可以使古代文化，於中發展。因爲舊世界的北部，有沙漠地面的存在，因之古代文

化，得以於中發展，一部份是由於其間有一片巨大而緊湊的陸地——一片範圍絕廣的陸地，他的中心部份，一定是要比邊際部份更乾燥些的，——另一部份，是由於在北非洲，又有一片極廣的陸地，落在季風帶內，而且如此的坐落着，使亞洲那片巨大的腹地，位於他的東北方。

新世界裏，是沒有這麼一塊巨大而緊湊的陸地，可以和舊世界比較；兩塊落在沙漠帶中緯度裏的面積，東西都是很狹的；在北方的那一塊，是本大陸最狹的部份，在南方的那一塊，寬度大約和在同緯度中的非洲地面相等；尤其重要的，兩塊地方的東方，都沒有陸地。他們不是乾燥的區域，其實他們的東方，倒是潮濕的，因為季風，最先便打到這東岸呢。因此，那真正的沙漠面積，自然而然，範圍便狹小了。在南美，他們只於西岸，佔了很窄的一條地方，在北美，乾旱的區域，雖非這樣的十分窄狹，但仍是很小。兩處裏沙漠的大小，並又有地勢的影響，將其修改。這地勢的高低，對於其他種類的區域，也是幫助着，決定其範圍的寬窄大小的。

新世界陸地的形狀，由他大略的外廓上看來，是極簡單的，雖然如果我們要明瞭他是怎樣的施行駕馭則將他加以分析，自然是不可少的。每個大陸裏，都有三塊巨大的高地，由低地爲之分開。沿西岸有科的勒拉 (Cordillera) 地脈，在北美，尤其是他的中段，地勢較寬，在南美則較高較窄，每部裏都有更高的山脈，爲之緣邊；那落機 (Rocky) 山，只是標明北美科的勒拉較寬的中段的東側一列山脈而已。科的勒拉以東，兩大陸裏，都有兩片很古舊的高地，剝蝕的成了較低的地方，——在南美，是基阿那 (Guiana) 高原，和

巴西 (Brazil) 高原，在北美，是阿帕拉契安 (Appalachian) 高地，和那巨大的羅梭細安「天塹」 (Lourentian "Shield")。這羅梭細安天塹，其實是很低的，在他中央部份的赫得森灣 (Hudson Bay)，竟被海水侵入，他之叫做一片高原，不過是出於我們的幻想罷了。科的勒拉，在事實上，遇着有東方堅硬的古代岩塊，便即隆起。然在這種岩塊沒有存在的地方，如在西印第斯一帶，科的勒拉便分佈開來，形成分離更寬的山脈，一些部份是如此之低，至於不是恰在海平面上，如中美，便是只有他們較高的部份，高出水面，如西印第斯羣島的大曲，或竟全部沒在水面之下。

介乎這些高地中間，有片低地，在每大陸裏，都向三方面擴展開來。在北美，這低地的最大面積，落在落機山和阿帕拉契安山脈中間的那片平原。這平原沿密士失比 (Mississippi) 河流經的那條南北軸，地勢最低，東向西向，都極和緩的隆起，其斜坡，人的眼目，雖看不出來，却是繼續不斷的漸漸高起，及至西方那峻的高山邊時，地面已經是一英里多高。一方面是羅梭細安天塹的堅硬古岩，另一方面，是阿帕拉契安及科的勒拉，他是一條介在其間比較狹窄的低地，那聖羅倫斯河 (St. Lawrence) 和麥肯基河 (Mackenzie)，便是經過這裏，流入大西洋和北冰洋的。南美呢巨大的低地，位於赤道及其兩旁，由亞馬孫河 (Amazon) 及其支流，爲之灌溉，出口處比較狹窄，落在東方基阿那高原和巴西高原中間。向南去有一片平原伸展着，以安第斯 (Andes) 山脈，和巴西高原爲他東西南方的界線，向北去，介乎安第斯的東北曲，和基亞那高原，又是一片更小的平原，那奧利諾克河 (Orinoco)，便流經這裏。

上述的地形，決定了氣候的分區，隨之就發生了好幾種的結果，那熱而潮的亞馬孫平原上的赤道森林，佔了絕大的一塊面積，幾乎橫亘了大陸，一直跑上安第斯山脈的東麓。在另一方面，南美洲的沙漠，關閉在安第斯和海的中間，必然是十分狹窄。那可以說是和蘇丹相符合的區域，是奧利諾克的草原地方，却是範圍比較的小，氣候也於好幾個重要的方面，和非洲的蘇丹不同。這同樣的說法，又可以加之於巴西內部高原裏的草原，不過除了這些之外，這些草原，還有一種特殊情形，即地質為堅硬的古岩所成，落在上面的一些雨水，溜走很快。

北美洲最乾旱的區域，落在落磯山脈南段的西方。從這些乾旱的高峯上，向西流下的一些溪流，流經的水道，窄而且深，深落在土地的普通平面之下，在實際上，便助長這地方，比別地方更乾旱些。這片沙漠以南，全部土地狹窄起來，兩邊的山麓，在那巨大的奧里撒巴山峯處，彼此接近。東部高山的邊側，受了季風所挾雨水的浸潤便很潮濕，生有濃密的森林，可是那墨西哥高原，介乎高山之間的，便比較乾旱，冬天有好幾個月，得雨極稀。還有另一處乾旱的地方，上生青草，落在落磯山脈以東，一片高的平原上；這片地方，大可以認他是與亞洲的草原相符合，但是很明白的，在大小上，他實不可同日而語，因為這片地方的東面北面，都遍生了森林，在北面的，是長青類，朝大西洋的，是屬於溫帶，沿墨西哥灣的，又幾乎是屬於熱帶了。在南美，可以說是符合於亞洲草原的唯一區域，是落在安第斯山脈東方的地方，即現在稱為阿根廷（Argentina）的所在。

由此看來，可知舊世界裏，人們在簡單的狀況下，要被誘或被迫的努力於維持生活的那些地方，在新世界，雖有相符合的地方，但是大部分卻缺乏了那些使他們成爲文化發育場的性質。新世界沒有什麼大河，流過沙漠，一季挾來豐足的水量，够使五穀生長，另一季，水量又漸減漸小，使種植隨以枯焦。這裏也沒有什麼地方，氣候和暖，生活因之比較容易，同時又有強烈的誘因，使人先事籌思，致力於食物和他項天然財富的節省，同時又有保障，防止外來民族侵入，劫去所貯藏的富財。

卽有草原，範圍也是很小的。爲舊世界草原的特色的草原民族，這裏也顯然沒有。這是部份的由於另一種，爲舊世界所有，而新世界所無的情形而然。卽在歐亞非三洲馴伏了的食草動物，沒有一種，是南北美洲的土產。駱駝咧，騾子咧，馬兒咧，山羊咧，綿羊咧，固然沒有，而尤爲重要的，卽那代表節省能力的最古形態之一的牛，在未會由歐洲輸入之前，這裏也完全沒有。因此，便沒有什麼負重的動物，可以靠着節省人類的能力，免致耗費在物件的搬運裏，又沒有獸乳，自然更沒有獸乳的製品了。如上所述，或者還須略加限制，但所加的，不過是個極小的限制。卽野牛，或常錯叫做水牛的，結隊成羣，徜徉於草地上，不可勝數。我們似乎也沒有十分圓滿的理由，去解釋爲什麼這種野牛沒有被人馴伏。有時候只說牠們是不能馴伏的，但這理由也不見得恰當。但不論如何，牠們從沒歸於馴伏，總是真的，而且單靠這一種動物，便足以容許任何剛毅耐苦的游浪民族的存在了。這種游浪的民族，往來移徙着，影響了草原邊境，相隔遼闊的各地居民，卻也可以由佔有了蓄積的能力或資本，而獲得支持力。新世界裏，游浪者的行動，必然要以簡便爲不可少的條件。簡便

了，行動自然可以敏捷，但是偉大不可抗的力量，卻便沒有。因此，在新世界，我們便不必希望看見巨大的移民民羣，將當前所有，一掃而空，和舊世界中，所見的一樣。甚或黑奴式的文化，以牛畜為其基礎的，也不能够有，因為野牛並不存在於南美呢。

由此看來，可知像舊世界裏，那些恰能容許，或刺戟，古代文化，作迅速的發展的狀況，此地是不存在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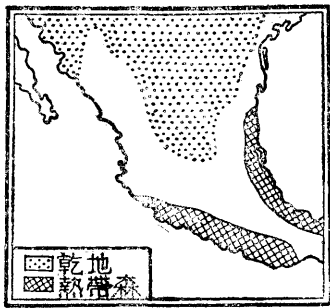
北美洲最乾最近似沙漠的地方，大略是由墨西哥灣的西北起，經過加里福尼亞 (California) 灣的盡處那一段。四

季都暖，夏天尤熱，所以在可以生活的部份，生活總比較容易。此地的河道，雖然一律是遠沉在地面的普通平面之下，然而各處小團體，仍可以利用來灌溉田野。往南，是墨西哥高原，地勢卻高，又比較的乾旱，從北方越過乾地，到來不易，從東南兩方，要穿過較低的坡間，濃密的森林，到來也不容易。這裏乃是一片和暖的地方，有溪河由高地裏流來，供給水源，以補雨水夏豐冬缺的不足，而且於某種程度裏又是一種保障。其北的沙漠地方，水的供給，只能養活一部分散很闊的人口，但在

圖 勢 地 圖 植 種 圖 五 十 六 第



墨西哥  
地勢的  
高崇。



北有乾  
地，南及  
東南有  
叢密的  
森林。

墨西哥高原上各小團體，卻有彼此到處接觸的可能。若比埃及其受保障的程度，其爲稠密的人口基礎，固都是不如，但無論如何，這塊地方在新世界赤道以北，總得說是和埃及最近似的了。

這裏沙漠及森林之爲防禦物，並不甚有效力，可以從我們所知的墨西哥歷史中看出來。實際上，所知的固是極少，但是有好戰的民族，一陣一陣的，相繼由較乾的北方到來，每一陣都首先部份的毀滅了所見在更進步形態中的文化，再將自己成爲那文化的承繼人，這種情形似乎是可靠的。有些不過是由落機高山以東，各乾燥的平原來的游獵人；有些卻帶着一些，從各乾旱地方的小而孤立各社會裏，學得的，節省能力的知慧——如用泥磚建屋，或種玉蜀黍爲食，或植棉花爲衣等。總之，我們在墨西哥所看見的，只是些小氏族社會，住在永久性的共產村落裏，石爲屋，棉爲衣，有特別的倉廩，儲穀米以爲村人之食。兩個或三個這樣的村落，往往聯起盟來，暫時成了短距離內各村落的霸主，從而征取穀物和棉花的貢稅，而在另一方面，也被迫着承認其他同盟的威權。

所以在一方面，這裏也有頗大的進步，因爲只有在定住的生活裏，能力始能於畜羣以外的形態裏，大量的蓄積起來。這裏的人民，因爲定住的緣故，已知蓄積一種食物的儲能，便到今日也還比較別種保存的更久，不過備製的方法，卻是極其困難。野蠻人吃的水菓，是摘下來立刻就消費掉的；等到他掘取植物的根子爲食時，便進了步了，因爲多種根子，必需於未食之前，加以處理呢；到得五穀的種子，由農夫世代相傳的經驗，施以揀選，加以改良，使能漸長漸大，這就不但在他生長的時期，需要小心注意，庶可獲得良好的收成。



而已，並且還須於既成熟之後，加以種種的處理，才能成爲最佳美的食品；試想麥子在未入口之前，要經過多少手續，且又把來和使蘋果，香蕉，菜蔬，番芋等物，可以入口的必需手續比較一下吧。麥子，新世界的居民，是不知道的；可是玉蜀黍，或稱印第安穀卻是新世界裏唯一的穀類，他們是知道的。這種穀類，種植時期，所需的注意，備製時期，所需的手續，比起麥子來，都可更少，所以大陸全部，到處都知道栽種。他的種植者，可以只是些一時的定住者，開墾了森林地，撒下了種子，便離開去，要等穀熟，才回來消受。這種情形下面，節省便極少。但也可以藉灌溉的方法，把他種植在較乾的地方，並將一部份蓄積起來。這種辦法，便是墨西哥的古代居民做的。這樣一來，他們就不但是有了充足的能力，由豐足的時期，蓄積起來，以備荒歉的時期的需要，他們並藉着這一種能力的蓄積，能够自衛；所以那些共產村落，在實際上乃是些堡壘，全部人口可以退守其中，食糧既有預藏，短期的防禦工作，也就可以有恃無恐。進一步，他們的全部時間，不都是花費在維持生活的企圖中的；他們有的是能力，還可以從事預備些簡單的雕刻，和美麗的金銀製品，以爲生活上的裝飾。

但在另一方面，這裏能力的駕馭，進步並不十分的高。當日地理的狀況，和那些民族的歷史，只着重在小單位上。對於人們的聯合行動，並沒有什麼暗示。一組村落駕乎其他村落之上，所行使的統轄權，並不含有王國或政府的意義在內；即無所謂疆土的擴張。所行的，只是用恐嚇的手段，以榨取貢賦，——恃威勒索罷了。從而征取貢物的地面，並不爲之作相當的防禦，以求節省更多的能力；國家觀念是沒有的；簡直連像亞述那種軍事專制的政策，都不是的；一時掌權的村落組，所以能够大權在握，只是因爲其他較弱的村落，

都不相聯絡；貢物所以能够強取而得，只是因為他們害怕，如不納繳，且被滅絕。所以墨西哥的重要，全在乎這事實，即此地於小團體中，節省能力的方法，比較別處有效的多，因為並沒有什麼出乎原始範疇之上的社會組織或政治組織，發展其間呵。不單是掌權的村落，隨時變易而已——阿茲忒克人（Aztecs），只是西班牙人當日看見的掌權者，他們掌權的時期，也只有數世之久——且一旦外患發生，各村落並聯絡敵禦的企圖，都不會有，甚至於反去幫助敵人。少數的西班牙人，能够很容易很迅速的，將全地的治權，收歸掌握，便是這個道理。

另有一塊地面，其中所發展的文化，也是墨西哥式的。兩者之間實在可有某種的連絡，不過在現在，我們只確實知道，不過是墨西哥迤西，那猶嘎旦（Yucatan）很低的半島裏，與墨西哥，隔森林而相望，住了一族人民，程度，已進化的比大陸上任何別的人民，不差什麼，甚或駕而上之呢。猶嘎旦的氣候，在海灣沿岸一帶，有如下列的例外：即這裏只夏天幾個月工夫，受得多量的雨，其餘地方，則四季都有豐足的雨水；別的地方，都是森林佈滿了的，惟有猶嘎旦，是片草地，水很寶貴。

墨西哥和猶嘎旦，所有狀況，並不是完全不像舊世界中，使古代文化得以發育的那些狀況。然而對於新世界，我們必須注意，雖然在基礎上，與舊世界有很奇異的相似處，而彰明較著的狀況，却與舊世界大不相同。北美洲，草地比較歐亞的為小，而惟一可以馴伏，雖未馴伏的走獸，只是野牛，因之便沒有能够和舊世界中游牧民族相比擬的人民。南美洲呢，寒冷的草地尤小。屬熱帶的草地，範圍雖然較大，而野牛一物，即在

本地也都沒有出產。沙漠的面積很小，巨大的赤道森林，差不多是蓋住了其餘一切地方。由此可見我們並沒有什麼很好的理由，可以從而希望，新世界也得隨着舊世界所行的路線，有同樣的大進展呵。

但在南美，卻有一種事物的狀況，為全球無論何處

所找不出的。便是叫起於亞馬孫河一帶的大森林平原

之西，有那安第高原 (Andean plateau)，闊二三百英

哩，高兩英哩，邊際上的高山，更要高出一英哩，——在東

邊的，長滿了森林，在西邊的，俯視一片乾而多塵土的平

原。這中央高原的較低部份，比較的是乾而且暖，晚間則

很涼。這種氣候，是這種高度落在如此近乎赤道的地方，

自然有的結果；若離赤道較遠，這樣高地，便太冷了；便是

在這緯度裏，更高的地方，如邊際上的高山，也是過於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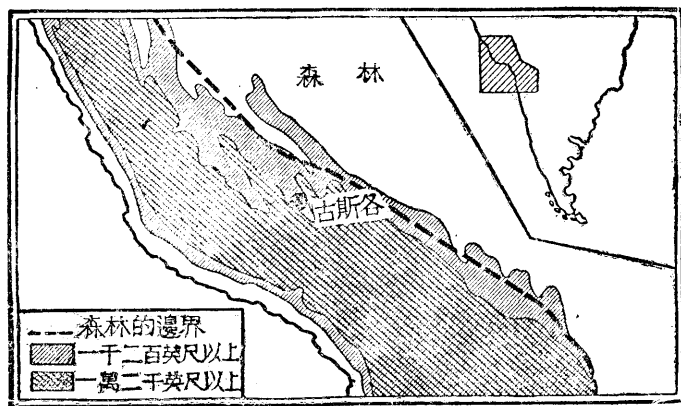
冷，非原始民族所宜。這中央高原，也不是連續不斷的。邊

緣的高山趨合攏來，把可住的土地，分成溢地，雖可互通

往來，卻是交通甚難；而且每一溢地，土地也不坦平，因為

有高山和深谷相間在內呢。

地高的闊廣部西洲美南 圖六十六第



古斯各的  
高度，恰在  
11,000英  
呎之上，沒  
有兩旁的  
低地那樣  
炎熱。

這裏於是乎是較高範疇的文化，可以於中有發展的可能的一塊地方，或南美唯一地方了。西班牙人於此，便尋見了應佳人（Incas）。如在墨西哥尋見了的阿茲忒克人一般，他們乃是近時纔統轄全部地方的民族。其所繼承的文化，一路傳來的確曾有多次的退步，乃於數千年中，在不同的人手裏發展的。但他們卻能實實在在的，將所轄疆域全部，施以組織，爲阿茲忒克人所不能爲，且他們環古斯各（Cuzco）而組織其鄉土，開基的時代，確實遠在阿茲忒克人建築共產村之前。實在的，此地的發展，在各種的形態裏，或竟已進行了如此之久，在較古時候，這塊著名是常有非常急劇地變的地方，全地或竟比現在的低下數千英尺，因而眼前譬如是天氣過寒，麥子不能於中成熟的地方，當日或能很容易的於中生活哩。

高原的各溢地，既於某種程度，受着了高而寒的邊境高山及境內高峰的空曠地面的保障，便有一些團體，於中發現節省能力的方法，並能加以改良。藉較冷的高山上所流下來的水，他們可以灌溉肥沃的田疇，種植並貯蓄番芋和玉蜀黍。番芋是本地的土產，而玉蜀黍則確實是由東方來的侵犯者所帶入的。這種侵犯者，對於爲所發見的人，起初雖是傾向於毀滅他們，卻是給了他們不少生氣和力量。再有駝羊，這新世界裏唯一被人利用的獸類，由非獵民族所馴伏的，他的使用，更使此地的人，能够於多種方面，利用並節省能力，爲別處的人所做不到。駝羊與駱駝同種，和牠這較大的親屬一樣，都是乾旱地方的土產，不過駝羊的家鄉，不在沙漠而在高原上這又是不同的地方。駝羊雖不能拉車而能負重，雖不是乳源而是肉源，又是衣服原料的供給者，這駝羊對於安第斯的（Andean）權勢的發達，所負任務，實是不小。應佳人既組織好了

以古斯各爲中心的自然區域，便接着又收伏了其南其北，相似各溢地；而且又和阿茲忒克人，只取勒索的手段不同，卻於更大的規模裏，將發展於這些溢地裏的，各種社會的組織，有系統的編制起來。還不止此；他們更下降到西方沿岸一帶的沙漠上，收伏了許多小而孤立的社會，將他們組織成爲一個國家。這些小而孤立的社會，各自據用一條從高峰間流過平原而來的河水，耕種河旁得其灌溉的土地，對於能力的駕馭，頗與埃及及同式。情形雖是如此，但是這些社會，對於外來勢力的保障，仍是不及埃及及極遠，且因隔離太甚，遇見有組織力量的侵入者，竟不能彼此聯絡，起來抵抗。

對於那西印第斯羣島所屬的一串島嶼，卻沒有人民於中發展希臘式的文化，我們或者要引以爲異吧。海洋的狀況，固也如我們所希望，不是全無影響，因爲這些海島至少曾有兩族人佔據其地，他們可以很容易的從一島去到另一島；而較遲的一族，卡立布族（Caribs）衆島所在的海的名稱，即依這族的名稱而起，他們的膨漲，乃爲西班牙人的來到所阻止的。但這裏卻缺乏了兩種狀況，因之希臘式的文化，不能發生。一方面，此地的居民所自來的地方，文化很低。他們原本是住在奧里諾克河及亞馬孫河中間，那些滿生森林的地方，甚或還在南方一點；不過是被引誘了來，一步一步的進佔這些海島的。原來那第一個海島，特立尼達（Trinidad），落在奧里諾克河口的視線之內，而航術上的情形，他們已於本河中獲得一些了。另一方面，卡立賓海（Caribbean Sea）的大陸岸邊及其中的海島，雨水很多，多半部份，都生滿了森林，因爲所具的狀況，發展就無希望。若論希臘，大非如此。環繞地中海那頭的地方，住有文化頗高的人，且不管希臘人

的始祖是誰，他們總是已有某些進步的人種的後裔。或者我們在談講中，好像是說埃及的文化，完全是在埃及發展的，但不可忘記埃及人以前，還曾有長時期的發展。西印第斯羣島的居民，來自古代的發展希望最小的地方，即在被引誘去渡海的時候，發展也是極少。再呢，希臘各島，不單是乾燥，而多日光具有刺戟發展的狀況而已，加上東地中海的沿岸，住在在多種不同的狀況之下生活極好的人，所以任是航到那兒，希臘人都可以看見人以異乎本鄉的方法做事。至於卡立布人和他的先祖，除了海的環境，於他們着實有些影響之外，所遇的狀況，都和他們所自出的大陸上，少有不同。即在他們的航行中，能夠看見的新事物，也是絕少。西印第斯羣島，沒有值得一談的進步，便是因此。

可見新世界裏，有兩處而且只有這麼兩處，和舊世界相似，其中居民之超出野蠻時代，由於生活比較的容易，小社會有不受野蠻人攻擊的保障，同時又有刺戟，使人從而節省能力。換言之，新世界中各進步地方，和舊世界中那些地方比較起來，氣候溫暖，比較乾燥，都是一樣的，只因新世界中，狀況不十分如此的合適，進步也就不如此的急速。可見舊世界中的人，自然能夠來發見新世界，而新世界的人，殊不能發見舊世界了。新世界中，只有住在高原裏的人民，纔超出了野蠻時期略遠，但對於海洋，還無接觸。他們所住的環境，比埃及所見的，更不適於古代的發達，同時對於進一層的膨漲，尤不適宜。高在安第斯高原及墨西哥高原之上，各相隣的高地區域間，交通很是困難，至於高原兩邊的低地及其外的海，交通更是加倍的艱難。貿易之事，即不能說為沒有，也得說為絕少；關於地球的形狀，也沒有人加以推想；至於這問題在實際上的關係，

換言之，或尚有別的地方，藏有財富可以渡海達到，這尤其不爲人所理會了。

海洋不大爲人曉得，所以連爲人所恐懼的時期，都還沒有到過哩。這些高地，孤立而難以及到，卽在近世狀況之下，仍是如此，沒有刺戟，喚起居民，尋路到別地方去的興味，而且別地方的存在，他們的腦中，簡直完全沒有這回事。雖然這大陸的別部份，固有可以成爲更進步的文化的基址的，可是那種致使歐洲進步的原始刺戟，卻是沒有。試將人類在進化中，所經過的長時期考慮一下，並且將新世界比較舊世界所具的不利，考慮一下，當知出乎意表的事，並不是新世界的文化，是落於舊世界之後，不過是稍稍落後一點兒罷了。

新世界中所有的狀況，不容許任何高一級的文化的发展，但他們重要，卻在乎直接或簡接的決定，發生於歐洲的各種形態的文化，移植到新土時，應有怎樣的發展。何以言乎直接，因爲地勢和氣候的狀況，決定了曾學得怎樣駕馭能力的人，要定住於何處，以求駕馭更多的能力，又決定了他們要怎樣的行動，以求消費最少的能力。何以言乎簡接，因有已過歷史的關係，他們的行爲，往往在某些方面，較易於其他方面，我們已經注意過，怎樣新世界的發現，成於西班牙的蔭庇之下，又怎樣不是北部地方，乃是西印第斯羣島，其所在的緯度，與香料所自來的區域同，與從北非洲來的信風，所吹到的區域合，纔是爲所發現的。但西班牙人所來到的西印第斯，和他們所自以爲是來到，而實在是葡萄牙人所到得的東印第斯，是不相同的。東印第斯羣島，因爲其中的居民，雖較歐洲人差一等，社會間卻都很有組織，便成了商業貨品，各種本有價值，或

被人想是有價值的物品的來源地，而葡萄牙人立即獲得所求，滿載而歸。西印第斯羣島呢，居民的文化，低下的很，少有可供買賣的物品，所以西班牙殖民的企圖，起初也就進步的很慢。如果不遭完全的失敗，設非因為有以前講過的那幾個比較進步的社會，存在其間——便是在墨西哥的高地上，及猶嘎旦的低地上的，安第斯高原上，及其西低地的沙漠上的——這種很慢的進步，或許要繼續下去呢。依各種情形看來，低地文化的發現，曾經引導他們認識了高地文化。西班牙人，能够很快的收伏下的那些地方，如果是為野蠻民族所佔有的，恐怕至少也得有百十年工夫，纔能組織就緒呢。新世界內西班牙屬領土的主要部份，乃文化於中，已有一些進步的那些地方。其間雖沒有香料，卻貯藏了金銀。金銀之為物，本是那文化的裝潢，西班牙人卻誤認為財富，努力以求。其餘在中美，南美的北部，及西印第斯羣島的西班牙領土，自然也和主要部份同一命運，但匆忙的搜金熱過後，這些相連的區域，便只在軍事的意義裏被佔領着，多部份仍是很久留在原來的狀態裏。

西班牙的權力既衰，這些地方，便脫離了西班牙的統治，分裂成許多邦國，至今仍留有西班牙的痕跡。西印第斯羣島，沒有黃金，而且對於貯有黃金各地的統轄上，又不重要，西班牙人於此，便只保留幾個海島，其餘各島，則讓別的海上霸權去佔領，去殖民，去組織。各高原至今，仍住着西班牙人當日所發見的人的後裔，仍難以及到，其中單位，仍傾向於很奇異的與西班牙人未來以前的情形相符。不與近代的狀況接觸，地面雖然很大，人口卻是很小，其間便發生革命，反應出裂成更小單位的趨勢。墨西哥，這片夾在北方的沙漠



和南方的森林中間的

高原，和那猶嘎旦的乾

旱的低地，兩邊都面大

海，是西班牙各殖民地

中之最西班牙式的了。

秘魯 (Peru) 包括着

原來應佳國權所在地

的四圍的高地和其西

有灌溉之利的沙漠，其

間的人口，一半仍是應

佳印第安人。玻利非亞

(Bolivia)，應佳人南

征所獲的那片土地，沒

有沿岸的平原，其中的人民四分之三，純為印第安的血統。

厄瓜多爾 (Ecuador)，應佳人北征所獲

的那片地方，加入應佳版圖的時代，只在離發現期五十年之內，其中多半的人口，仍是印第安人。哥倫比亞

圖七十六 第 墨西及秘魯



墨西哥和秘魯為西班牙人重要的征服地，其餘各處，雖也被佔據，報償卻是極少。

(Columbia) 從沒歸過應佳，卻與應佳有同式的文化，又藉有馬革達雷那 (Magdalena) 及考加 (Cauca) 兩流域，更與卡立賓海中，西班牙海權相近，便成了南美各國，最西班牙式的國家。墨西哥為湖上的市鎮，其強足以做阿茲忒克共產村堅固的保障，古斯各為應佳人軍事上的中心點，這兩處現在仍為近代國家的都城；惟有立馬 (Lima)，為西班牙人在會屬祕魯的乾旱的西方沙漠中建立的，現在卻很奇異的，但很自然的顛倒過來，成了治理祕魯的中心。委拉克路斯 (Vera Cruz) 和喀拉歐 (Callao)，是跨過古代居民所夢想不到的海洋，到別處去的口岸，他們的位置，是應征服此處的西班牙人所需要的而成的。

中美的那些微小的森林國家，民實沒有殖過，組織實在是絕無僅有，真正的團結，也實在是極弱，然卻不會不及各高原國家，這是因為他們比較接近於兩洋，必有比土人較善於駕馭能力的人，挾着最經濟的近代方術，經過其間的呵。

但在遠南，西班牙人統治的企圖，也是無心懶意，和在中美一般，但是其間卻生長了最重要的邦國，推原立國之本，仍得歸功於西班牙的建基。智利 (Chili) 和阿根廷 (Argentina)，主要是那高而寒的，無人住的天塹兩旁的低地，裏面的自然單位，頗像西歐。氣候既是歐洲人所素習的，歐洲人便能挾其所有的歷史上的利益，於此大行其殖民政策，使這些在土人手下，決不會有大進步的地方，煥然一新。以倍諾斯愛勒 (Buenos Aires) 及散地牙哥 (Santiago) 為組織的中心，其統治超乎昔日西班牙人的統治術之上，迤北迤南，各地方，都漸漸的被佔領，被利用來供給現世界以更多的能力。智利和阿根廷烏拉乖也可以說

進去，因為比較的易於及到佔領其處的人民，又能够更經濟的駕馭能力，而且還能將能力在多種可用的形態裏，供給出來；智利和阿根廷，現在實在是應當比較其北的安第斯各國，較為重要。

說到這

裏還有一事

不可忘記，便

是葡萄牙人

在他們到印

度去的道兒

上，也發現了

南美的一部

份，由教皇的

諭旨，得和西

班牙共享教

皇所能給的

權利。他們於

圖 度 溫 美 南 圖 八 十 六 第



智 利 及 阿 根 廷 的 天 氣 比 較 南 美 其 餘 各 地 要 涼 爽 的 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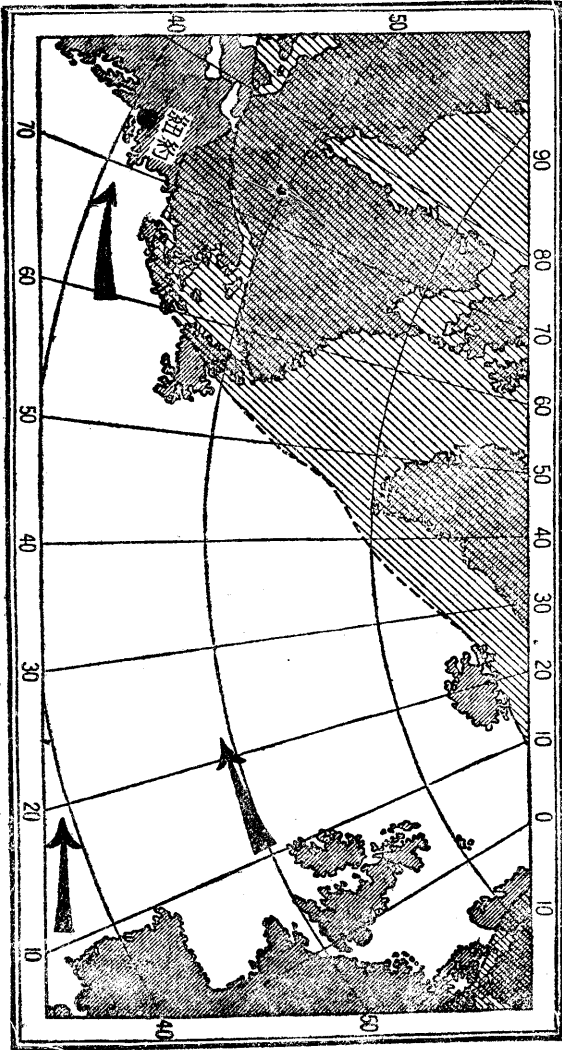
巴西的海岸，和那巨大的亞馬孫河的岸上，隨處設了一些埠頭，並佔領了一片很大的地面。這地面經過長時期大家都以為是沒甚價值的，因而無人和他們競爭。如此，便安下了一個現代邦國的基礎，雖然到現在他的最重要部份，仍是那峽峻的，面海的東南岸地，比較涼爽的地方，將來實在有極大的希望呢。

我們於此又看見了怎樣歷史進程，和現代狀況的產生，即將來歷史的基礎，曾受地理的駕馭了：他在一方面引起了動作，在另一方面則又決定動作所應取的最有效的方法和地點。

## 第十七章 煤 美國

新世界的位置，不如舊世界那麼適於當地古代文化的發展，所以就沒有像埃及的地方。可是地理的狀況，雖無所變，他們對於歷史進程的駕馭，卻要依居人的能不能於某種方式內，利用能力，而有所不同的。海洋之視為天塹，歷時很久，現在卻是開放無阻的大道了。所以在美洲這片土地上，古代文化的發展，雖不合適，我們卻見有世界列強之一，於中發達起來。這是因為此地的能力，等人們一旦明白了辦法時，便能够更經濟的駕馭及節省起來。就這部歷史的草昧時期而論，後來他的發揚光大，多重環球，簡直是看不出的。渡海而來的，不止是西班牙人。踵相接而至的，尚有法人，荷蘭人，及英人，不過他們大部份是創業於北，最初的目的，仍是尋求到印第斯羣島去的海道兒。至他們所以如此的原由，與其說是倚靠新世界的地理，倒不如說是倚賴舊世界的地理來得妥當。法國人溯聖羅凌斯河 (St. Lawrence) 及密士失比河 (Mississippi)

紐約是從歐洲來的第一個冬天不凍的門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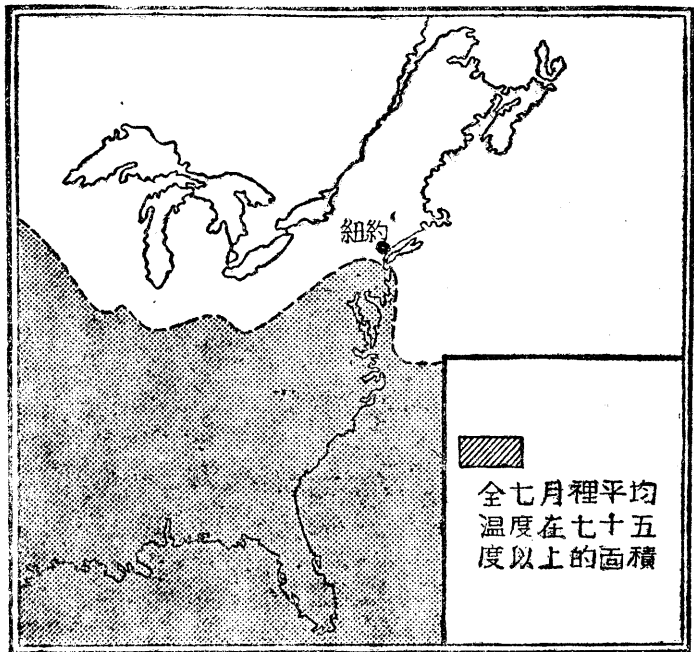
全正月裡平均溫度在二十五度下的面積

而上，深入內地，佔據了二河所及，那片大低地上，很廣的領域。英國人呢，在荷蘭人被逐之前後，永久定住在

東方海岸。至荷蘭人所以於此不能立足，也是由於歐洲發生的事故而然。阿帕拉契安和新英格蘭 (New England) 森林插天的高地，以及其他爲法人所據有的平原，在地勢上，形成了個雙重的阻障，將這些殖民地包圍着，誰也想不到他們竟是一二百年後，成爲世界最大強權之一的起點呀。這其間的發達，實在是由於地理上的狀況，由於駕馭歐洲歷史的地理條件，並由於怎樣利用能力以求更大利益的進一步的發見使然。

這些殖民地，都落在極冷的冬寒，及極酷的夏熱境域以外。北美洲的東岸，固然沒有一處，是和不列顛的氣候相似的，可是擇以居留的那幾處，到底比較其南其北，任何地方，都更近似故國。氣候的狀況，是大可以用來講明美國最大的城市，尤其是紐約的位置呢。

圖熱炎日夏部東洲美北 圖十七第



森林插天的這片高

地，形成了一座天險，卻也

是頗有利的；新英格蘭和

維基尼亞 (Virginia) 兩

地裏的小社會，因之團結

一處；所領有的土地，實在

是住了人的，不像從密士

失比河口到聖羅凌斯河

口的那片廣大無垠的疆

域，只有個把法國人，或是

打獵，或是傳教的，隨處游行。

但穿過這座天險，畢竟還有一條容易往來的道兒，海潮直可以深入離海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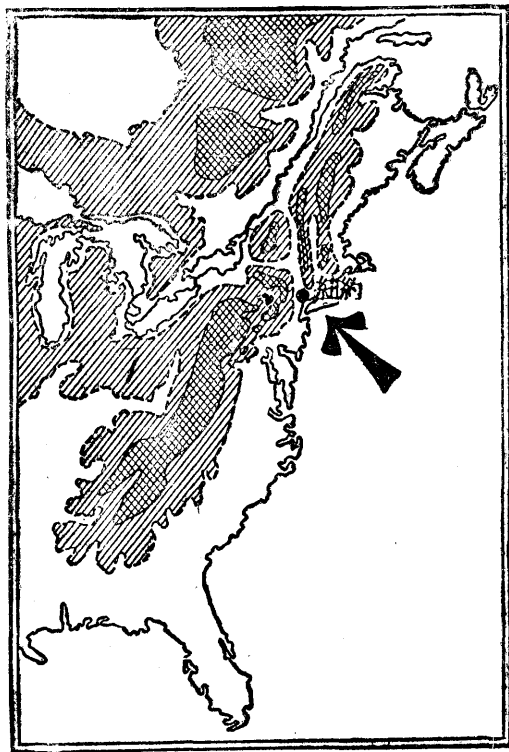
五十英里那麼的遠呢。這片有蔽障的水上，第一次的航行者，是亨利赫得孫 (Henry Hudson) 和他所領

帶的荷蘭人，尋路向印第斯羣島去。這條流域，即以這位第一次來此探險者的名字為名。藉着這條流域，及

其支流馬霍河 (Mohawk) 的流域，便可以達到西方的低地。所以時機一到，英國的殖民，便能打過去，從

內部將法國的陣線擊破，結果便將這片中央低地佔領下來。

圖一十七第 赫德孫馬霍峽圖



紐約正當此峽，是進入內地最易走的一條路。

法國人的失敗，全是由於以下的原因。如果聖羅凌斯河上的法國人得有本國強有力的扶助，結果必定兩樣的；但如前此所見，法國的殖民政策，受了地理狀況的影響，不能一竿到底；這些殖民，所以便沒得到法國的強有力的扶助。至於英國人，他們軍事上的更強的形勢，得了有效力的應用，這地方便歸於英人，雖在聖羅凌斯河的北岸，尚有一個社會，說的是法國語言，禮儀及風俗，都顯出是法國的源流，但雖如此，卻並不以為是法國的屬地。

那末，北美的東岸，正是因為地方是不同的，政治的單位，便比較那些由西班牙人用武力征服的，鞏固的多。這地方實實在在的殖了民；來此定住的，都是些具有偉大的創造力的男女，他們由自己的努力，從土中獲得能力，並多半都貯蓄了起來。血統是純一的，沒有雜種，混於其間；製定政治的，或社會風俗的型範的人，不是軍人和僧侶，這種以榮耀黃金與福音為格言的人；這些型範，是就地依其所宜，揀出來的。殖民事業比起征服事業來，時間固較長，但是後效比較卓著。所以後來到此的人，雖血統不同，言語互異，卻都能一個一個的被同化，為全體加增力量。

但是，如果不是因為有這麼一個偉大的發現產生。而且這發現為世界上諸偉大的發現之一，其偉大與洋的發現，鐵的發現，火的發現並列，因為所發現的，乃是一種駕馭能力的新方法，結果便發生了一個偉大的革命，那末即使有這些利益，也不見得有多大的效果，至少在短期間如此。

我們前已認定人類生活的基本需要，是食與衣。蓋使人能够工作的能力，為人人所共有的，通通是由



食物得來，而個人的能力，在這些地方，又大部份要由穿衣來節省。在最古的時代，或在野蠻的人羣中，衣食二字，或者可由別種方法取獲，但是在一切歷史的時期裏，在所有可以計算的民族中，只有下列的兩項社會狀況之下，纔能獲得衣食：即由多少養馴了的獸類身上獲取，或由種地以求。這所有必需的食品，所有必需的衣料，全都是由每一個人，或每一家族自辦的，至多也只有極小一羣的人，連合從事。所以每一個這樣的社會，在實際上，都與其餘的世界無涉，除非有外來的人，要用武力，強迫的奪取所蓄的食物能力，或禦寒衣物時，才算他是受了其餘世界的影響。

換言之，大部份的能力，都是由各人蓄積起來的；實際上所有的機械工作，全都是由個人或獸類來做，至於能够做的工作分量，即以幾個人或幾頭獸能够做的分量為限度。雖然也有一兩件事，不免出於這幾乎普遍的定律之外，但是也不過更著重的表明了農業與畜牧事業，是優越的，個人的工作，是能够企圖的最高分量，這條定律之如何極其普遍罷了。

研米穀的磨，後來是用風力或水力驅策的。今日我們在鄉間，到處看見這樣的磨房，視為點綴風景的東西，想不到他們曾為有絕大價值的器具。但如我們看見他們很勤謹的轉着，這隆隆的古物，暗示我們的最後觀念，差不多便是恰如他們所代表，乃是千百年中最大的機器，為人們當時所知，能够放出最多能力的機器。這東西小雖是小，在當日，對於可以藉此使用比一個人所能供給的更大的能力，差不多是唯一的器械。而且對於藉此食物能力以外的能力，可以用來為人服務，他又是唯一的器具。當每日家常的研米工

作廢除，所需的供給，一次由公共的磨房，用機力來研就時，雖這所謂機力，在今日的機力的概念之下，簡直微弱的不成問題，畢竟可以說是成就了一次革命。到那日子，磨房的主人便成了個重要的人物，磨房便成了個重要的中心。多少的市鎮和鄉村，都因有個磨房，傍溪而立，位置因以決定。這種情形，不但是在英國如此，所有舊世界各處，及新世界裏，曾有百年以上定住的歷史的地方，莫不皆然。利用機力的這種方法，如此的微弱，卻還如此的重要，從可知當日所能嘗試的最大的機力計畫，是何等的十分渺小了。藉磨房的幫助，某些很小部份的家庭工作，爲製備食品所必需的，是廢除了，但是所有的衣料工作，用以節省人體的熱力的，一針一針，仍得用手來做。從獸皮的鞣製，羊毛的剪取，亞麻的栽種，到衣服的成功，一切的手續，都由個人來做，通常從事的個人，便都是些等着穿他的人，或其家中的人。等到織工這一行業出現，織物雖仍用人力造成，卻有織機爲之幫助時，便大大的進了一步了。因此，所以中世紀發生於北意大利的紡織行會，及不列顛的牧羊事業，才被視爲重要。

當日的商務是極小的。商務的意義，包含着有些東西，可以比較廉賤的得來；便是費掉較少的能力生產出來，又能很便宜的從出產的地方，運到消費的地方去。但在中世紀的全部時間，或自一百年前上溯的時期全部，分量甚大的東西，能够值得把來轉運的，只是在例外的情形裏方才如此。所謂費用，即將大而且重的物件，運送到任何距離，所需費掉的力量，是非常之大，至於不論這物件的原始生產費，是如何的輕，若把運送時所廢掉的能力，再加上去，結局算來，仍是所費多而所省少。甚至葡萄牙人發現了到印第斯羣島

去的海道之後，每年運入歐洲的香料的全部分量，若用今日的輪船裝載起來，也只消一前艙的地位便够，而且香料還差不多是惟一利於轉運的東西呢。

便是這部微小的商務，能够進行，也不過由於使用的能力，通通是從單個的人或獸的身體裏得來，這條定律的另一個例外使然。蓋小而笨的船舶，漂洋過海，所靠的是一帆風順。風力或水力小規模的利用於陸，以磨穀，風力小規模的利用於海以行船，乃是人能够駕駛得到的僅有機力。羅馬人建設的道路殘壞之後，便沒有路，即轍道也極少。所有的本地交通，多部份都利用河道，因為行舟於水，較易於駕車於陸。略有名聲的市鎮，都與政治有關，或與當日進行的微細的商務有關係。依常例，每一個政治區域，都有一個且只有這麼一個城，為其首都，即政府的所在地，種種的組織，於中完成，並於或大或小的成就裏，保護地方，並讓務農事業，畜牧事業，及種種的職事，得以無礙的於中進行。再則還有幾處口岸，因為在船舶要到的地方，建些港灣的設備，是不虛費的，至於其餘地方，就只有小小村落，也不長大，也不會縮小。即如利物浦（Liverpool）自身，在幾百年工夫裏，人口都不離七百左右，這實是全部狀況的指標。一年一年的過去，一世紀一世紀的過去，情形永是如此，極少變換。經過一切的世紀，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世界永是完全的依靠着務農事業和畜牧事業，只有體力最強的人，才是世界上最有用的，因為藉着他的肌力，便不但能够成人之所不能成，且能做任何別的工具所不能做。

此後這務農畜牧的世界，這只有小商鎮和有數的幾個口岸，及政治城市的世界，於距今略過一百年

之前，乃起了實業的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煤，從古到那時候，只是供用於家庭之內的，此時就用來驅策機器；而機器能够做的工作，遠過乎個人或一獸，甚或幾個人若干獸。人於是就駕馭了自身以外的能力，去做前此必須用自己的手去做的東西了。這便有了一部絕大的能力泉源，完全和食物的能力無關，以前所不能做的事物，都可藉此來做了。從此人們便能於遠超從前的大規模內利用能力。衣食的原料，都由天涯海角運來，——不單是香料和茶那些奢侈品而已，即如他每餐所需，和一身所穿的東西，爲量極大的，也都如此。所以英國人吃用的麥子，只有五分之一，是產於不列顛的一個人所食的蔬菜，現已不是家宅附近的菜園裏所生長的了。我們的祖先，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水菓，都由遠地運來。做衣服的原料，再也不是附近所出產的，乃是大宗的由海外各大陸間運來的了。人的衣服，完全由別人爲他製就，因使家內的縫紉工作減到極少。他的食品，極大的部份，都是預備好了只待上桌的，其結果便是在他家裏食品的備製，也較前少的多。而在各大城市，大規模的食品備製，成了這樣大的一宗實業，人差不多在一日二十四時中，任何時刻，都可得到合乎他的錢袋或口胃的飯食。

這些全新的生產狀況和商務狀況，已大大的改變了社會生活及政治生活的全部形態，現在還在繼續將其改變的途中哩。

如此成功的發現，大不列顛立即從而獲得利益。很自然的，這發現應成就於不列顛。紐喀斯爾 (New-Castle) 的煤，——海煤——久已供用於純粹的家庭工藝；有的是證據，可以證明他在十三世紀這麼早

的時候，就已運到倫敦了。世界上的煤場，沒有一處，比這裏更近乎海，更沒有別處所產的煤，能够如此省費的用小船轉運。這裏的煤，於是乎就被採用，來燒石灰，鍛鐵鍊銅和鉛，造陶器，乾麥麴，但都是純粹使用他的直接的熱力的。這些顯然是卑不足稱的最初幾步，藉之發現得以成就的，不見得是別處所成就，也不見得能發生很大的結果，因為最初的幾步發現，於中成就的地方，其中的人民，必然更可靠的，也能成就其後的發現。

使用煤力以發生蒸汽，從前不能夠轉移的東西，因之都能轉移了，且其轉移的速率，為前此所永遠夢想不到。自那次爭逐海權，以拿破崙的失敗，為其終點的長期鬭爭以後，不列顛便脫穎而出，能够並立志從如此成就的，駕馭能力的本領之無窮增加，獲取利益，同時，別的歐洲國家，因各種的組織，都呈不安之象，便還不能夠收穫這發現的利益。不列顛之為無窮的能力的駕馭地，其重要大大的增加起來了。倫敦本是一切道路的會集點，所造鐵道，也都以她為會集的中心點。一部份是由於她被人承認的位置，是一種已過歷史的賜物，一部份是由於有大量的能力在掌握中，因而獲得一種新的權力，倫敦這不列顛的商務中心，就進一步而成了全世界金融的中心點，地位隨之愈固。此間蓋又成就了一種進步，使那些用新的方法，已是便利的轉運於海上陸上的貨品，在商務上的組織，更便利起來，而且凡引用倫敦的銀行設備的各國，也都節省了能力，可是不列顛於中得利最大。

曾有人算出單是不列顛工廠用的煤這一項，所有其他煤的用項，一概除外，其所生的能力等於一萬

萬七千五百萬個勤力的工人的能力，而且取以利用的情形，實爲人類所萬不能及，希臘的權威，藉之在人類進步的各方面，所以有如此偉大的成就，第一便大半是依賴於奴隸階級所做的工作。平均計算，每一個希臘的自由民，每一希臘的家庭，都有五個奴隸，當我們談到希臘人時，簡直一點兒都不想到他們，然他們却是供給大部份的希臘能力的人。於不列顛，我們可以說，每一家庭，有二十個以上的奴隸，供給儲能，他們既不要吃的，也不感覺奴隸生活的焦煩和無望。不列顛的人口，男女老幼，一共只有四千五百萬，不列顛的工廠，却有一萬萬七千五百萬的人力，於中做工。她的鐵路和輪船，更用了九千萬的人力。和純用機械的裝置，以移動物件的機器，所供給的能力比較起來，那不到二千萬的男婦，所供的體力，簡直渺乎其小，不足計算。英國已成功了一個工程師的國家了，捺捺開關，拉拉槓桿，上上油，打打包，這偉大的社會機器，就能平穩穩的，盡量容易的進行。那些無生命的奴隸，替他們碾米，製衣，從天涯地角，求取食料，載他們這裏那裏去工作，去玩耍，爲他們印刷報紙及增加知慧的書籍，並做無量數的役使，爲希臘人所從想不到的。

後來，別處地方的煤，也漸漸的用到了。經過法蘭西德意志，奧地利及俄羅斯，橫貫着歐洲的煤帶，於此，在遠古無數萬萬年之前，這熱而多沼的，漸漸下沉的古大陸的岸際上，有巨大的葦類樹木，成林極富的，生長其間，其遺體，封閉在由海洋挾來的泥沙，造成的地層間，沒有腐爛，到現在，便被喚了起來，放出生命的化學，藏於他們的組織中的能力了。但是即在這一帶，也不見得處處都有煤成功，便成功了，也有多處地方，因爲歷時既久，地脈的摺縐及腐蝕，在所不免，成功了的煤，又被完全的弄掉。尙有其他的區域也發見，乃有近

時所成的煤層，但是多部份在質量雙方，都比較的不重要。

於是依各種差別的情形，這些國家，便於各種差別的程度裏，能够利用到如此供給的能力。於法國，這種煤只出現於其東北境，煤帶於此，灣曲過來，在多維海峽之下，渡過海，和那久已得知，卻很遲纔用到的坎特煤場（英國）相接連。其南境的高地間，誠然也有些煤的存在，但即如此，全量亦不甚巨，同時法國的人，乃是愛美而精巧的民族，獲得了一切改良的方法的厚賜，因能從其他地方，運進煤來，法蘭西便仍留爲以農業爲主要事業的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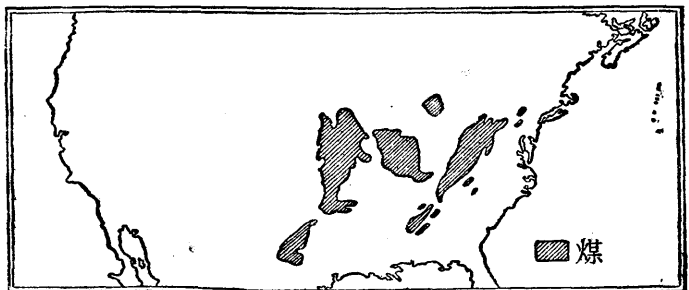
德國稍稍比較強些。雖然煤帶靠平原的南邊這一部，離海略遠，乃是一種不利，可是富於可資利用的煤的地面，境內仍是很多。近代德意志的進步，一大部得歸功於境內發現的這種能力的供獻。同時鐵道的集中於柏林，因爲柏林在鐵道始建的時候，是德國的政治中心；這謀定而行的舉動，更進一步的傾向於增加柏林之爲德國首都的價值。再德國的人口，多是四散而聚於各煤場中的，因有此項鐵道的築成，其分裂不穩的趨勢，也隨以消滅。奧得流域上段的煤場，德與奧俄同享其利。奧國除此之外，尙有一些小而分散的煤場，煤質比較惡劣。俄國也另有煤場，在黑海以北，大雖很大，卻比較的很少開發的，這個，依她已過的歷史，也可以料得到。

在中國和印度，她已過的歷史，未許境內所有的煤，很快的資人利用。其他大陸的煤源呢，除了一個例外，餘都沒有討論的必要。這所謂例外，不是別處，便是北美洲。受惠於煤力的發現的，沒有比這塊地方，所受

更大的了。依估計，全世界的煤藏，約有七三九、七五三、三〇〇萬噸。就加拿大佔有一二三、四二六、九〇〇萬噸，美國佔有三二一、四一七、四〇〇噸。姑無論這估計確實不確實，無疑世界煤藏的絕大部份，總是在北美洲則可以無疑。如果我們查一查其間煤場的位置，更見統治於華盛頓中央政府下的各邦，四分之一，都有煤產，而且煤產最富之區，恰恰落在赫得孫與馬霍，那條巨大的天然的利於進取的道中。因知北美洲所以和其他一切地方不同，即在乎此地的大部份，一起始便是用新方法來開發的呵。美洲自墨西哥以北，從十九世紀的開始至今，人口已加增了一百倍了。此間的能力，已於大規模裏，被習於勤謹工作的人，和廢棄了不少舊觀念，已準備着毫無偏見的採用新思想的人，使用起來了。歐洲人種之被引誘來到這裏，不單是爲着此地與故土相似，夏不過熱，冬不過寒，卻因暖的允許植物的生長，涼的能够刺戟人的思想，而已。而且因爲這地方雖不適於古代的發展，卻還正是適於爲北歐的人民，因有巨量的煤的能力因而得有種種利益，是可以很快的開發起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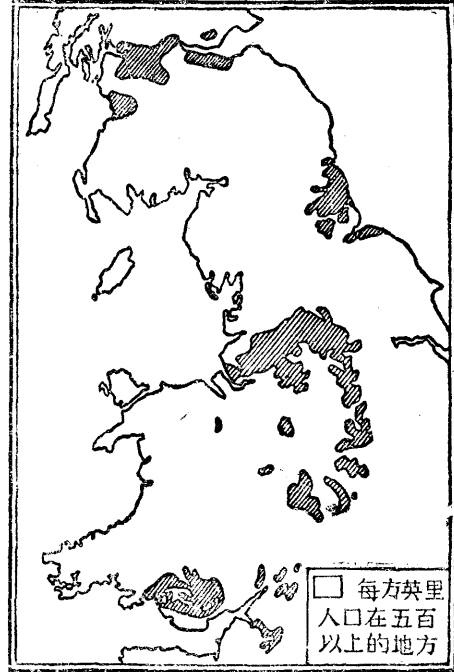
東岸的殖民和組織的事業，進行了三世紀；心理的和道德的範疇，固定了，語言也固定了，赫得孫馬霍

第七十七圖 美國的煤場圖





第七十三圖 煤 場 圖 人 口 圖



不列顛的人口,以煤場所在爲最大。

這道兒，和其南由東岸通往中央平原幾條更難走的道兒也及時尋見，於是這新發見的可能，便開始實行啦。一八〇七年爲伊利運河完成前之十八年，第一隻汽船，開始她從紐約到阿爾巴尼 (Albany) 一百五十英哩二十四小時的航程。我們不必去問當初如果沒有實業革命，美國的現象，應當何似，但我們總知道，實業革命一旦發生了效驗，美國卽一躍而成了重要的國家。農業改良了，新穀類引進了，新而更精良的器械也採用了，因之從土裏獲得的較前更多起來。積蓄的資本，不列顛藉之得以戰勝於拿破崙之役的，不少是由於這些改進得來。這些改進，在大西洋之西，既有如此的效驗，在大西洋之東，當然也必如此，實際上也是真如此。我們（英國人）最好用現於不列顛的實際變化，來推測發生於美國的變化的重要。英國有片地方，在實業革命以前二百年中，喚做新英格蘭的，但是還有一個更新的英格蘭，起於生了草的盆寧 曠山 (Pennine Moorlands) 的兩旁，當煤在那裏開採出來的時候呢。此時以前，這地方只是一片空野，人只住在其南更肥饒的地方。這時候，郎卡州 (Lancashire) 和約克州 (Yorkshire) 的低原上，甚至這些生了草的曠山上，都擠滿了人，互相幫助着，將煤的能力，設法利用於能够做最多工作的方面。在美國呢，這變化的重要，卻被農業的開發掩覆不顯，可是農業的開發，在他最重要的形態裏，實在也只是這變化的一種表示。美洲的土人乘着他的獨木舟，習於在河中湖上往還，福爾頓 (Fulton) 的汽船的後起者，卻由河而運河，把這地方很快的應用於農業，而開發起來，其速度，爲使用任何其他方法所不及。一八二五年伊利運河既成，紐約之爲國中通商的門戶，就此固定。接着又造了鐵路，首先是沿着那些河湖的邊岸，繼則伸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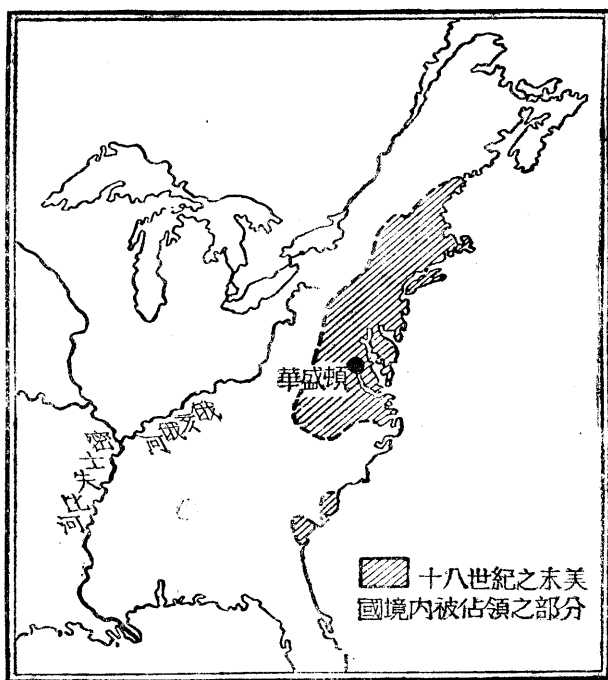
遐荒，其爲用節省了能力，許人將他自己的體力，用在能够求得更大利益的事業裏。但即如此，在十九世紀的中葉，仍自看不出他最後的結果；用煤於實業中，以紡織，以鎚擊，其第一種的結果，不過是將人口固定在所在的區域罷了。在新英格蘭，磨輪可以用水力去轉動，並且曾經如此的使用；此時便改用了煤，因爲這裏的一部人口，即使是簡單的機器，也是巧於使用，這是別處的人所趕不及的；但是精巧的人口，卻已逐漸逐漸的，在阿帕拉契安山脈的西側全部，各煤場裏，增長起來，接着密西干（Michigan）湖以南的中央區域，後來更進展往西南，居民對於機器的使用，都精巧啦。最近發達各區域，比較那些精巧世傳，或互傳或相授的古舊區域，固然不如，但已開始爲這些受惠於歷史動量最深的區域的勁敵了。棉花的製造，能够有利的進行於阿拉巴馬（Alabama）。照現今的增進率進行，環繞阿帕拉契安山脈南端的一些煤場，不久他們的產量，便要趕上新英格蘭。

但巨量煤力的利用，不過是促成進步的一端而已；如此促成的進步，又轉而刺戟起其他方面的進步。情形變了，必須製造新的器具出來，以相適應，因此，便有新的器具造了起來，藉以較前更有利的利用人及其家畜，所佔有的能力。器具之爲物，從古到今，自人第一次用石頭或棍子，代替手的時候起，到如今，是不絕的改良，越來越精的。實業革命以後，這進程在我們所談到的各地方以外，莫不有絕大的進展，但沒有一處，這進程是明顯的像在美國一般。機器能够藉以更經濟的利用能力，這個教訓，應用到農業裏了。於是鈎鎌讓位給了割刈機；而機器的引用，於最近五十年中，所減少耕種的勞力價值，不下一萬萬七千萬鎊。從一八

五五到一八九四，生產一布許爾 (bushel) 的玉蜀黍，所需的人工，以時間計算，平均已從四個半鐘頭減少到三刻鐘以下，從一八三〇到一八九六，生產一布許爾的麥子，所需的人工，則從三個鐘頭，減縮至十分鐘。當一八六九年，麥子從芝加哥 (Chicago) 轉運到利物浦，每一布許爾，要三角七分運費；到一九〇五年，只要五分好了，便到現在，錢幣的價值低落，這運費也只略高。現在的玉蜀黍和麥子，在滋養上，仍是和從前一樣的，但能力已經節省下來，人已被解放出來，從事於更值得從事的事業。

隨着鐵道的敷設，組織事業的可能，比在舊世界裏，規模乃更大。華盛頓在新英格蘭和維基尼亞的中間，佔了適中的位置，在當日所有人口，全在東岸的時候，自然被選了來，做政治的中心，自然

圖四十七第 美國境內最初英屬殖民地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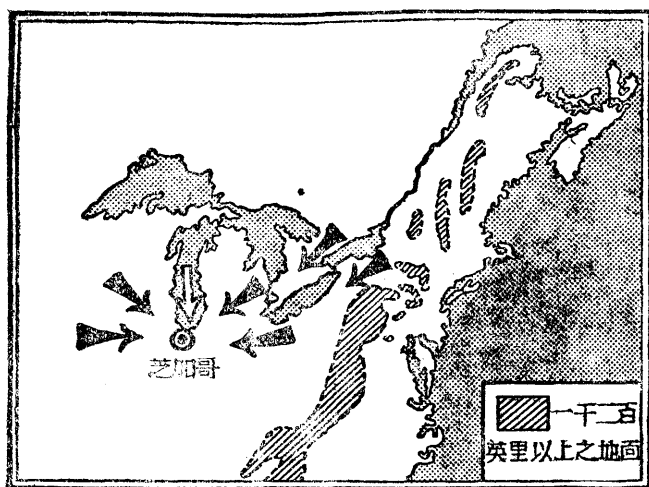
華盛頓在 被擇 為國 的 時候， 適於 做政 治中 心。

至今仍舊留爲國都；而他所以有仍舊留爲國都的可能，全恃乎他的位置，易於接近中央及西部各省。加拿大太平洋鐵道築成，英屬哥倫比亞，就併入加拿大領土，另一橫貫大陸的鐵道造成，太平洋岸上，也就不致於再有獨立的國家發生。但是這還不是完全的情形哩，這是歐洲各國所經過的同式，不過規模較大罷了。新的特點，是在北美洲，鐵道造成了市鎮。除了大西洋岸，這一帶文化古舊的地方之外，鐵路所過的市鎮，都不是因爲他們的形勢，本很重要，只因鐵路在此築過的緣故，以實在情形看來，鐵道順着抵抗最小的路線前進，不可避免的要相遇於某些地點，如芝加哥。這些地點，交通既便，生活自利，市鎮也就隨以發生了。

所以在美國，我們也看見所謂近代的奴隸，即鼓風

爐式的奴隸，供給人以能力，於大規模裏做工。組織是大規模的；節省也是大規模的。人之爲工程師，比起在舊世界裏，程度還高，範圍還廣哩。而所節省下的能力，有一部份，又被審慎周詳的，用來尋求能够成就更多

第七十五圖 芝加哥的形勢圖



節省的最好的方法。這不靠偶然的發見，卻靠着堅忍的重復探考。雖然在別處地方，碰機會，直接或簡接的，向前進步，也不無成就。但是所受各種探考之賜，沒有這裏這樣豐盛的了。

可是南方的低地，是熱而且潮的；所具的狀況，爲歐洲人所不習慣；在殖民的初期，非洲的黑人，便被用武力，從他們的家鄉弄了來，從事於田間更辛苦的手工生活，特別是種植棉花，以供給郎卡邑各工廠。黑人的數，很迅速的增加了；他們形成了個堅固的團體，千萬的壯者，沒被同化，也同化不了。沙漠的不存在，至今仍是重要的。這裏沒有什麼撒哈拉，將黑人和白人分隔。這樣的問題，從來各民族，就沒遇見過，解決的方法，亦還沒有尋出來呢。

## 第十八章 更大的陸地分配 世界觀

本書開篇到此，所談到的一切國土，都是一個大似一個：便是那羅馬帝國，以疆土看來，也只能和美國相比，論到人口，則不及遠甚。然在最近一二代中，大部是由於交通便利的增加，全世界成了個單一的經濟體，各部份互相倚賴，就沒有一部份能够遺世而獨立存在了。世界實在已經是個有機的連合體了，雖這聯合體的組織，雖完備尙遠，即是物質方面，完備二字，都還談不到。

所以我們就不得不撇開分部的研究，且將現世界整個的考究一番。這所謂世界的有機體，內容複雜，要想用個簡單的方式，把他代表出來，是做不到的。但我們卻不妨採用一兩種的觀察法，藉以將組織的經

過，——因之儲能是怎樣的節省下了，——及組織進行所取的路線，立刻可以表顯出來。每種概念，都自有其價值的。

關於陸地的分配，有個最簡單的看法，便是將這些大陸，共視爲坐落在一個更大的洋中的兩個大島：一是這並行四邊形的舊世界，一是二美洲。二美洲加入這故事的時間很晚。舊世界裏，卻早就發生了三種古代的定住式的文化；一是歐洲式，發生於橫跨這大陸塊，一帶部份是淹沒了的較低的地方，一是印度式，一是中國式，都發生於大洋邊上。

舊世界這並行四邊形（第二十圖）被撒哈拉大沙漠，分成了兩塊不等的部份，一是沒有歷史的非洲，一是歐亞大陸，分隔的效力實在比水帶還大。歐亞大陸裏，伸着那片平原，南爲草原，背靠森林和不通航的大洋，即今日的俄羅斯，但很久只是不歇的出沒於邊境各地的游牧民族的家鄉。繞着這平原，一部份是高原和高山脈，使與平原隔絕，又有沿岸土地，其組織成爲各別的國家的歷史，我們已經講過，其受保護，不致被黑禍之擾，大部份是靠着撒哈拉之爲屏障。這中心區域，一部份是平原，一部份是高原，有的組織了，有的沒有組織，只因他有效的集中性和面積，就佔了古今世界中，一個奇特的位置。不單是不接近，並且是不靠賴於海洋，這塊地方，最容易是用鐵路來把他統爲一體；但因他的中心，趨於草原性，（若非沙漠，）這統一的事業，就極自然要找靠近邊際，或在東，或在南，或在西，一個離心的地位，做出發點。實際上，這片腹地，由來就有或長或短的時期，於種種不同，但都是專制的方式裏，從下列各地組織過：即由東方阿爾泰（Altai）

南方的杜倫 (Turin) 及最後並最有效，由西方的莫斯科維 (Muscovy)。

歐亞大陸的四圍，有的是濱海隣洋的土地。這樣地方多半落在歐洲一段裏的，其中的居民，都會有過威振海上時期。阿拉伯人，腓尼基人，希臘人，古今的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蘭西人，不列顛人，荷蘭人，及挪威人，他們威振海上或洋上所憑藉的，有的差不多完全是水上轉運的平穩，廉價與可靠，及他們對於海洋生來的熟習有的程度稍淺，但也無非如此。落在亞洲一段裏的呢，只有日本人會於海洋上求得其運命的一部份。印度和中國，大致總和西方各地不同；他們只是開放以受外洋來的影響的，到今還沒嘗試過海洋上的功業哩。

特拉法加 (Trafalgar) 一役以來，英國的海上威權，已確立不搖了。英屬海軍的船艦，徧見各海，在英吉利海峽及北海，危險最大的所在，戰艦尤為密集，在非洲以東，沒甚挑釁的洋面上，戰艦就疎稀無幾。這種海上威權的最顯著的結果，便是英屬的子女國，附庸邦，受庇邦，及孤立站，成立了合成的國家；這些地方有的落在歐亞大陸的邊上，有的散佈在環繞其四周的洋上，或撒哈拉沙漠以外，但通通是接近於海的。商船在各海面，以及英國人的居留地，和英國資本的移殖他邦，也因得了這些船艦的扶助，有同等的重要。和英國同盟的，有其他各海上強權：如法蘭西，昔曾為敵國；如意大利，環羅馬而組織，繼承了古羅馬的傳統；如古葡萄牙；如近興的日本；此外尚有介乎其間的，實際上差不多歐亞大陸全周的土地，都在他們掌握中的海上列強。



隨着腹地和海上各霸權之組織就緒，兩者之間，便漸漸的成立了一個受衝帶，其組成的分子，即一些小國家。這些小國家呢，大半是從昔日政治和經濟的組織，規模尚小的時期，傳到現在尚未消滅，各有各的特性，部份由古代相傳而來，部份是生成的。而且具有特殊的個性，足以抵抗同化而有餘，却又不情願，或不能和其他各國連合起來，形成更大的結合，他們便留於緩衝國，這種不滿人意的位置裏，在政治上，只有不穩定的獨立，在經濟上，簡直非倚賴於人不行。這一帶的國家，人口稀少，他的位置，因狀況的變遷，而隨時改變，但其中所包括的，總是下列各國：芬蘭 (Finland) 瑞典 挪威 丹麥 荷蘭 比利時 魯森堡 瑞士 波蘭 巴爾幹各邦 波斯 阿富汗 暹羅 高麗 芬蘭 遠處邊陲，大致只是沿海一條可耕的海岸，背靠森林及湖沼，居民在許多緊要的方面，和隣國不同。斯干的那維亞及丹麥，相同之點很多，可是兩地的居民，歷史和風俗，各不相同，感情上也都自覺是不同的民族。地勢卑下各國土裏的居民如荷蘭人，如比利時人，也是人數比較稀少，却又將他們彼此間的歧異，看得很重的；荷蘭人習於海上及田間的生活，比利時人則素業工商。同魯森堡，阿爾撒斯羅凌 (Alsace-Lorraine) 及瑞士在一起，這尼德蘭，便是古時的羅撒林根 (Lotharingen) 夾在查理大帝的帝國，東西兩部中間的一片地方。瑞士是阿爾卑 (Alpine) 高山中人得以於中保持其獨立的唯一地方，開基於四州的同盟，這四州把守住阿爾卑斯山中安得馬特 (Andermat) 以上那些大的交叉路，所佔的地勢，比較其他各阿爾卑邦，更利於防守，因為這裏高山深谷中的居民，可以很便利的，集合於其比較低的地面上，而且還是在朱辣 (Jura) 的荒山，及日內瓦 (Geneva) 和君士坦斯 (Constance)

的曠地之後。巴爾幹各邦的居民，或爲高山中的牧羊者，或爲深谷中的農夫，或爲海上的商人，各依歷史所適，或屬斯拉夫種，或屬希臘種，或奉天主教，或奉希臘教，或奉回教，然終不失與地理狀況相符的，民族團結的感情。遠向北去，有平原各民族所建的國家，疆界無定，有的地勢合宜，至有千百年獨立存在的歷史，有的呢，闢森林而初創，尙沒有獨立的能力，或尙處於外力之下，獨立未由。向東去，是土耳其，自希臘或前希臘時代起，經過羅馬，拜贊庭以至真正的土耳其時代，都無一定的疆界，國都定於君士坦丁堡，雖不見好，然亦只好如此，小亞細亞却是他的基本地方。高山中的亞美尼亞人（Armenians），高原上的波斯人，在軍事，智識，及精神各方面，都有古代光榮的紀念物留下，然波斯却是如此的缺乏全國共戴的權力，便是國家的外觀，也都難以具有。阿富汗和其他各喜馬拉雅邦國，雖比歐洲各小邦，較不開化，却比較更有真正的獨立，因爲他們是更遠更難以接近的，但在反抗有組織的攻擊上講，他們所具有的力量，反而更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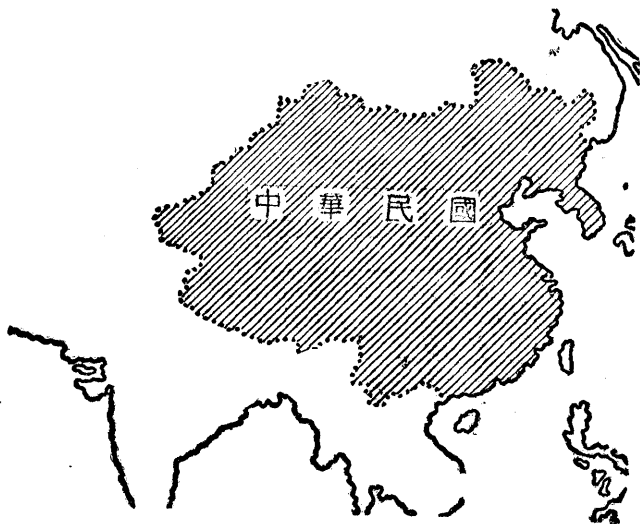
在某種意義裏，甚至德意志和中國，都屬於這受衝帶。中歐在沒有組織，還是分立爲小而彼此敵視的社會時，根本說起來是屬於這受衝帶的，但一經有了組織，強盛起來了，地位便大不相同。德意志，接近於海，被誘以求洋上的發展，自是一個海上強權，同時她的西部的形勢，及那大腹地的邊際，人口最多的一帶地方的形勢，却是無論如何，總可使她成爲組織這片腹地的一個可能的中心。

中國呢，自成一個世界，也是過於遼闊，過於混一，不會被衝碎的，雖其中某些部份，確有被外人開發的可能。中國人不願意以任何數目的人口，成爲海上人，這是極自然的結果，前此已經講到過，但他們到底是

接近於海的，因之也收穫了這種位置所供給的種種利益；再者，中國的位置，在統治腹地這一層，所受外人干涉的可能極少，這一方面，很像德意志，並還勝似德意志些。我們必不可忘，那高原草地，有極大一部份，向西甚至拉到喀什噶爾（Kashgar）及伊犁（Zungaria），都在某種程度的中國統治之下，並受了中國文化的浸潤。這樣看來，可知中國雖是一個不活潑的國家，他所佔的形勢，卻是特別的重要的呀。

印度的地位，還要特別些。她的人民，極少是海上人，甚至河上的生活，都少人熟習，然而既為不列顛帝國的一部，海上交通的便利與穩妥，她也享到利益。因為沒有真正的團結，所以組成的分子，都是些異趣，甚或相仇的小邦，印度是可以希望為屬於受衝帶的，然而受了英人的統治，她已比從前較接近於統一了。印度是洋岸地方，最近腹地邊際，其於統轄腹地的事業，似乎很可以名列前茅，然而自有歷史以來，從內地到印度來的運動，雖是不斷，相反的運

圖域疆的國民華中 圖六十七第



動，卻是沒有。只有在人類現於地球，最古的時期，才有人類潮流，在任何有效的方式裏，由印度流向內地的暗示。

中央腹地，海上霸權，及受衝地帶，這些觀念，與實際的事實，實在也是相符的。秩序是有的，不過這秩序，乃由生長而來，隨着變易的狀況，過去的遺物，便和現在的計畫，結在一起，並非固定不變的排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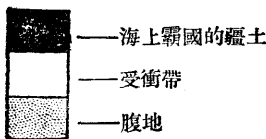
且這舊世界的系統，也非獨立孤存於更大的範圍中，還有新世界的存在。新世界裏，地理的狀況，和已過的歷史的產物，與舊世界裏，各國

圖系統的世界舊 圖七十七第



1.2.3. — 曾統治過腹地的幾個中心點：阿爾泰，杜倫，俄羅斯。

I.II.III. — 可以從而統治腹地的幾個中心點：德國，中國，印度。



的情形相比，極少符合的地方。新世界中，腹地和海國，並不分立；也沒有受衝帶。美國是這座舞臺的臺柱所。以然的原故，一部份前已講到過。美國其實是可以料得到將爲一個洋上強權的基址，而於更廣大的規模裏，重演昔日不列顛曾演過的機能的。以大洋爲濠塹，離開了，舊世界競爭的直接漩渦，但是相離並不過遠，且又挾有種種的勢力，若物質，若經濟，若道德，美國實在是有做世界爭端中裁判人的資格。

美國既興起來，成了個世界強國，隨之便有了個新的狀況，出現了世界，或者可以說，由哥倫布使之成爲重要的那個狀況，至此更獲得了新的重要。地球是圓的。因爲在哥倫布時代，地球已是圓的，所以便有另一條道，可以從舊世界的西方去到東方。地球現在仍是圓的，美國便落在舊世界的西部和東部之間。美國之西，對於亞洲之東的距離，是短於他對於歐洲之西的距離的，雖然，卻也不是十分的近。試一看地球儀，從而設想橫跨太平洋，特別是從東南到西北，其距離是何等的遼闊呀。可知從歐洲到印第斯羣島去的西方道兒，沒有什麼實用，因之在美國未興起之前，新世界只是落在歐洲以西某些距離中一塊沒有多大關係的地方，全是由於橫跨太平洋的這段遼闊的距離使然。

美國是超出至今尚有關係的系統之外的，緊湊團聚，能力的來源極富，面朝大西洋與太平洋，與歐亞大陸的東部西部，都有關係，預備了有保衛鞏固的巴拿馬運河，爲海軍來往兩洋的孔道，又嘗試着要用所規定的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 以保障使用這運河的安全。這門羅主義的要旨，便是要禁止舊世界裏各強權，對於新世界任何土地的割據，但到今日，只有在一些小而比較不重要的國家，落在要使用巴

拿馬運河的船隻，必須經過的海的四邊的，還有效果可言。這片地方，不與歐洲各不連屬的邦國相似，其中人民，並不言語各殊，積怨甚久，乃是一塊廣大無垠的土地，人民只說一種言語，在他們的背後，也沒有什麼長久的積怨史，——這便是北美合衆國。

但是關於陸地分配的這種觀念，還不十分完全呢；更大的陸地分配，還有一些，我們沒有講到。如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及在澳洲，有些大部爲海上列強所佔領的地方，形如舊世界的不定的縫兒一樣，即南美洲，也可以算爲美國的縫兒。南美洲和南非洲，爲什麼只是一些縫兒，其理由於前數章中，已經暗示過的，但我們若用另外一種觀察法，來看地球上陸地的配置，那末這些地方和澳洲，在現世界系統中的地位，可以更爲明瞭。須知我們所講有個舊世界系統又有個新世界系統，這句話只有一半是確實的。

美國興起之後，各大陸在這圓形的世界上的分配，便更爲重要。俄羅斯的重要，和其邊境各地的重要，仍是存在的；但已不止是如此了。在這似乎是無秩序的陸地的分配中，卻有如下的秩序。環繞着南極，有塊大陸，環繞着北極，有片大洋。環繞南部大陸，有一圈兒不斷的大洋，同時環繞北部大洋，也有一圈兒幾乎不斷的陸地；從這陸地環兒上，就向南伸出了三部錐狀的陸地，由三片錐狀的大洋，向北錐進，將他們彼此分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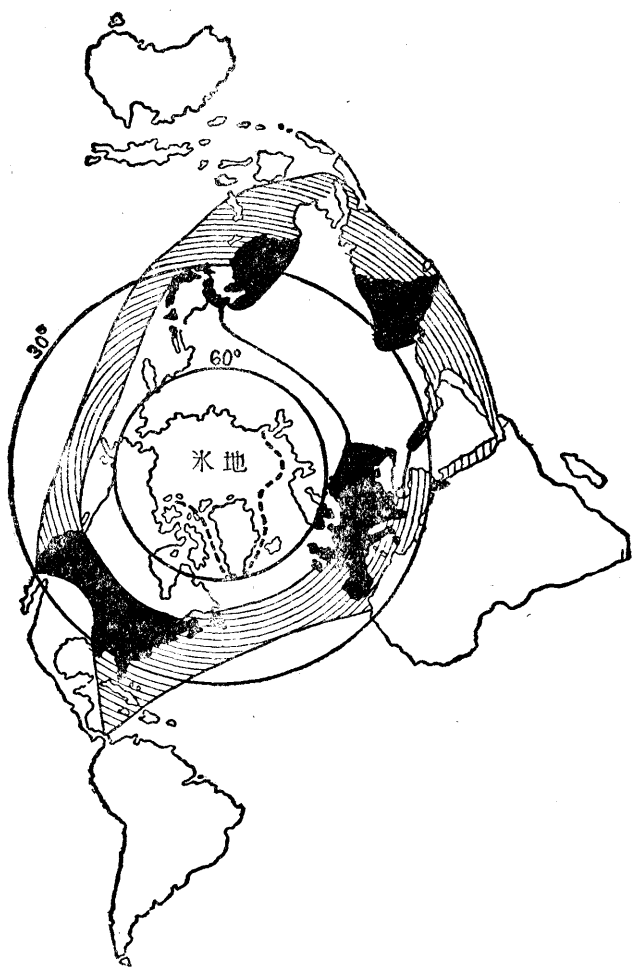
一部份是因爲更大部份的陸地，是這樣落在北半球裏，所以北半球裏，就有那些廣大的沙漠面積，爲古代文化的發祥地，他種的文化，隨之也就發展於北緯度三十至六十度之間，而能力最偉的人類，也住在

北緯度三十五度以北的地方。南半球呢，既沒有那麼廣大的沙漠地面，也沒有什麼地方，適於讓會在他處，學得了怎樣節省能力的人，到裏面去定住。因此，我們就看見除了有數的幾處孤立的社會，落在南美的南部南非及澳洲之外，其餘一切有關係的地方，都是落在一條差不多是如環無端的，環繞着一片中心區域的地帶裏的，但是這片中心區域卻又因氣候過寒，不適於人類居住。這些社會，由於自身的原故，自然而然，要求彼此間發生交通，於是英屬北美——美國及加拿大——便應這要求而興。這樣一來，成爲可能的，就不單是跨越大西洋及跨越歐亞大陸的來回交通而已，而且完成了個如環無端的交通，雖是有些部份較好，有些部份較差一些，可是凡在這一帶中居住的人民，都能從而享受行動的便利，旅費之省，爲不在這帶裏時所萬不能及。在其間地的盡處及死路，都比較的小；每一處都落在到別處去的道兒上。

可見北美及西比利亞的跨陸鐵道，所以重要，並不是只因藉着他們，可以省去坐船多走極遠的迂路，還因爲他們乃是一條循環無端的圓形道兒裏的幾部份呢，至於像那條建議而未辦的由開普敦到開羅的路線，則不單是和兩旁的海路交通，有競爭之弊，並且到了南端，就再沒地方可去。開普敦之爲陸地的盡頭，不過是一個死的盡頭罷了。至於紐約和蒙特里奧（Montreal），凡庫非（Vancouver）和舊金山，則和東京長崎鄂木斯克（Omsk）莫斯科，上海，科崙波，亞歷山大里亞，柏林，巴黎，倫敦一樣，同爲落在海陸、空這些大道上的地方呵。

這條循環無端的鍊子，他的最後一節，是在十九世紀的中葉以後幾年工夫，由日本加入世界系統，完

成的。日本國，北方寒冷，全境多山，可是西南方，則尚潮暖。於此有個差不多被陸封煞的海，於此她又和中國這文化古舊之邦相接近，因之她就成了另一個海中国人的養成所，其歷史和不列顛的，雖然不少顯明的異處，但是也有很奇異的相似處。



圖帶地方北的動行及住定於宜 圖八十七第



她的北部，放棄給野蠻人居住已久，可是她的南部，於某種意義裏，在西曆紀元很早很早的時候，已經組織了，至於西南各省，在第二世紀時，就已經設立起來。中華文化的影響，爲日本所繼續受到，是和歐洲文化的影響，爲不列顛所受得，一樣的。新思想於和平的方式裏注入，從高麗逃來的求庇者，把新藝術的知識，傳播開來，和大陸上的逃亡者在不列顛所行的一般。印刷術之實行於日本，遠在實行於歐洲的一百五十年之前。藝術和精巧，達到了高度的優美；故於一五四五年，日本的巧手匠人，立即能夠照葡萄牙人，首先帶了來的火器做樣，加以仿造。

可是這種刺戟，到底不是和不列顛所接受得的，完全相似。中國的文化，不像歐洲的文化。歐洲在數百年中，海上列強是此仆彼繼，因之不列顛所受的刺戟，是隨稱霸者之爲誰，而異其方式的。亞洲的東方呢，只孤立着一個日本，且刺戟的變易絕少。一二八一年，蒙古人對於日本累積的財富的侵犯，是她從來所遇的，惟一嚴厲的打擊而已。國內戰爭，日本固然在所不免，可是大體上看來，日本民族，是能夠於個人及團體雙方面，努力自己的運命，不干涉到大陸，也受不到大陸的干涉的。

日本後來，對於大發現時代的西方文化，發生反動，閉關不和外人通來往，二百來年，大概便是由於這種超然於世外的原故。但是還須注意，一方面，她有閉關自守的能力，不像墨西哥那樣無能；另一方面，這閉關政策，只是她一時的狀態。原來海之爲物，久爲日本人生存之源。在荒古時代的故事和神話中，就已和希臘人一般莫不談到大海，漁業所獲，又是永遠佔着重要的地步。而且在十四世紀裏，日本人還和暹羅通商

呢。所以閉關政策，一朝取消，日本只不過將她的運命的線索，再拿起來罷了。這場變遷的原故，差不多完全是由於正當這時候，世界之爲圓形，已經切乎實用了。自十九世紀的中葉，美國的西部，既興起來，成了重要的處所，舊金山和中國中間，又起了交通的要求，隨之這段長有六千英哩的航線中，便少不得要在半道上，尋個添煤的站頭。最短的路線，一直穿過日本，便一望而知是個煤站的基址啦。故江戶灣中，一旦發現了美國的新式的小艦隊，來求便利貿易，日本的閉關政策，便冥然間的，演劇般的告終了。於是就和這裏常遭的地震一樣，日本的古代組織，立即一掃而空，根本剷滅，而且自從她被人發見是落在北方的圓形路線的時候起，只過了二十年的光景，她便預備好了在現世各國中佔一席了。既打败了俄國，就一躍而成世界的強國，在今日，日本的船舶的蹤迹，已遍見各海，日本的勢力，已遠超出東亞邊上那些海島之外了。

由此看來，可知北半球有條循環的道兒，是因爲北半球裏的陸地，頗相連續，是因爲北緯三十度以北，有廣大的地面，適宜於現代文化的發生。南半球呢，在南緯三十度以南，陸地很少，所以落在這南部的一些社會，止是北部社會的一些枝脈而已。

這些南部土地，自身的組織，也很奇異的彼此相似。其原因大概由於他們乃是一個古高原大陸的殘餘罷。這古高原大陸呢，現在還有遺迹在南非洲，在南美的東方，及澳洲的西方，後兩處，有安第斯及東部山脈這兩條摺縐高山系，爲之緣邊，這三處是由沈於大西洋和印度洋下的陸地，將他們彼此分開的。

他們在氣候方面，也是很奇異的彼此相似；大家都沒有爲大陸塊的存在所誘起的，差別甚巨的氣候

變易。白人可以生活的地面，大都是西部的沙漠，並且只有一條條兒東部的沿岸地方，這種情形在澳洲尤爲顯著。大家都生產同樣的商品，所以交易的機會很少；他們彼此間的隔絕，比較隔絕於北部地帶，還更利害呢。在事實上，這麼一條南方的圓形路線，可以說做沒有。所以透利斯探達昆雅 (Tristan da Cunha)，正落在倍諾斯麥勒和海角鎮的中間，刻革楞島 (Kerguelen) 也正落在海角鎮和墨爾本 (Melbourne) 中間，可是這兩處地方，船隻能夠看見他們，只是極少的一回事，而介乎澳洲和南美中間的幾個海島，他們的名字，簡直連聽都不大有人聽見過。

在蘇彝士和巴拿馬兩條運河尙未開闢，世界交通，大都還是以水路爲主的時候，量雖不多而重要頗甚的世界貿易，以穿行馬哲倫海峽和繞過開普敦爲必經之路；因此南美和南非，尤其是後者，就有落在通行大道道旁的利益。可是等到大陸規模的鐵道建好了，巨大的運河造成了，這些地方，便失去了比較的重要。澳洲呢，連這些地方所享過的利益，都從未享受過。由廣闊的海水，將他和亞洲各地分隔，因而在環遊世界的時候，也沒有繞行他的必要，這便是他所以到得很遲，才被發現，而且落在，並必然要落在，一切重要的貿易道路以外的原故了。南美，澳洲，還有紐西蘭，認真的可以說是落在地球的盡處。大概便是因爲這種原故，澳洲的土人，所以人口既少而文化又極低微的罷。南非洲所處的地位，比較易於接受到刺戟，不但只伸至三十五度而止，而且還由土人所佔據，澳洲呢，到不列顛稱雄海上的日子，才被發現，乃是完全不列顛的而且熱烈的呈顯『白色』的這更是因爲他大部是空虛的，以及從北方各地來及到他，更易於從大

西洋內各遠島來及到他之故。南非洲發現雖早，佔據卻比較的遲，雖由海上列強管治，卻有很大一部本地的人口，存在其間；至南美洲，乍一發現，便被佔領，在文化上，大致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式的，在經濟上，與北帶各地，都有連帶的關係。

由此看來，可見世界上重要的地方，迄今已組織成了國家的，都落在這麼一條定住與行動的北方地帶上，附着於這帶上的，只不過還有些比較不重要的縫兒而已；人的組織，無論是國家的，或是職業的，至於分裂的情形，無論是橫的或是直的，國家的，或是萬國的，而這一致的基礎分配，總是如此。

再呢，這個世界北部地帶和他的縫兒到現今又已經是一個單一的經濟體了。在這系統以內，地球上一切民族，都各有其地位，便是美國的民族，無論對於軍事漩渦的迫脅，是離開如何之遠，經濟方面，總逃不出這個系統。到了所有的民族，都得依靠其餘各民族的努力，到了一天，英國的居民，要直接簡接的，利用到不但是本國，並且是全世界，千萬人的工作，到了麥斯基摩人所用的工具，也都得仰給於工業各國，到了中非洲的土人，所穿的衣服，都得仰求於同地，——到了這般時候，要將個人獨立四字的本義，當做一個概念來研究，便不可能，而實在待決的問題，便不是怎樣分途去求生活，而是怎樣共謀生活了。至於目的，仍舊是儘量的去求獲能力，或屬自然，或屬人力，都在講求之列。能力的求獲，不但是可以慢慢的，由個人的努力和團體的行動成就起來，而且也可以由個人的和團體的行動，把他糟躓掉。世界大戰中，能力糟躓之大，簡直令人難信。煤，穀，以及市鎮與工業這些在進行中的事業，和人類生命的潛伏能力，——通通都糟躓了。要

將這次的物質損失補足起來，似乎就得用掉等於全世界五分之一的煤力，才做得到。便是在和平時期，各種磨擦，所生的耗費，也是非常之大。那末，建設一個世界的組織，以駕馭這世界的統系之要求，還可引以為異嗎？故必有個有效的國際聯盟，成立起來，使消耗掉能力的某些情形得以廢除，那麼，節省能力更進步的另一時期，才能降臨於世界。

## 第十九章 將來的可能

現代世界的狀況，緩緩的一路發展了來，所經過的一些重要的步湊，我們已經於以前各章中，述說出來了。這些狀況，都被視為地理駕馭人們去努力尋求及使用更多能力的結果。我們已經看見偉大的地理駕馭，都是些什麼，又已注意到他們的作用，依照人所積有的知識經驗的分量與種類，而現出許多不同的方式。剩下待講的，只有將來的變化，及深一層的進步，大概應取何種的方式。

從已經學到過的來看，進步的可能，無論如何，顯然是有兩條兒可走。我們已經曉得的那些駕馭，可以現出不同的作用來，或者在已往的時間，還沒有使用過的能力源泉，到了可資利用的地步。行動艱難的地方，可以看出是易於來往了，或者從來不能夠於中使用其能力所蘊藏的區域，人竟可以於中使用他了。這樣一來，隨着使用能力的變遷，各地方連帶的重要，也就要發生變化。地理仍是要駕馭歷史的進程的，不過駕馭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

再呢，今日人們從而取用的能力泉源，涸絕起來，也可以使變化發生；有些地方可以越過越乾旱，五穀不能生長，食物的能力，便告罄絕；這種現象，如果範圍甚廣，歷史便要大受影響了。有的人確曾證明各較大的大陸內部，今日已經在越過越乾旱的進程中了；另有些人則以為這是和秩序的板眼相合的，乾旱的年代，與潮濕的年代互相間隔，卻並非是一直向乾旱裏前進的。然這兩種理論，無論誰是誰非，或都非事實，對於我們，都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關係；我們知道，無論乾旱的時代，是否循環，他總是有的，對於歷史的影響，也不止一種方式，而且無論大陸性的地面，是否漸漸在乾旱起來，這種變遷，總不免是非常之慢，那末，還是別種的變遷，影響更大些。

另有一種，比較重要的來源，必然要歸涸絕的，便是我們前面已經講過的那些煤場。這種狀況的變遷，更為嚴重，因為煤之為物，用掉了，便不能夠補充；他的量，有一定，用盡了，便再沒有了。自然，煤的供給量，或者可以是非常之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但據我們所知，是不然的。對於世界的測量，雖然還不完備，不詳盡，但今日所知，已經是如此的確實，未經發現的任何大的煤源，實在是已經沒有的了。根據於此，曾有人估計，以現在的消耗速率為標準，英國和德國兩地的煤，可以支持五百年或一千年，美國的煤，可以支持六千年，但如消耗率的增加，依最近的比例，前進無已，那末，於現存狀況之下，可以從這些地方採取的煤的總量，於一百五十年內，便要精光了。但這也不見得便是件不好的事；這可以只是一種刺戟，使人作更進一步的節省，更深一層的進步。這使人節省的刺戟，實在也已經作用着，使真能夠從煤裏面使用最多能力的引擎，漸次

實現了：一架優美的蒸汽機，只能用到燃料中的能力的百分之十二。這種能力約和人因工作，而必需的食物能力的百分數相等，但一架臥輪機 (turbine) 能使用到百分之三十，一架優良的煤氣機，似乎還要稍多，然若和螢火蟲用以發光的能力相比較，這還得算是多所糟蹋，因為螢火蟲發光的效率，不減於百分之九十九又半呢。任是怎樣，便假設封藏於世界全體的煤量中的全部能力，都用在有用的工作裏毫無糟蹋，顯然的，一定時期之後，缺欠之來，仍所不免，至這一定的時期，以普通的標準來判斷，無論是如何的長久，一用我們所呼為歷史的期間來測度，終是很短促的。各煤場的探掘，既告空竭，藏有煤場的地方，他們的重要，必然的就要銳減；而那些能夠於中採煤最長久的地方，如果別的條件相等，則必獲得相當的重要。因此，中國最廣大的那些煤場，在將來是有特殊興味的。

煤油之為能力的來源，也很重要；關於煤油的供量，所知雖然較少，但是沒有補充，差不多不必置疑，且其可資利用的全部分量，一定是比不過煤，涸竭也一定更快。美國的東部各省，油源已經很快的減少了。密士失比河以西各省的產量，雖日有增加，可是便在現今的速率裏，不出一百年，也要涸絕，再如速率繼續的增加起來，那末即使這一代也都不能過去。

此外還有什麼別的能力的來源呢？一千多年以來，西北歐洲的人民，使用一天兩次的海潮的能力，逆着風向和水流，將船舶載進內地，從而節省下來的能力，也曾有絕大的用途；那末，這一項能力，多半是糟蹋掉的，似乎可以用來做各種有用的工作了，然而除掉幾處適當的地點之外，實不能夠和煤競爭；便是將來

煤的來源涸竭了，除了是到了真沒有別的法子可想的時候，也不見得會使用到他，且即到那時候，也必支出大而酬報小。同時風暴對於必不可少的廣大的作廠，還不免有所損壞。

風的能力及急流的能力，像海潮而不像煤。是繼續有補充的。雖然，風的能力也和潮的能力相似，使用起來，支出多而酬報少，而急流所有能力的全部份量，在煤用盡了之後，又確實不能夠等於代替煤所需的份量。譬如在美國，水力的估計，能夠發生三千六百萬到六千六百萬的馬力。這數目，便是全部利用到，也必定比美國現今所採的煤，實在所供的馬力的一半還少，甚或還要少的多呢。全球能夠產生的水力，約有二萬萬馬力，是比現今從煤獲得的馬力少的多，所以煤一旦沒有了，水力雖然極其有用，卻不能供給我們全部的需要，雖然，急流的能力，比起風和潮來，在使用上，有更為經濟的利益，換言之，同樣的支出，他能給回更多的酬報。我們將看得到，高而多雨的區域，確要在這世界系統裏，佔一席更令人注目的位置。

某種代理物自然也有發現之可能，使某形態的物質，所給出的能力，可以被他人使用，銑這東西便是首例。地球內部的熱力，或者也可以被鑽取出來。但是想從這兩種來源，獲得頗多的能力，實在是極不可靠。

這樣說來，看去似乎是可能的變化，須依賴於煤的涸竭，和水力更廣的應用，再則由人們使用能力來源更經濟的本領，日益加高，為之略加修正。這就是說，別種條件一樣，煤源涸竭最遲，而可用的水力供給最大的區域，可以保持或獲得重要，而犧牲了其他沒有這種利便的地方。

可是更為基本的分配，我們也得提到呢。究竟煤和煤油這種寶藏，乃屬資本的性質，為已過長久的年



代中，所積貯下來的，使用他們，實算不得是積貯能力。他們的地位，實與人們由吃東西而得的能力殊科。蓋吃東西一道，在一百三十年以前，早已是人們將能力化爲已有的惟一方法，所吃的東西，卻是太陽的能力，於消費掉之後，數日或數月中，生長出來的。至於煤力的應用，原是附隨而生的一件事。不過我們置身於工業革命的漩渦中，有忘記之虞的，便是他是一種附帶的東西，惟有太陽的放射作用，才是地面上可資利用的最大分量的能力的最後泉源，尤其是正在生長的植物，才是形態最方便的能力的供給者。須知土地的墾植，無論是栽花，種樹，務農，不管他是不是最舊的行業，總一定是最根本的。

依現在的情形來看，應用了最好的機器，成立了各種的組織，以期躡躡之至少，那是能力的節省，已在進步了。探考了各種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乍看起來，似乎是於能力的節省，沒有什麼幫助，其結果卻使田地的收成，更臻豐盛，那是更深一層的進步，也在成就的途中了。因爲研究了遺傳，其結果，能夠抵抗疾病的，能夠於短時間裏成熟的，能夠用以做成更優良的麵包的麥子，便成了種。因爲探究了寄生土中及他處的微生物，其結果，生物之有害於能供植物以可用形態的能力的特種微生物的，便有了方法，將牠們從土裏除去。因爲在相去極遠，如南美及非洲的東岸那些地方，行了氣壓及雨量的觀察，——這種觀察，自身雖是純粹的科學，只用純粹的數學來討論，——其結果印度的農人，於信風要帶給他們的雨量，也得着某些的指示。總之，從土中甚獲更多能力的本領，以及使能力少所躡躡的本領，現在實已有所進步，而在能夠促成進步的人，或能夠利用新知識的人，最多的地方，能力的蓄積也最多。但這樣的地方，又須是藏有能力最

富的地方，蓋必如此，方才可以另提出一些來，專供促成那些探究事業之用；換言之，即大部份都是煤源最富的地方。因此，今日土地墾植之進步，他的結果，倒往往爲因煤的使用而生的進步，所掩沒。

如果沒有煤，或用煤來製造的產物輸去，那些重要國家的田地，就確乎要失去肥沃。英國東盎格里亞（East Anglia）的麥地，能夠保持其肥沃，是由於施用了化學肥料，或獸類肥料。化學肥料，要直接用煤及製造品之輸出來付價。獸類肥料呢，的確也是一般的要以同樣的方式來付價，因爲牛畜的食料，一部份是由國外輸入的。所以無論是英國或德國或法國，甚而至於美國，如果專靠自己不特外助，土地的生產力，都要一年衰退一年；只有中國一國，才是不特外助而能保持肥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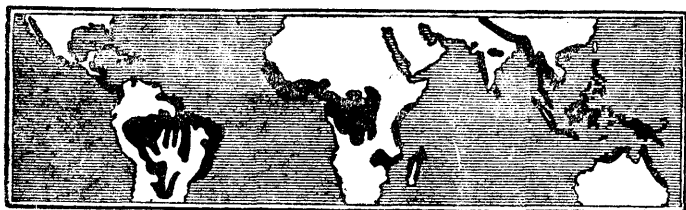
那末，要等那些地方，即有足量的雨水，將熱的能力化爲可用，而使植物得以於中生長最速的地方，加入了世界的組織時，最大的進步，容或有成。我們已經看見，赤道森林到現在還留於世界組織之外。古代的文化，不能夠在裏面發育，因爲其中植物的生長，非常之速，實非前此的人所能駕馭。但自從煤的應用以來，人已因之能夠駕馭大規模的組織，學識與經驗，積累既富，別項廣大的能力寶藏，現在已有了利用他的本領了。在我們所住的北部地方，每年的收成，不過一次，植物的生長，是比較慢的。若在亞馬孫和剛果的溢地，以及東印第斯羣島裏，植物的滋長，無時或已，並迅速非常。那末，這裏便是一個取不盡用不竭的能力來源了；不能夠使用到呢？這事已經開始了，組織也是在進行了，世界的橡皮來源，便是這些森林；但這雖重要，卻是一件小事情，因爲橡皮這東西，並不是能力的泉源，他的用途，不過趨於節省能力而已；而我們所

希望的，乃是這些區域，能夠直接供給我們以能力；至於那能力的來路，或是由燃料，雖然不能信其必有，或是由蒸餾植物而得的火酒，或是由其他的法子，倒都沒甚關係；總之，既有能力即可以由人利用了。

若問爲什麼擅長組織事業的白種人，都被阻止住，不能從事這些區域的組織，則實在是有兩層理由。第一層，這些地方的狀況，和白種人在北地所習慣的狀況，極其不同，以致大家對於其間一切問題的解決，以及生活其中必不可少的一切安排，發生了一種嫌厭的心理，不願去努力；換言之，要大家改變習慣，改變作事的方式，因爲動量太大，乃是很難的事。非洲和南美，在美國和加拿大的發現以前很久，就知道了，但在後兩處，人們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大異於他們以前之所習慣；而在前兩處，則件件都是異物，生活必須依不同的路線另起爐竈，因之白種人就沒有許多肯到這些地方去安居的。至多他們只想邀集少數的同伴，去住幾年工夫，和到印度去的情形一樣。

這就無怪乎所成就的進步，如此之少，尤其是因爲還有第二層理由，即不是狀況不同，並且還有生命的危險呢。希臘人和羅馬人，他們後部的歷史，不及前部的歷史那麼生氣勃勃；大概一部份是因爲受了所佔領的較暖地方，流行了一種瘧疾的結果。不管到底對與不對，較寒各地方所無的疾病，在溫度高

帶林森的潮而熱 圖九十七第



的地方，造成過度的死亡率，糟蹋了人類的生命，而相當的節省又絕少，倒的確是不錯的。但在這方面，已有進步的明證啦。這些病症及其原因，已經有人研究——研究的方法，初看之下，並不像對於人類的苦難，有什麼救援的約許，於能力有什麼節省的希望——預防的方法，姑不論是如何的不完全，也已經計畫出來了。一代以前，沒有人能預言這些智識，可以從研究各種的昆蟲，把牠們收集了來，放在顯微鏡下面考察，而獲得，殊不知這些知識，竟是這樣得到的。多種症候，已證明是由特種的昆蟲，多半都是蚊子，傳播的，將傳播他的昆蟲滅盡，這些病症，便已經大見減少，或已無蹤了。例如在里約札奈羅 (Rio de Janeiro) 一八九八年死於黃熱症者一〇七八；到一九〇八年，便只有四人。在哈文納 (Havana) 一八五三年到一九〇〇年之間，死於黃熱症的每年平均率為七五四，到一九〇七年，就只有一人。於一八八七年，意大利有二一〇三三人死於瘧疾；於一九〇七年，只有四一六〇人。在易馬伊利阿 (Ismailia) 一九〇二年共有二千病案；一九〇五年一件也沒有了。薩伊德埠 (Port Said) 的瘧疾，也已清除。

便是用金錢，做標準來說，能力的節省，也是顯然的。於一九〇三年，蘇彝士運河的瘧疾費用計三八二〇〇佛郎，於一九〇八年所消耗的，便一半都不到些。若論巴拿馬運河的建造自身，還是因為發明了抵制病症的方法，才成爲可能呢；瘟疫及黃熱症撲滅了，瘧疾大大也減少了；工人間的死亡率，從一九〇六年的千分之四十，降低過一九〇九年的千分之一〇·六四——這比文明各國多數市鎮裏的死亡率還低呢，——同時在巴拿馬這一帶地方，瘧疾的死亡率，也從一九〇六年的千分之八二一，降到一九一七年的千

## 分之十三。

實在還有下面的一段話呢：『赤道地方的天氣，本來並沒什麼害處；那裏的氣候炎熱，白天冒熱出門，而沒有適當的頭具，便要中暑，中飯之後，很難不午睡，所有壞處，如此而已。至於癆病咧，濕熱病咧，風寒症咧，都是沒有的。……防着毒蠅，便不會得到睡症，遠着蚊子，便不會得着瘧疾；不要睡在泥地板上，不要將帳篷搭在舊營地上，以免扁蟲及臭蟲之擾害；遠着老鼠，便不致有瘟疫發生。只要小心點，注意點，熱帶裏的生活，比起我們溫帶裏風寒時襲的氣候來，是更少病痛的。』這篇勸告，在今日似乎尚難照着行，但人們知道給這種勸告，便是進步呵；等到有多數的人，能夠隨從這勸告，又因學識更進的結果而能於此獲得利益，那時候，人就能夠使用並節省赤道森林裏無盡的能力的寶藏，而剛果及亞馬孫兩河，也不再流經荒無人住的區域了。

最後，還有一種可能：那炎熱的撒哈拉沙漠裏，天氣晴朗，有的時候，連年累月，實際毫無雨水，因之便沒種植，人也不能夠於中居住，但是如果能夠將這裏從早到晚，無間的晒在地上，分量不減於較低各緯度裏的陽光能力，直接的使用起來，那末，在這另一片空虛的區域，也能夠養活起巨大的人口，成功一片非常重要的地方。這裏的面積可以和大倫敦（Greater London）所佔的面積相比，每年射在上面的陽光的能力，多至等於不列顛一年內，所採的煤的總量，完全燃燒起來所生的能力。應用供給高度熱効的引擎，來做試驗，已大有人在，可是領向另一大革命の初步，到究已否成立，現在還沒到可以斷言的時候。所一定

無疑的，越離赤道近，節省能力的可能越大；而且當煤用盡了之後，有的是能力的泉源，可以引用，且不久這些能力的泉源，就要被人用到了。用到之後，如果既往是可依據以推測將來的，人類的分佈，必然要起一種不可避免的變化，而生活的習慣，及一切深深的影響於歷史的進程的事物，也都要變化起來。但這場變化的效果，是要爲已往的歷史所修改的；從來是怎樣的事物，不免要繼續着怎樣，其故無他，只因爲他們從來是這樣的罷了。

對於將來，做了這樣的窺測，這隻故事，便算講完。我們以爲宇宙間有一個漸進的目的，流行於一切奇異的進程中，事物便由此得以完成，而且以爲上帝的磨輪，進行雖緩，磨的卻是絕細，——怕不見得便是不合乎地，不合乎時的話吧。

地 理 叢 書  
地 地 關 係 新 論

此書作者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非 耳 格 林

譯 述 者 滕 如 柱

校 訂 者 劉 虎 如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上 海 寶 山 路 五 〇 一 號

發 行 所 上 海 及 各 埠 商 務 印 書 館

Geography Series  
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  
BY JAMES FAIRGRIENE  
TRANSLATED BY TENG CHU, B. Sc.  
EDITED BY LIU HU JU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May, 1931  
Price: \$1.0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商務印書館出版

地理叢書中之二種

# 實用地理學

A. Stevens: Applied Geography

一册 定價一元二角

余紹竹譯

本書以實用的地理學知識，供給從事航海測量職務及探險者之研究與習作。內容分十章，詳叙地之形狀、測定地球之位置、地圖之製造、水路圖之構造與應用，以及天象氣候、內地及外海運輸與國際貿易等。凡地理學上測繪計算之高深數理，及航海學上日常應用之種種技術，殆無不備。未附例題及答案，以資練習。

# 地文地理集成

一册 定價一元四角

杜季光譯

日本高橋純一著 本書共分五篇：第一篇星界，論述恆星游星之種類、運動，及其相互間之關係；第二篇地球，論述地球之形狀、構造、運動季節、日月食曆法、及經緯度之設定；第三篇陸界，論述火山、地震、積動，以及風水之剝蝕、地殼之構造、地層之配置、地形之輪迴；第四篇水界，論述海流、潮汐及海水之破壞建築諸作用；第五篇氣界，論述氣壓、氣溫，以及風雲雨雪之成因、光之異常傳播等。全書計約十八萬言，插圖一百七十餘幅，洵地文學中完備之書。



# 地理叢書

商務印書館  
出版

## 西藏之過去與現在

宮廷璋譯 一元五角

著者英人查理貝爾 (Charles Bell) 通藏語，居藏十九年，於西藏地理歷史及當代人物無不考察精細，紀載詳密。尤注意於近數十年來之政治外交狀況，於達賴之野心、英國之陰謀及中國在藏之失敗，皆昭然若揭，甚足資國人反省。全書計共二十六章，附三色版插圖一幅，銅版圖四十餘幅。

## 兩極探險記

定價七角

劉虎如譯 書分十章：(一)兩極地方天氣象之特點，(二)兩極地方，(三)陸地冰，(四)海上的冰和冰雪的顏色，(五)植物，(六)動物，(七)兩極之海洋物理學，(八)氣象，(九)磁性極光和潮流，(十)現代兩極探險之志趣和目標。凡所記述皆根據作者九次極地航行之經驗及十二年來作者與其他極地探險家之談話，其價值不可與普通遊記同日而語。

## 東北亞洲搜訪記

湯爾和譯 本書著者於日本出兵西比利亞之際，往遊其東境，由海參崴循西比利亞鐵路以至伊爾庫次克爲止，依原路回海參崴。就沿途聞見及調查所得，著爲「人類學及人類學上所見之東北亞細亞」一書。其中於人類古物、風俗、政治、歷史、地理以及動植物、旁及山川險要、道路交通，無不詳細記載。湯君取以譯成此本，文字亦極信雅可觀。

定價一元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03 71388

